沙丘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法蘭克·赫伯特—著　蘇益群—譯

FRANK HERBERT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沙丘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法蘭克·赫伯特—著　蘇益群—譯

FRANK HERBERT

COMMON MASTER PRESS+



-2-

DUNE MESSIAH
救世主

法蘭克・赫伯特—著　蘇益群—譯

FRANK HERBERT

1

死囚牢房与伊克斯人布拉索的谈话

问：是什么促使你用这种取向研究穆阿迪布的历史？

答：我为什么要回答你的问题？

问：因为我会把你的话保存下来。

答：啊哈！对历史学家来说，这绝对有吸引力！

问：这么说，你愿意合作了？

答：为什么不呢？但你永远不会明白是什么启发了我对历史的分析。永远不会。你们这些祭司有太多利害关系了……

问：不妨试试。

答：试试？好吧，话说回来……为什么不呢？我是被众人对这颗行星的浅薄看法给吸引了。它会引起注意，是因为它的俗称：「沙丘」。请注意，不是厄拉科斯，是沙丘。史学界会迷上沙丘星，是因为它的沙漠，因为它是弗瑞曼人的出生地。从前的历史研究都专攻当地习俗。这些习俗源自水资源匮乏，以及弗瑞曼人穿着蒸馏服所过的半游牧生活。那种衣服能回收身体散发的绝大部分湿气。

问：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答：是表面事实，但忽略了表面之下的东西。这就等于……试图理解我出生的行星，伊克斯，却不去探究这个名字的由来—它是我们的恒星的第九颗行星[1]。不……不，不能简单地把沙丘看成风暴行星，光是谈巨大的沙虫所造成的威胁是不够的。

问：但对住在厄拉奇恩的人来说，这些是最关键的！

答：关键？当然。但那创造出视角单一的星球，正如沙丘只生产一种作物，而这颗星球正是香料—美蓝极唯一的、独家的产地。

问：是的。我们就来听听你对神圣香料的阐述。

答：神圣？香料和所有神圣的东西一样，用一只手给予，另一只手收回。香料能延长寿命，让能人预知未来，但也会使人染上悲惨的瘾，

标志就是那双像你一样的眼睛——全部变成蓝色，没有一点眼白。你的眼睛、你的视觉器官，成了没有对比的一体，看上去只有一片蓝。

问：把你带进这间牢房的，正是这些异端邪说！

答：把我带进间牢房的，是你们这些祭司。你也和所有祭司一样，很早就学会了把真理称为异端邪说。

问：你之所以在这里，是因为你竟敢说保罗·厄崔迪丧失了人性中某些必要的东西，才得以成为穆阿迪布。

答：更何况我还说了他在哈克南战争中失去父亲，还有邓肯·艾达荷牺牲自己的性命才让保罗和杰西卡女士逃了出去。

问：我们留意到你的嘲讽了。

答：嘲讽！这个罪名当然比异端邪说更厉害。可你要知道，我不是真的不相信任何事。我不过是观察者、评论者。我在保罗身上看到真正的高贵，在他带着怀孕的母亲逃亡沙漠时就看到了。当然了，她既是一大笔资产，也是负担。

问：你们这些历史学家的缺点，就是从来不懂适可而止。你在圣穆阿迪布身上看到了高贵，却非要附上冷嘲热讽的补充说明。难怪贝尼·杰瑟里特也出面指控你。

答：你们这些祭司做得很好，把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拉来当挡箭牌。但她们之所以能留存至今，同样是因为掩饰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但有一个事实是她们掩盖不住的：杰西卡女士是受过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的高手。你知道她用女修会的方法训练了自己的儿子。我的罪就在于把这当成一个现象来研究，并详细讲解了她们的心灵异术和基因程序设计。你们不希望大家注意到，穆阿迪布首先是女修会想要握在自己手中的救世主，是她们的魁萨茨·哈德拉克，然后才是你们的先知。

问：如果之前我对你的死刑判决还有一丝犹豫，现在也被你消除了。

答：我只能死一次。

问：一次就够了。

答：当心，别让我成了烈士。我不认为穆阿迪布会……告诉我，穆阿迪布知道你们在这些地牢干了什么事吗？

问：我们不会拿这些琐事去烦圣家族。

答：（大笑）保罗·厄崔迪辛辛苦苦爬上弗瑞曼人的神坛，到头来竟然落得如此下场！学会控制和驾驭沙虫，为的就是这个？我真不该回答你的问题。

问：我还是会信守诺言，把你的话保存下来。

答：真的吗？那你仔细听好了，你这个堕落的弗瑞曼人，眼中除了自己没有其他神明的祭司！你不懂的事太多了。正是弗瑞曼人的宗教仪式，让保罗首次服用了大剂量的美蓝极，让他从此能看到未来。是弗瑞曼人的宗教仪式，让同样的美蓝极唤醒了杰西卡女士子宫中尚未出世的厄莉娅。婴儿厄莉娅，一出生就拥有全套认知，拥有母亲的所有记忆和知识。你知道对她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吗？比强奸更加可怕。

问：如果没有神圣香料，穆阿迪布就不可能成为弗瑞曼人的领袖。没有神圣经历，厄莉娅也不可能成为厄莉娅。

答：如果没有弗瑞曼人盲目的残暴，你也不可能成为祭司。哈，我懂你们弗瑞曼人了。你们把穆阿迪布看成自己人，因为他和契妮结合，并且接受了弗瑞曼习俗。可他首先是厄崔迪家族的人，还受过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你们对他所受的调教一无所知。你们自以为他带来了新组织、新使命。他也向你们许诺，要把这颗荒漠星球变成碧波荡漾的乐园。他用这样的梦想迷惑你们，夺去了你们的纯真！

问：你的异端邪说改变不了沙丘生态正在飞快转化的事实。

答：我的异端邪说是要挖出变革的根源，研究那会有什么后果。在厄拉奇恩平原上发生的那场战争或许可以让世人知道，弗瑞曼人能够击败萨多卡军团。可除此之外，还说明了什么？柯瑞诺家族的星际帝国变成了穆阿迪布统治下的弗瑞曼帝国，此外帝国还变成了什么？你们的圣战只花了十二年，但带给了我们多么深刻的教训。现在帝国的臣民都看清了穆阿迪布和伊勒琅公主结婚只是在做样子。

问：你胆敢指责穆阿迪布做假！

答：即使你杀了我，那也不是邪说。公主只是他的皇家配偶，不是伴侣。契妮，他的弗瑞曼小情人，才是他的伴侣。这无人不知。伊勒琅只不过是他登上皇位的钥匙，仅此而已。

问：难怪所有阴谋反叛穆阿迪布的人都拿你的历史分析作为开战的理由！

答：我说服不了你，这一点我清楚。但谋逆的理由比我的历史分析还要重大。穆阿迪布发动的十二年圣战创造了理由。正是这场战争把古老的权力集团联合起来，激起了对穆阿迪布的反叛。

1

伊克斯原文Ix，拼法同罗马数字的ix，即九。—编注

如此丰富的传说将保罗 - 穆阿迪布这个晶算师及他妹妹厄莉娅团团裹住，让人难以透过这些纱幕看清后方的真实人物。但毕竟，世界上确实有一个男人叫保罗·厄崔迪，一个女人叫厄莉娅。两人的肉身受制于空间和时间。这对兄妹虽因预知力而得以超越时空的一般极限，但仍出身于人类世系，经历过真实的事件，在真实的宇宙中留下真实的痕迹。要理解两人，就必须谨记，两人的劫难也是所有人类的劫难。这本书不是写给穆阿迪布或他妹妹，而是写给两人的后代——我们所有的人。

——《穆阿迪布语录索引》献词，复制自《穆阿迪布灵性崇拜塔布拉纪念馆》影本



穆阿迪布帝国统治时期的历史学家，数量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多数人提出一个特定的观点：妒忌和褊狭。但也谈到此一人物的独特影响：在许多迥异的世界唤起了人们的激昂情绪。

自然，这个人物的身上有历史的元素：理想，以及理想化。这个名叫保罗·厄崔迪的人出身古老大氏族，从贝尼·杰瑟里特母亲杰西卡女士那里接受过深厚的普拉那—并度训练，对肌肉和神经具有超凡的控制力。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晶算师，智能非凡，运算力远远超过古人所用、现在已是宗教违禁品的机械电脑。

最重要的是，穆阿迪布是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寻觅了几千代的魁萨茨·哈德拉克。

魁萨茨·哈德拉克，这个可以「同时处于多重时空」的人，这个先知，这个贝尼·杰瑟里特期望透过他控制人类命运的人——成了穆阿迪布皇帝，并且和手下败将帕迪沙皇帝的女儿政治联姻。

想想这其中的自相矛盾，这一刻隐含的失败。你一定读过别的史

书，知道表面上的事实：穆阿迪布手下凶悍的弗瑞曼人确实推翻了帕迪沙皇帝沙德姆四世，摧毁了萨多卡军团、大氏族联军、哈克南部队，以及兰兹拉德用钱买来的佣兵。他迫使宇航公会屈服，一手将亲生妹妹厄莉娅送上贝尼·杰瑟里特原以为属于自己的宗教宝座。

这些他全做到了，还不止于此。

穆阿迪布的祁扎锐传教士在宇宙点燃宗教战火，此次圣战的主要战事只延续了十二个标准年，但这段时间已足以使他的宗教殖民主义统治大半人类世界。

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是因为他得到了厄拉科斯星，这颗更常被称为沙丘的行星。他因而垅断了帝国境内的无上货币：古老的香料，美蓝极，能赐予生命的毒药。

理想的历史还有另一个组成要素：一种可以解开时间的精神性化学物质。没有美蓝极，贝尼·杰瑟里特的圣母不可能肆意监看、控制人类；没有美蓝极，宇航的领航员不可能飞越太空；没有美蓝极，数以十亿计成瘾的帝国公民会死于药物戒断。

没有美蓝极，保罗 - 穆阿迪布不可能预知未来。

我们知道，掌握无上权力的那一刻孕育了失败。原因很简单：精确而全面的预知是致命的。

另一类史书认为，穆阿迪布败于显而易见的阴谋——宇航公会、贝尼·杰瑟里特，以及堕落、善于乔装成别人的忒莱素科学家。还有一些史学家指出，击败穆阿迪布的是家族内奸。他们用沙丘塔罗牌干扰了穆阿迪布的预知力。其中一些人还信誓旦旦指出穆阿迪布是如何被迫接受某个苏亡人的效力。这种苏亡人是复活的死者，专门训练来消灭穆阿迪布。但他们终究会知道，这个苏亡人就是邓肯·艾达荷，厄崔迪家族的亲信副手，为拯救少年保罗献出了生命。

他们勾勒出颂词作家柯巴一手主导的祁扎锐阴谋，引导我们一步步分析柯巴的计划，从而将穆阿迪布塑造成受难的殉道者，并将一切归咎于他的弗瑞曼情人契妮。

可是，这一切，能解释与他有关的历史事实吗？不能。唯有了解预知力的危险本质，才能真正理解穆阿迪布那无与伦比、看穿未来的力量为何会失败。

我们希望，其他历史学家将从这则启示中获益。

—《历史解析：穆阿迪布》，伊克斯的布拉索着

3

众神与凡人无异，两者都会在偶然间悄悄融入另一方。

——《穆阿迪布语录》



以本质而言，他想要设计的阴谋相当凶残。忒莱素幻脸人司凯特利一次又一次同情痛悔。

一手推动穆阿迪布的死亡和悲剧，我会悔不当初。他对自己说。

他小心翼翼在同谋面前隐藏自己的怜悯，但内心这些感受告诉他，他更容易认同受害者，而非谋杀者。这是忒莱素人的性格。

司凯特利站在那里发呆，和别人保持一段距离。关于精神毒药，众人已如火如荼讨论了一段时间，激烈又不失文雅，出身各大学院的高手在讨论与自身教义有关的事务时无不如此。

「就算你觉得已经刺穿他了，也终究会发现，他其实毫发无损！」

说这话的是贝尼·杰瑟里特的老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瓦拉赫九号行星上接待他们的女主人。她披着黑色长袍，骨瘦如柴，看起来就像干瘪的巫婆，正坐在司凯特利左侧的悬浮椅上，长袍的兜帽甩在背后，露出一头银发和苍老粗糙的脸。骷髅似的脸上，一双眼睛在深陷的眼窝中盯着外界。

众人说的是米拉哈萨语，辅音听起来像打响指，元音则前后相连。这种语言是表达细微感情的工具。宇航领航员艾德瑞克的回答则是冷冷的一声嗯——一种得体的轻蔑。

司凯特利望向这位宇航的代表。艾德瑞克正飘浮在几步外的气槽中，里面橙色气体弥漫。气槽放在贝尼·杰瑟里特专为这次会谈所建造的圆顶屋正中央。领航员身形修长，有着鱼鳍状的脚和长着蹼的巨掌，像奇异海洋中的一头鱼。气槽的排气口散发出淡淡的橙色雾气，充满了香料的气息—美蓝极。

「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都会死于愚蠢！」

说话的是在场的第四人、这场阴谋的潜在成员，伊勒琅公主，他们的敌人之妻（但不是伴侣，司凯特利提醒自己）。她站在艾德瑞克气槽的一角，是位高□的金发美人，身穿庄重华贵的蓝鲸皮袍，头戴与之成套的帽子，黄金领扣在她耳畔璀璨生辉。她的举止带着贵族的骄矜，但不动声色的表情透露了她受过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

司凯特利不再琢磨这些人的修辞和表情的细微变化，转而研究起这栋圆顶屋的位置。圆顶屋四周都是山丘，积雪已开始融化，疥癣般斑驳不一。小小的蓝白色太阳高挂天顶，洒下湿漉漉的蓝色碎影。

为什么选在这个地方？司凯特利寻思。贝尼·杰瑟里特很少随兴行事。就以圆顶屋的开阔设计来说吧，传统的封闭空间可能会使领航员因幽闭而感到紧张。从降生之初，这些人就只适应浩瀚太空中远离星球地表的生活。

然而，专为艾德瑞克建造这么一个地方，也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脆弱。

司凯特利想，这里有什么东西，是特地为我而设的？

「你不想说点什么吗，司凯特利？」圣母询问道。

「你想把我拉入这场愚蠢的战争？」司凯特利问，「好吧，我们面对的人可能会成为救世主。对这样的人，不能正面攻击，否则我们会被殉道者击败。」

他们全都紧盯着他。

「你以为，我们就只有这个危机？」圣母气喘吁吁地质问道。

司凯特利耸耸肩。他为这次会议挑选了一张平淡无奇的圆脸，肥厚的嘴唇，和善的五官，肿胀的身躯。对同谋者有些认识之后，他发现自己的选择非常明智—也许是出于直觉吧。在这个团体中，只有他能在体型和容貌的宽阔光谱中任意操纵自己的外形。他是人类变色龙，一个幻脸人，现在这个模样会让人误以为一眼就能识破他的深浅。

「是吗？」圣母催问道。

「我喜欢沉默。」司凯特利说，「我们就算有什么不满，也最好不要对彼此叫嚣。」

圣母缩了回去。司凯特利发现她在重新评估自己。两人都受过高深

的普拉那—并度控制训练，对肌肉和神经的控制力世所罕见。但司凯特利还是个幻脸人，拥有其他人根本不具备的肌肉和神经键结。除此之外，他还有一种特殊特质：共情，这让他得以仿真对方的心理，就像披上那人的外形一样。

司凯特利给了她足够长的时间重新评断自己，然后开口道：「毒药！」说出这个单词的时候，他的音调平板，表明他清楚其中的神秘意涵。

领航员身体一动，飘浮在伊勒琅正上方、气槽一角的闪亮扬声球里传出他的声音。「我们说的是精神的毒药，不是肉体的毒药。」

司凯特利笑了。米拉哈萨语的笑声很能折磨对手，而此时的司凯特利已经没有顾忌。

伊勒琅露出赞赏的微笑，但圣母的眼角有一丝恼怒。

「住嘴！」莫希阿姆斥喝道。

司凯特利的笑声停了，但大家都盯着他看，艾德瑞克忿忿地一言不发，圣母的不满中带着警惕，伊勒琅笑得开心，但有些困惑。

「我们的朋友艾德瑞克这是在暗示，」司凯特利说，「两位贝尼·杰瑟里特女巫虽然精通门内种种异能，但还没有见识过真正的骗术。」

莫希阿姆转头了望贝尼·杰瑟里特母星的严寒山丘。她开始意识到问题的关键了，司凯特利心想，这很好。不过，伊勒琅是另一个问题。

「你到底是不是站在我们这一边，司凯特利？」艾德瑞克问，那双啮齿动物般的小眼睛直直盯着他。

「问题不在我的忠诚。」司凯特利一边说，一边继续看着伊勒琅，「您还在举棋不定，公主。您冒了巨大风险，飞越了这么长的秒差距[2]，就是为此而来，是吧？」

她点点头。

「您是来和人鱼重弹老调，或是跟肥胖的忒莱素幻脸人斗嘴的吗？」司凯特利问。

她离艾德瑞克的气槽远了点，嫌恶地摇摇头。她不喜欢那股浓重的美蓝极味。

艾德瑞克趁机朝嘴里扔了一粒美蓝极。司凯特利留意到，他不但吃美蓝极，吸美蓝极，无疑也会喝美蓝极。这可以理解，香料能提升领航

员的预知力，使他们得以驾驶宇航的巨型运输舰以超光速在宇宙中穿梭。在香料激发的意识中，他能看到星舰的未来航线，避免可能的危险。现在，艾德瑞克嗅到了另一种危险，但他的预知力却无法告诉他危险来自何处。

「我到这里来，或许错了。」伊勒琅说。

圣母转过身，瞪大了眼睛，然后闭上，姿态有如好奇的爬行动物。

司凯特利的目光从伊勒琅转向那只气槽，向公主示意望向那里。她会看出来的，司凯特利想，会看出艾德瑞克有多令人反感：眼神冒失，畸形的手与脚在气体中缓缓游动，四周还缭绕着橙红的烟雾。她会揣测他的性偏好，会想着和这样一个怪物交配有多诡异。就连为艾德瑞克再造太空失重状态的力场产生器也揭示了他与她不是同类。

「公主殿下，」司凯特利说，「正是因为这位艾德瑞克，您的丈夫才无法在预象中看到某些事，包括正在发生的这件……据说。」

「据说。」伊勒琅说。

圣母闭着眼睛点点头。「即使是拥有预知力的人，也并不怎么了解这种能力。」她说。

「身为宇航的正式领航员，我有预知力。」艾德瑞克说。

圣母再次睁开眼睛。这一次，她的目光射向了幻脸人，带着贝尼·杰瑟里特特有的炯炯眼神。她在仔细权衡。

「不，圣母，」司凯特利低语道，「我不像我的外表那样简单。」

「我们不了解这种第二视觉。」伊勒琅说，「但是有一点，艾德瑞克说我丈夫无法看见、知道或者预测那些发生在领航员影响范围内的事件。但范围到底有多大？」

「我们这个宇宙中有些人、有些事物，我只有透过他们造成的影响才能知道。」艾德瑞克说，鱼嘴抿成了一条细线，「我知道他们一直在这里、那里，或者某个地方。就像水下生物在游动时带起层层涟漪，预知者也会搅动时间的波涛。你丈夫看见的，我也能看见。但我永远看不见他本人，也看不见那些他真心相待、志同道合的人。高手总能把自己人藏起来。」

「但伊勒琅不是你的人。」司凯特利说着，看了看站在旁边的公主。

「我们都知道这场阴谋为什么非得有我在场才能筹划。」艾德瑞克说。

伊勒琅的语调像在描述一部功能卓越的机器：「你当然有你的用处。」

她现在明白他是什么东西了，司凯特利想，很好！

「未来还未定型。」司凯特利说，「记住这一点，公主殿下。」

伊勒琅瞟了一眼幻脸人。

「保罗真心相待、志同道合的人，」她说，「当然是那些弗瑞曼战士，披着穆阿迪布战袍的人。我见过他为他们昭告预言的情景，听过他们向穆阿迪布欢呼的声音，他们的穆阿迪布。」

她终于明白了，司凯特利想，她是在这里受审，判决还未下，那可能保全她，也可能摧毁她。她看出我们为她设下的圈套了。

司凯特利和圣母对视了一瞬。他突然产生一种奇异的感受：她和他一样，也看出了伊勒琅此刻的心思。自然，贝尼·杰瑟里特已经向公主做了简报，给她灌足了迷汤。但在关键时刻，贝尼·杰瑟里特的人仍必须相信自己的训练和直觉。

「公主殿下，我知道您最想从皇帝那里得到什么。」艾德瑞克说。

「谁会不知道？」伊勒琅答道。

「您想做皇朝的国母。」艾德瑞克说，仿佛没听见她的话，「除非您加入我们，否则不可能做到。相信我的预言吧。皇帝因为政治的缘故娶了您，可您永远无法上他的床。」

「这么说来，预言者也是偷窥狂。」伊勒琅讥讽道。

「皇帝的心更向着他的弗瑞曼情人，而不是您！」艾德瑞克厉声道。

「而她并没有给他生出继承人。」伊勒琅说。

「理智是激情的第一个牺牲品。」司凯特利喃喃自语。他察觉了伊勒琅的怒火，看出自己的诱导起了作用。

「她没有给他生出继承人，」伊勒琅说，竭力保持镇静，「那是因为我在给她秘密使用避孕药。这下你满意了吧？」

「这种事，皇帝发现了可不太好。」艾德瑞克微笑道。

「我已经准备好说词了。」伊勒琅说，「他或许有真言感应力，但

有些谎言比真相更令人信服。」

「您必须做出选择，公主殿下。」司凯特利说，「但要明白怎么做才能保护自己。」

「保罗对我是公平的。」她说，「我在他的议会里有席次。」

「您当了他十二年的皇后。」艾德瑞克问，「他是否向您表示过一丝一毫的温柔？」

伊勒琅摇摇头。

「他利用那伙弗瑞曼暴徒罢黜了您的父亲，为登上皇帝宝座而娶了您，可他永远不会让您成为真正的皇后。」艾德瑞克说。

「艾德瑞克想在您身上打感情牌，公主殿下。」司凯特利说，「真有意思。」

她向幻脸人扫了一眼，看见他脸上大胆的笑容，于是扬眉表示回应。现在她完全明白了，而司凯特利看出了这一点。如果她任由艾德瑞克摆布这场会议，那么他们的密谋，以及这些时刻，或许都能逃过保罗的灵眼。不过，如果她暂且不做出承诺……

「公主殿下，」司凯特利说，「艾德瑞克对我们的密谋似乎有很多意见，您觉得呢？」

「我早已表示，」艾德瑞克说，「我将尊重会议做出的最佳裁断。」

「哪种裁断是最佳裁断，由谁来决定？」司凯特利问。

「难道你希望公主不加入我们，离开这里？」艾德瑞克问。

「他只是希望她的承诺确实发自内心。」圣母喝道，「我们之间不应该相互欺骗。」

司凯特利看出伊勒琅已经放松下来，双手插进袍袖，认真考虑着。她现在一定在想艾德瑞克抛出的诱饵：创建皇朝！她还会想，密谋者会设计什么阴谋来保护自己免遭她倒打一记。她有太多事需要琢磨。

「司凯特利，」片刻之后，伊勒琅说，「据说你们忒莱素人有一种奇特的荣誉体制—必须给猎物留一条逃生之路。」

「只要他们能找到。」司凯特利表示同意。

「我是你们的猎物吗？」伊勒琅问。

司凯特利爆出一阵大笑。

圣母哼了一声。

「公主殿下，」艾德瑞克说，声音很轻，充满诱惑，「不用怕，您已经是我们的人。难道您不是在为您的贝尼·杰瑟里特上级监视皇室的一举一动吗？」

「保罗知道我会将情报传给我的老师。」她说。

「难道您不曾提供资料，让反对派用来讨伐您的皇帝？」艾德瑞克问。

他没有用「我们的」皇帝，司凯特利注意到，用的是「您的」皇帝。以伊勒琅接受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绝不会忽略这个细节。

「问题出在某种力量，以及如何运用力量。」司凯特利说着，慢慢靠近领航员的气槽，「我们忒莱素人相信，宇宙的万事万物中，只有永不满足的物欲，才是唯一真正可靠的能量。而能量会学习。请听我的忠告，公主殿下，能量会学习。而这，我们称之为力量。」

「你们还是没有说服我，证明我们能够击败皇帝。」伊勒琅说。

「我们甚至没有说服自己。」司凯特利说。

「无论我们转向何方，」伊勒琅说，「总躲不过他的力量。他是魁萨茨·哈德拉克，同时处于多重时空的人。他是马赫迪[3]，对祁扎锐的祭司来说，他每一个心血来潮的念头都必须遵从。他是晶算师，大脑处理信息的能力远远超过最优秀的古代电脑。他还是弗瑞曼军团的穆阿迪布，可以命令他们血洗星球。他能预知未来，还有我们贝尼·杰瑟里特渴望的基因模式……」

「这些我们都知道，」圣母插话说，「而且我们还知道更不妙的事：他的妹妹厄莉娅也有这种基因模式。但他们也是人，两个都是。因此，他们也有弱点。」

「可这些弱点在哪里？」幻脸人问，「我们能在他的宗教圣战军团中找到吗？皇帝的祁扎锐难道会反叛他吗？或是大氏族的那些当权者？兰兹拉德联合会除了出一张嘴，还能做什么？」

「我认为是钜贸联会。」艾德瑞克说，在气槽里转了个身，「钜贸联会是做生意的，永远追求利润。」

「也可能是皇帝的母亲，」司凯特利说，「杰西卡女士。她留在卡拉丹星球，但和儿子的联系十分频繁。」

「那个不忠的贱人。」莫希阿姆说，声调平板，「我真想剁掉我这双训练过她的手。」

「我们的阴谋需要一个施力的杠杆。」司凯特利说。

「但我们并不仅仅是阴谋家。」圣母反驳道。

「啊，是的。」司凯特利表示同意，「我们精力充沛，闻一知百，是希望的曙光，人类的救星。」他用演说的语调来表达话中的信念。对忒莱素人来说，这或许是最极端的讥讽了。

似乎只有圣母听出了玄机。「为什么？」她问，问题直指司凯特利。幻脸人还没来得及回答，艾德瑞克就清了清喉咙，说道：「我们别扯这些哲学废话了。所有问题都可以归结成一个问题：为何会有万物？而所有的宗教、商业和政治的问题也都会引出同一个问题：谁拥有权力？结盟、联合、组成，都是在追逐海市蜃楼，除非是为权力而来。其余全是胡扯，想得最透的人都明白这一点。」

司凯特利朝圣母耸耸肩，这是他和圣母的暗号。艾德瑞克已经代他回答了她的问题。这个自以为是的傻瓜是他们最大的弱点。为了确信圣母能理解自己的意思，司凯特利说道：「好好听听导师的教诲吧。人要虚心。」

圣母缓缓点头。

「公主殿下，」艾德瑞克说，「选择吧。你已经被选出来，成为命运的工具，最优良的工具……」

「把你的赞美留给那些好摆布的人吧。」伊勒琅说，「你先前提到了一个幽灵、一个重返世间的人，说我们可以用来毒害皇帝。请再说明一下。」

「让厄崔迪去自己打自己。」艾德瑞克得意洋洋地说。

「不要打哑谜了！」伊勒琅厉声道，「这个幽灵是谁？」

「一个不同寻常的幽灵。」艾德瑞克说，「有肉体，还有名字。肉体……是赫赫有名的剑士邓肯·艾达荷。至于名字……」

「艾达荷死了。」伊勒琅说，「保罗经常当着我的面哀悼他。他亲眼看见艾达荷被我父亲的萨多卡杀死。」

「虽说他们吃了败仗，」艾德瑞克说，「但您父亲的萨多卡并不是笨蛋。让我们设想一下，一个聪明的萨多卡指挥官在战场上认出了这位

剑术大师的尸体。然后会怎样？这具肉体是可以利用、可以训练的……只要动作够快。」

「一个忒莱素的苏亡人。」伊勒琅喃喃道，看了一眼身旁的司凯特利。

司凯特利察觉到伊勒琅的眼光，他开始用起自己的幻术：外形不断变化，肌肉也在移动调整，不久，伊勒琅面前出现了一个瘦削的男人。脸庞依旧有些圆，但肤色更深，五官微微有些扁平。颧骨高耸，眼睛深陷，眼皮还带着明显的蒙古褶，一头桀骜不驯的黑发。

「就是这个模样的苏亡人。」艾德瑞克指着司凯特利说。「也许并不是什么苏亡人，只不过是另一个幻脸人？」伊勒琅问。

「不是幻脸人，」艾德瑞克说，「幻脸人禁不起长时间的监视。不。我们假设那名聪明的萨多卡指挥官把艾达荷的尸体保存在再生箱里。为什么不呢？这具尸体的肉身和神经属于史上最优秀的剑客、厄崔迪家的幕僚、军事天才，同时还完全可能重生，成为萨多卡军团的教官。扔掉这具训练有素、战力卓越的尸体，是莫大的浪费。」

「这件事，我没听到任何风声。过去我一直是父亲的亲信。」伊勒琅说。

「哦，但您父亲输了，而且几小时内，您就被卖给了新皇帝。」艾德瑞克说。

「这件事完成了吗？」她质道。

艾德瑞克带着令人厌恶的沾沾自喜，说：「我们设想这个聪明的萨多卡知道时间不多。他迅速把这具保存好的艾达荷肉身送到忒莱素人手里。我们再进一步设想，指挥官和他的战士不久便阵亡了，没有来得及把这个消息告诉您父亲，反正他也没机会用到了。事实就是，一具肉身被送到忒莱素人那里。不用说，运送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巨型运输舰。我们宇航的人自然知道运送的每一件货物。得知这个消息后，岂有不把这具苏亡人买下来对付皇帝的道理？」

「这么说，你完成了。」伊勒琅说。司凯特利又恢复了先前胖乎乎的脸，说道：「正如这位唠唠叨叨的朋友所指出的，我们确实做到了。」

「你们是怎样训练艾达荷的？」伊勒琅问。

「艾达荷？」艾德瑞克问，一边看着那个忒莱素人，「你认识艾达荷吗，司凯特利？」

「我卖给你们的，是一个叫海特的生物。」司凯特利说。

「噢，对了……是叫海特。」艾德瑞克说，「为什么把他卖给我们？」

「因为我们曾经繁殖过自己的魁萨茨·哈德拉克。」司凯特利说。

圣母苍老的头颅一震，抬头盯着他，「你没告诉我们这件事！」她指责道。

「您没问。」司凯特利说。

「你们怎么压制自己的魁萨茨·哈德拉克？」伊勒琅问。

「一个以毕生创造独特自我的生物，宁可死去，也不愿跟那个自我对立。」司凯特利说。

「我不懂。」艾德瑞克豁出去说道。

「他杀了自己。」圣母喝道。

「你很清楚我的意思，圣母。」司凯特利警告道，使用的语调暗示了另一层意思：你无法生育，过去做不到，也不可能做得到。

忒莱素人等着对方逐渐理解自己明目张胆的强调。她绝不会误解他的意思。开始一定很愤怒，随后就会意识到，忒莱素人不可能用这种方式羞辱她，因为他本身的繁殖就离不开女修会。但他的话却颇为侮慢，完全不像忒莱素人。

艾德瑞克想缓和此刻的尴尬，用米拉哈萨语的安抚语态道：「司凯特利，你说过，你之所以出售海特，是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会怎么使用他，那正中你们的下怀。」

「艾德瑞克，没有我的允许，请别再开口。」司凯特利说。领航员刚想争辩，圣母厉声说：「闭嘴，艾德瑞克！」

艾德瑞克在气槽里向后一缩，恼怒异常。

「我们自己一时的情绪，无助于解决大家共同的问题。」司凯特利说，「那只会蒙蔽我们的理智。只有一种情緒是重要的，就是让我们聚在一起的那种最基本的恐惧。」

「我们理解。」伊勒琅说，瞥了圣母一眼。

「你必须看清，我们的防护是非常有限的。」司凯特利说，「除非

看清一切，否则神兆不会偶然降下。」

「你很狡猾，司凯特利。」伊勒琅说。

狡猾到什么程度，她就不必猜了。司凯特利想，此事一了，我们将把魁萨茨·哈德拉克握在手中。其他人却什么也得不到。

「你们的那位魁萨茨·哈德拉克，血脉从何而来？」圣母问。

「我们混合了各种纯正的要素，」司凯特利说，「纯粹的善和纯粹的恶。一个以制造痛苦和恐怖为乐的恶人，能告诉我们很多事。」

「老男爵哈克南，我们皇帝的外祖父，是忒莱素人的作品吗？」伊勒琅问。

「不是，」司凯特利说，「但大自然常常会创造出同样可怕的作品。我们只在可以研究他们的环境下，才会创造他们。」

「你们不能这样忽略我！」艾德瑞克抗议道，「是谁将这场会面隐藏起来，不让他—」

「那好吧。」司凯特利说，「既然你高明到能把我们藏起来，就请发表一下你的高见。」

「我希望我们能好好讨论，怎么把海特交给皇帝。」艾德瑞克坚持说，「我认为海特反映了厄崔迪人在出生的母星养成的古老道德观。海特使皇帝更容易加强自己的道德本性，看清生活和宗教中的各种积极、消极因素。」

司凯特利笑了，向同伴投去宽厚的一瞥。他们的表现正如自己的期望。老圣母像一把长柄大镰刀，任意发泄情绪。伊勒琅受过精心训练，但她的任务已经失败，成了残缺的贝尼·杰瑟里特作品。艾德瑞克则是魔术师的手，也只能当魔术师的手—用于掩饰，也用于分散观众的注意。此时此刻，艾德瑞克正因别人的忽视而阴沉着脸，一言不发。

「不知我是不是听懂了你们的意思，这个海特是用来毒害保罗意识的毒药？」伊勒琅问。

「差不多。」司凯特利说。

「那些祁扎锐怎么办？」伊勒琅问。

「只要稍稍转移重点，制造情感落空，就能将他们的妒忌转化成仇恨。」

「钜贸联会呢？」伊勒琅问。

「他们会追着利润跑，哪方有利，他们就支持哪一方。」司凯特利说。

「其他有势力的组织呢？」

「以政府的名义控制他们。」司凯特利说，「至于那些势力较弱的组织，我们可以用道德和进步的名义整合他们。我们的对手会死在自己的纠葛中。」

「厄莉娅也会？」

「海特是用途很多的苏亡人。」司凯特利说，「皇帝的妹妹已经到了情窦初开的年纪，会为了迷人的男子而心烦意乱。她将拜倒在他的男性魅力和晶算师能力下。」

莫希阿姆惊讶地睁大老眼：「这个苏亡人是晶算师？这招太危险了。」

「晶算师必须拥有正确无误的资料。」伊勒琅说，「如果保罗要求我们的礼物说明自己的意图，会发生什么事？」

「海特会如实相告，」司凯特利说，「正如其他的晶算师。」

「原来这就是你为保罗留下的逃生门。」伊勒琅说。

「一个晶算师！」莫希阿姆喃喃地说。

司凯特利瞄了一眼老圣母，看出古老的仇恨影响了她的心绪。巴特勒圣战以来，「人工智能机器」已经从宇宙的大部分地方清光。人们始终不信任电脑。这种古老的情绪也影响了世人对「人类电脑」的态度。

「我不喜欢你笑的样子。」莫希阿姆突然说道。她瞪着司凯特利，用的是米拉哈萨语的实话语态。

司凯特利也用实话语态说：「我不在乎你喜不喜欢，但我们必须携手合作。这一点，我们都心知肚明。」他看了一眼宇航公会的人：「是吗，艾德瑞克？」

「你给我上了痛苦的一课。」艾德瑞克说，「我猜你希望我直接讲我不会反对我的同谋一起做出的决定。」

「你们瞧，他还是很聪明的。」司凯特利说。

「但还有一些事。」艾德瑞克吼道，「厄崔迪家族垄断了香料。如果没有香料，我就不能预知未来，贝尼·杰瑟里特的人也会失去真言感应力。我们虽然储备了一些，但非常有限。美蓝极是强势货币。」

「我们的文明远远不止一枚货币。」司凯特利说，「供需法则注定会失败。」

「你想偷走香料的秘密。」莫希阿姆喘着气说，「但他的整颗星球都有疯狂的弗瑞曼人守卫着！」

「弗瑞曼人是文明的、受过教育的，同时又是无知的。」司凯特利说，「他们不是疯子。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信仰，而不是知识。信仰可以操纵，只有知识才是危险的。」

「这样还需要我出力去创建新皇朝吗？」伊勒琅问。

大家都听出了她话中的承诺，但只有艾德瑞克朝她笑了笑。

「多少需要，」司凯特利说，「多少需要。」

「这意味着厄崔迪统治势力的终结。」艾德瑞克说。

「即使没有预知力量，也可以做出这种预言。」司凯特利说，「用弗瑞曼人的话来说，这是玫基土阿美洛。」

「『盐写成的话』。」伊勒琅翻译道。

她说话的时候，司凯特利终于发现贝尼·杰瑟里特为他安排了什么：一个美丽、冰雪聪明的女人，但永远不可能属于他。噢，好吧，他想，或许我能复制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

2

秒差距：宇宙天体距离的单位，一秒差距等于三·二六光年。—译注

3

马赫迪：指「被真主引上正道的人」，伊斯兰教中的救世主。—编注

任何文明都必须和一种无意识的势力搏斗，这种势力能阻碍、背叛或者摧毁文明希望达到的任何目的。

—忒莱素信条（未经证实）



保罗坐在床边，脱下自己的沙地靴。润滑剂发出难闻的酸臭。润滑剂的作用是润滑以鞋跟为动力来源的泵，使之驱动蒸馏服。已经很晚了。他夜间散步的时间越来越长，这让爱他的人非常担忧。他承认，这样散步很危险。但这类危险他能预先察觉，也能立即解决。夜晚，一个人悄悄漫步在厄拉奇恩的大街上，是多么惬意而难以抗拒啊。

他把靴子扔到房间里唯一的灯球下方，急切地扯开蒸馏服的密封条。神啊，他太累了！尽管他因疲劳而肌肉僵硬，但脑子仍然非常活跃。每一天，平民的日常俗务总让他妒忌不已。皇帝无法享受堡垒外那无以名状的火热生活—可是……悄悄在大街上走走，真是一种特权！与吵吵嚷嚷的托钵朝圣者擦肩而过，听弗瑞曼人咒骂店主：「你那双湿淋淋的手！」

想到这里，保罗不禁笑了，从蒸馏服里钻了出来。

他赤身裸体，却对自己的世界有股异常的感应。沙丘是自相矛盾的世界：一个被四面围攻的世界，却又是权力的中心。他想，权力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四面围攻。他低头凝视绿色地毯，感受脚下那种粗糙的质地。

街上的沙子深及脚踝，大盾壁挡住了铺天盖地的狂风，但成千上万双脚踏上去，仍然搅起了令人窒息的灰尘，堵塞了蒸馏服的过滤器。直到现在，他依然能闻到灰尘的味道，尽管他的堡垒大门就有鼓风机，一刻不停地吹扫着。这种味道令人想起荒芜的沙漠。

那些日子……那些危险。

和那些日子相比，独自散步的危险很小。可是，穿上蒸馏服，就像把整座沙漠都穿到了身上。蒸馏服，还有那些用于回收身体散逸水分的装置，引导着他的思维，使思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蒸馏服还限制了他的行动，他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符合沙漠模式。他变成了化外之民弗瑞曼人。不只是变装，蒸馏服还使他成为自己城市中的陌生人。穿上蒸馏服，他便放弃了安全感，改用古老的暴力手段。朝圣者和市民从他身边走过时都低眉顺眼。他们不敢招惹这些化外之民。如果在市民的脑海里，沙漠真有一张脸的话，那就是掩藏在蒸馏服口鼻过滤器下的弗瑞曼脸。

事实上，他只有一个小风险：过去穴地时代的旧人可能透过他的步伐、体味及眼神认出他。即便如此，碰到敌人的机会仍少之又少。

门帘「唰」的一响掀开了，屋内射入一片亮光，打断了他的沉思。契妮端着白金托盘走了进来，上面放着咖啡用具。两颗跟在她身后的灯球迅速就好定位：一颗在床头，一颗悬在她身侧方便她做事。

契妮灵巧地移动着，丝毫不见老态—沉着、轻盈，弯下身子准备咖啡的姿势使他想起了两人初识的时光。她仍有精灵的神态，岁月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除非仔细查看她那没有眼白的眼角，才会注意到那里有一丝细纹，沙漠中的弗瑞曼人称之为「沙痕」。

她捏住夏甲翡翠制成的杯柄，揭开咖啡壶盖，一缕热腾腾的蒸汽顿时飘出。他闻出咖啡还未煮好。果然，她盖上了盖子。那只纯银咖啡壶的形状是一个怀孕的女人。他想起来了，这是一件珈尼玛，一次决斗的战利品。詹米斯，咖啡壶前任主人的名字……詹米斯。詹米斯的死亡竟以此种奇特的方式变得不朽。如果早知道逃不过死亡，詹米斯还会随身带着这只特殊的咖啡壶吗？

契妮取出杯子。蓝色陶杯像仆人一样蹲在大型咖啡壶的下方，一共有三只，两人各一只，另一只给这套咖啡用具的所有前主人。

「再一下就好了。」她说。

她看着他。保罗不知道自己在她眼里是什么样子，还是那个奇异、精瘦，和弗瑞曼人相比水分多到臃肿的异乡客吗？他还像昔日部落里那个「友索」吗？在他们亡命沙漠的时候，正是那个友索，带领她踏上弗瑞曼人的精神合一。

保罗凝视着自己的身体：肌肉硬实，身材修长……只是多了几条伤疤。虽然当了十二年皇帝，但体态仍基本保持原样。他抬起头，从镜子里看了看自己的脸……蓝中带蓝的弗瑞曼人眼睛，香料上瘾的标志；笔直的厄崔迪鼻子，看上去的确是那位死于斗牛场、为人民献上精彩表演的祖父的嫡传孙子。

保罗回忆起那位老人讲过的话：「统治者对他的子民负有永远的责任。你是领袖，需要付出无私的爱，虽然那有时只会让你的子民觉得好笑。」

人民仍然带着深厚的感情怀念这位老人。

而我又为厄崔迪这个姓氏做了什么？保罗问自己，我把狼放进了羊群。

一时间，死亡和暴力的画面闪过他的脑海。

「该上床了！」契妮用严格的口吻要求道。保罗知道，这种语气足以令帝国子民震惊。

他听话行事，双手枕在脑后，望着契妮宜人的亲昵动作，懒洋洋躺着。

他突然想到，这个房间的摆设颇为滑稽。普通百姓绝想像不出皇帝的寝室是这个样子。契妮身后的架子上放着一排颜色各异的玻璃罐，灯球孜孜不倦的黄光在上面投下飘忽的影子。保罗默默想着玻璃罐里的东西：沙漠药典记载的干药、油膏、焚香以及各类纪念品……泰布穴地的一撮沙子、长子的一绺头发……孩子早已夭折……十二年了……在那场将保罗推上皇位的战争中无辜送命。

香料咖啡的浓郁味道弥漫了整个房间。保罗深深吸了口气，目光从正在煮咖啡的契妮身上移到托盘边一只黄碗上。碗里盛着坚果。毒物探测器照例从桌下爬上来，对着食物摇晃着昆虫似的手臂。探测器令他气恼。在沙漠的那些日子，他们从不需要探测器！

「咖啡准备好了。」契妮说，「你饿了吗？」

一阵香料运输机的轰鸣声淹没了他的气恼。这些航舰正从厄拉奇恩出发，朝太空驶去。

契妮察觉到他的不悦，斟上两杯咖啡，放了一杯在他手边，在床边坐下，拉出他的脚，开始为他按摩。他刚刚穿着蒸馏服走路，脚上肌肉

已变得僵硬。她轻声说：「我们谈谈伊勒琅想要孩子的事吧。」口气是坦然的漫不经心。

保罗猛地睁大眼睛，盯着契妮。「从瓦拉赫回来还不到两天，伊勒琅就已经找过你了？」

「她心灰意冷。我们还没聊过她的心情。」她说。

保罗勉力振作，警觉起来，在刺目的灯光下细细打量契妮。这是母亲不惜违反誓言传授给自己的贝尼·杰瑟里特技法，他实在不愿意用在契妮身上。他之所以离不开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几乎不必在她身上使用任何令人紧张的能力。契妮保留了弗瑞曼人的作风，只会提出务实的问题。她最关心的是那些影响自己男人地位的事实：他在议会中的权力、军团对他的忠诚、盟友的能力，等等。她能背诵名录及交叉索引的细节，也能滔滔不绝说出每个敌人的主要弱点、敌方可能的军队部署、军事指挥官的战斗计划，还有基础工业的机具及产能。

现在为什么问起伊勒琅的事？

「我让你不安了。」契妮说，「那不是我的本意。」

「你的本意是什么？」

契妮羞赧地笑了，迎着他的目光：「如果你生气了，亲爱的，不要憋着。」

保罗把身体靠回床头板。「我该不该打发她走？」他问，「她现在没什么用处了，而且，她回女修会母星这件事，我有不好的预感。」

「不要打发她走。」契妮继续按摩他的双腿，实是求是地说道：「你说过很多次，她是联系敌人的桥梁，可以通过她的活动推断他们的阴谋。」

「那你为什么提到她想要孩子？」

「为了令敌人不安。如果你让她怀孕，伊勒琅在敌人中的地位就摇摇欲坠了。」

从那双在自己脚上按摩的手，他感受到这些话带给她的痛苦。他清了清喉咙，缓缓说道：「契妮，亲爱的，我发过誓，绝不让她上我的床。一个孩子会给她带来太多权力。你想让她取代你吗？」

「我没有名分。」

「不是这样的，亲爱的希哈娅，我的沙漠之春。你怎么突然关心起

伊勒琅来了？」

「我关心的是你，不是她！如果她怀了厄崔迪的子嗣，她的朋友就会怀疑她的忠诚。我们的敌人越不信任她，她对他们的用处就越小。」

「她的孩子可能意味着你的末日。」保罗说，「你知道他们在密谋什么。」他用双臂紧紧搂住她。

「可你应该有一个继承人！」她哽咽着说。

「哦。」他说。

也就是说，契妮不能给他生孩子，必须让别人来生。那么，这个人为什么不能是伊勒琅呢？契妮此刻就是这样想的。而这件事必须通过做爱才能完成，因为帝国明令禁止人工繁殖后代。契妮的决定完全是弗瑞曼式的。

保罗再次在灯光下细看她的脸。这是一张比自己的脸更加熟悉的脸。他曾经温柔而深情地凝视这张睡梦中带着甜美、害怕、恼怒和悲哀的脸。

他闭上眼，契妮少女时的模样又一次浮现眼前：春季蒙着面纱的脸、吟唱时的脸、在他身畔醒来的脸—如此完美，每一眼都令他痴迷。在他的记忆中，她微笑着……刚开始很羞涩，然后流露出紧张，仿佛想立即逃开。

保罗嘴巴发干。此时此刻，他鼻端闻到残败的未来传来的烟硝。一个声音，来自预象的声音在命令他脱离……脱离……脱离。长久以来，他那有预知力的灵眼一刻不停地监视永恒，捕捉外星谈话的任何片段，听取每块岩石、每个人的动静。从他意外得知可怕使命的第一天起，他就一直在窥探自己的未来，希望找到平静安宁。

自然，方法是有的。他感受到了，却不知道那是什么—未来给他的严格指示就是：脱离、脱离、脱离。

保罗睁开眼睛，看着契妮坚决的脸。她已经停下按摩，静静坐在那里—最纯正的弗瑞曼人姿态。她的一切仍旧那么熟悉，头上裹着在私人房间里常用的蓝色产子方巾。可此时，她戴上了果断的面具，用一种古老又令他感到陌生的方式在思考。千百年来，弗瑞曼女人一直共有男人，并不总是和睦，却也能找到方法相安无事。弗瑞曼人的这种神秘习俗，此刻正在契妮身上显现。

「你会给我一个我想要的继承人。」他说。

「你看到了？」她问，明显让他知道，她指的是预知。

已经很多次了，保罗不知道如何才能确切解释预知的事。没有任何标志的时间线像织物一样在他面前不停起伏飘荡。他叹了口气，想起从河里掬起一捧水的感觉：水晃荡着，慢慢流走。记忆淹没了他的脸。先兆太多了，形成的压力让未来越来越晦涩不明，在这种情况下，他要如何沉浸在未来中？

「就是说，你没有看到。」契妮说。

他几乎再也看不到未来了，除非冒险竭尽全力。除了悲哀，未来还能给他们展示什么？保罗问自己。他感到自己置身在荒凉的中间地带，只有他的情感漂浮着、晃荡着，失控、焦躁不安地向外流泻。

契妮盖好他的腿，说：「要给厄崔迪氏族一个后代。这不是你把机会留给哪个女人的问题。」

他母亲也会这么说，保罗想。他怀疑杰西卡女士是否暗中和契妮通信。他母亲只会从厄崔迪氏族的立场思考。贝尼·杰瑟里特将此种模式深植在她脑中，制约了她，即使她现在已和女修会势不两立，仍摆脱不了。

「今天伊勒琅来的时候，你听见我们谈话了。」他责问道。

「我听见了。」她说，眼睛并不看他。

保罗凝神回想他和伊勒琅见面的情景。他走进家庭会客室，发现契妮的织机上有件未织完的长袍。室内有股酸败的沙虫味，一种难闻的臭味，几乎盖住了美蓝极隐约的肉桂味。有人撞落了香料精萃，任由它融入香料地毯中，溶解了地毯，留下一滩凝结的油渍。他想叫人清理一下，就在这时，赫若—斯第尔格的妻子，也是契妮最亲近的密友，走进来说伊勒琅来了。

他不得不在这令人作呕的臭味中接见伊勒琅。正应了弗瑞曼人的迷信：臭味前脚到，灾厄后脚来。

伊勒琅进来时，赫若退了下去。

「欢迎回来。」保罗说。

伊勒琅拉拢身上的灰色鲸皮长袍，一只手抚着头发，对他温和的语调感到疑惑。她显然已准备好迎接一堆气话，此刻得想出另一番说词。

「你是来向我回报，女修会已经抛弃最后一丝道德顾虑。」他说。

「那么荒唐，岂不是太危险了吗？」她问。

「荒唐和危险，这样的组合有问题。」他说。他受过贝尼·杰瑟里特察觉变节的训练，因而发现她按捺住畏缩的冲动。这泄漏了她内心的恐惧，此外，他还看出她并不喜欢他们分派给她的任务。

「他们期待从你这位皇室公主身上得到的东西也未免太多了。」他说。

伊勒琅动也不动。保罗知道，她正像老虎钳一般紧紧控制自己。她背负了沉重的负担，他想。保罗不明白，为什么预象没有让他看到这幅可能的未来。

渐渐地，伊勒琅放松了下来。她已经做好决定——让恐惧压倒自己是没有意义的，现在退缩也为时已晚。

「你始终任由这里的气候保持这种蛮荒的模式。」她揉着长袍下的手臂，「太干燥了，还有沙暴。你就不打算让这里下下雨吗？」

「你来这里，不是打算谈气候的吧。」保罗说。他琢磨着她的一语双关。难道伊勒琅想告诉他什么难以启齿的事？她的训练不允许她宣之于口的事？似乎是这样。他感到自己仿佛突然被卷入浪涛，现在必须努力划回某片坚实的地面。

「我必须要一个孩子。」她说。

他缓缓摇头。

「我必须要！」她厉声说，「如果有必要，我会给孩子另外找个父亲。我会出轨，看你敢不敢揭发我。」

「你可以出轨。」他说，「但不能有孩子。」

「你怎么阻止我？」

他再和气不过地笑了笑：「真要那样的话，我会将你送上绞台。」

她震惊了。一片寂静中，保罗发现契妮正躲在厚厚的布幔后偷听，里面是两人的私人卧室。

「我是你妻子。」伊勒琅低声说。

「我们不要玩这种愚蠢的游戏了。」他说，「你不过是在扮演妻子的角色。我们都清楚谁是我的妻子。」

「我只是一个方便的工具，仅此而已。」她说，声音充满痛苦。

「我无意让你受苦。」他说。

「你为了皇位而选择了我。」

「不是我，」他说，「是命运选择了你，你父亲选择了你，贝尼·杰瑟里特选择了你，宇航选择了你。这一次，他们又选择了你。他们这次选你做什么，伊勒琅？」

「我为什么不能有你的孩子？」

「因为你不是被选来承担这样的角色。」

「我有权生育皇室继承人！我父亲曾经是—」

「你父亲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头野兽。你我都知道，他几乎完全失去了他本应治理和保护的人性。」

「他受到的憎恨，还不如你多吧？」她怒视着他。

「这是个好问题。」他同意道，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你说你无意让我受苦，可……」

「所以我同意你去找个情人。但听清楚了：找个情人，但不能把麻烦的私生子带进我的皇室。我不会承认这样的孩子。我不会嫉妒你和任何男人同床，只要你够谨慎……而且不生孩子。在这种情况下，我要是钻牛角尖，也未免太傻了。但不要滥用我慷慨给你的自由。至于皇位，我要严格控制血统，不容贝尼·杰瑟里特染指，宇航也是。我在厄拉奇恩平原上击溃你父亲的萨多卡军团后，就赢得了这项特权。」

「后果你自负。」伊勒琅说，一转身，快步离开房间。保罗把自己的思绪从回忆中拉出来，放到坐在床边的契妮身上。他很清楚自己对伊勒琅的矛盾感情，也理解契妮弗瑞曼式的决定。换一种情形，契妮和伊勒琅甚至有可能成为朋友。

「你怎么决定的？」契妮问。

「不要孩子。」他说。

契妮用食指和右手拇指做了一个晶刃匕的手势。

「事情可能真会发展到那一步。」他同意道。

「你不认为一个孩子能解决伊勒琅的所有问题？」她问。

「傻瓜才那样想。」

「我可不是傻瓜，亲爱的。」

他恼怒起来：「我没说你是！但我们不是在讨论该死的浪漫小说。

走廊那头是一个真正的公主，在帝国宫廷长大，见识过各种卑鄙肮脏的皇室仇杀。对她来说，阴谋就像写她那些愚蠢的史书一样稀松平常！」

「那些书写得并不愚蠢，亲爱的。」

「可能吧。」他的恼怒渐渐消退，握住她的手，「对不起。但那个女人的阴谋环环相扣。只要满足了她一个野心，她就会得寸进尺。」

契妮温柔地问：「我是不是一直很多嘴？」

「是的，当然是。」他看着她，「你真正想对我说的是什么？」

她在他身旁躺下，手抚着他的脖子。「他们已经决定好要怎么击倒你。」她说，「伊勒琅的身上散发密谋的恶臭。」

保罗拨弄着她的头发。

契妮捞起咖啡杯中的渣滓。

可怕的使命一掠而过，像灵魂里卷起的气旋，呼啸着穿过他的躯壳。他的身体感受到的事情比意识知道的还要多。

「契妮，亲爱的。」他呢喃道，「你知道我为了结束这场圣战……为了摆脱祁扎锐套到我头上的该死光环，会付出什么代价吗？」

她颤抖着说：「你必须下令。」

「哦，不。即使我现在死了，我的名字仍然能领导他们。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厄崔迪姓氏和这场残酷的屠杀联系在一起……」

「但你是皇帝，你已经——」

「我是傀儡。当人被推上神坛，这个所谓的神，就控制不住局势了。」他痛苦地自嘲道，并察觉一个做梦也想像不到的未来皇朝正在回眸凝视自己。他感到自己被驱逐出去，哀号着，从命运的锁链上掉落——留下的只有他的名字。「我中选了。」他说，「也许在一出生……在我还无法发表意见的时候，就中选了。」

「那就甩掉它。」她说。

他紧紧搂住她的肩膀：「迟早会的，亲爱的。再给我一点时间。」

他眼里噙满泪水。

「我们应该回到泰布穴地。」契妮说，「这个石头帐篷里的明争暗斗太多了。」他点点头。下颔在她那光滑的头巾上摩娑着。她身上那股宜人的香料味盈满鼻端。

穴地。他全神想着这个古老的契科布萨词汇：危急时刻的避难所。

契妮的提议使他不由得遥想辽阔的沙漠，敌人来袭时，从远方就能一览无遗。

「部落的人盼望他们的穆阿迪布回去。」契妮说，她转过头看着他，「你是属于我们的。」

「我属于预象。」他低声说。

他想到圣战，想到穿越秒差距的基因组合，以及向他透露可能可以终结这一切的预象。他应该为此付出代价吗？战火平息之后，所有的仇恨都会烟消云散，从一块余烬到另一块余烬。但……噢！多么可怕的代价！

我从没想过要当神，他想。我只想要像露珠一样在朝曦中蒸发。我想逃离那些天使和魔鬼—独自一人，被世人遗忘。

「我们会回泰布穴地吗？」契妮又问了一句。

「会的。」他喃喃道。他想：我必须付出代价。

契妮深深叹了口气，重新依偎着他。

我犹豫太久了，他想，并看到自己是如何被爱和圣战困住。一个人的生命，无论多受爱戴，又怎么抵得上圣战将夺走的千千万万生命？个体的悲哀又怎能和大众的痛苦相提并论？

「亲爱的？」契妮问。

他一手掩住她的唇。

我要听从本心，他想。趁我还有力量，我一定要冲出去，飞到连鸟也不可能发现我的地方。而他知道，这只是空想。圣战将仍然追随他的鬼魂。

他想着，当人民指责他的残暴愚蠢时，他该如何回答？谁会理解他？

我只想朝后一看，说：「看那里！那只是个空壳。看啊，我消失了！再也没有任何人类的枷锁或罗网能困住我。我放弃我的宗教！这荣耀的一刻是我的！我自由了！」

多么空洞的话！

「昨天有人在大盾壁下发现一条巨大的沙虫。」契妮说，「据说有一百多公尺长。这么大的沙虫很少会跑到这个地区。我想，是水赶走了它们。有人说，它来这里，是为了召唤穆阿迪布回到他的沙漠故乡。」

她推了推他的胸脯，「不要嘲笑我！」

「我没有笑。」

弗瑞曼人对神话的执迷总是让保罗惊奇。就在这时，他觉得胸口一紧，命脉上有某种东西一震：是阿达卜记忆，自发的强势回忆。他回忆起自己在卡拉丹星球的童年房间……石室中的漆黑夜晚……预象！那是他最早预知未来的时刻。他感到自己的意识又潜入那片预象，穿过迷蒙的记忆（预象中的预象），看到了一排弗瑞曼人。他们的长袍沾满沙尘，列队穿过高耸的岩沟，抬着一具长长的、用衣物裹住的东西。

保罗听见自己在预象里说：「那大多是美好的……而你是其中最美好的……」

阿达卜记忆释放了他。

「你好安静。」契妮低声说，「怎么回事？」

保罗耸耸肩，坐了起来，脸转向一边。

「我到沙漠边缘去，所以你生气了。」契妮说。

他摇摇头，不说话。

「我去那里，是想要一个孩子。」契妮说。

保罗无法开口。童年预象的原始力量吞没了他。那个可怕的使命！那一刻，他的一生仿佛变成了一根树枝，因鸟儿振翅飞起而不停晃动着……鸟儿代表机会，代表自由意志。

我抵挡不住预知的诱惑，他想。

他意识到，屈服于这种诱惑，就等于将自己固定在生命中的某条轨道上。他寻思，也许预知并不是在描述未来，而是在创造未来？或许他让自己的生命陷在某种暗藏的网罗中，用自己的早年觉醒困住自己，最后成为未来这只蜘蛛的猎物。现在，这只蜘蛛正张开骇人的嘴，朝他步步进逼。

一句贝尼·杰瑟里特格言闪过他的脑海：「运用原始力量，只会使你永远受制于更大的力量。」

「我知道那会令你生气。」契妮说着，碰了碰他的手臂，「没错，部族已经恢复古老仪式，还有血祭，不过我没有参与。」

保罗深深吸了口气，但气息不稳。预象的洪流消散了，成为一片深不见底却风平浪静的汪洋，下面涌动着他无法企及的吸力。

「求求你。」契妮恳求道，「我要一个孩子，我们的孩子。那很可怕吗？」他轻抚她的手臂，然后推开，爬下床，熄灭了灯球，走到靠阳台的窗户旁，拉开帘幔。除了气味，沙漠还未入侵这里。一道没有窗户的墙在他前方耸向夜空。月光斜斜照进封闭的庭园、红杉、阔叶和潮湿的叶片上。在暗处中，在树叶、一簇簇莹白花朵间，他看到一池鱼塘映出点点繁星。那瞬间，他以弗瑞曼人的眼睛望着这座庭园，看出这样浪费水所隐含的怪异、可怕及危险。

他想到那些水贩。他慷慨分配用水，毁了这些人的生计。他们恨他。他摧毁了过去。还有一些人，甚至那些从前必须拼死才能买到珍贵用水的人，也因为旧有生活方式改变而恨他。穆阿迪布改造星球地景的命令一下，生态模式变了，人们的反抗也升高了。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于专横独断，居然认为可以改造整颗星球━万物都要以他指定的方式长在他指定的地方吗？即使他成功了，这颗星球以外的宇宙不会害怕类似的改革吗？

他猛地拉上帘幔，关上通风机，转身对着黑暗中的契妮，感到她正在那里等着他，水环叮当作响，像朝圣者的布施铃。他顺着声音摸索过去，碰到了她伸出的手臂。

「亲爱的，」她低声说，「我让你心烦了？」

她的手臂拥住他，同时拥住他的预象。

「和你没有关系，」他说，「噢……不是你。」

5

屏蔽场的问世，以及雷射枪那对攻击者和防守者来说都非常致命的易爆性，使武器科技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在这里，我们无需讨论原子弹的特殊角色。在我的帝国，任何大氏族所拥有的原子弹都足以摧毁五十个或者更多氏族的母星。这的确令情势紧张。但我们全体都制定了计划，预防毁灭性的复仇。宇航和兰兹拉德握有绝招，制止了这种武力。不，我忧虑的是把人类培养成特殊武器。某些政权正在开发这个没有任何限制的领域。

—穆阿迪布在军事学院的演讲，《斯第尔格回忆录》



老人站在门口，那双蓝中带蓝的眼睛正盯着外面。眼神带有本地人的猜疑，所有沙漠居民都是这样看陌生人的。他满脸白须，下方露出唇边的一抹沧桑压痕。他没有穿蒸馏服，但更值得侧目的是，他明知屋内的湿气正经由敞开的大门涌向屋外，却浑不在意。

司凯特利鞠了一躬，做了个同谋者互致问候的手势。

在老人身后，三弦琴正如泣如诉演奏无调性、不和谐的塞木塔音乐。但老人的举止丝毫不迟钝，不像服用过迷幻药，说明沉溺于塞木塔的另有其人。尽管如此，在这种地方看到这类堕落逸乐，司凯特利仍感到不可思议。

「请接受来自远方的问候。」司凯特利微笑着说。他专门为这次见面选择了一张扁平脸，他心想，老人可能认得这张脸。沙丘星上有些老弗瑞曼人认识邓肯·艾达荷。

他对选脸向来乐此不彼，但现在他觉得自己或许弄巧成拙了，但他不敢贸然在这里换脸。他紧张地来回扫视大街。老人难道不愿意邀自己进门？

「你认识我儿子吗？」老人问。

至少老人的态度松动了。司凯特利做了恰当的答复，同时警觉地注意着周围的可疑动静。他不喜欢站在这里。这是一条死巷，房子恰好在尽头。这地区的住屋都专为圣战老兵修建，越过泰玛格一直延伸到帝国盆地，构成厄拉奇恩的一处郊区。巷子周围的灰褐色熔岩墙十分单调，仅有的变化是阳光投在那些紧闭大门上的浓重阴影，门上乱七八糟地写着污言秽语。在这扇门旁边，有人用粉笔声明某个叫贝雷斯的人给厄拉奇恩人带来了一种令男人失去雄风的恶疾。

「你有同伴吗？」老人问。

「就我一人。」司凯特利说。

老人清了清喉咙，仍然犹豫不决，令人恼怒。

司凯特利提醒自己要有耐心。用这种方式与人联系原本就很危险。也许老人有自己的理由。尽管如此，这个时段却选得很恰当。苍白的太阳几乎当头照下。在这个一天中最炎热的时刻，人们都关在屋子里睡觉。

难道是那些新邻居使老人不安？司凯特利心想。他知道紧邻着老人的那间房被分给了奥辛，这人曾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弗瑞曼敢死队队长，他身旁还有个侏儒彼加兹，正等着唤醒某人。

司凯特利再次把目光转向老人，留意到他左肩下的袖子空荡荡的，且身上没穿蒸馏服。他身上有股不怒而威，在圣战中可不是一般的士兵。

「我可以知道访客的姓名吗？」老人问。

司凯特利默默松了口气，对方终于接受他了。「我叫扎尔。」他说出这次任务用的名字。

「我叫法鲁克，」老人说，「在圣战中担任霸夏，统领第九军团，你明白这代表什么吗？」

司凯特利听出话里的威吓。他说：「代表你出生在泰布穴地，效忠于斯第尔格。」

法鲁克放松下来，让开一步：「欢迎来到我的屋子。」

司凯特利走过他身侧，进入幽暗的中庭。地上铺着蓝色瓷砖，墙上的水晶装饰闪闪发光。中庭后方是加盖的庭院，乳白色光越过半透明的过滤玻璃洒落，银白如一号月亮的月光。嘎吱一声，临街的房门在他身

后关上了。

「我们是高贵的民族，」法鲁克一边说，一边领着司凯特利朝后院走，「不是被驱逐出境的人。我们不是住在沟谷的村庄里……像这种地方！我们在哈巴亚山嵴上方的大盾壁里有个体面的穴地，只要一条沙虫就可以把我们带到沙漠中心的坎登。」

「而不像现在这样。」司凯特利同意道。他明白法鲁克为何加入他们的阴谋集团了。这个弗瑞曼人怀念过去，还有过去的生活方式。

他们到了后院。

司凯特利心知肚明，法鲁克在竭力压抑对访客的厌恶。弗瑞曼人从来不信任双眼彻底染上伊巴德蓝的人，认为他们是外来者，总是东张西望，打量他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

他们进去的时候，塞木塔音乐停了，取而代之的是巴利斯九弦琴，演奏的是一首纳瑞吉星球的流行乐曲。

司凯特利的眼睛渐渐适应了光线，看到右侧的拱门边有个年轻人正盘腿坐在长榻上，双眼空洞。他以盲人的异样流畅拨动琴弦，在司凯特利盯着他看的时候唱起歌来，歌声高亢、悦耳。

风吹走了陆地，
吹走了天穹，
以及所有的人！
这风是何方弟兄？
树林挺立不屈，
在人们畅饮之处畅饮泉涌。
我见识了太多的世界，
太多的弟兄，
太多的树林，
太多的风。

司凯特利注意到这些歌词都是改写过的。法鲁克领着他离开唱歌的年轻人，走到对面的拱门下，指了指地砖上的几只坐垫。地砖拼出海洋生物的图形。

「其中一只坐垫是穆阿迪布在穴地用过的。」法鲁克指着一只又圆又黑的垫子，「坐吧。」

「不胜荣幸。」司凯特利说着，一屁股坐在那只黑垫子上，面带微笑。法鲁克展现了智慧。这个智者口中说着忠诚，同时却听着暗含反意的歌曲、另有玄机的言词。没人能否认那个暴君拥有可怕的力量。

法鲁克的话穿插在歌声间，丝毫未打乱韵律：「我儿子的音乐会防碍你吗？」

司凯特利把垫子转过来对着他，倚着冰凉的石柱说：「我喜欢音乐。」

「我儿子在攻打纳瑞吉时失去了双眼。」法鲁克说，「他在那里养伤，本来应该就留在那里。那里的女人不会爬上瞎子的床，不过，我在纳瑞吉星球还是有一个可能永远见不到面的孙子，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你知道纳瑞吉星球吗，扎尔？」

「年轻时和幻脸人同伴一起去过。」

「那你是幻脸人了。」法鲁克说，「我还在想你的长相是怎么回事。你的脸让我想起这里的一个朋友。」

「邓肯·艾达荷？」

「是的，就是那个人。皇帝手下的剑士。」

「他被杀死了，据说。」

「有这种说法。」法鲁克同意道，「你真的是个男人吗？我听过幻脸人的一些传说……」他耸耸肩。

「我们是结代夏，」司凯特利说，「可以随意变换性别。就目前而言，我是男人。」

法鲁克若有所思地抿着嘴：「来点饮料醒醒神？水还是冰果汁？」

「好好谈谈话就可以了。」司凯特利说。

「主随客便。」法鲁克说着，在坐垫上坐下，面朝司凯特利。

「祝福阿布·德尔，时光永恒之路的父神。」司凯特利说，一边想着：好了！我已经直接告诉他，我是宇航派来的人，并乔装成领航员。

「祝福阿布·德尔。」法鲁克说，按照仪式，两手交叠放在胸前。那是一双苍老而青筋暴绽的手。

「物体从远处看，只能看出大体原理。」司凯特利说，暗示他想讨

论皇帝的堡垒。

「黑暗而邪恶的东西从任何距离看都是邪恶的。」法鲁克说，暗示他晚点再谈。

为什么？司凯特利不解，但仍然不动声色：「你儿子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纳瑞吉的守军用了一种燃岩弹。」法鲁克说，「我儿子靠得太近。该死的原子武器！燃岩弹也应该列入违禁品。」

「这是法律的灰色地带。」司凯特利赞同道。同时又想：纳瑞吉星球上的燃岩弹！我们从未听说过。老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到燃岩弹？

「我提过向你的主人买一双忒莱素眼睛给他，」法鲁克说，「但军团里有种传言，说忒莱素的眼睛会控制使用者。我儿子告诉我，那种眼睛是金属的，而他却是血肉之躯，这样的结合是有罪的。」

「东西的运作原理必须符合原始目的。」司凯特利说，试图把话题转到自己想套出的讯息上。

法鲁克抿了抿嘴，但还是点了点头。「你要什么，就明明白白说出来吧。」他说，「我们必须相信你们这些领航员的话。」

「你去过皇家堡垒吗？」司凯特利问。

「打赢莫里特尔之战办庆功宴时去过。那些石屋都很冷，尽管有最好的伊克斯太空暖炉。先前我们住在厄莉娅神殿的露台上。你知道，他在那里有树林，有从许多星球弄来的树。我们这些霸夏统领都穿上最好的绿色长袍，桌子也是一人一张，吃啊喝啊。我看到了很让人厌恶的事：一排伤兵走了过来，拄着拐杖，走路一拐一拐。我们的穆阿迪布恐怕不知道他到底毁掉了多少人。」

「你很排斥这样的宴会？」司凯特利问。他知道弗瑞曼人痛饮香料啤酒后的狂欢会。

「那和穴地的灵魂交融不一样。」法鲁克说，「这里没有『精神合一』。战士拿女奴取乐，男人炫耀自己的打斗故事和伤口。」

「这么说，你进过那一大堆石头屋。」司凯特利说。

「穆阿迪布到露台上接见了我们。」法鲁克说，「『祝大家幸运。』他说。沙漠里的问候语，却出现在那个地方！」

「你知道他的私人寝室在哪里吗？」司凯特利问。

「最深的地方。」法鲁克说，「据说他和契妮仍然过着游牧生活，不过都是在要塞的高墙内。公开接见是在大殿，他有专门的接待大殿和正式的议事厅，一整面侧翼住的全是他的私人卫兵。还有举行仪式的地方和一个通讯中心。据说城堡下面很深的地方还有一间房子，里面养着一只发育不良的沙虫，周围是可以毒死沙虫的水渠。他就在那里预测未来。」

半虚半实，司凯特利想。

「他走到哪里，政府机关就在哪里。」法鲁克抱怨道，「职员和随从，还有随从的随从。他只信任斯第尔格那样的人，他从前的亲信。」

「不包括你。」司凯特利说。

「我想他已经忘了还有我这个人。」法鲁克说。

「他是如何进出堡垒的？」司凯特利问。

「他有扑翼机的小停机坪，从内墙凸出来。」法鲁克说，「据说穆阿迪布不许别人驾机在那里着陆。要用特殊方法，一个小小的失误就会撞墙，摔在他那该死的花园里。」司凯特利点点头。这最有可能是真的。控制皇宫的空中通道，确实保障了一定的安全。厄崔迪家族都是优秀的飞行员。

「他用人来传送他的密波情报。」法鲁克说，「他糟蹋人，在人体内植入密波翻译器。这样一来，他们发出的声音就变成了皇帝本人的命令。不应该在人的声音里藏着另一个人的音信。」

司凯特利耸耸肩。在这个时代，所有大人物都使用密波信息，因为谁都说不清信息的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有什么障碍。密波无从破解，因为本质是自然人声，只是型态稍有扭曲，这中间便可加入无比复杂的扰频。

「连他的税务官也这样通讯。」法鲁克抱怨说，「我们那时候，密波信息只会植入低等动物。」

但税收信息确实应该保密，司凯特利想，因人民发现执政者聚敛了多少财富而垮台的政权可不只一个。

「弗瑞曼士兵对穆阿迪布的圣战有什么看法？」司凯特利问，「他们是否反对把皇帝变成神？」

「多数人甚至想都没想过这件事。」法鲁克说，「大多数人对圣战

的看法和我从前一样，认为圣战带来奇异的经历、冒险和财富。我住的这种破房子——」法鲁克朝后院做了个手势，「就花掉了价值六十里达的香料，整整九十驼！这么大一笔钱，我以前想都不敢想。」他连连摇头。

他们穿过后院，盲眼青年正用巴利斯琴弹奏情歌。

九十驼，司凯特利想，毫无疑问，这是一大笔钱。在许多星球上，买法鲁克的小屋子所花的钱都足够买下宫殿了。但一切都是相对的，「驼」也不例外。比如说，法鲁克知道香料的这种重量单位是怎么来的吗？他想过一头骆驼曾经只能载一驼半香料吗？不太可能。法鲁克说不定从没听说过骆驼，也没有听过地球的黄金时代。

法鲁克继续说话，节奏和儿子弹奏的巴利斯旋律奇异地吻合：「我有一把晶刃匕、十升水的水环、我父亲传下来的一支长矛、一套咖啡用具，还有一只红色玻璃瓶，比我的穴地记忆还古老。我们的香料中有我一份，但分不到钱。我有财富，却不知道财富是什么。我有两个老婆，一个长相平平却很爱我，一个愚蠢固执，有天使的长相和身材。我曾经是弗瑞曼耐巴，沙虫驭者，沙漠和怪兽的主人。」

庭院另一侧，青年手下的旋律节奏加快了。

「许多事我一清二楚，想都不用想。」法鲁克说，「我知道沙地深处有水，是被小创造者封在那里的。我还知道我们的祖先会向沙胡罗献祭处女，但被列特—凯恩斯禁止了。有一次我还在一条沙虫嘴里见过珠宝。我的灵魂有四道门，每道门我都非常熟悉。」

他静了下来，沉思着。

「然后，那个厄崔迪人和他的女巫母亲来了。」司凯特利说。

「那个厄崔迪人来了，」法鲁克同意道，「那个在我们的穴地被称作『友索』的人，我们私下都这样叫他。我们的穆阿迪布，穆阿迪布！他发动圣战的时候，我和一些人都问过：『我们为什么要去打仗？那里和我们毫不相干。』可其他人去了——年轻人、朋友、童年玩伴。他们回来的时候谈到了巫术，还有这个厄崔迪救世主的神力。他和我们的敌人哈克南作战，曾承诺要给我们一座天堂的列特—凯恩斯也庇护他。据说这个厄崔迪是来这里改变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他是那个能使金花在夜晚绽放的人。」

法鲁克抬起双手，看着自己的手掌：「人们指着一号月亮说：『他的灵魂在那里。』于是他就成了穆阿迪布。我真不懂这一切。」

他放下手，目光穿过庭院，看着自己的儿子：「我脑子里没有任何想法，我的想法只在心里，在肚子里，在腰间。」

音乐的节奏再度加快。

「你知道我为什么参加圣战吗？」老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司凯特利，「我听说有种名叫海洋的东西。如果你一直住在我们的沙丘间，会很难相信世上竟然有海洋。我们没有海洋，沙丘上的人也从来不知道海洋。我们有捕风器，我们收集水，因为列特—凯恩斯承诺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穆阿迪布挥挥手，就会改变一切。我可以想像井渠，水在渠道上流遍大地，所以我也能幻想河流。但海洋是什么？」

法鲁克看着后院那半透明的天棚，似乎想探究远方的宇宙。「海洋。」他说，声音很低，「我没办法想像海洋是什么样。没错，我认识的人看见了这个奇观，但我认为他们在撒谎。我必须亲自去看看，所以我报了名。」

年轻人弹出最后一个高音，然后又换了一首新曲子。节奏怪异，起伏不定。

「你找到海洋了？」司凯特利问。

法鲁克没有作声，司凯特利还以为老人没听到他的话。琴音在他们身边缭绕，忽升忽降，像潮汐涨落，听得司凯特利随着旋律喘息起来。

「那是在日落的时候。」法鲁克停了一会儿说，「从前的画家也许可以画出那样的日落。画里有红色，和我这个瓶子一样的颜色。还有金色……蓝色。是那个我们叫英菲尔的星球，我带着军团在那里打了胜仗。我们走出山间的隘口，空气里有浓重的湿气，我简直没办法呼吸。就在那里，在我脚下，我看到了朋友说过的东西：水，看不到边际的水。我们全往下冲。我踏人水里，喝了起来。水很苦，喝了很不舒服。但我永远没办法忘记那种奇观。」

司凯特利发现自己也和老人一样，对大海肃然起敬。

「我把自己浸入海水。」法鲁克一边说，一边低头看着地砖上的水中生物图案，「沉下去时是一个人，浮起来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觉得自己记起了并不存在的过去，我用这双可以接受一切……世上一

切的眼光看着周围。我看见水中有一具尸体——一个被我们杀死的反抗军。附近的水面上漂浮着一段木头，是一截烧断的大树。现在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那段木头，一端被火烧得焦黑。水里还漂浮着一片衣服，只能算一块黄色破布……破裂了，很脏。看着这些东西，我明白了它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为了让我看见。」

法鲁克慢慢转过身，看着司凯特利的眼睛。「你知道，宇宙是无穷无尽的。」他说。

这人唠唠叨叨的，想得却很深，司凯特利想。他说：「我看出来了，那次经历深深影响了你。」

「你是忒莱素人，」法鲁克说，「你看过许多大海。我只看见过那一个大海，但关于海，我却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东西。」

司凯特利突然感到一阵怪异的不安。

「混沌之母生于大海。」法鲁克说，「当我湿淋淋地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发现祁扎锐塔弗威德[4]站在旁边。他没有走进大海，他站在沙滩上……潮湿的沙滩。我有些手下也和他一样，害怕大海。他看着我，那种眼神，他知道我明白了一些他永远不会明白的东西。我变成了海洋生物，这让他害怕。大海愈合了圣战带给我的伤口，他看到了这一点。」

司凯特利发现音乐在老人叙述的过程中停下来了。让他不安的是，自己竟然不知道琴音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法鲁克说：「每道门都有卫兵把守，根本没办法混入堡垒。」好像这句话跟他刚才的回忆有关似的。

「那正是堡垒的弱点。」司凯特利说。

法鲁克抬起头，望着他。

「有一种方法可以混入。」司凯特利说明道，「大多数人都相信堡垒是铜墙铁壁—但愿皇帝也这么相信，而这一点对我们有利。」他擦擦嘴唇，感受着自己挑选的这张脸有若干异于常人之处。乐师的沉默让他不安。这是否意味着法鲁克的儿子已送完信号？过去一直有人这么做：用乐音来压缩、传送讯息。司凯特利自己的神经系统已压印了这些讯息，到了某个恰当时机，嵌入他肾上腺皮质的密波解码器就会启动。讯息一传输完成，他就成了一个容器，携带着自己一无所知的内容。信息会在他体内翻涌：厄拉科斯上密谋集团的每个基层组织、每个名字、每

次联络的暗语——一切重要信息。

有了这些信息，他们就能鼓动厄拉科斯，捕获一只沙虫，在穆阿迪布令所不及之处培植美蓝极。他们可以打破香料垅断，击败穆阿迪布。有了这些信息，他们可以做许多的事。

「那个女人在我们这里。」法鲁克说，「你现在想见她吗？」

「我已经见过她了，」司凯特利说，「而且仔细研究过她。她在哪里？」

法鲁克「啪」地打了个响指。

青年拿起琴，拨动琴弦，塞木塔音乐顿时轻轻响起。一名裹着蓝色长袍的年轻女子从乐师身后的门缓缓走出，仿佛被音乐牵动一般。在迷药的作用下，她那双全蓝的伊巴德眼呆滞无神。这是一个弗瑞曼人，对香料上瘾，同时又染上外星的毒品。她深深陷入塞木塔音乐中，如痴如醉，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奥辛的女儿。」法鲁克说，「我儿子给她用了迷药。他眼睛瞎了，担心自己没办法赢得本族女子。但你看到了，他的胜利毫无意义。塞木塔音乐夺走了他希望得到的东西。」

「她父亲不知道吗？」司凯特利问。

「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法鲁克说，「我儿子给了她一套虚假的记忆，让她不由自主来我们家。她以为自己爱上了我儿子，她家里的人也是这样想的。他们非常不满，因为我儿子不是完整的男人。不过，他们当然不会干涉。」

音乐袅袅，渐渐停了下来。

乐师做了个手势，年轻女子走到他身侧坐下，俯首倾听他的喃喃细语。

「你对她有什么打算？」法鲁克问。

司凯特利又一次仔细查看着后院。「屋子里还有别的人吗？」他问。

「所有人都在这里了。」法鲁克说，「你还没有告诉我，你打算对这女人怎么样。我儿子很想知道。」

司凯特利右臂一伸，似乎准备回答他的问题。突然，一只闪亮的针从他的袍袖射出，刺入法鲁克的脖颈。没有叫喊，身体姿势没有丝毫改

变。不出一分钟，法鲁克就会死去，却被针上的毒药定住身形，动弹不得。

司凯特利慢慢站起来，朝瞎眼乐师走去。飞镖射进他的身体时，他还在和那个年轻女人呢喃细语。

司凯特利抓住年轻女人的手臂，轻轻扶起她，没等她发现，迅速变了一副面容。她站直身子，愣愣望着他。

「怎么回事，法鲁克？」她问。

「我儿子累了，需要休息。」司凯特利说，「来，我们到后面去。」

「我们谈得很开心。」她说，「我已经说服他去买忒莱素人的眼睛，变成一个健全的男人。」

「这我不是说了很多遍了？」司凯特利说，一边催促她朝屋后走。

他骄傲地发现自己的声音和那张脸是如此契合。这正是那个老弗瑞曼人的声音，而那人现在无疑已经死了。

司凯特利叹了口气。至少过程很仁慈，他对自己说，而且，那两个牺牲品也一定知道自己在冒什么险。至于这个女人，倒是应该给她一个机会。

4 祁扎锐教团成员可称为祁扎锐，后面加上姓名以便区分。—译注

创建之初，所有帝国都不乏雄图壮志。但建成之后，初衷却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些茫然的仪式。

——伊勒琅公主《穆阿迪布语录》



厄莉娅明白，这次会议又将不欢而散。她感觉到了，不满的情绪正在升高、蓄势——伊勒琅完全忽视契妮，斯第尔格紧张地翻动文件，保罗则阴沉着脸，瞪着祁扎锐柯巴。

她坐在金质会议桌末端的一张椅子上，这样就可以透过露台窗户看到下午那一抹灰暗的阳光。

她进来时柯巴正在发言，只听他对保罗说道：「陛下，我的意思是，现在的神祇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多了。」

厄莉娅头向后一仰，笑出了声，长袍上的黑色兜帽随之掉了下来，露出下面的脸庞：蓝中透蓝的香料眼，和她母亲一样的鹅蛋脸，浓密的红铜色头发，小巧的鼻子，宽厚的嘴。

柯巴的面颊涨成了橙红，像极了他身上长袍的颜色。他怒视着厄莉娅。这个矮小、光秃的男人正怒气冲冲。

「你知道大家是怎么议论你兄长的吗？」他质问道。

「我知道大家是怎么说你们祁扎锐的。」厄莉娅反驳道，「你们不是神，而是神的耳目。」

柯巴望向保罗，寻求支持：「我们奉穆阿迪布之命行事，他应该要知道关于人民的真相，而他的人民也应该知道关于他的真相。」

「耳目。」厄莉娅说。

柯巴抿着嘴，一言不发。

保罗看着自己的妹妹，不懂她为何要激怒柯巴。他忽然发现厄莉娅已经长成女人，美丽，且闪烁着青春的炽烈纯真。奇怪，自己竟然直到

这一刻才发现她长大了。她已经十五岁──就快十六了。一个没有当过母亲的圣母，保持童贞的女祭司，迷信的群众既畏且敬的━尖刀圣厄莉娅。

「现在不是你妹妹玩闹的时间和场合。」伊勒琅说。

保罗不理她，只对柯巴点点头：「广场上挤满了朝圣者。出去领着他们祈祷吧。」

「但他们希望您去，陛下。」柯巴说。

「你戴上头巾，」保罗说，「这么远，他们看不出来。」

伊勒琅竭力压下被忽略的恼怒，看着柯巴奉命走出去。她突然陷入不安：艾德瑞克或许没将她藏好，让厄莉娅得知了她的活动。对这个妹妹，我们究竟了解多少？她寻思。

契妮双手紧握，搁在膝盖上，朝桌子对面的舅父斯第尔格瞄了一眼，他现在是保罗的国务大臣。她心想，这个弗瑞曼老耐巴怀念过沙漠穴地的简单生活吗？她发现斯第尔格的黑发已两鬓灰白，但浓眉下的双眼依然炯炯有神，那是野外生活养成的鹰眼，胡子上也还留着集水管的压痕，这是长年穿着蒸馏服的结果。

契妮那一眼让斯第尔格有些不自在，他环视议事厅，最后盯着露台的窗户。柯巴正站在外面，张开双臂祝祷。一缕下午的阳光照到他身后的落地窗玻璃上，投下一圈红色光晕。那一刻，他发现那位宫廷祁扎锐仿佛成了火轮上的受难者。柯巴放下手臂，幻影也随之消失。但斯第尔格惊魂未定。他的思绪转向那些等候在接待大殿里哀告奉承的祈求者，以及围在穆阿迪布皇冠四周的可恨庆典，既恼怒又失望。

斯第尔格想，跟皇帝开会的人，都想在皇帝身上找到纰漏和破绽。他觉得这可能是种亵渎，却还是想要这么做。

柯巴回来了，远处人群的吵嚷声也随之传入议事厅，直到露台的门在他身后关上，室内才又恢复安静。

保罗的目光尾随着那位祁扎锐。柯巴在保罗左侧就座，深色的脸庞镇静沉着，眼睛因炽烈的信仰而熠熠发光。那一刻的宗教能量令他欲罢不能。

「他们的心灵被唤醒了。」他说。

「感谢主。」厄莉娅说。

柯巴的嘴唇发白。

保罗再一次打量自己的妹妹，揣测她的动机。他提醒自己，她一贯以天真来掩盖狡诈。她和自己一样，都是贝尼·杰瑟里特育种计划的产物。魁萨茨·哈德拉克的基因在她身上创造了什么？家人间总有些神秘的差异。当母亲在美蓝极的毒素中死里逃生时，她还是子宫里的胎儿。母亲和她未出生的女儿同时成为圣母，尽管如此，两人却不尽相同。

厄莉娅对那次经历的说法是，在某个可怕的瞬间，她的意识突然觉醒了，当母亲正与无数人的生命合为一体时，她的记忆也吸收了这些人。

「我变成了我母亲，以及许许多多人。」她说过，「我还没成形，也还没出生，却在那里、那一刻，变成了老妇人。」

厄莉娅感应到保罗正在思索她的事，朝他笑了笑。他的表情一缓，问自己，对柯巴这种人，除了调侃之外，还能怎样？杀人不眨眼的敢死队员摇身一变成了祭司，还有比这更可笑的事情吗？

斯第尔格拍拍手上的文件，「如果陛下允许的话，还有些紧迫的事务需要讨论。」

「图比勒星的协议？」保罗问。

「我们还不知道图比勒星的位置，宇航就坚持要我们先在协议上签字。」斯第尔格说，「他们争取到兰兹拉德某些成员的支持。」

「你们施加了什么压力？」伊勒琅问。

「皇帝陛下特为此大业安排的压力。」斯第尔格说。他的回答生硬而正式，内藏对皇后的不以为然。

「我的陛下、夫婿。」伊勒琅边说边转身朝向保罗，迫使他正视自己。

她的毛病，保罗想，就是当着契妮的面强调自己的名分。此时此刻，他和斯第尔格一样烦伊勒琅，但怜悯使他心软。伊勒琅终究不过是贝尼·杰瑟里特手中的卒子。

「什么事？」保罗说。

伊勒琅盯着他：「如果您扣押他们的美蓝极……」

契妮摇摇头表示反对。

「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保罗说，「图比勒星仍是大氏族落败后的

庇护所。对我们的敌人来说，象征着最终的乐园，最后一座安全的星球，要是被揭发，会变得很脆弱。」

「他们既然能藏人，也就能藏别的东西。」斯第尔格声音低沉地说，「或许是军队，或是刚培植出的美极蓝……」

「但你不能把人逼到无处可退，」厄莉娅说，「如果你还想和他们和平共处的话。」她很懊恼，知道自己被卷入一场她早已预知的争论。

「也就是说，我们把十年时间浪费在谈判上，一无所获。」伊勒琅说。

「我哥哥的行动从来不会一无所获。」厄莉娅说。

伊勒琅拿起一份文件，紧紧抓住，直到关节都变白了。保罗看出她正在控制情绪：洞察内心，深呼吸。他几乎能听见她在心中不停念诵祷词。片刻后，她问道：「我们得到了什么结果？」

「我们打乱宇航的阵脚。」契妮说。

「我们希望尽量避免和敌人正面摊牌。」厄莉娅说，「我们并不想要消灭他们。厄崔迪战旗下的大屠杀已经够多了。」

她也感受到了，保罗想。奇怪，他与妹妹都无法自制地觉得自己应该对这个喧嚷、盲目崇拜的宇宙负起责任，这个宇宙已经对宗教入迷，既安详又疯狂。他想，我们是否应该保护人类免于自我毁灭？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做毫无意义的事：空虚的生活，空虚的言词。他们向我要求得太多。他感到喉头一阵紧缩。他将失去多少珍贵的时刻？哪些儿子？什么梦想？他的预象向他揭露了他要付出的代价，那值得吗？在那个遥远的未来，有谁会对未来的人们说「没有穆阿迪布就不会有你们」？

「不给他们美蓝极，解决不了任何事。」契妮说，「当宇航的领航员失去洞察时空的能力，当贝尼·杰瑟里特的女修分不清真伪，当一些人提前死去，当信息交流中断，受谴责的会是谁？」

「他们不会走到那一步的。」伊勒琅说。

「不会？」契妮问，「为什么不？有谁会怪罪宇航？很明显，大家都会认为他们也无能为力。」

「我们会就这样签订协议。」保罗说。

「陛下，」斯第尔格说，盯着双手，「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嗯？」保罗注视着这个弗瑞曼老人。

「您有某种……能力。」斯第尔格说，「能不能不管宇航公会，查出另一方的位置？」

能力！保罗想，斯第尔格无法直接说出口的是：「你有预知力。你不能在你看到的预象中循线找出图比勒星吗？」

保罗看着纯金的桌面。同样的问题总是不停出现：如何让别人明白那难以言传的预象是有局限的？他要提到那些片段、提到所有势力的命数吗？普通人从未体验过香料带来的脱胎换骨，无法预见未来，又如何想像意识清明，却不知自己所处的时空、无法运算眼前影像，且对一切都毫无感觉？

他望向厄莉娅，发现她在注意伊勒琅。厄莉娅觉察到他的目光，瞥了他一眼，朝伊勒琅的方向点点头。哦，对了，席间的任何回答，伊勒琅都会设法向贝尼·杰瑟里特汇报。她们从不放过魁萨茨·哈德拉克的任何解释。

尽管如此，还是应该给斯第尔格一个答案。自然，伊勒琅也会得到这个答案。

「不知情的人，都把预知力想像成遵循某种自然法则。」保罗双手指尖相搭，说道：「但这就像是在说天堂会开口跟我们说话一样，是不正确的说法。解读未来的能力，是人类的一种调和的举动。换句话说，在当前的波动中，预知是种自然的结果。要知道，从表面上看，预知会伪装成自然的样子。只要你有缺省的目的和意图，就无法运用这种力量。被波涛卷走的碎片能说出自己的去向吗？在预兆中，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原因变成了传送、汇集的地方，各种潮流都在这里交会。接受预知，你会全心全意厌恶思维能力，理性意识也会因而排斥思维能力，而在排斥的过程中，思维能力变成了预知过程的一部分，并败下阵来。」

「您做不到？」斯第尔格问。

「如果我用预知力搜寻图比勒星，」保罗直接对伊勒琅说，「可能反而掩蔽了这颗行星。」

「这是混沌！」伊勒琅反驳道，「没有任何……任何……一致性。」

「我说过，它不遵循任何自然法则。」保罗说。

「这么说，你的力量是有局限的，看到的有限，能做的也有限？」伊勒琅问。保罗还没来得及回答，厄莉娅就说：「亲爱的伊勒琅，预视力没有局限。至于不一致？宇宙不一定非得保持一致。」

「但他说……」

「你非要我哥哥解释无局限的局限性，这怎么可能呢？这超出思维能力的范围了。」

厄莉娅还真卑鄙，保罗想。她是在捉弄伊勒琅。伊勒琅的头脑缜密，而这完全有赖精准的局限所带来的秩序。他将目光转向柯巴，此人以虔诚冥想的姿态坐在椅子上—以灵魂聆听着。祁扎锐会怎样利用这番对话？造成更多宗教神迹？唤起更大的敬畏？毫无疑问。

「那么，您打算就按这样签订这份协议？」斯第尔格问。

保罗笑了。幸好有斯第尔格这句话，预兆的问题总算告一段落。斯第尔格的目标是取得胜利，而不是发现真理。和平、公正，加上健全的货币制度，这些都稳定了斯第尔格的世界。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比如协议上的签名。

「我会签的。」保罗说。

斯第尔格又拿出一个资料夹：「这是来自伊克斯战区司令官的最新消息，里面谈到了当地正在鼓动制宪。」这位弗瑞曼老人瞥了一眼契妮，契妮耸耸肩。

两眼紧闭，双手放在额前启动记忆术的伊勒琅在此时睁开了双眼，打量着保罗。

「伊克斯联邦已经归顺了。」斯第尔格说，「但他们的谈判官质疑帝国的税额，他们……」

「他们想合法限制帝国的意志。」保罗说，「是谁想要控制我，兰兹拉德还是钜贸联会？」

斯第尔格从资料夹里取出一张便笺。「我们的密探从钜贸联会少数党干部会议中拿到的备忘录。」他用呆板的声音念着这封密信：「『必须阻止皇帝走上独裁专政。我们必须说出这个厄崔迪人的真相，将他假借兰兹拉德法规、宗教制裁和官僚效能之名玩弄的权谋公诸于世。』」他将便笺放回资料夹。

「宪法。」契妮喃喃道。

保罗瞟向她，又看看斯第尔格。圣战开始动摇了，保罗心想，可惜来得太晚，我已经卷进去。他心中一凛，想起自己早年见到的圣战预象，想起当时体验到的恐怖和厌恶。时至今日，他看到了更加可怕的预象，且与真实的暴力朝夕相处。他无数次看到他的弗瑞曼人浑身神秘的力量，在宗教战争中肃清眼前的一切。当然，圣战是一时的，和永恒相比，不过短暂的一瞬，但带来的恐怖使过去的一切都相形见绌。

而且全是以我的名义，保罗想。

「也许应该给他们一部形式上的宪法。」契妮提议，「但不是真正的宪法。」

「欺骗也是一种治理之术。」伊勒琅赞同。

「权力是有限的，那些将希望寄托在宪法上的人终究会发现这一点。」保罗说。

柯巴从恭敬的坐姿中挺直身子：「陛下？」

「说吧。」保罗想，来了！这人可能会在私底下认同大家想像中的法治。

「我们可以从宗教宪法着手。」柯巴说，「让忠诚的人可以……」

「不！」保罗厉声说，「我们要在议会中制订一条命令。你在记录吗，伊勒琅？」

「是的，陛下。」伊勒琅说。她的声音冷漠僵硬，显然非常不喜欢这份被迫接下的枯燥工作。

「宪法会沦为极端的专制，」保罗说，「那是有组织的权力，规模凌驾一切。宪法是动员起来的社会权力，没有善恶观念。它可以摧毁社会的各个阶层，抹杀所有尊严和个体。它没有稳定的平衡点，没有限制。而我是有限制的。为了给我的人民提供绝对的保护，我禁止宪法。这是议会的法令。年、月、日，等等。」

「伊克斯联邦提出的税额问题怎么处理？」斯第尔格问。

保罗的目光从柯巴恼怒涨红的脸上移开，说：「你已经有想法了，斯第尔格？」

「我们必须控制税款。」

「我在图比勒协议上签了名，宇航要付出代价。」保罗说，「这个代价就是伊克斯联邦的税款。没有宇航提供运输，伊克斯联邦不可能进

行贸易。这笔钱，他们会付的。」

「好极了，陛下。」斯第尔格拿起另一个资料夹，清了清喉咙，「这是祁扎锐对萨鲁斯·塞康达斯星的报告。伊勒琅的父亲一直在指挥他的军团进行登陆演习。」

伊勒琅原本一直在研究自己的左掌心，闻言脖颈上的血管一跳。

「伊勒琅，」保罗问，「你还坚持你父亲手下那唯一的军团只不过是摆设？」

「他能用一支军团做什么？」她问，眼睛眯起瞪着他。

「让自己送命。」契妮说。

保罗点点头：「而且要归咎于我。」

「我认识一些圣战指挥官。」厄莉娅说，「听到这个消息，他们一定会立即采取行动。」

「但那不过是他的警队！」伊勒琅反驳道。

「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做登陆演习。」保罗说，「我建议你在下一张给你父亲的便条中明白、直接地转达我的意见，说他的处境岌岌可危。」

她垂首敛眉。「是，陛下。我希望这件事到此结束，我父亲不该成为烈士。」

「嗯，」保罗说，「没有我的命令，我妹妹不会把消息透露给那些指挥官。」

「攻击我父亲有很大风险，不只是军事上的风险。」伊勒琅说，「人们已经开始怀念他统治下的皇朝了。」

「你该收敛点。」契妮说，语调中有一股弗瑞曼人的杀气。

「够了！」保罗命令道。

他斟酌着伊勒琅的话，想着人民对往日的怀念。是啊，她道出了几分真相，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贝尼·杰瑟里特送来了正式请求。」斯第尔格边说边递上另一个资料夹，「她们希望商讨一下如何保存您的血脉。」

契妮斜睨着那份文件，仿佛里面暗藏着致命诡计。

「用过去的借口敷衍她们。」保罗说。

「我们非得这样吗？」伊勒琅请求道。

「也许……讨论这个问题的时机到了。」契妮说。

保罗坚决地摇摇头。她们不知道，他现在还不打算付出这种代价。

但契妮不放弃。「我到我的出生地泰布穴地的祈祷墙祈祷过，」她说，「也去看过医生。我还跪在沙漠里，把我的想法传给沙地深处的沙胡罗。然而，」她耸耸肩，「没有任何用处。」

科学和迷信，两者都辜负了她，保罗想，我是不是也辜负了她？毕竟我没有告诉她，为厄崔迪氏族生下子嗣会引发什么动乱。他抬起头，发现厄莉娅眼里流露出怜悯。妹妹的这种表情使他反感。她是否同样看到了那可怕的未来？

「陛下应该知道，没有继承人对帝国来说有多么危险。」伊勒琅说，声音带着贝尼·杰瑟里特的圆滑和说服力，「这些事原本就不容易讨论，但还是必须公开。皇帝不仅仅是个男人，也是这个帝国的领导者。如果他死后没有继承人，人民会大乱。您热爱您的子民，不能让他们受这种苦。」

保罗离开长桌，踱到露台窗户前。微风慢慢吹散了城市那边升起的袅袅炊烟。天空成了银蓝色。灰扑扑的夜幕从大盾壁上降下，光线变得柔和。他凝视着南方的峭壁，正是那道天险保护着北方的领地免受风沙侵袭。他想，为何自己的心灵找不到这样的屏障？

会议成员坐在他身后，静静等着。他们知道，他离震怒只差一步。

保罗只觉得时间在他身上来回冲撞。他力持镇定，只有平衡各方，才能构建一个全新的未来。

脱离……脱离……脱离，他想，如果我带上契妮，收拾行李，和她一起离开，到图比勒星找个地方躲起来，会怎么样？但他的名字仍会留下来，圣战将找到一个新的、更可怕的轴心，他也会因此遭到谴责。他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恐惧，唯恐在追求新目标时失去最宝贵的东西，唯恐宇宙因为自己最轻微的一道声音而坠毁，不断往后退，直到他再也无从抓回碎片。

下方，广场成了一大群信徒朝圣的舞台。他们绿白相间，在厄拉奇恩卫兵的后面走来走去，像一条乱窜的蛇。保罗想起来了，自己的觐见厅此刻一定也挤满了陈情的人。朝圣！这种餐风露宿的活动成了帝国一项让人不舒服的财源。朝圣者的宗教脚印遍及太空，他们不断涌来，涌

来，涌来。

我是怎么发起这场运动的？他问自己。

当然，发起这场运动的是宗教自己。它一直潜伏在人类的遗传基因里，挣扎了许多世纪才盼到这场短暂的爆发。

在内心深处的宗教本能驱使下，人们来了，来寻求复活。朝圣在这里结束—「厄拉科斯，重生之地，死亡之地」。

那个卑鄙的老弗瑞曼人说，他要这些朝圣者身上的水。

朝圣者真正要的又是什么？保罗寻思。他们说，他们要前往圣地。但他们必须知道，宇宙中根本不存在什么伊甸园，灵魂也找不到图比勒星那样的庇护所。他们称厄拉科斯为未知之地，认为所有谜团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这里是连接今生和来世的纽带。最可怕的是，人们离开这里时，一个个都心满意足。

他们在这里找到了什么？保罗问自己。

陷入宗教狂喜的朝圣者在大街小巷狂呼乱吼，像怪异的鸟群。事实上，弗瑞曼人管他们叫「迁徙鸟」，称少数死在这里的朝圣者为「长着翅膀的灵魂」。

保罗叹了口气，心想，军团每征服一颗新行星，都相当于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朝圣者发源地，这些人对「穆阿迪布带来的宁静」充满感激。

任何地方都有宁静，保罗想，任何地方……除了穆阿迪布的心。

他感到自身的一部分深深沉入无边无际的严寒和灰暗之中。他的预视力窜改了全人类心中的宇宙图像，他破坏了宇宙的和平，以圣战取代安宁。他击败了人类的宇宙，洞悉了宇宙，也预知了宇宙。但他心知肚明，这个宇宙仍会躲过他。

他脚下这座他所统治的行星如今已从沙漠变成绿洲，富含水脉，生机和任何人类一样勃发。它回身一搏，开始反抗，渐渐摆脱了他的掌握……

一只手悄悄伸了过来。他低头俯视，发现契妮望向他，眼里充满关切。那双眼含着深情，她低声说：「求求你，亲爱的，别和自己的灵魂对抗。」她的手散发汩汩暖流，使他振作起来。

「希哈娅。」他轻轻说。

「我们一定要尽快回沙漠去。」她悄声说。

他捏了捏她的手，又松开，回到长桌旁，没有坐下。

契妮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伊勒琅盯着斯第尔格面前的文件，嘴唇抿成一线。

「伊勒琅提议由她来担任帝国继承人的母亲。」保罗说，他看了看契妮，又看看伊勒琅，伊勒琅避开他的目光。「我们都知道，她对我并无爱意。」

伊勒琅一动不动。

「我知道，这符合政治考量。」保罗说，「但我关注的是人类的利益。我想，如果皇后不用听命于贝尼·杰瑟里特，提出这种要求也不是为了获得个人权力，我可能会有不同反应。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拒绝她的提议。」

伊勒琅颤抖着，深深吸了口气。

保罗坐下来想，他从未见过她如此失控。他靠近她，说：「伊勒琅，我真的非常遗憾。」

她下巴一抬，眼里冒出怒火。「我不需要你的怜悯！」她咬牙切齿道，然后转向斯第尔格，「还有急事要讨论吗？」

斯第尔格没有看她，只望着保罗说：「还有一件事，陛下。宇航公会再次提议要在厄拉科斯星上设立正式的大使馆。」

「是那种深太空使馆吗？」柯巴问，声音充满憎恨。

「想必是。」斯第尔格说。

「这事请务必审慎考量，陛下。」柯巴提醒道，「让领航员真的踏上厄拉科斯，耐巴委员会是不可能喜欢的。他们厌恶领航员踏过的每一寸土地。」

「他们住在气槽里，不会接触地面。」保罗无意掩饰话中的恼怒。

「耐巴说不定会自力救济，陛下。」柯巴说。

保罗怒视着他。

「他们毕竟是弗瑞曼人啊，陛下。」柯巴坚执道，「我们记得很清楚，镇压我们的人都是宇航带来的。还有，为了不让他们把我们的秘密泄漏给敌人，我们被迫忍受他们的敲诈，他们榨干了我们每一个……」

「够了！」保罗厉声说，「你以为我忘了吗？」

柯巴开始结结巴巴，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话说得太重了：「陛下，

请原谅。我没有暗示您不是弗瑞曼人，我没有……」

「他们会派领航员过来。」保罗说，「领航员如果看到了危险，是不会来的。」

突如其来的恐惧使伊勒琅口干舌燥，她说：「你已经……看见有领航员要来这里？」

「我自然还没看见什么领航员。」保罗嘲弄地模仿她的腔调，「但我能看见人到过哪里、正要去哪里。就让他们派领航员来吧，或许我有用得着他的地方。」

「就这样定了。」斯第尔格说。

伊勒琅用手遮住嘴角的微笑，心想：那么，是真的。我们的皇帝看不见领航员。他们彼此看不见对方。密谋没有暴露。

7

好戏再次开场。

——保罗 - 穆阿迪布皇帝登基时的宣告



厄莉娅透过窥视窗观察下面的觐见厅，宇航一行人出现了。

正午的银白烈阳从天窗射到地板上。绿色、蓝色和淡黄色的地砖排成一条长满水生植物的河流，上面星星点点闪烁着奇异的颜色，代表各类鸟儿及动物。

公会的人跨过一幅瓷砖图案，那样子有如猎人在陌生的丛林里追踪猎物。他们身着灰色、黑色和橙红的长袍，构成一幅动人的设计。来人以看似随意实则精心的队形围着一座透明气槽，领航员大使就飘浮在箱内的橙红气体中。气槽被两个身穿灰色长袍的侍从拉着，在悬浮力场上滑行，像一艘被拖入港口的矩形船。

她的正下方，保罗端坐在高台的狮子王座上，头戴崭新的正式皇冠，上面有鱼和拳头的图案。他全身罩在镶满珠宝的金色长袍下，四周围绕着微微发光的护体屏蔽场。两队侍卫分列高台两侧，一路延伸到台阶下。斯第尔格站在保罗右侧两级台阶下，穿着白长袍，系着黄腰带。

同胞兄妹的感应告诉厄莉娅，此刻保罗和她一样激动，但她怀疑除了自己之外有谁能看出来。他一直盯着一名身穿橙红长袍的侍从，这人走在大使一行人的右前方，似乎是先发护卫，一双空洞的金属眼睛直直瞪着前方，鬈曲的黑发下是张扁平的脸，橙红长袍遮不住剽悍的体型，每个动作都在呼喊一个熟悉的名字。

邓肯·艾达荷。

不可能是邓肯·艾达荷，但确实是邓肯·艾达荷。

厄莉娅不会认错，理赫匿解密术能看破解一切伪装，而她在母亲子宫中便吸入了关于这个男人的记忆。她知道保罗看着他时，眼中带着无

尽的过去、感激，以及青春的光芒。

那正是邓肯。

厄莉娅浑身颤抖。答案只有一个：这是忒莱素苏亡人，一种以死者肉身改造而成的东西。那具肉身救过保罗的命。唯有再生箱才能培育出苏亡人。

苏亡人昂首阔步，带着剑客名家的机敏。大使的气槽在离高台约十步处停下，苏亡人也随之立定不动。

深入厄莉娅骨髓的贝尼·杰瑟里特修练告诉她，保罗相当焦虑不安。他不再望着那个从他的过去中走出来的男人——眼睛别开了，但仍用全副身心留意，并绷紧肌肉，对宇航公会的大使点点头，说：「他们说，你的名字叫艾德瑞克。欢迎来到我们的皇宫，希望这次会见能增进我们彼此的了解。」

领航员在橙红气体中摆出虚弱的斜倚姿势，朝嘴里塞了颗香料胶囊，然后迎向保罗的目光。在气槽一角绕行的小型传感器发出一声咳嗽，然后是一串粗哑而呆板的声音：「承蒙陛下接见，鄙人无限惶恐。谨在此递交到任国书，并呈上一份薄礼。」

一名副官向斯第尔格呈上一张卷轴。他皱着眉头仔细研读，朝保罗点点头。斯第尔格和保罗的目光同时转向那个耐心站在高台下的苏亡人。

「事实上，皇帝陛下认识这件礼物。」艾德瑞克说。

「我们很高兴能收到你的国书。」保罗说，「这份礼物是？」

艾德瑞克在气槽里转了个身，看着苏亡人道：「这男人名叫海特。根据我们的调查，他的经历非常奇特。他是在厄拉科斯星被杀死的……头部受到重创，许多个月后才愈合。有人将他卖给忒莱素，说这具身体是剑术大师、吉奈士学院的高手。后来我们发现他是邓肯·艾达荷，一个深受你们家族信赖的家臣。于是我们将他带来，作为礼物献给皇帝陛下。」艾德瑞克看了看保罗，「这不是艾达荷吗，陛下？」

保罗的声音克制而谨慎：「他有艾达荷的外貌。」

保罗看到了什么我看不到的东西吗？厄莉娅寻思。不！那就是邓肯！

名叫海特的男人木然站在那里，金属眼睛直直盯着前面，身体很放

松。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知道人们正在谈论他。

「根据我们的可靠情报，他是艾达荷。」艾德瑞克说。

「他现在叫海特了。」保罗说，「奇怪的名字。」

「陛下，我们无从推测忒莱素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艾德瑞克说，「但名字是可以改变的。忒莱素的名字并不重要。」

这是忒莱素创造出来的，保罗想，问题就出在这里。忒莱素人不太在意感知到的自然。在他们的哲学里，善良和邪恶有异常的含意。谁知道他们在艾达荷的身体里植入了什么东西——或出于某种图谋，或只是异想天开。

保罗瞟向斯第尔格，发现这个弗瑞曼人因迷信而一脸畏惧，他的弗瑞曼卫兵也无不染上这种情绪。斯第尔格想必正在猜测工会成员、忒莱素人还有苏亡人究竟有何叵测居心。

保罗转向苏亡人，问道：「海特，你只有这个名字吗？」

苏亡人深色的脸庞露出平静的微笑，金属眼睛抬了抬，注视着保罗，但那仍是机械的凝视。「陛下，别人都这么叫我，海特。」

站在幽暗窥视孔后方的厄莉娅打了个冷颤。那是艾达荷的声音，确确实实是他的声音，她的每一个细胞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嗓音令我愉悦，」苏亡人接着说，「但愿陛下也同样喜欢。忒莱素人说，这代表我听过这个嗓音……在从前。」

「但这一点，你却无法确定。」保罗说。

「我无法确定自己的过去，陛下。他们对我解释过，说我不能保留前身的记忆，留下来的只是基因模式。但我脑中仍有一些小缝隙残留着过去熟悉的事物，比如嗓音、地点、食物、脸孔、声音、动作——还有我手中的这把剑、扑翼机的操控杆等……」

保罗发现公会的人正专注地倾听这番对话，于是问：「你知道自己是一份礼物吗？」

「有人向我解释过，陛下。」

保罗向后一靠，双手放在王座的扶手上。

对于邓肯的躯壳，我有什么亏欠吗？他心想。那个人为救我而死。但他不是艾达荷，他只是苏亡人。然而，正是站在这里的躯壳和头脑，教会保罗驾驶扑翼机，那就像自己肩上长出了一双翅膀。保罗还知道，

要不是艾达荷的严格训练，他不可能学会使剑。苏亡人，这个躯壳让人产生许多错觉。昔日的友谊难以抹去。邓肯·艾达荷。与其说这个苏亡人戴上了一副面具，不如说他披上一层宽松的性格外袍来隐藏一切，这跟忒莱素人用来掩盖自己的东西大相迳庭。

「你会怎样为朕效力？」保罗问。

「陛下的任何要求，我都将全力以赴。」

站在高处观察的厄莉娅留意到苏亡人有股谦虚的气质。她看不出其中有任何作假。这个新邓肯·艾达荷散发着极为无害的光彩。原来的那个艾达荷相当世故，且肆无忌惮。而这个苏亡人焕然一新，像张白纸，但忒莱素人究竟在上面写了些……什么？

她察觉到这份礼物隐含的危险。这是一件忒莱素产品。忒莱素人制造东西时向来无法无天，令人不安。他们只听从自己恣意不羁的好奇心，吹嘘自己有本事将人类这种原料改造成任何东西—圣人或魔鬼。他们曾经制造出一个杀手晶算师，让他克服了苏克学院不可夺取人命的心理禁令。他们的产品还包括殷勤的仆役、迎合任何奇想的性玩具，还有士兵、将军、哲学家，甚至一名应景的道德家。

保罗站起来，看着艾德瑞克问道：「这份礼物受过什么训练？」

「忒莱素人将这个苏亡人训练成晶算师，以及禅逊尼派的智者，希望以此方式提升他的剑术造诣。」艾德瑞克说，「但愿陛下喜欢。」

「他们做到了吗？」

「我无从得知，陛下。」

保罗琢磨着这个回答。他的真言感应力告诉他，艾德瑞克真心相信这个苏亡人就是艾达荷。但不止这些。这名谜般的领航员穿越的时光之水暗藏他无法看清的危险。海特，这个忒莱素名字意味着冒险。保罗一阵冲动，想回绝这件礼物。但他知道，他不可能真的这么做。厄崔迪氏族无法抛弃这具躯壳—他们的敌人再清楚也不过。

「禅逊尼的智者。」保罗若有所思，再次看看苏亡人，「你明白自己的角色和任务吗？」

「我将谦恭地为陛下服务。我的脑子已清洗过，身为人类时的一切责任都已不复存在。」

「你希望我叫你海特还是邓肯·艾达荷？」保罗问。

「陛下怎样称呼都可以，我并不是个名字。」

「但你喜欢邓肯·艾达荷这个名字吗？」

「我想那曾经是我的名字，陛下。这名字很适合这具身体。可是……却会唤起奇怪的反应。我想，一个人的名字在唤起愉悦的同时，免不了会伴随不快。」

「那么，最能给你快乐的是什么？」保罗问。

苏亡人出乎意料地笑了起来：「从别人身上寻找能揭示我前身的痕迹。」

「你在这里看到这类痕迹了吗？」

「哦，看到了，陛下。比如您那位站在那里的手下斯第尔格，既多疑，又恭敬。他是我前身的朋友，但现在，这具苏亡人躯体却让他十分反感。还有您，陛下，您过去尊重我的前身……并且信任他。」

「清洗一空的脑子。」保罗说，「但清洗一空的脑子又如何为我效力呢？」

「效力，陛下？面对未知，缺乏因果时，清洗一空的脑子可以做出决定。这如何？」

保罗沉下脸。这是禅逊尼式的机锋，敏捷、故作高深。这个宗教的教义不承认任何心灵活动的客观功能。缺乏因果！这个想法令人震惊。未知？任何决定都涉及未知，即使是预象也是如此。

「你愿意我叫你邓肯·艾达荷吗？」保罗问。

「我们因与众不同而存在，陛下，请为我选一个名字。」

「就用你那个忒莱素名字吧。」保罗说，「海特—这个名字能提醒我们不要大意。」

海特鞠了一躬，后退一步。

厄莉娅寻思道：他怎么知道接见已经结束了？我知道，因为我熟悉哥哥。但哥哥并没有向这个陌生人发出任何信号。难道是他体内的邓肯·艾达荷察觉到了？

保罗转向大使：「你们的住处已经准备好了，我想尽快和你私下谈谈。到时候我会派人传你来。另外，为免你从不准确的信息来源得知一个消息，还要进一步让你知道，贝尼·杰瑟里特的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已经被带离你们的巨型运输舰。这是我的命令。下次见面时，我们

会好好谈谈她为什么出现在运输舰上。」

保罗挥了挥左手，让大使及其随从退下。「海特，」保罗说，「你留下来。」

大使的随从拖着气槽散去了。橙红气体里的艾德瑞克飘浮起来，包括眼睛、嘴唇，以及轻轻起伏的四肢。

保罗看着他们，直到最后一个宇航公会的人离开，大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

就这样了，保罗想，我接受了这个苏亡人。毫无疑问，这个忒莱素产品是诱饵。那个妖魔圣母很可能也是诱饵。很早以前他便预见塔罗牌的时代到了。该死的牌！搅浑了时间之水，让预视力只能看到一瞬以后，而不是一小时以后。他提醒自己，鱼常会在吞食诱饵后逃脱。话又说回来，尽管这塔罗牌不利于他，但也不是全无好处。他无法预见未来，但其他人可能也是如此。

苏亡人站在那里，头侧向一边，静静等着。

斯第尔格跨上台阶，挡住苏亡人，用穴地狩猎时使用的契科布萨语说：「那个气槽里的生物令人不寒而栗，陛下。这件礼物！送走吧！」

保罗用同样的语言说：「我不能。」

「艾达荷死了。」斯第尔格争论道，「这东西不是艾达荷。让我取走它身上的水，送给部落。」

「这个苏亡人由我处置，斯第尔格，你要处置的是那个囚犯。我要圣母受到最严密的看管，派我训练过的那些人去，他们能抵抗她的魅音。」

「我不喜欢这家伙，陛下。」

「我会小心的，斯第尔格。你也要小心。」

「好的，陛下。」斯第尔格走下台阶，从海特身边经过时嗅了嗅，大步走了出去。

邪恶的气味是嗅得出来的，保罗想。尽管斯第尔格曾将厄崔迪的绿白旗帜插到一打星球上，但仍然是迷信的弗瑞曼人，不吃科技那一套。

保罗琢磨着这件礼物。

「邓肯啊邓肯，」他低语道，「他们对你做了些什么？」

「他们给了我生命，陛下。」海特说。

「但他们为什么要训练你，把你送给我？」保罗问。

海特抿抿嘴：「他们想用我来摧毁您。」

这句话的坦率让保罗大吃一惊。可是，一个禅逊尼晶算师还能怎么回答？即使变成了苏亡人，晶算师也只说真话，特别是他带有禅逊尼的平静内心。这是一部人类电脑，大脑和神经系统执行的是很久以前由机器执行的任务。将他训练成禅逊尼意味着双倍的诚实……除非忒莱素人在这具躯体里动了某种最怪异不过的手脚。

为什么要装上机械眼？这一点就很怪。忒莱素人炫耀说他们的金属眼比肉眼更先进。但奇怪的是，没有多少忒莱素人选择装上金属眼。

保罗朝厄莉娅的窥视洞瞥了一眼，希望能看到她并得到她的建议。她的意见不会受责任感和歉疚左右。

他再次看了看苏亡人。对这件礼物，不能掉以轻心。它对危险的问题给出了诚实的答案。

他们并不在乎我知道这是一件对我不利的武器。保罗心想。

「那我如何才能保护自己不受你的伤害呢？」保罗问。他话也说得很坦诚，没有用皇家的「我们」，而是像过去和邓肯·艾达荷谈话时那样，直接提出问题。

「把我送走，陛下。」

保罗摇摇头：「你打算怎样毁掉我？」

海特看了看周围的卫兵。斯第尔格离开后，他们离保罗更近了。他转过身，目光投向大厅四周，然后用金属眼睛盯着保罗，点点头。

「这里可以远离人群。」海特说，「这个地方显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只有在想到万物终将成为过眼云烟时，人才能好整以暇地思考这种权力。将陛下带到这个地方的，是陛下的预知力吗？」

保罗手指敲打着王座扶手。晶算师在搜寻资料，但他的问题让他不安：「让我登上权力宝座的，是坚定的决断—而不尽然是我的其他……能力。」

「坚定的决断，」海特说，「这能锻炼一个人。金属也可以这样锻造，加热后，不经淬火，让金属自然冷却。」

「你想用禅逊尼派的空谈来转移我的注意？」保罗问。

「陛下，除了空谈和表演，禅逊尼还有别的用途。」

保罗舔舔嘴唇，深深吸了口气，让自己的思维进入晶算师的抗衡状态。负面答案立刻浮现。没想到自己竟然会被这个苏亡人牵着走，把国事抛到脑后？不，不是这样。一个禅逊尼晶算师能做什么？哲学……话……冥思……内省……他觉得自己的资料不足。

「我们需要更多资料。」他喃喃道。

「晶算师需要事实，但资料并不会不劳而获，像你穿过一片花园时花粉沾在衣袍上一样。」海特说，「人必须搜集花粉，仔细挑过，放到高倍放大镜下检查。」

「你必须教我这套禅逊尼的故弄玄虚。」保罗说。

那对金属眼睛炯炯朝他盯了一会儿，然后说：「陛下，也许这就是他们安排我到这里来的用意。」

用话语和想法麻痹我的意志？保罗寻思道。

「能转化为行动的想法，是最需要提防的。」保罗说。

「把我送走，陛下。」海特说。这是邓肯·艾达荷的声音，充满了对「小少爷」的关切。

保罗感到自己被这个声音俘虏了。他无法摆脱这个声音，即使那来自苏亡人。「你留下来。」他说，「我俩都要加倍小心。」

海特恭顺地鞠了个躬。

保罗看了看窥视孔，用眼神恳求厄莉娅将这件礼物从他手中拿走，搜出它的秘密。苏亡人是用来吓唬孩子的鬼魂。他从未想过了解这种东西。如今，为了理解眼前的苏亡人，他必须做到铁石心肠……但他不能保证能做到这一点。邓肯……邓肯……在这具特制的身躯里，艾达荷在哪里？不，这不是一具身躯……而只是身躯的裹尸布！艾达荷永远死了，死在厄拉奇恩的洞穴里。他的鬼魂正从金属眼向外凝视。这具重返人世的躯体里有两条鬼魂，其中一个非常危险，力量和本性都隐藏在这独一无二的面具后方。

保罗闭上眼睛，让过去看到的预象从意识里浮现。爱和恨的魂魄从翻涌的大海中喷涌而来。这片混乱的上方没有岩石耸立，也搜寻不到任何地方可以躲避波涛。

为什么过去的预象中都没有今天这个全新的邓肯·艾达荷？他问自己，是什么遮蔽了时间，不让先知看见？很显然，是别的先知。

保罗睁开眼睛，问：「海特，你有预视力吗？」

「没有，陛下。」

声音非常诚恳。当然，这个苏亡人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有这种能力。但那会阻碍他的晶算师功能。海特身上究竟有什么隐藏的设计？

旧日的预象围绕着保罗，汹涌澎湃。他非得选择险恶的道路吗？时间扭曲了，在可怕的未来中暗示了这个苏亡人的存在。难道无论他怎么做，前方都是死路？

脱离……脱离……脱离……

这个想法在他脑子里不停鸣响。

在保罗的上方，厄莉娅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左手托着下巴，凝视着苏亡人。这个海特像磁铁一样吸住了她。忒莱素人的修复术使他青春焕发，似乎在向她发出单纯而热烈的呼唤。其实她完全明白保罗无声的恳求。当预视力丧失作用时，人们只好转而依赖密探和实实在在的权力。她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热切接下这个挑战。她渴望靠近这个新的男人，甚至触摸他的身体。

对我们两人，他都很危险。她想。

8

真理承受了太多的剖析。

——弗瑞曼古老格言



「圣母，您的处境令我惶恐。」伊勒琅说。

她站在囚室门口，贝尼·杰瑟里特的训练让她能一眼测出屋子的容积：立方形，边长三公尺，就在保罗的堡垒下方，用切割机在棕纹的岩石上挖出。屋内有一把粗糙的摇椅，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就坐在上面；一个铺着棕色床单的垫子，上面散落着一副崭新的沙丘塔罗牌；一只用废物改造成的面盆，上面装有调节水量的龙头；一间用密封罩封住水汽的弗瑞曼式厕所。所有家具都简陋而原始。天花板的四角上固定着四盏灯球，发出暗淡黄光。

「你传话给杰西卡女士了没？」圣母问。

「传了，但我不认为她会跟自己的长子作对。」伊勒琅说。她瞥了一眼纸牌，牌面诉说着有权者如何对求神者不闻不问。「荒芜沙地」那张牌下是「圣沙虫」，塔罗牌给的劝告是耐心等待。她心想，这道理人人皆知，何需塔罗牌的告诫。

伊勒琅知道外面的卫兵正透过门上的超晶玻璃窗看着她们，而且还有别的监视器在记录这次探视。来之前她不得不考虑很久、策划很久。但是，不来同样有危险。

圣母陷入般若冥思，间或查查塔罗牌。她有一种预感，自己不可能活着离开厄拉科斯星，但尽管如此，通过冥思，她或多或少镇定下来。她的预知力可能很小，但浑水就是浑水，还是能蒙蔽保罗的灵眼。再说，她还有贝尼·杰瑟里特的制惊祷文。

她还未彻底理解那一系列将她带到这间小囚室的活动。浓浓疑云在她心头积聚（塔罗牌也确认了这一点）。难道这一切都是宇航公会有意

安排的？

那天，一名身穿黄色长袍的祁扎锐在巨型运输舰的舰桥上等着她。他的头剃得光光的，戴着头巾，和蔼的圆脸上一双晶亮深蓝的眼睛，皮肤历经风吹日晒。恭敬的随从为他斟上香料咖啡，他抬起头来，打量了她一下，然后放下杯子。

「你就是圣母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

她回想自己是如何回答的，那一幕仍历历在目。当时，她的喉头因恐惧而一阵紧缩。皇帝的手下怎么知道她在巨型运输舰上？

「我们知道你在舰上。」祁扎锐说，「难道你忘了，你被禁止踏上神圣星球？」

「我并不在厄拉科斯上。」她说，「我只是宇航巨型运输舰上的乘客，这里是自由的太空。」

「没有什么自由的太空，女士。」

她听出他的语气流露出仇恨和深深的怀疑。

「穆阿迪布统治全宇宙。」他说。

「我的目的地不是厄拉科斯星。」她坚持道。

「每个人的目的地都是厄拉科斯星。」他说。一时间，她担心他会滔滔不绝念出朝圣者的神秘路线（每条星舰都装载了数千名朝圣者）。

但祁扎锐从袍子下取出一个金色护身符，吻了吻，用前额碰了碰，然后放到右耳侧聆听。不久，又将护身符放回原来的地方藏好。

「命令来了。收拾好自己的行李，跟我到厄拉科斯去。」

「但我要去别的地方！」

她怀疑宇航公会出卖了自己……或者，皇帝或他妹妹的超感应力发现了她。也许是领航员没将阴谋掩藏好。那个妖煞厄莉娅，她绝对拥有贝尼·杰瑟里特圣母的能力。当这种能力和她兄长的力量结合起来，会发生什么事？

「快点！」祁扎锐厉声催促。

她全身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哀号，不想再次踏上那颗该死的沙漠星球。正是在这里，杰西卡女士背叛了女修会。也正是在这里，她们失去了保罗·厄崔迪，这个她们寻找了许多世代，精心育种出来的魁萨茨·哈德拉克。

「马上就好。」她同意道。

「时间不多了。」祁扎锐说，「皇帝的命令，所有臣民都必须服从。」

这么说，是保罗下的令！

她想向巨型运输舰的领航指挥官提出抗议，但又放弃了。抗议也只是白费事，宇航又能怎么样？

「皇帝说过，如果我踏上沙丘，就必死无疑。」她说，想做最后一丝努力，「你自己刚才也这么说。如果你带我去，就等于判我死刑。」

「别再说了。」祁扎锐命令道，「天命不可违。」

她知道，他们总是这样形容皇帝的命令。天命不可违！神圣统治者的双眼可以看穿未来。会发生的就一定会发生。他已经看见了，不是吗？

一想到自己陷入亲手编织的罗网，她异常不舒服，只能屈服。

罗网现在变成了一间伊勒琅可以探视的囚牢。和在瓦拉赫九号行星上的那次会面相比，伊勒琅老了点，眼角新添了些忧虑的细纹。好吧……现在正好瞧瞧这位贝尼·杰瑟里特是否遵守誓言。

「我住过更糟的地方。」圣母说，「你是从皇帝那里来的吗？」她的手指微微动弹了几下，似乎很惊惶不定。

伊勒琅读懂了她的动作，手指也晃了晃，同时嘴里回答着：「我一听说您在这里，就赶来了。」

「皇帝不会震怒吗？」圣母问。手指又动弹起来，发出专横、急迫的讯息。

「让他生气好了。您是我在女修会的导师，也是他母亲的导师。他难道认为我也会像她一样背弃您吗？」伊勒琅的手指比画出种种理由，恳求她原谅。

圣母叹了口气。表面上是一个囚徒在哀叹自己的命运，但在内心，这声叹息却反映了她对伊勒琅的失望。看来，想让厄崔迪皇帝的珍贵基因模式透过这种手段保存下来，简直是痴心妄想。无论外表多么美丽，这位公主都是不完美的。在这个徒具魅力的外表下，住着一只吱吱叫的小尖鼠，只会说，不能做。尽管如此，伊勒琅毕竟是个贝尼·杰瑟里特，女修会有些方法对付这些软弱的信徒，以确保她们贯彻命令。

她们又装模作样谈了些要求，更柔软的床垫、更好的食物等。但暗地里，圣母却半劝说半命令地告诉伊勒琅：一定要让那对兄妹乱伦交配（伊勒琅听到这个命令后，几近崩溃）。

「我必须有机会一搏！」伊勒琅用手语恳求着。

「你有过机会。」圣母反驳道。她的指示非常明确：皇帝总会对他的情人不满吧？他那独一无二的能力肯定让他感到孤独。为了得到理解，他会找谁谈？显然是他妹妹。他妹妹和他一样孤独。一定要让这两人有更多深刻的交流。一定要制造机会，让两人私下相处。一定要安排好，让两人有亲密的接触。还必须想办法除掉他的情人。悲伤会消解传统的束缚。

伊勒琅反对。契妮一死，他们会立刻怀疑她这个皇后。此外还有别的问题。契妮正在吃一种古老的弗瑞曼食物，据说那可以提高生育力，而这种饮食能使所有避孕药丸失效，让契妮更易受孕。

圣母的手指急速比划，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怒。这件事在她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为什么不说？伊勒琅怎么会如此愚蠢？如果契妮怀孕并有了儿子，皇帝一定会立这个孩子为皇位继承人！

伊勒琅反驳说她知道事态紧急，但如此一来，他的基因或许就不至于失传。

该死，太蠢了！圣母愤怒不已。谁知道契妮那野蛮的弗瑞曼血统会抑制什么、引发什么？女修会必须拥有纯正血脉！而继承人会使保罗重拾野心，并激励他巩固自己的帝国。密谋禁不起这种反挫。

伊勒琅辩解道，她无从阻止契妮吃那种弗瑞曼食品。

但圣母无意原谅她。伊勒琅只得到明确的指示：设法解决这个新威胁。如果契妮怀孕了，必须在她的食物或饮料里投放堕胎药，或者杀死她。总之，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她生出皇位继承人。

投放堕胎药就跟公然杀死这个情妇一样危险，伊勒琅反对这么做。一想到要杀死契妮，她就忍不住颤抖。

伊勒琅被危险吓住了？圣母很想知道。她的手语流露出深深的轻蔑。

伊勒琅怒了，做手势说她深知自己在皇室卧底的价值。密谋集团要浪费这么难得的密探吗？难道想甩掉她？除了她，他们还有什么办法贴

身盯着皇帝的一举一动？或者，他们已经派另一个密探潜入皇室？真是那样吗？自己是不是在紧要关头被利用了，而且是最后一次被利用？

圣母用手语反驳道，在交战中，需要跟所有珍贵人脉创建新关系。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厄崔迪氏族会用皇位继承人来巩固自身。女修会不能冒这样的险。这已经远远不只是厄崔迪基因模式的问题了。如果保罗家族稳稳坐在皇位上，女修会企盼了好数世纪的育种计划会崩解。

伊勒琅明白她的意思，但忍不住怀疑他们是不是已经做出决定，要用她这个皇后来交换更珍贵的东西。她是不是应该知道更多有关那个苏亡人的事？伊勒琅鼓起勇气问。

圣母想知道，伊勒琅是否认为女修会的人都是傻瓜？她们什么时候向伊勒琅隐瞒了她应该知道的事？

这称不上回答，且欲盖弥彰。伊勒琅看出来了，女修会只会把她需要知道的事情告诉她。

他们怎么能肯定这个苏亡人可以摧毁皇帝？伊勒琅问。

你还不如问美蓝极是不是有破坏作用。圣母反唇相讥。

伊勒琅明白圣母的这句训斥另有深意。贝尼·杰瑟里特向来都以鞭笞传达教诲。看来，自己早就该看出香料和苏亡人的相似之处。美蓝极是有价值的，但使用者必须付出代价——上瘾。香料可以延年益寿，某些人甚至可以多活几十年，但终究逃不过一死。

苏亡人也有致命的价值。

要阻止某人出生，最明显的方法在这人的母亲怀孕前杀了她。圣母做着手势，又将话题转到谋杀上。

那是自然，伊勒琅想，就像想花钱必须先尽力存够这笔钱一样。

圣母那双美蓝极上瘾的眼睛闪烁着深蓝色的光，直直盯着伊勒琅。她在揣测、等待、观察细枝末节。

她把我看透了，伊勒琅沮丧地想，她训练了我，又用训练我的方法观察我。她知道我明白他们已经做好决定。她现在只想观察我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好吧，我会以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和公主的身份接受这件事。

伊勒琅挤出微笑，挺直身体，心里默念着制惊祷文的开场：

「我绝不能害怕。恐惧会扼杀心智。恐惧是小号的死神，会彻底摧

毁一个人……」

平静下来后，她想，就让他们甩掉我吧。我要证明一个公主的价值，或许我会让他们看到意想不到的东西。

两人又进行了一番空泛的交谈，以掩人耳目，然后伊勒琅离开了。

她走后，圣母重新拿起塔罗牌，把纸牌排成旋涡火焰的图案。她得到了一张「魁萨茨·哈德拉克」的王牌，和「星舰八」配成一对，含意是「女巫的欺瞒和背叛」。这可不是好兆头，说明她的敌人还有某种未见光的资本。

她扔下纸牌，坐好，焦虑地琢磨伊勒琅会不会毁了他们。

9

在弗瑞曼人眼中，她是地球传奇人物，半人半神的女神，以残暴的法力守护各种族。她是圣母的圣母。对于那些希望借助她的法力重拾雄风、使不孕妇女怀胎的朝圣者来说，她是晶算师的反面。她证明了一切「分析」都有其局限。她代表无尽的紧绷，是处女和娼妓的混合体—聪明、粗俗、残忍，发怒时的破坏力不逊于信风沙暴。

—伊勒琅公主《圣尖刀厄莉娅》



厄莉娅身着黑袍，像哨兵一样站在神殿南面的平台，这是「神谕圣殿」，保罗手下的弗瑞曼人为她建造的，紧邻他的堡垒。

她憎恨自己被当成神，但又不知逃离神殿时该做什么才不至于伤到信徒。朝圣者（该死的！）一天比一天多，神殿低处的游廊人山人海。小贩在朝圣者间叫卖。许多低级术士、占卜师、预言者也在那里做生意，竭力模仿保罗 - 穆阿迪布和他的妹妹。

厄莉娅留意到，装有新沙丘塔罗牌的红绿包装袋在小贩的货物中特别显眼。她琢磨着这股塔罗牌风尚。是谁将这种东西推到厄拉奇恩市集。为什么塔罗牌偏偏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大行其道？是用来使时间之水变得混浊？香料上瘾会让某些人具有预知力，而弗瑞曼人又是出了名的神秘难测。可是，这么多人突然沉迷于预知及预兆，而且是在此时此地，这是出于偶然吗？她决定，一有机会就要找出答案。

一阵风从东南方吹来，在大盾壁断崖的阻挡下，已成强弩之末。傍晚的阳光将天边薄雾染成灼亮的橙红。温热的风吹在她的面颊上，勾起她的思乡之情。她想念沙漠，想念安全的旷野。

最后一拨人开始从游廊宽阔的绿岩台阶往下走。他们三五成群唱着歌，少数人会停下瞧瞧小贩摆在街边货架上的纪念品和护身符。有些

人还在向最后一个低级术士求教。朝圣者、求神者、市民、弗瑞曼人，加上正在收摊的小贩，构成一条乱哄哄的人龙，一路延伸到通往城市中心的棕榈大道。

厄莉娅远眺弗瑞曼人。这些人一脸虔诚、敬畏，散发半褪的野性，有意和其他人保持一段距离。这些人既为她带来力量，也带来危险。时至今日，他们仍会捕捉大型沙虫，用以运输、竞技和祭祀。他们厌恶外来的朝圣者，几乎难以忍受裂谷的市民，也憎恨街头小贩的冷嘲热讽。人们从不跟这些粗野的弗瑞曼人走在一起，甚至是在厄莉娅神殿那样拥挤的场合。圣地禁止持刀杀人，却不时发现尸体……在朝圣者散去之后。

离去的人群激起阵阵尘沙。带着金属味的酸臭直扑厄莉娅的鼻端，唤起一阵对辽阔流沙漠的想念。她发现，自从苏亡人来了以后，过往更加历历在目了。兄长登上皇位之前，他们多么快乐、自由自在。那些打闹、生活中只有琐事的日子，那些享受寒冷的清晨和日出的日子……那些……那些……那些日子里，就连危险都是愉快的—都是清楚的明枪，没有暗箭。没有必要一再冲破预知力的极限，也没有必要透过朦胧的纱幕窥视令人沮丧的未来。

桀骜不驯的弗瑞曼人说得好：「有四件东西是隐瞒不了的—爱、烟雾、火柱，以及在开阔沙漠中行走的人。」

厄莉娅突然一阵厌倦。她走下平台，步入神殿下的阴影中，在露台上大步走着，下方就是闪烁着乳白微色的神谕厅。地砖上的沙子在脚下发出嘎吱声。求神者总是把沙子带进圣室！她看也不看那些侍从、卫兵、志愿者，以及无所不在、阿谀奉承的祁扎锐祭司，径自冲到直通自己私人卧室的螺旋形通道。卧室中，沙发椅和厚厚的毛毯间挂着一顶帐篷，那些都是用来纪念沙漠。她打发了几名弗瑞曼女战士—斯第尔格指派的贴身侍卫，但更像暗中监视她的看守人！她们走的时候，口中还不服气地咕咕哝哝，但比起斯第尔格，她们更怕厄莉娅。厄莉娅脱下长袍，身上只剩挂在脖子上的带鞘晶刃匕，衣物随手扔在地上。她要入浴。

他越来越近了，她知道。她能感觉到自己的未来里有一个男人幽黑的身影，但就是无法看清。令她气恼的是，预视力也无法显示那道影子

的肉身。只有当她察看别人的生活时，才能在无意间感受到他的存在。有时，稚气未脱的她春心萌发时，会看到偏僻的暗处有道模糊的轮廓。他站在浮动的地平线后方。她觉得，如果自己的预视力能够扩张到超乎想像的强度，或许就能看见他了。他就在那里，不断骚扰她的意识，激烈、危险又邪恶。

她泡在浴缸里，温暖的热气在她身旁缭绕。她吸收了无数圣母的记忆，也因而学会泡澡。这些圣母被她的意识串了起来，像晶莹项链上的一粒粒珍珠。她滑进浴缸底部。水，温暖的水接纳了她的肌肤。水下绘有红鱼图案的绿色瓷砖拼成一幅海洋。这样的地方，这么多水，仅仅为了清洗人的肌肤！弗瑞曼老人看见了一定会大发雷霆。

他就在近处。

她心想，这是受禁欲压制的春心。她的肌肤渴望伴侣。对一个主持过穴地狂欢酒宴的圣母来说，性并不特别神秘。此外，体内其他圣母的意识与她合一，也能满足她对这种事的一切好奇。此刻的感受，不过是对肌肤相亲的渴望。

她需要动起来，这击退了泡在温水里恹恹欲睡的感觉。

厄莉娅猛地爬出浴缸，赤身裸体，湿淋淋大步走进紧邻着卧室的训练室。训练室呈椭圆形，有天窗，放着各式或粗重或精巧的器具。这些仪器能将贝尼·杰瑟里特的肉体和心智锻炼到极致的敏锐，包括记忆强化器，来自伊克斯星、能使手指和脚趾既有力又敏感的指铣器，以及气味合成器、触觉增感器、气温梯度场、仿真叛徒（以防有人刺探自己的生活习惯）、α波反应训练器、频闪同步器（使受训者能在各种明暗光谱中分析颜色）……

墙上是一段她亲笔写下的话，每个字母都有十公分见方，那是贝尼·杰瑟里特的训令：

「在我们之前，所有学习法都受到人类本能的污染。我们掌握了学习之道。在我们之前，受本能支配的研究者投注的时间跨度有限，通常不会长过一生。他们从未想过以超过五十年或一生的时间投入研究。肌肉／神经全面训练的概念实属前所未闻。」

走进训练室后，挂在人形靶心脏上不住摇晃的击剑水晶棱镜折射出上千个厄莉娅。长剑放在剑靶旁的架子上，等待着她。她想，是的！我

要练到虚脱，榨干体力，让头脑清醒清醒。

她右手握住长剑，左手从脖子上的刀鞘中拔出晶刃匕，用剑柄启动开关。人形靶的屏蔽场启动了，她立即感受到力场的阻力开始缓慢而坚定地格开她的武器。

棱镜闪闪发光，人形靶窜到她的左侧。

厄莉娅长剑的剑尖紧追其后。人形靶几乎跟活人一样，但实际上只是伺服机加上复杂的反射回路，设计来惑乱受训者的眼睛，使受训者看不见危险，以达惑人耳目及教导之效。这具机器让她跟自己对打，她一反应，就跟着反应；她一移动，就跟着她移动，并变换剑靶，刺出反击的刀锋。

刹那间，棱镜朝她刺出无数刀刃，但只有一把是真的。她击退那一把，长剑滑入屏蔽场，击中剑靶。信号灯亮起，棱镜中红光闪现……更多令人分心的刀光射出。

机器再次进攻，按一颗灯的速度移动，只比一开始快上一些。

她格挡，不顾一切冲入危险区域，晶刃匕击中目标。

棱镜亮起第二颗灯。

机器速度再次加快，从自身的滚轮上冲出来，像被她的身体和剑尖给吸过来的磁铁。

进攻—格挡—反击。

进攻—格挡—反击……

现在已亮起四颗灯。机器变得更加危险。每多亮一颗灯，移动速度都会加快，令人分心的折射光也会变多。

五颗灯。

裸露的肌肤上汗水淋漓，她被机器发出的凶险刀光裹在中心，赤裸的双脚蹬着训练地板，意识、神经、肌肉全力调动，间不容缓。

进攻—格挡—反击。

六颗灯……七颗……

八颗！

她从未挑战过八颗灯。

意识深处响起一道急迫的声音，大声抗议这种疯狂。那具带有棱镜和剑靶的机器不会思考，也不懂得谨慎或者后悔。而且，机器上装着一

柄真正的利刃——不这样做的话，这种训练就丧失了意义。但是，那柄进攻的刀刃可能会重创她，甚至刺死她。即使是帝国最优秀的剑客，也从来不敢挑战七颗灯。

九颗！

厄莉娅感受到极度的亢奋。进攻的刀刃和靶子变得越来越模糊。她感到自己手里的剑有了生命。不是她在带动剑锋，而是剑锋在带动她。

十颗！

十一颗！

什么东西从她肩膀飞过，在进入剑靶周围的屏蔽场时慢了下来，滑了进去，在解除钮上一戳。灯光暗下，棱镜和剑靶一晃，停了下来。

被打断的厄莉娅勃然大怒，一个旋身。这人掷刀的手法精妙，厄莉娅转身时便已全神戒备。掷得真准，时机拿捏得恰到好处，正好可以穿进屏蔽场，不至于因为太快而被屏蔽场挡下。

十一颗灯的人形靶，一公分的解除钮——竟然击中了。

但紧接着，她整个人放松了下来，就像那个人形靶一样。在看到掷刀人时，她丝毫不意外。

保罗就站在训练室门口，斯第尔格在他后方三步远。兄长眼带怒火瞪着她。

厄莉娅意识到自己一丝不挂，想要遮掩一下，又觉得这念头很可笑。眼睛已经看到的东西不可能被消除。她慢慢将晶刃匕插入脖子上的刀鞘里。

「我应该想到的。」她说。

「我以为，你知道这有多危险。」保罗说。他好整以暇看着她脸上和身体上的变化：皮肤因剧烈运动而潮红，嘴唇丰满润泽。他从未想过妹妹身上也会出现这种令人慌乱的女性特征。奇怪的是，眼前这个和他如此亲密的人，尽管身躯还是同一具，看上去却再也不像从前那样熟悉。

「她疯了。」斯第尔格厉声道，走上前站在保罗身侧。

话说得很气愤，但厄莉娅在他语气中和眼神中都发现了敬畏。

「十一颗灯。」保罗边说边摇头。

「如果你没打断我，我还要练到十二颗。」她说，在他的注视下，

脸色变白了，「本来就应该练到十二颗灯。要不然，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身为贝尼·杰瑟里特，你竟然追问开放式系统的设计理由？」保罗问。

「我猜你从来没有试过七颗灯以上！」她有点不悦。他关心的姿态惹恼了她。

「只有一次。」保罗说，「哥尼·哈莱克抓到我练十颗灯，他的惩罚方式很难堪，我就不多说了。然后，说到难堪……」

「也许你下次进来之前可以先讲一声。」她说。从保罗身边走过，走进卧室，找出宽松的灰色长袍披在身上，对着墙上的镜子梳理头发。她大汗淋漓，心头一股惆怅，类似性爱之后的失落。她想再冲一次澡……然后睡觉。「你们为什么来这里？」她问。

「陛下。」斯第尔格说，声音有点古怪。厄莉娅不由得回头望着他。

「是伊勒琅建议我们来的。」保罗说，「这很怪，没错。她认为，而斯第尔格的信息也证实了，敌人正准备发起一轮大型……」

「陛下！」斯第尔格说，声音急促。

她兄长不解地转过头，厄莉娅则仍然瞪这个弗瑞曼老耐巴。他身上的某种东西使她强烈地意识到，这是一个朴实的人。斯第尔格相信超自然的世界离他相当近，并以一种原始多神教的语言和他对话，为他解开一切疑惑。他的自然世界是凶暴的、无人能挡的，不来帝国的那一套生命伦理。

「什么事，斯第尔格？」保罗说，「你想要说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吗？」

「现在不是讲这个的时候。」斯第尔格说。

「有什么问题吗·斯第尔格？」

斯第尔格继续瞪着厄莉娅：「陛下，您难道没看见？」

保罗转向自己的妹妹，开始感到不安。所有部下中，只有斯第尔格敢用这种口气和他说话，但即使这样，他也相当有分寸，不会不分场合。

「这孩子必须有个配偶！」斯第尔格脱口而出，「如果她不结婚，

会出问题的，而且会很快就出问题。」

厄莉娅猛地转头，脸涨得通红。他怎么有办法影响我？她大惑不解。就连贝尼·杰瑟里特的自控术也无法压制她的反应。斯第尔格是怎么做到的？他又不会魅音。一时间，她颇有点恼羞成怒。

「伟大的斯第尔格开口了！」厄莉娅说，仍然背对着他们，并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有些暴躁，但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弗瑞曼人斯第尔格开口规劝少女了！」

「我爱你们两个，所以必须说。」斯第尔格说，语调带着深切的庄重，「如果连男女之间的事都看不明白，我还当什么弗瑞曼族长？看出这种事并不需要什么神力。」

保罗琢磨着斯第尔格的话，回想着刚才见到的那一幕，以及自己无法否认的男性冲动。是的，厄莉娅春情荡漾，任性妄为。为什么赤身裸体到训练室来？还鲁莽地拿生命当儿戏？十一颗灯！在他眼中，那部无脑的自动机器变成了古老可怕的野兽，正阴森森地逼近。机器的性能已经过时，但仍带有旧日的道德污点。在过去，这类机器是由人工智能控制，也就是电脑。巴特勒圣战结束了电脑时代，但没有结束围绕着这类机器的贵族恶习。

斯第尔格是对的，毫无疑问。他们必须为厄莉娅找个伴侣。

「我会留意。」保罗说，「厄莉娅和我会好好谈谈这件事……在私下。」

厄莉娅转过脸，盯着保罗。她很清楚保罗的头脑是怎么运行的，所以她知道，这是晶算师运算得出的决定，在那个人类电脑中，无数片段信息经过分析，最后结合起来。这个过程是无情的，宛如星球的运行，蕴含着宇宙的法则，无可回避，又令人望而生畏。

「陛下，」斯第尔格说，「也许我们应该—」

「现在不说这个！」保罗不耐烦地说，「我们还有别的问题。」

厄莉娅知道自己不敢和兄长讲道理，于是赶紧抛下刚才的事，问：「是伊勒琅要你们来的？」她隐隐意识到这其中有股不祥的意味。

「没有那么直接。」保罗说，「她给我们的情报证实了我们的怀疑：宇航公会千方百计想抓到沙虫。」

「他们试图捉一条小的，然后在别的星球上启动香料循环。」斯第

尔格说，「这意味着他们已经找到他们认为合适的星球。」

「还意味着他们有弗瑞曼同谋！」厄莉娅喝道，「外人不可能捉到沙虫！」

「这大家都知道。」斯第尔格说。

「不，不是。」厄莉娅说，她被斯第尔格的迟钝气得火冒三丈，「保罗，你当然……」

「腐败开始了。」保罗说，「这一点我们早就知道。令我迷惑的是，我从来没有在预象中看到另一颗可以培植香料的星球。如果他们——」

「令你迷惑？」厄莉娅追问道，「只可能有一种解释：宇航的人遮蔽了那个地方，就和他们遮蔽了大氏族庇护所一样。」

斯第尔格张了张嘴巴，又合上了，一言不发。他有股难以忍受的感觉：他崇拜的两人都承认了自己也有渎神的弱点。

保罗察觉到斯第尔格的不安，说道：「还有一个问题必须马上处理！我想征求你的意见，厄莉娅。斯第尔格建议把巡逻范围延伸到开阔的流沙漠，同时加强穴地的警戒。或许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登陆部队，预防——」

「在有领航员驾驶的情况下？」厄莉娅问。

「对方是在孤注一掷，是吧？」保罗说，「所以我才到这里来找你。」

「难道他们看到了什么我们没有看到的东西？」厄莉娅问。

「正是这样。」

厄莉娅点点头，想起了新近流行的沙丘塔罗牌。她马上说出自己的忧虑。

「想要蒙蔽我们的视野。」保罗说。

「只要有足够的巡逻部队，」斯第尔格大着胆子说，「我们说不定能预防——」

「我们什么也预防不了……永远不能。」厄莉娅说。她不喜欢斯第尔格现在的思考方式。他缩窄了自己的视野，对明显的重要事实视而不见。这不是她记忆中的斯第尔格。

「我们必须想，他们会捕到一条沙虫。」保罗说，「至于能否在别

的星球上启动香料循环，是另一回事。他们会需要更多沙虫。」

斯第尔格的目光从哥哥移向妹妹。他理解两人的意思，穴地生活已经将生态学的观念深深植入他的脑海。离开厄拉科斯的生态，离开那些沙地浮游生物、小创造者，被捕获的沙虫不可能存活。宇航公会面临的问题很大，但也不是完全无法解决。但他对另一件事有越来越强烈的不安。

「那么，您的预知力没有看穿宇航的小动作？」他问。

「真该死！」保罗发火了。

厄莉娅观察着斯第尔格。这个原始人的脑子里装着一堆枝微末节的问题。他对妖术很着迷。神力！神力！窥视未来无异于盗取圣火上的可怕火苗。预知力极度危险，会吸引灵魂冒险投入，并迷失在里面。人们也有可能从那个无形的、危险的地方带回某种有形的、有力的东西。但斯第尔格开始感受到另外一种力量，存在于未知的地平线之外。他的巫后和巫师都暴露了危险的弱点。

「斯第尔格，」厄莉娅循循善诱，「如果你站在沙丘之间的谷地，而我站在丘顶，我会看见你看不见的地方，还会看到遮蔽远方的高山。」

「但有些东西你还是看不见，」斯第尔格说，「你经常这样说。」

「一切力量都有其极限。」厄莉娅说。

「危险或许来自高山后面。」斯第尔格说。

「之类的。」厄莉娅说。

斯第尔格点点头，紧盯着保罗的脸：「无论躲在高山后面的是什么东西，走出来时，都必须越过沙丘。」

凭借预言施行统治，是宇宙中最危险的游戏。我们的智力和勇气都不足以玩这种游戏。这里列出的措施可以用于处理一些较不重要的事务，也是我们所敢做到最接近统治的程度。为达此一目的，我们借用贝尼·杰瑟里特的定义，将宇宙中各星球视为基因池，视为教诲和导师之源，各种可能性之源。我们的目标不是管理，而是去轻轻拍打这些基因池，去学习，去将我们自己从一切依赖和统治中解放出来。

—第三章〈领航员的公会〉，《狂欢宴会：一种治理工具》，



「这就是您父亲死去的地方？」艾德瑞克问。会见室墙上装饰着许多浮雕地图，他从箱中射出一道指示光，射在某张地图的一处宝石标记上。

「那是存放他颅骨的圣坛。」保罗说，「我父亲死在哈克南人的巡航舰上，那时星舰就停在我们下面的裂谷里。」

「哦，是的，我记起来了。」艾德瑞克说，「那时他好像是在刺杀哈克南男爵，他那个不共戴天的死敌。」他在橙红气体里翻了个身，盯着正独自坐在灰黑卧榻上的保罗，暗自希望自己没有泄漏这种封闭空间带给他的恐惧感。

「我妹妹杀死了男爵。」保罗不动声色地说，「就在厄拉奇恩战争中。」

他心想，宇航公会的这个鱼人为何在此时此地揭这道老伤疤？

这个领航员显然正极力抑制自己的紧张，但徒劳无功。上次见面那种懒洋洋的大鱼姿态早已荡然无存，小眼睛鼓凸出来，四处查探。他的一名随从离他稍远，站在保罗左方沿墙而立的皇宫卫兵附近。那人身形壮硕，粗脖子，表情呆板空洞。保罗一见到他，心头就像有东西在啮

咬。刚才，就是他用手肘沿着悬浮力场轻轻将艾德瑞克的气槽推进会见室，走路时双手叉腰，姿态很怪。司凯特利，艾德瑞克是这样称呼他的。司凯特利，他的副手。

这名副手的外表看似愚蠢，但眼睛却出卖了他。这是一双嘲笑眼前一切的眼睛。

「您的情妇好像很喜欢看幻脸人的表演。」艾德瑞克说，「很高兴能为你们提供一点小小的娱乐。当整个剧团的人同时变成和她一模一样的容貌时，她的反应特别令人欣慰。」

「没人提醒你们带礼物要有分寸吗？」保罗道。

他想到了那场在大厅举行的表演。舞者穿着戏服入场，打扮成沙丘塔罗牌，迅速变换出各种看似随意的图形，包括火旋涡以及古老的占卜图案。最后变成统治者，一队国王和皇帝，脸孔与硬币上的历代帝王一模一样：轮廓端正古板，但古怪地变幻不定。他们还开了个玩笑：有人模仿了保罗的脸和身体，契妮的分身在大厅走来走去。就连斯第尔格也有人复制。众人哄堂大笑时，斯第尔格咒骂着，全身颤抖。

「但我们带来的礼物，都是出于善意。」艾德瑞克抗议道。

「有多善意？」保罗问，「你送我的那个苏亡人认定自己是被设计来摧毁我们。」

「摧毁你们，陛下？」艾德瑞克问，神态漫不经心，「人能摧毁天神吗？」

刚刚走进来的斯第尔格听到了最后一句话。他停住脚步，瞪了卫兵一眼——他们离保罗太远。他恼怒地打了个手势，要他们靠近些。

「没关系，斯第尔格。」保罗抬起一只手，「只是朋友间的闲聊。你可以把大使的气槽挪到卧榻这边来吗？」

斯第尔格琢磨着保罗的命令。那样一来，气槽就会摆在保罗和那个魁梧的副手之间，离保罗太近了。可是……

「没关系的，斯第尔格。」保罗又重复了一遍，同时做了个秘密手势，示意他不得违抗。

斯第尔格心不甘情不愿地将气槽往保罗身边推去。他不喜欢这种容器，还有周围那股浓重的美蓝极味。推好后，他站在气槽一角那个传出领航员声音的旋转装置下面。

「摧毁天神，」保罗说，「有意思。可是，谁说我是天神？」

「那些敬拜您的人。」艾德瑞克说，故意瞥了一眼斯第尔格。

「你相信吗？」保罗问。

「那无关紧要，陛下。」艾德瑞克说，「然而，在多数观察者看来，您似乎图谋将自己打造成神。人们会问，任何凡人都可以这么做……而且还全身而退？」

保罗打量着领航员。这家伙令人作呕，但感觉敏锐。这问题保罗也无数次问过自己，但以他看过的那么多时间线，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可能比登上神坛更糟糕。糟糕得多。然而，要看见那些时间线，走的并非一般通道，领航员是无从刺探的。不对劲，他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艾德瑞克想经由这种交锋得到什么？保罗心念一转—背后有忒莱素人在搞鬼—最近在塞波星赢得的圣战与艾德瑞克的行动有关—这里面可以看到贝尼·杰瑟里特的各种信条……

成千上万条信息「唰」地闪过他那长于运算的大脑。也许只花了三秒钟的时间。

「领航员怀疑预知力的引导？」保罗问，直攻艾德瑞克的弱点。

领航员慌乱了，但他掩饰得很好，说了一句听上去很像格言的话：「智者不怀疑预知力，陛下。从远古起，人们便已熟悉预知力，但那总是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刻纠缠我们。幸运的是，宇宙中还有别的力量。」

「比预知力更强大？」保罗逼问道。

「如果预知力是绝无仅有且无所不能的力量，陛下，它必然会走向自我毁灭。只有预知力？那么，除了退化之外，它无路可走。」

「人类的处境确实总是如此。」保罗赞同地说。

「即使不受幻觉干扰，」艾德瑞克说，「预象也仍是危险的，甚至更糟。」

「我的预象不过是幻觉而已，是吧？」保罗装出伤心的口气，「或者，你在暗示我的崇拜者出现了幻觉？」

斯第尔格察觉到气氛逐渐紧绷，朝保罗靠近了一步，注视着斜躺在气槽里的领航员。

「您曲解了我的意思，陛下。」艾德瑞克抗议道，话中隐含着一股

奇异的凶狠。

在这里动武？保罗寻思。他们不敢！除非——（他瞥了一眼对方的卫兵）保护他的卫队是用来取代他的。

「可是你指责我图谋将自己变成神。」保罗调整声音，只让艾德瑞克和斯第尔格听见，「图谋？」

「也许我用字不当，陛下。」艾德瑞克说。

「但这个字很有意思。」保罗说，「说明你想要看到我最糟的一面。」

艾德瑞克脖子一低，忐忑地斜瞟着斯第尔格：「人们总是希望看到权贵最糟的一面，陛下。据说有一种办法可以分辨一个人到底是不是贵族：贵族会掩饰自己的缺点，只露出讨人喜欢的怪癖。」

斯第尔格脸上一震。

保罗发现了。他知道斯第尔格在想什么，也理解他的愤怒——这个公会的家伙竟敢这样对穆阿迪布讲话？

「你当然不是在开玩笑。」保罗说。

「玩笑？陛下？」

保罗感到嘴巴发干。屋里人太多了，他呼吸的空气进入过太多人的肺。艾德瑞克气槽周围弥漫的美蓝极味也有如芒刺在背。

「在这么一场图谋中，谁会是我的同伙呢？」保罗随后问，「你认为是祁扎锐吗？」

艾德瑞克耸耸肩，搅动了脑袋周围的橙红气体。他不再注意斯第尔格，尽管这个弗瑞曼人仍然死盯着他。

「你是说，我那些担任圣职的传教士，他们所有的人，都在暗地里宣扬这场骗局？」保罗追问。

「可能是出于自利，也可能是发自内心。」艾德瑞克说。

斯第尔格一只手按住长袍下的晶刃匕。

保罗摇摇头：「这么说，你指控我虚伪造假？」

「我不确定指控这个词精不精确，陛下。」

胆大包天的家伙！保罗想。他说：「无论是不是指控，你认为我的主教和我不过是一群利欲熏心的抢匪。」

「利欲熏心？」艾德瑞克又看了一眼斯第尔格，「掌握过多权力的

人，难免因为位高权重而孤单寂寥，逐渐跟真实世界脱节……最后垮台。」

「陛下，」斯第尔格吼道，「您处死过罪行比他还轻的人！」

「是的，」保罗同意道，「但他是宇航公会的大使。」

「他指控您是邪恶的骗子！」斯第尔格说。

「我对他的看法很感兴趣，斯第尔格。」保罗说，「压制你的愤怒，保持警戒。」

「谨遵穆阿迪布之命。」

「告诉我，领航员，」保罗说，「隔着空间和时间的遥远距离，我们既无从监督所有传教士，也无法检验每座祁扎锐修道院和圣殿的一举一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如何维持这场你所假设的骗局？」

「时间对您来说是什么？」艾德瑞克问。

斯第尔格眉头紧皱，显然很迷惑。他想：穆阿迪布常说他能看透时间的帷幕。领航员指的到底是什么？

「这种规模的骗局怎么可能不漏洞百出？」保罗问，「重大分歧、教派分裂……怀疑、愧疚忏悔，骗局不可能压制这一切。」

「宗教和私利无法隐藏的东西，政府却可以瞒天过海。」艾德瑞克说。

「你是在考验我容忍的底线吗？」保罗问。

「我的看法就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艾德瑞克反驳。

难道他希望我们杀死他？保罗心想。艾德瑞克想成为烈士？

「我喜欢怀疑论。」保罗试探对方，「你显然受过训练，对一切治国骗术了若指掌，懂得一语双关、以语言影响人。对你来说，语言就是武器，因此，你在测试我的盔甲坚不坚固。」

「说到怀疑论，」艾德瑞克嘴角浮现一丝微笑，「处理宗教问题时的统治者，也是出了名的谁都不相信。宗教也是一种武器。当宗教变成政府时，会是什么样的武器呢？」

保罗感到心中一定，凝神戒备。艾德瑞克是在和谁说话？话中的机锋、大量的操控及挑拨，那份从容不迫，那种心照不宣——他的神态诉说着自己和保罗是久经世故的人，属于更广阔的宇宙，知道平民无从知道的事。保罗明白了，自己并不是这番辞令的主要目标。对方忍着种种不

适造访皇宫，目的是对其他人说出这番话，对斯第尔格，对城堡的卫兵……甚至可能对那个粗壮的副手。

「宗教的神力是强加在我头上的，」保罗说，「我并没有追求这种力量。」他想：好吧！就让这个鱼人认为自己在这场口舌之战中大获全胜吧！

「那么您为什么不否定这种神力呢，陛下？」艾德瑞克问。

「因为我的妹妹厄莉娅。」保罗说，仔细地观察着艾德瑞克，「她是女神。我奉劝你，踏入她的地方要小心，她只消看你一眼，就能置你于死地。」

艾德瑞克刚浮出的笑意化成震惊的表情。

「我是说真的。」保罗说，观察到那句话引起的震惊迅速扩散，也看到斯第尔格暗暗点头。

艾德瑞克语气消沉地说：「您动摇了我对您的信心，陛下。这无疑正是您的用意。」

「你知道我的用意？话别说得太早。」保罗说，朝斯第尔格示意接见到此为止。

斯第尔格用手势询问是否需要刺死艾德瑞克。保罗表示不用，他特意加强手势的力度，唯恐斯第尔格自作主张。

艾德瑞克的那名副手司凯特利走到气槽后的一角，朝门口推去。走到保罗对面的时候，他停下，转过头来，含笑看着保罗道：「如果陛下允许的话……」

「请说。」保罗问。他注意到斯第尔格也走了过来，还靠得相当近，以防这人突然发难。

「有人说，」司凯特利说，「人们之所以忠于帝国，是因为太空无边无际，若没有凝聚的象征，他们会感到孤单。对孤独的人来说，皇帝是坚实明确的存在。他们朝他奔过去，说：『看啊，他在那里。他使我们凝聚在一起。』或许宗教也在做相同的事，陛下。」

司凯特利愉快地点点头，推着艾德瑞克的气槽离开了会见室。艾德瑞克仰卧在气槽里，闭着眼睛，看起来相当衰弱，筋疲力竭。

保罗凝视司凯特利蹒跚的身影，琢磨着这个人的话。司凯特利，真是古怪的家伙，他想。他说话的时候，感觉像是许多人的集合体，仿佛

他的历代先祖全都附在他身上。

「真奇怪。」斯第尔格对着空气说道。

艾德瑞克及其随从出门后，一名卫兵关上了门。保罗从卧榻上站了起来。

「奇怪。」斯第尔格又重复一遍，粗大的血管在太阳穴上不住跳动。

保罗将会见室的灯光调暗，走到窗边，面朝堡垒外陡峭的悬崖。远处下方的某个地方，灯光在不停闪烁，影影绰绰。一队劳工扛着巨大的熔岩前来修补厄莉娅神殿被强劲沙暴损毁的墙面。

「这么做不聪明，友索，邀那种家伙到这里来。」斯第尔格说。

友索，保罗想，我的穴地名字。斯第尔格是在提醒我，他领导过我，在沙漠中救过我的命。

「为什么您要这样做？」斯第尔格问。他站在保罗身后，靠得很近。

「信息，」保罗说，「我需要更多信息。」

「只以晶算师的身份面对这样的威胁，是不是太危险了？」

很敏锐，保罗想。

晶算师的运算能力有限，就像语言——你无法在任何语言的边界内描述没有边界的事物。尽管如此，晶算师的能力仍然很有用处。对此，他已经说了很多，就看斯第尔格敢不敢驳斥自己。

「外面总是会有一些东西。」斯第尔格说，「有些东西，最好留在外面。」

「或是里面。」保罗说。这一刻，他体内的先知和晶算师一起做出了总结。外面有危险，是的。但里面，里面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对手就是自己，那他要如何保护自己？敌人当然设下陷阱要毁了他，但此时困住他的，是更可怕的未来。

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他的沉思。明亮的走廊灯光从背后照亮柯巴的身形，他急匆匆闯进来，像被某种巨大的力量抛进来似的。进入昏暗的会见室后，他骤然止步。他双手捧满了魃迦藤卷轴，在走廊射进来的灯光下流光溢彩，像奇异的浑圆珍宝。一只卫兵的手伸了过来，关上房门，珠宝的亮光也随之消失。

「是您吗，陛下？」柯巴问，朝昏暗处望去。

「什么事？」斯第尔格问。

「斯第尔格？」

「我们都在这里。什么事？」

「您下令为宇航公会的人举行招待会，我十分不安。」

「不安？」保罗问。

「人们都说，陛下，您太礼遇我们的敌人了。」

「就这些话？」保罗说，「这些就是我稍早要你拿来的卷轴吗？」他指着柯巴手里的魁迦藤球状物。

「卷轴……哦！是的，陛下。这些就是史册。您想在这里看吗？」

「我已经看过了。让你拿来，是想给斯第尔格看。」

「给我看？」斯第尔格心下一阵愤慨，觉得这又是保罗的心血来潮。历史！他来这里，是为了跟保罗讨论出征扎布仑星球的部署，却被宇航的大使打断。而现在，又冒出了柯巴和历史！

「你对历史知道多少？」保罗高声问道，打量着身边这道阴暗的影子。

「陛下，我能说出我们的人民到过的每一颗星球，我还熟悉帝国的每一片疆域……」

「地球的黄金年代，你研究过吗？」

「地球？黄金年代？」斯第尔格又烦躁又困惑。为什么保罗忽然想要讨论人类的创世神话？他的脑子里仍然塞满了扎布仑星球的资料。据晶算师参谋的计算，需要两百零五艘巡航舰来运载三十支军团。此外还有后勤支持、绥靖干部、祁扎锐传教士……食物补给（数字都在他脑中）以及美蓝极……武器、军服、勋章……阵亡战士的骨灰坛……专业人士：宣传人员、职员、会计……间谍……以及监督间谍的密探……

「我还带来了脉冲同步器的配件，陛下。」柯巴大着胆子说。他显然察觉到保罗和斯第尔格之间的气氛有点紧张，感到惶惶不安。

斯第尔格摇摇头。脉冲同步器？为什么保罗要他在魁迦藤投影仪上使用助忆系统？为什么要浏览历史记录中的特定资料？这是晶算师的工作！和往常一样，一想到要使用投影仪和配件，斯第尔格便不由得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这些东西总是扰乱他的感官。资料排山倒海涌来，脑子

要一段时间才能理清，并为自己都不知道脑中竟然储存了这些信息而惊吓。

「陛下，我来是想和您讨论扎布仑星的部署。」斯第尔格说。

「让扎布仑部署脱水吧！」保罗厉声道。他用了弗瑞曼的脏话，意思是这种水分是如此肮脏，没人愿意自降身份去碰触。

「陛下！」

「斯第尔格，」保罗说，「你非常需要一种平衡感。只有懂得从长远角度考量后果，才能获得这种平衡感。关于过去那个时代，我们手头的资料不多。巴特勒圣战毁掉太多东西，仅有的微薄资料，柯巴都已替你带来。你就从成吉思汗开始吧。」

「成吉……思汗？他是萨多卡军团的人吗，陛下？」

「哦，比萨多卡军团早得多。他杀了……大概四百万人。」

「杀了那么多人，他一定有非常强大的武器，陛下。可能是雷射光束，要不就是……」

「不是他亲自动手杀的，斯第尔格。他像我一样，派出了自己的军团。你也要留意另一个首长，希特勒，他杀了六百多万人。在古代，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了。」

「杀死……他的军团动的手吗？」斯第尔格问。

「是的。」

「这些统计数字没什么了不起，陛下。」

「很好，斯第尔格。」保罗瞥了一眼柯巴手上的卷轴。柯巴站在那里，好像想扔下这些东西立即逃走。「我们来谈统计数字。保守估计，我已经杀死六百一十亿人，血洗九十颗行星，使五百颗星球元气大伤。我消灭了四十种宗教，它们可以追溯到……」

「无信仰者！」柯巴抗议道，「他们全是无信仰者！」

「不，」保罗说，「他们是教徒。」

「陛下在开玩笑。」柯巴颤声说，「圣战给成千上万颗星球带来了光明！」

「带来了黑暗。」保罗说，「一百代后，人类才能从穆阿迪布的圣战中复元。我很难想像有谁能超越我。」他从喉咙爆出一阵狂笑。

「是什么使穆阿迪布发笑？」斯第尔格问。

「没什么。我只是突然看到希特勒的预象，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当然了。」

「没哪个统治者拥有过像您一样的权力。」柯巴反驳道，「谁敢向您挑战？您的军团控制了人类所知的整个宇宙，以及所有……」

「控制着这一切的是军团，」保罗说，「不知道他们自己是不是明白这一点。」

「但军团受您的控制，陛下。」斯第尔格住口了，他的音调明显表明他突然领悟自己在这条指挥链上的地位—这些力量全正掌握在他手中。

保罗成功地让斯第尔格的思绪转到自己所希望的轨道上，于是把心思放在柯巴身上：「把卷轴拿到卧榻这里来。」柯巴按吩咐做了。保罗问：「招待会进行得怎么样，柯巴？我妹妹有安排好所有事情吗？」

「是的，陛下。」柯巴的声音战战兢兢，「但契妮一直透过窥视孔观察。她怀疑宇航公会的随员中可能有萨多卡。」

「她是对的。」保罗说，「爪牙全聚在一起了。」

「早些时候，班奈吉还担心他们趁机潜入堡垒的私人区域。」斯第尔格指的是负责保护保罗的安全官。

「他们潜入了吗？」

「还没有。」

「但几何庭园不如平时整洁了。」柯巴说。

「怎么个不整洁法？」斯第尔格问。

保罗点点头。

「陌生人来来去去，」柯巴说，「踩踏植物，交头接耳。有些话让我很不安。」

「比如说？」保罗问。

「比如我们缴的税就花在这上面吗？据说大使也问过这样的问题。」

「我倒不意外。」保罗说，「花园里的陌生人多吗？」

「很多，陛下。」

「班奈吉已经派了精兵把守最易受攻击的入口，陛下。」斯第尔格说，同时侧过头去，室内唯一亮着的灯照亮了他的半边脸。这种独特光

线、这张脸庞，唤醒了保罗的记忆，令他想起沙漠上的某些往事。但保罗没有让自己沉浸在缅怀中，而是开始留意斯第尔格，寻思他是如何做到悬崖勒马，不再坚持己见。这个弗瑞曼人有紧绷的前额，那就像面镜子，反映出他脑海里闪过的每个念头。现在，他已经开始起疑，对皇帝的古怪行径产生深深的怀疑。

「我不喜欢花园受侵扰。」保罗说，「礼遇宾客是一回事，款待外交使团的正式礼节也是。但……」

「我去请走他们。」柯巴说，「马上。」

「等等！」柯巴正要转身出去，保罗命令道。

房间里突然一片寂静，斯第尔格挪动了一下位置，恰好可以看清楚保罗的脸。动作非常巧妙，丝毫不显得鲁莽，保罗很是赞赏。这是弗瑞曼人的本领，借着尊重他人隐私的掩护，悄悄查探。弗瑞曼人要存活下去，少不了这些本领。

「几点了？」保罗问。

「快到半夜了，陛下。」柯巴说。

「柯巴，我认为你也许是我最好的创造成果。」保罗说。

「陛下！」柯巴仿佛受到了伤害。

「你敬畏我吗？」保罗问。

「您是保罗 - 穆阿迪布，是我们穴地的友索。」柯巴说，「您知道我献身于……」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像基督的十二使徒？」保罗问。

柯巴显然误解了这个词，但听懂了保罗的语气：「陛下知道我是清白的！」

「愿沙胡罗保佑！」保罗喃喃道。

一阵口哨声打破了这一刻可疑的沉默，有人从外面的大厅走过。口哨声到了门外，被卫兵喝止了。

「柯巴，你或许能在这一切中存活下来。」保罗说，同时看到斯第尔格一脸恍然大悟。

「那些花园里的陌生人怎么办，陛下？」斯第尔格问。

「啊，对了。」保罗说，「派班奈吉去驱逐他们，斯第尔格。柯巴，派人协助他。」

「我？陛下？」柯巴流露深切的不安。

「我的某些朋友忘了自己曾经是弗瑞曼人。」保罗对柯巴说，实际上是指点斯第尔格，「记下那些被契妮认出来的萨多卡，杀死他们。你亲自去做。我希望做得干净点，不要引起骚乱。记住，宗教和政府要做的，不仅仅是签署和约、宣扬教义。」

「谨遵穆阿迪布之令。」柯巴低声道。

「扎布仑部署呢？」斯第尔格问。

「明天吧。」保罗说，「等把陌生人赶出花园，宣布招待会到此为止。欢乐时光结束了，斯第尔格。」

「我明白，陛下。」

「我知道你明白。」保罗说。

11

此地躺着一尊倒下的神祇——
倒得惊天动地的那种。
我们能做的是为祂建造底座，
窄窄的，高高的那种。

——忒莱素讽刺短诗



厄莉娅蹲伏在地上，手肘靠着膝盖，拳头托住下巴，瞪着沙丘上的一具遗骸——一小堆骨头和一些碎肉，曾经是一名年轻女子。双手、头部及上躯干大部分都没有了，被狂风吹蚀殆尽。沙地上到处是兄长的军医和刑案推事的足迹。现在他们都走了，除了殡葬员，还有海特，那个苏亡人正站在殡葬员旁边，等着她用秘法细究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天空呈麦穗色，让这片凶杀现场笼罩着蓝绿光辉。下午时分，在这样的纬度上，这种光线再正常也不过。

尸体是低空飞行的军邮机在几小时前发现的。军邮机上的仪器在这个不应有水的地方发现了水的迹象，于是发出呼叫，出动了专家。但他们发现了——什么？一名二十岁左右的女子，弗瑞曼人，塞木塔迷药上瘾……陈尸在这片酷热沙漠上，死于某种诡秘的忒莱素毒药。

死在沙漠上并不稀奇，但弗瑞曼人沉迷于塞木塔却非常罕见，所以保罗派厄莉娅过来，用母亲传授的方法勘察现场。

厄莉娅发现，自己的到来徒然给这个本来就已经够神秘的现场投下了更加神异的光晕。她听见苏亡人的脚在搅动沙子，看了他一眼。他的目光立即转向那些像乌鸦般在头顶盘旋的护卫扑翼机。

提防宇航公会的这件礼物，厄莉娅想。

运送尸体的扑翼机和她自己的飞机都停在苏亡人身后的沙地上，靠近一块岩石露头。厄莉娅看了看停在地上的扑翼机，恨不得立即搭机离

开。

但保罗认为她或许能发现别人忽略的东西。她在蒸馏服里不自在地扭了扭。过了几个月没有蒸馏服的城市生活后又重新穿上，感觉十分陌生、别扭。她打量着苏亡人，怀疑他可能知道这起死亡事件的重要线索。一缕黑色鬈发从苏亡人蒸馏服的兜帽里露了出来。她发现自己有股冲动，想伸手将那缕头发塞回去。

苏亡人仿佛察觉了她的冲动，闪烁的灰色金属眼睛转向她。那双眼睛令她发颤，她好不容易才把目光移开。

一名弗瑞曼女子死在这里，死于名为「地狱之喉」的毒药。

对塞木塔上瘾的弗瑞曼人。

她和保罗一样，对这样的交集惴惴不安。

丧葬员耐心地等着。这具尸体已经没有多少水分可以回收，他们也就没有必要赶时间。他们相信厄莉娅正用某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技能，读出这具遗骸中的奇异真相。

但她没有发现任何奇异真相。

对丧葬员脑子里的想法，她内心深处只有一种隐隐的愤怒。该死的宗教秘闻。她和兄长不能是凡人。两人必须是某种异常的存在。为了完成这件事，贝尼·杰瑟里特操纵了厄崔迪家族的血缘。母亲也功不可没，正是因为她，兄妹才会走上巫术之路。

而保罗使这种异常成为不朽。

厄莉娅脑中历代圣母的记忆开始躁动，阿达卜记忆也不断涌出：「安静，小家伙！你就是你。会有补偿的。」

补偿！

她做了个手势召唤苏亡人。

他来到她身旁，周到、彬彬有礼。

「你怎么看？」她问。

「我们可能永远无法知道死者是谁。」他说，「头部和牙齿都没有了，双手也……这样一个人，基因纪录不可能保存在什么地方，她的细胞无从比对。」

「忒莱素毒药。」她说，「你对这个怎么看？」

「很多人买这种毒药。」

「没错。这具肉体死得太久，不可能像你的肉体一样重生了。」

「更别提你是否信任忒莱素人去做这件事。」他说。

她点点头，站了起来：「现在，送我回城。」

两人登上飞机，升空朝北面飞去。她说：「你的飞行动作和邓肯·艾达荷一模一样。」

他若有所思地看了她一眼：「其他人也这样说。」

「你在想什么？」她问。

「很多事。」

「不要回避我的问题，该死的！」

「哪一个问题？」

她怒瞪着他。

他迎向她的目光，耸耸肩。

太像邓肯·艾达荷了，那个姿势，她想。她的声音有些低沉，用谴责的语气说：「我只是希望你把想法说出来，激荡一下我的思考。那个年轻女子的死让我很不安。」

「我不是在想这件事。」

「那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别人提到我可能的前身时，我心里的那股奇异情绪。」

「可能？」

「忒莱素人是非常聪明的。」

「但还不到那么聪明。你曾经是邓肯·艾达荷，错不了。」

「很有可能。这有最高的概率。」

「所以，你有情绪了？」

「或多或少。我感受到某种渴望，而且心神不宁。我体内有股悸动，我得努力控制住。我有……影像闪现在脑中。」

「什么影像？」

「太快了，还认不出来。闪现的，一阵阵的……几乎称得上是记忆。」

「你对这些记忆不好奇吗？」

「当然了。好奇心在驱使我，但有沉重的东西拖住我。我想：『如果我不是他们认为的那个人，怎么办？』我不喜欢这个想法。」

「你现在想的，就只是这个？」

「你心里明白，厄莉娅。」

他怎么敢直呼我的名字？怒火涌了上来，但又平息下去。因为他的语气唤起了她的回忆：柔和、撩人的低沉男音，不经意流露的男性自信，一条肌肉沿着喉咙颤动。她咬了咬牙。

「下方是爱尔·库茨吗？」他问，机身一侧，众护卫机忙不迭让开。

她朝下方俯瞰。飞机的影子飘飘荡荡扫过哈格隘口。她父亲的颅骨就保存在断崖上的岩石金字塔里。爱尔·库茨—圣地。

「是圣地。」她说。

「我一定要找一天去那里看看，」他说，「站在你父亲的遗骸旁，或许能让我想起什么。」

她突然发现他非常想知道自己曾经是谁。对他来说，这是无法抵抗的渴望。她回头看了看那片岩石：峭壁嶙峋，底部延伸到一处干河滩，再伸向流沙漠。黄褐色的岩石耸立在沙丘上，像破浪的船舰。

「转回去。」她说。

「但护卫队……」

「他们会跟上来的。在护卫队下方掉头。」

他遵令行事。

「你是真心效忠我哥哥吗？」她问。他开往新方向，护卫队尾随在后。

「我效忠厄崔迪家族。」他说，腔调一板一眼。

她看到他的手抬起来，放下—几乎就是卡拉丹人致敬的古老手势。他一脸若有所思，凝视着下方的岩石金字塔。

「你在想什么？」她问。

他的嘴唇动着—声音终于冒出，脆弱而紧绷：「你父亲，他是……他是……」一颗泪珠从他脸颊上滚落。

厄莉娅呆住了。他将水给了死者！她用手指抚了抚他的脸颊，感受泪水的湿意。

「邓肯。」她轻声说。

他双手紧握扑翼机的操纵杆，凝视着下方的墓地。

她抬高声音：「邓肯！」

他咽了口唾沫，摇摇头，看着她，金属眼闪闪发光。「我……感到……一只手臂……放在我肩上，」他悄声说，「我感受到了！一只手臂。」他喉头颤动着，「是……一个朋友……我的朋友。」

「谁？」

「我不知道。我觉得是……我不知道。」

厄莉娅面前的呼叫灯开始闪动。护卫队的机长想知道两人为何折回沙漠。她拿起麦克风，说明她想去凭吊父亲。机长提醒她天色已经晚了。

「我们现在就回厄拉奇恩。」她说着，放回麦克风。海特深深吸了口气，将扑翼机斜转一圈，朝北方飞去。

「你刚才感受到的，是我父亲的手臂，对吗？」她问。

「也许吧。」

是那种晶算师在计算可能性的声音。他已经恢复镇定。

「你知不知道，我是怎么得知我父亲的事？」她问。

「知道一点。」

「我就明白讲吧，」她说，「我对父亲的了解，就跟我母亲一样。包括她和他在一起的每一次钜细靡遗的经历。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我母亲。我有她的全部记忆，直到她喝下生命之水，进入灵魂转世的那一刻。」

「你哥哥也这样解释过。」

「他？为什么？」

「我问的。」

「为什么？」

「晶算师需要资料。」

「哦。」她看了看下方那道绵延不绝的大盾壁—风蚀的岩石，布满裂缝和坑洼。

他顺着她的目光看去：「一个毫无遮避蔽的地方，这下面。」

「也是一个容易藏匿的地方。」她说，看着他，「让我想起人类的大脑……可以隐藏一切。」

「啊！」他说。

「啊？这是什么意思—啊？」她突然对他恼怒起来，却找不到任何

缘由。

「你想知道我脑子里藏了些什么。」他说。这是一个陈述句，不是疑问句。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把你查个一清二楚，用我的预知力？」她询问道。

「你用了吗？」他似乎真的很想知道。

「没有！」

「看来女预言家也不是无所不能的。」他说。

他似乎很开心，这减轻了厄莉娅的愤怒。「很好笑吗？你不尊敬我的力量？」她问道，但听在自己耳中都是那么虚弱无力。

「我尊重你的预知力，程度也许超出了你的想像。」他说，「我是你晨祷的忠实听众。」

「这意味着什么？」

「你非常擅长运用象征。」他说，同时留意扑翼机的操控杆，「在我看来，这得归功于贝尼·杰瑟里特。但你也和许多女巫一样，开始轻忽自己的力量了。」

她一阵惊恐，怒视着他：「你好大的胆子！」

「我的胆量超出了创造者的预期。」他说，「正是因为这一点，你哥哥才没有赶走我。」

厄莉娅研究着他那双金属眼睛，那里面看不到任何人类的感情。蒸馏服的兜帽遮住了他的下颌，但他的嘴却很刚毅，蕴含着力量……和决心。他的话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我的胆量超出了……」邓肯·艾达荷极有可能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忒莱素人制造出一个出乎他们预料的苏亡人？或者这一切都只是伪装，是他训练的一部分？

「解释你的话，苏亡人。」她命令道。

「认识自己。这句话是你们的戒律，是吗？」他问。

她再次发现对方心情很好。「不要和我耍嘴皮子，你……你这个东西！」她说，伸手按住晶刃匕，「他们为什么把你送给我哥哥？」

「你哥哥说你看到了整个过程。」他说，「你已经听到答案。」

「再回答一次……给我听！」

「我是被制造来摧毁他。」

「说这话的是晶算师吗？」

「不用问，你也知道。」他责备道，「而且你还知道，这件礼物其实没有必要。您哥哥正在摧毁自己。」

她琢磨着这句话，手仍然按在刀柄上。这个回答十分狡猾，声音却无比真诚。

「那，为什么还要送这份礼物？」她逼问。

「也许忒莱素人觉得这样做好玩，再说，宇航也要求他们把我当作礼物送给你哥哥。」

「为什么？」

「答案是一样的。」

「我怎么轻忽自己的力量了？」

「你是怎样使用这种力量的？」他反问道。

他的问题一刀见血，切中她的不安。她将手从匕首上移开，问：「为什么你说我哥哥在自己摧毁自己？」

「噢，得了吧，孩子！你那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法力到哪里去了？难道你不会推理吗？」

她竭力压下怒火，说：「先说说你的推理，晶算师。」

「好吧。」他瞥了一眼周围的护卫队，把视线转到飞行的航线上。在大盾壁的北面边缘，厄拉奇恩平原开始隐隐出现。尘雾遮蔽下，盆地和裂谷上的村庄轮廓仍旧模糊不清，但厄拉奇恩闪烁的灯光已经历历在目了。

「那些征兆。」他说，「你哥哥有个官方的颂词家，他……」

「他是弗瑞曼耐巴送来的礼物！」

「朋友所送的古怪礼物。」他说，「为什么他们要用谄媚和卑躬屈膝来围住他？你听过那个赞颂者的作品吗？穆阿迪布照亮了民众。乌玛摄政王，我们的皇帝，从黑暗中来，发出灿烂光芒，照亮所有人。他是我们的陛下，他是永不枯竭的泉水，洒出欢乐，供整个宇宙啜饮。
呸！」

厄莉娅轻声说：「如果我把你的话讲给我们的弗瑞曼卫队听，他们会把你砍成肉酱喂鸟。」

「那就说吧。」

「我哥哥是用上天的自然律法统治世界！」

「你自己都不相信，为什么还要这样说？」

「你怎么知道我相信什么？」她声音颤抖，用贝尼·杰瑟里特的心法也难以克制。她从没想到，这个苏亡人对她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你刚才命令我以晶算师的方式来推理。」他提醒她。

「没有哪个晶算师知道我相信什么！」她颤抖着，做了两次深呼吸，「你胆敢评判我们！」

「评判你们？我没有评判。」

「你根本不知道我们受过什么训练！」

「你们俩都接受了统治的训练，」他说，「也学到了要牢牢握住权力。你们掌握了政治手腕，也精通战争和仪式的运用。自然律法？什么自然律法？只不过是在人类史中作祟的神话。作祟！它是鬼魂，没有实质，是虚幻的。你们的圣战难道是自然律法？」

「你这是晶算师的信口雌黄。」她嗤之以鼻。

「我是厄崔迪家族的仆从，直言无讳。」他说。

「仆从？我们没有仆从，只有信徒。」

「那我就是意识的信徒。」他说，「理解这一点吧，孩子，你……」

「不要叫我孩子！」她呵斥着，把晶刃匕从刀鞘里抽出了一半。

「我接受你的指正。」他瞥了她一眼，微笑着，专心驾驶扑翼机。厄崔迪堡垒俯瞰厄拉奇恩北部郊区的那一侧盖在断崖上，此时结构已经清晰可见。「从身体上看，你不过是孩子。」他说，「而且这个肉体正因进入成年期而烦躁不安。」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听你说这些话。」她怒吼道。但晶刃匕却滑过长袍下的手掌，插回刀鞘。她的手掌汗水淋漓。弗瑞曼人的节俭让她大为不安，这可是在浪费身体的水分！

「你之所以听，是因为你知道我效忠于你哥哥。」他说，「我的行为清清楚楚，而且容易理解。」

「跟你有关的一切，从来就不清楚，也不容易理解。你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生物。我怎么知道忒莱素人把你造成了什么东西？」

「不管是出了错或为了某种目的，」他说，「他们让我任意塑造自

己。」

「又是禅逊尼的那套寓言。」她指责道，「智者塑造他自己，而傻瓜白白活着，一直到死。」她的声音里充满嘲讽，「好一个意识的信徒！」

「人无法将手段与智慧分开。」他说。

「我会把你的话全告诉保罗。」

「大多数他已经听过了。」

她忍不住好奇：「那你还能活着……而且还很自由？他怎么说的？」

「他笑了。他说：『人民不希望皇帝只是个记帐员。他们要的是主人，一个能保护他们的人。他们害怕变化。』但他也承认，帝国的毁灭源于他自己。」

「他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让他相信我理解他的问题，并且愿意帮助他。」

「你究竟说了什么，让他这么相信你？」

他沉默了，侧过机身，准备在堡垒戒备森严的屋顶着陆。

「我命令你，把你当时的话告诉我！」

「我不敢肯定你是否接受得了那些话。」

「我自己会判断！我命令你，立刻说出来！」

「请允许我先着陆。」他说，并没有等她允许，就转到降落航道上，调整机翼的升力，轻轻停靠在屋顶明亮的橙红起降台上。

「就是现在，」厄莉娅说，「快说。」

「我告诉他，宇宙中最艰难的任务，莫过于忍受自己。」

她摇摇头：「那真是……是……」

「一味苦药。」他说，看着卫兵朝两人奔过来，迅速各就各位，执行护卫任务。

「胡说八道！」

「无论是最尊贵的、能行使王权的伯爵，还是最卑微的奴隶，都面临同样的问题。你无法雇用晶算师或什么聪明人来替你解决。审讯、目击证人无法提供答案。被这个问题撕裂的伤口，没有任何仆从或信徒能为你包扎。只有你自己能处理，否则就得任伤口流血，让所有人都看

到。」

她猛地一转头，但一动便意识到这泄漏了情绪。他声音中没有任何欺骗，也没有巫术的诱哄，却再一次深深打动她的心。他是怎么做到的？

「你给他什么建议？」她低声问。

「我告诉他要下决断，令出必行。」

厄莉娅凝视那些卫兵。他们等在那里，多么有耐心──多么有秩序。「施行正义。」她喃喃道。

「不是！」他厉声说，「我建议他下判断，就这样。或许，只遵行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保存他的朋友，消灭他的敌人。」

「也就是，不秉公裁决？」

「什么是秉公？两种力量对峙时，从自己的角度看，都是正当的。此时，只有皇帝的命令才能解决问题。他无从预防冲突，只能解决冲突。」

「怎么解决？」

「用最简单的办法：由他决定。」

「保存他的朋友，消灭他的敌人。」

「那样不就能带来稳定吗？人民希望秩序，这种或那种都行。他们坐在饥饿的囚笼中，眼睁睁看着战争成为富人的竞赛。这是高度先进的危险形式，是无序。」

「我要劝告我哥哥，你太过危险，必须消灭。」她说，转身面对他。

「我已经劝过他了。」他说。

「所以你才很危险。」她一字字慎重地说，「你彻底控制了自己的感情。」

「我并不是因为那样才很危险。」趁她来不及移动，他斜过身子，一只手抓住她的下巴，嘴唇贴在她的唇上。

轻柔的一吻，一触即退。他放开了她。她目瞪口呆，但立即恢复镇定，瞟了一眼仍严守纪律站在外面警戒的卫兵，发现他们嘴角抽了抽，

飞快掠过一丝笑意。

厄莉娅伸手摸了摸嘴唇，觉得这一吻很熟悉。他的嘴唇在未来出现过。她看过这一幕。她胸口起伏：「我应该让人剥了你的皮。」

「就因为我很危险？」

「因为你很放肆！」

「我一点也不放肆。若对方不先给，我不会拿。你应该要高兴，不是别人给我，我就会伸手拿。」他打开他那一侧的舱门，滑出座舱，「来吧。瞎忙了一趟，我们已经浪费太久时间。」他大步朝起降台后方的圆拱入口走去。

厄莉娅往下跳，奔跑着跟上他。「我会把你讲过的所有的话都告诉他，还有你做过的所有事。」她说。

「好。」他为她打开门。

「他会判你死刑。」她说，掠进了圆顶屋。

「为什么？因为得到一个我想要的吻？」他跟着她，她不由得回过头来。门在他身后轻轻阖上。

「你想要的吻？」她怒火大炽。

「好吧，厄莉娅，是你想要的吻，可以吗？」他开始绕过她，朝下面走去。

他的动作似乎让她的头脑比平时更加清晰了。她发现他很直率——绝对的诚实。我想要的吻，她告诉自己，的确是事实。

「你的危险，在于你的诚实。」她说着，跟上他。

「你又变聪明了。」他说，仍然大步向前，「就算晶算师也不可能说得更清楚。说说看，你在沙漠看到了什么？」

她拉住他的手臂，让他停下来。他又做到了，再次给她当头棒喝。

「我说不清。」她说，「但我脑子里总想着那些幻脸人，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你哥哥送你去沙漠的原因。」他边说边点头，「就把这些挥之不去的念头告诉他吧。」

「可是为什么呢？」她摇摇头，「为什么是幻脸人？」

「有个年轻女子死在那里，」他说，「但或许弗瑞曼人并没有年轻女子的失踪通报。」

活着是何等乐事。不知我是否能够深入这具肉体的根基，认识过去的自己。我的根就在那里，无论我能否找到，它在未来都仍将是紊乱、纠结的。

——「厄莉娅纪事」，《苏亡人语录》



保罗躺着，浸没在浓烈的香料气味中，进入预知未来的出神状态，看到月亮变成拉长的圆球，翻滚着，扭动着，发出嘶嘶声——那是星球在无边海洋中冷却时发出的可怖声音。然后月亮坠落……坠落……坠落，像儿童抛掷的球。

月亮消失了。

这颗月亮并不是落下地平线。他幡然省悟：月亮消失了，没有月亮了。大地在震动，像动物猛烈晃动皮肤。恐惧笼罩了他。

保罗在垫子上猛然坐起，睁大眼睛，瞪着前方。部分的他在朝外望，部分朝内。朝外，他看到了栅格，那是他私人卧室的通风口。他知道自己躺在堡垒的一道深渊旁。朝内望，他继续看到月亮坠落。

向外看！向外看！

栅格正对着照射厄拉奇恩平原的正午烈阳，而他的内心却是最深的黑夜。屋顶花园袭来一阵甜香，沁入他的意识，但任何花香都无法唤回那陨落的月亮。

保罗一扭身，站在冰凉的地板上，凝望着栅格外的世界。他看得到行人天桥那一弯优雅的圆弧，以黄金和白金建成，用水晶加固，装饰着遥远塞丹星的晶莹珠宝。天桥通往市中心的几座美术馆，桥下是开满水生花卉的湖泊和喷泉。保罗知道，只要自己站起身，就能看到血一般鲜红的片片花瓣在水中旋舞、翻飞——点点殷红在翠绿淡水上载浮载沉。

眼睛能摄入美景，却无法将他的神志拉离香料的禁锢。

月亮消逝的骇人预象。

这预象暗示着个人安全岌岌可危。或许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文明陨落了，因自大自傲而崩解。

月亮……月亮……一轮陨落的月亮。

水已被塔罗牌搅混。为了看透浊水，他服用了大剂量的香料萃取物，但看到的只是一颗陨落的月亮，以及一开始就知道的那条可恨路径。为了结束圣战，为了平息火山爆发似的屠戮，他不得不毁掉自己的名声。

脱离……脱离……脱离……

屋顶花园的香味使他想起契妮。他渴望她的手臂，那充满爱和宽容的手臂。但就连契妮也无法驱走月亮的预象。如果他告诉契妮，他预见到自己会以某种特定的方式死去，她会怎么说？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什么不选择高贵的死法，在人生的巅峰结束生命？何苦苟且偷生？在意志力衰竭前结束生命，不是更高贵的选择吗？

他站起身，抬膝越过栅格，来到外面的露台，花园的鲜花和藤蔓垂落在眼前。他嘴唇发干，像在沙漠里进行了长途跋涉。

月亮……那颗月亮在哪里？

他想起厄莉娅的描述，关于沙丘上发现的年轻女子尸体。一名对塞木塔迷药上瘾的弗瑞曼女人！一切都符合那可憎的模式。

你无法从宇宙中拿取什么，他想，宇宙只给予它想给的。

露台栏杆旁的矮几上放着一些贝壳，那来自母星地球上的海洋。他以手捧起那些光滑亮泽的东西，竭力感受过去的时光。珍珠般的表面过去曾映着光洁月光。他的目光从贝壳上移开，越过花园，凝望宛如熊熊烈焰的天空，那是彩虹尘的拖尾，在银色阳光下舞动着。

我的弗瑞曼人自称「月亮之子」。他想。

他放下贝壳，在露台上踱步。那骇人的月亮是否意味着他有希望脱身？他探究着预象的神秘含意，感受自己的软弱、心烦意乱，逃不出香料之手。

他的目光投向北面，望着低矮而拥挤的王国机构。屋顶上的步道挤满匆匆来去的人群。他觉得那串人龙就像条门楣，走在以门户、墙壁、瓷砖图案构成的背景前。行人成了瓷砖！眼睛一眨，他将众人冻结在大

脑中。一条门楣。

一轮月亮陨落，消失了。

他心头有股感觉挥之不去：这座城市已经转化为奇异的符号，象征着他的宇宙。他看到的那些建筑物，正是笔直盖在他的弗瑞曼人歼灭萨多卡军团的那片平原上。一度饱受战争蹂躏的土地，如今人声鼎沸。

保罗沿着露台边缘走着，转了道弯。现在能看见远处的郊区，城市建筑在荒漠的岩石和风沙中不见踪影，只有厄莉娅的神殿屹立在前缘，两千公尺长的墙上挂满绿黑相间的帷幔，上面绘着象征穆阿迪布的月亮。

一轮月亮陨落了。

保罗伸手抹了抹前额和眼睛。具有象征意味的都市压迫着他。他鄙视自己的想法。如此优柔寡断，放在别人身上，他早就发火了。

他憎恶自己的城市！

从厌倦中滋生的怒火在内心深处翻腾，而他无从回避的决定更是助长火势。他知道自己的脚必须踏上哪条路。他见过无数次了，不是吗？看见自己踏上这条道路……在很久以前，那时他还以政治革新者自许。但他的革新渐渐重蹈旧时的模式。就像发明了塑造记忆的丑恶装置，你可以随心所欲塑造记忆，然后，稍有懈怠，记忆就会反弹回过去的型态。人类思想中有股他无法触及的力量躲过了他，击败了他。

保罗眺望远处，那些屋顶下方无拘无束的生活是多么可贵？他浏览一座座蜡红、金色屋顶之间的绿地和露天植栽。绿色，穆阿迪布和他的水带来的礼物。放眼望去，处处是果林和树丛，这些露天植物足以媲美寓言里的黎巴嫩绿洲。

「穆阿迪布用起水来就像疯子。」弗瑞曼人说。

保罗双手捂住眼睛。

月亮陨落了。

他放下手，用清明的眼光看着自己的城市。建筑物有一股狠戾之气，那是凶暴的帝国带来的。一座座耸立在北方的太阳之下，巨大且耀眼。巨兽！每一幢铺张的建筑都是一段疯狂错乱的历史，一切都在他的眼下建造：大得如同平顶山的露台，城镇一样广阔的广场，公园、住屋，一块块人工培植的荒野。

不知为何，宏伟的艺术总和粗鄙的品味并存。有些细节令他相当在意：一扇边门，来自最古老的巴格达……一座圆顶，仿佛神话般的大马士革……一段拱门，来自低重力的阿塔尔星……高耸处见和谐，深陷处令人晕眩，一切的一切都创造出无与伦比的辉煌庄严。

月亮！月亮！月亮！

挫败感纠缠着他。他感受到他的宇宙中有股群众的潜意识正在萌芽，挟着怒潮的汹涌来势冲向他。他感受到人类的活动中有暗流在涌动，沛然难御，那是旋涡、激流、基因的流动。没有堤坝可以约束，任何诅咒都无法击退。

在这股洪流中，穆阿迪布的圣战只如过眼云烟。那以交换人类基因为业的贝尼·杰瑟里特也和他一样，在这股洪流中扑打游动。应该将月亮陨落的预象放到宇宙中的其他传说、预象上琢磨。在那里，看似永恒的群星也会渐渐暗淡、摇曳，然后消逝无踪……

在这样的宇宙中，一颗月亮又值得了什么？

在堡垒要塞的最深处，十弦拉巴巴琴的叮当声响起，一首圣战歌谣正在哀悼一名被情人留在厄拉科斯的女人。歌声在城市的喧嚣中时断时续：

她的臀部是和风抚圆的沙丘；
双眼睛明亮如夏日的烈阳；
两条发辫垂落肩背——
缀满水环的发辫！
我的双手上还留着她肌肤的抚触，
甜蜜如琥珀，馥郁似花香。
睫毛因回忆而颤抖……
爱的炽焰中我将焚亡！

这首歌令他作呕。沉溺在多愁善感中的蠢材！还是唱给厄莉娅看过的那具半埋在沙丘上的尸体听吧。

露台栅栏的阴影里，一道身影动了一下。保罗猛地一转身。

苏亡人走到明亮的阳光下，两只金属眼闪闪发光。

「来的是邓肯·艾达荷，还是名叫海特的人？」保罗说。

苏亡人在他两步外停下。「陛下希望我是哪一个？」

声音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只管玩你那套禅逊尼话术吧。」保罗恨恨地说。故作玄虚！禅逊尼哲学家的作为和言谈，能让眼前的现实有一丝一毫的改变吗？

「陛下有些心烦。」

保罗转过身，凝视着远处大盾壁的断壁。那些风沙蚀成的拱顶和扶壁，像在不怀好意地模仿他的城市。自然在开他的玩笑：瞧瞧我能建造什么！他看出远处绝壁上有道裂口，沙子就从那里溢出。他想：那里！就在那里，我们打败萨多卡军团的地方！

「陛下为什么心烦？」苏亡人问。

「预象。」保罗低声说。

「啊哈，忒莱素人刚唤醒我的时候，我也有很多幻象。我烦闷、孤独……却不真正知道自己是孤独的。那时还不知道。我的幻象没有什么启发！忒莱素人告诉我，这是肉体遭到入侵，人和苏亡人都会得这种病。一种疾病，就这样。」

保罗转过身，打量着苏亡人的眼睛。这双凹陷的、钢铁般的圆球没有任何情绪。这双眼睛看见了什么幻象？

「邓肯……邓肯……」保罗喃喃道。

「别人叫我海特。」

「我看见一颗月亮陨落了。」保罗说，「月亮消失了，毁灭了。我听到巨大的嘶嘶声，大地震动了。」

「您太常服用美蓝极了。」苏亡人说。

「我向禅逊尼求助，得到的却只是晶算师！」保罗说，「很好！那就用你的逻辑来分析我的预象吧，晶算师。分析预象，要字字珠玑，刻在墓碑上的那种。」

「墓碑，确实。」苏亡人说，「您始终在逃离死亡。您一直在准备面对下一个瞬间，拒绝活在当下。预知！对皇帝来说，真是可靠的支柱！」

保罗发现自己目不转睛盯着苏亡人下巴上那颗熟悉的痣。

「您努力活在这个未来，」苏亡人说，「这样就能让这样的未来具

有实质，变成现实吗？」

「走上预象中的未来之路，我就能活下去。」保罗低声道说，「但你凭什么认为我想活在那里？」

苏亡人耸耸肩：「是您要求我提供实质的回答。」

「在由事件构成的宇宙中，哪来的实实？」保罗说，「有终极答案吗？每解决一个问题，不是都造就了另一个新问题？」

「您在时间中挖掘得太深了，以至于出现了不朽的错觉。」苏亡人说，「事实上，陛下，就连您的帝国都有时限，终究会灭亡。」

「别在我面前扯这些陈词滥调。」保罗怒吼道，「神祇和救世主的悲剧我听得太多了。和所有人一样，我最终也会毁灭，这一点用不着什么特别的神力也能预测，连我厨房里地位最低的仆役都有这个本事。」他摇摇头，「月亮陨落了！」

「您一直没有让您的大脑休息。」苏亡人说。

「你就打算用这种方法来摧毁我？」保罗问道，「阻止我理清思绪？」

「您能理清乱麻吗？」苏亡人问，「我们禅逊尼说：『最好的收拾，就是不收拾。』不先收拾好自己，又能收拾好什么？」

「我饱受预象折磨，而你还在满口废话！」保罗大怒，「你对预知了解多少？」

「我见过预言所起的作用。」苏亡人说，「我见过那些为自己的命运问卜的人，他们总是害怕自己得到的答案。」

「我那颗陨落的月亮是真的。」保罗低声说，他颤抖着吸了口气，「它在移动，一直移动。」

「人们总是畏惧自己推动的变化。」苏亡人说，「您害怕自己的力量，害怕那些凭空涌入脑海的东西。它们什么时候会消失，又去了哪里？」

「你在用荆棘抚慰我。」保罗吼道。

苏亡人一脸若有所悟。一时间，他变成了真正的邓肯·艾达荷。「我在尽我的全力安慰您。」他说。

保罗琢磨着那一刻他脸上的变化。难道那是苏亡人的大脑一直拒斥的悲伤？海特压制了自己的幻象？

「我的月亮有名字。」保罗低语。

他让预象流遍全身。虽然他的整具身体都在嘶喊，却没有发出一丝声音。他不敢说话，唯恐声音泄漏了自己的情绪。他的骇人未来漫天浓云，而契妮不在其中。那具曾经在狂喜中呼喊的肉体，曾经融化他的热烈眼神，因率真、毫不造作而令他入迷的声音，这些都消失了，化为水，化为沙。

保罗慢慢转过身子，朝厄莉娅神殿前的广场望去。三个头发剃得精光的朝圣者走出游行大道。他们穿着肮脏的黄色长袍，步履匆匆，低着头，抵御下午的风沙。其中一人跛了左脚，在地上拖着。三人奋力迎向沙尘，绕过一道转角，消失在眼前。

就像他消逝的月亮，他们也消失了。但预象依然屹立在前方，带着可怕的使命，让他别无选择。

肉体终将交出自己，他想，永恒会收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我们的身体短暂地搅动这些水，我们站在生命之爱和自身的前方，陶醉地舞动着，处置一些奇异的念头，最后向时间俯首称臣。对此我们能说些什么？我存在着，我还没……终究，我存在着。

13

不要向太阳乞怜。

——「斯第尔格纪事」，《穆阿迪布的苦刑》



瞬间的失手会毁了一切，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提醒自己。

她蹒跚走着，明显心不在焉。一队弗瑞曼卫兵围着她。她知道其中有一个聋哑人，魅音蛊惑不了他。毫无疑问，只要她表示出最轻微的挑衅，都会被这人击毙。

保罗为什么传唤她？她寻思。是要向她宣判吗？她还记得很久以前自己测试他时的情形……那时的魁萨茨·哈德拉克还是个少年。他一直都是心思深沉的人。

他那永世不得超生的母亲！正是她的错误使贝尼·杰瑟里特失去了手中的基因链。

她沿着拱廊向前走，带来一片死寂。她能感觉到，这股死寂正在传话。保罗会听见这股沉寂。在侍从宣布她已到达之前，他就会知道。她还不至于自欺欺人，认为自己的本领能超过他。

该死的！

她咒骂岁月施加在她身上的重负：关节疼痛，反应不如过去敏捷，肌肉也不像年轻时灵活。她活得太久了，身后拖着长长的日子。她这一天都在玩沙丘塔罗牌，徒劳地为自己的命运搜寻线索。但纸牌却吞吞吐吐。

卫兵押着她绕过一道转角，进入另一条看似没有尽头的拱廊。左侧是装有超晶玻璃的三角形窗户，透过这些窗户能看见爬满棚架的藤蔓，以及午后阳光浓重阴影笼罩下的靛青花朵。脚下铺着瓷砖，上面镶嵌着外星球的水中生物图案。处处都让人联想到水。财富……丰饶。

一些身着长袍的人影从她面前穿过，走向另一间大厅。他们偷瞟圣

母一眼，表情紧张，显然认出了她。

她双眼动也不动地盯着前方卫兵的后脑勺：剃得分明的发际线，年轻的肌肤被军服领子压出粉红色的痕迹。

这座丘陵上的堡垒规模令她惊叹。长廊……长廊……他们走过一扇敞开的门，里面传来铜鼓和长笛的乐音，古老的音乐，悠扬婉转。屋里的人盯着她看，那是弗瑞曼人蓝中带蓝的眼睛。她从这些眼神里看到了传说中的桀骜不驯—来自他们的狂暴基因。

她知道，她或多或少要为此负责。贝尼·杰瑟里特不可能意识不到这样的基因及可能的后果。一股失落感袭上她心头：那个固执的厄崔迪蠢蛋！他怎么敢拒绝延续他珍贵的基因？魁萨茨·哈德拉克！打破了时间的局限，纯正，且真实—像他那妖煞妹妹一样真实……而她是危险的未知数。一个无人能驾驭的圣母，她会无视贝尼·杰瑟里特的禁令胡乱生下孩子，罔顾基因的培育。但她无疑拥有和她兄长同样的力量，甚至更多。

堡垒的巨大规模开始形成压迫。长廊会不会永无尽头？这地方弥漫着可怕的物质力量。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哪颗星球、哪种文明，能创造出如此庞大的人造建筑，高墙内足以藏一打古代城市！

他们经过一道又一道灯光闪烁的椭圆门。她认出这是伊克斯人的杰作：以压缩空气推动的传送口。既然有这种设备，为什么要她走这么长的路？她脑子里开始有了答案：压迫她，让她准备好面对皇帝的召见。

这只是一条小线索，但还有其他蛛丝马迹：押送的卫兵讲话战战兢兢，称呼她圣母时眼睛流露出天然的羞怯。还有那些大厅，冰冷单调，没有任何气味。这一切足以使一个贝尼·杰瑟里特做出判断。

保罗想从她这里得到什么东西！

她压下兴奋和得意。她有了撬动对方的杠杆。现在只需找出这具杠杆的种类，并测试强度。有些杠杆曾经撬起远比这座堡垒更大的东西。弹弹手指，有的文明就会颓然倾倒。

圣母突然想乾酪凯特利的话：当创造物进化成某种东西，会宁可选择死亡，也不愿变成自己的对手。

他们走过的通道越来越大，这是拱门的花招：支柱底部渐渐加粗，三角窗变成更大的矩形窗。前方终于出现一道高耸的双开门，远远立在接待大殿另一端的高墙中央。门相当高大，她用训练有素的意识测量面

积时，好不容易才控制住自己，不至于倒吸一口气。门至少有八十公尺高，四十公尺宽。

她和卫兵走近时，门朝内打开—巨大的移动幅度，同时又悄无声息，显然装有暗藏的机关。又是伊克斯人的杰作。一行人穿过高耸的门，进入保罗·厄崔迪皇帝宏伟的接待大殿。「穆阿迪布，在他面前，所有人都变成了矮子。」现在她终于知道这说法确实再真切也不过。

她朝远处宝座上的保罗走去。圣母发现，令她惊叹的，与其说是工程的宏伟，不如说是建筑的精巧。空间很大，能装下人类历史上任何统治者的整座宫殿。空间的广阔诉说着结构所隐含的力量正与优美达到完美和谐。高墙后面的横梁和立柱、耸入云霄的拱顶，无不呈现出无与伦比的恢宏。一切都显示出工程的精妙。

大殿越往内侧就越狭窄，坐在尽头高台中央宝座上的保罗因而并不显得渺小。如果是未受训练的心智，又被四周的庞大尺度所震慑，见到他时，势必会将他的身形放大许多倍。色彩同样会影响脆弱的心灵：保罗的绿色宝座由整块哈葛尔绿宝石雕成。绿色象征生长，而在弗瑞曼神话中，绿色又是悲悼的颜色。绿色在悄悄告诉你，坐在这里的人能让你为身边的人悼丧。同一种颜色，却同时象征生与死，突显了对立。宝座的后方，帷幔像瀑布般垂下，有炽烈的橙红、沙丘土地的咖哩金，以及香料那斑斑点点的肉桂色。对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说，这些颜色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但却能像铁锤一样击打外行人。

时间也会造成影响。

圣母计算着以自己蹒跚的脚步走近皇帝宝座需要多久。你有足够的时间受到威吓。在这滔天的权势之前，你所有的愤慨都会被击溃。刚开始朝宝座前进时，你或许还保有尊严，但等你走完这段漫长路程，就成了蚊蚁。副官和随从在皇帝身旁站成一排，整齐到诡异的程度。皇家卫兵列队沿着覆有帷幔的后墙站立，全神戒备。妖煞厄莉娅站在保罗左侧的两级台阶下，皇室爪牙斯第尔格比厄莉娅低一阶。右方，大厅地板的第一级台阶上有道孤独的人影：死而复生的邓肯·艾达荷。她注意到卫兵中有老弗瑞曼人，都是蓄着大胡子的耐巴：穿着蒸馏服，鼻上有疤痕，腰间挂着晶刃匕。其中一些人挂着击昏枪，甚至还有雷射枪。这些人想必是心腹，她想，竟可以在保罗身边佩带雷射枪。他显然穿着屏蔽场产

生器，她能看到他四周的屏蔽场发出的微光。只要雷射枪朝屏蔽场开火，整座城堡便会化为地面的巨洞。

押送的卫兵停在台基十步远外，在她身前分开，让她看清皇帝。她留意到契妮和伊勒琅不在殿内，为此大惑不解。据说，如果两人不在场，皇帝不会举行任何重要会议。

保罗对她点点头，一言不发，打量着她。

她决定先发制人，开口说道：「看来，伟大的保罗·厄崔迪纡尊降贵来瞧瞧这个被他驱逐的人。」

保罗淡淡一笑，心想：她知道我想从她那里得到某样东西。圣母不愧是圣母，瞒不过她。他很清楚她的能耐。一个贝尼·杰瑟里特不可能单凭侥幸当上圣母。

「我们是不是可以省省口舌？」他问。

会这么容易？她怀疑。「你想要什么东西？」

斯第尔格动了动，盯着保罗看，眼神凌厉。皇帝的走狗不喜欢她的语调。

「斯第尔格希望我送走你。」保罗说。

「而不是杀掉我？」她问，「我本以为弗瑞曼耐巴的作风会更直接。」

斯第尔格脸色一沉：「我常得说些言不由衷的话，这叫外交辞令。」

「那就一并省下这些外交辞令吧，」她说，「有必要让我走这么长的路吗？我都是老太婆了。」

「必须让你明白，我可以多不留情面，」保罗说，「那样你才会感激我的宽宏大量。」

「你胆敢对贝尼·杰瑟里特这么无礼？」她问。

「有些事，必须用粗暴的行为传达。」保罗说。

她犹豫了，琢磨着他话中之意。这么说——他还不打算处置她……这很明显，除非她……除非她什么？

「说吧，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她咕哝道。

厄莉娅瞟了兄长一眼，朝宝座后方的帷幔点点头。她知道保罗这么做的理由，但仍旧不喜欢。就算是没有根据的预感好了，反正她不愿卷

入这场交易。

「和我说话时，注意你的态度，老太婆。」保罗说。

他还是少年的时候就我叫老太婆了，圣母想，他是否在提醒我，我曾经一手决定了他的过去？我那时所做的决定，现在必须调整？她感受到决定的沉重，像有形的重物压得她双膝发颤，让肌肉发出疲惫的呻吟。

「路是长了点，」保罗说，「看得出你累了。我们退到王座后我的私室去吧。在那里你可以坐着。」他向斯第尔格做了个手势，站了起来。

斯第尔格和苏亡人走向她，扶她跨上台阶，跟着保罗穿过帷幔后方的长廊。现在她才明白为什么他要在大殿会见她：做场戏给卫兵和耐巴看。就是说，他害怕他们。而现在——现在他一副友好仁慈的样子，竟敢在贝尼·杰瑟里特面前耍这样的花招。或者，他真的有恃无恐？她发现后面还有人，转头看到了厄莉娅。这年轻女人若有所思的眼神中透出一股邪恶。圣母不禁一抖。

长廊尽头的私室是边长二十公尺的立方体，以熔岩砌成，灯球散发黄色光晕。墙上挂着沙漠蒸馏营帐的深橘色帘幕。房间里有卧榻、软垫，还有一股淡淡的美蓝极味。一张矮几上放着水晶樽。跟外面宏伟的大殿相比，这房间显得狭小拥挤。

保罗让她在卧榻上坐下，自己站在她面前，研究着这张古老的脸庞——坚硬的牙齿、高深莫测的眼睛、干皱的皮肤。他指了指水樽。她摇摇头，一绺灰发散落下来。

保罗低声说：「为了我至爱的生命，我想和你做笔交易。」

斯第尔格清了清喉咙。

厄莉娅把玩着插在脖子上刀鞘中的晶刃匕刀柄。

苏亡人站在门口，面无表情，金属眼睛盯着圣母上方的空气。

「我的手将导致她的死亡？你在预象中看到了？」圣母问道，边留意苏亡人，心里涌现奇异的不安。为何她觉得这个苏亡人会危害自己？他是他们阴谋中的一枚棋子啊。

「我知道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保罗说，回避了她的问题。

这么说，他只是怀疑。她想。圣母低头看着从长袍一角露出来的鞋

尖。黑袍……黑鞋……鞋子和长袍上带着徒刑的痕迹：污迹、皱褶。她抬起头，迎向保罗恼怒的瞪视，心头一阵得意，但仍抿着嘴眯着眼，掩盖情绪。

「你准备开什么价？」她问。

「你可以有我的后代，但我只能是我自己的。」保罗说，「伊勒琅会被驱逐，然后经由人工授精……」

「你敢！」圣母暴怒，一脸僵硬。

斯第尔格向前跨了半步。

苏亡人令人难堪地微微一笑。厄莉娅转而打量起他来。「我们用不着讨论女修会的禁令。」保罗说，「我也不想听什么罪孽、妖煞，或者上一次圣战遗留下来的信仰。你可以用我的后代去实行你的计划，但伊勒琅的孩子不准坐在我的皇位上。」

「你的皇位。」她冷笑一声。

「我的皇位。」

「那么谁来生育帝国继承人？」

「契妮。」

「她不能生育。」

「她有孩子了。」

她受到惊吓，不由自主倒吸一口气。「你撒谎！」她厉声道。

保罗做了个手势，阻止斯第尔格急步上前。

「我们两天前得知，她怀了我的孩子。」

「但伊勒琅……」

「只能用人工的方法。这就是我开出的价格。」

圣母闭上眼睛，免得看到他那张脸。真该死！基因的骰子就这么随便掷出去！她胸中一股翻腾的憎恨。贝尼·杰瑟里特的信仰、巴特勒圣战的教训全都禁止这种做法—不得以任何行为贬低人类最高贵的灵魂，没有任何机器能像人脑一样运作，人也不能像动物一样人工繁殖。

「做决定吧。」保罗说。

她摇摇头。基因，珍贵的厄崔迪基因—这才是最最重要的。这份需要远远超越禁令。对女修会来说，交配远不只是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她们的目的是掌握人类的心灵。

圣母现在明白了保罗的深意。这种行为将激发众怒，他想将贝尼·杰瑟里特拉进来……以防风声走漏。皇帝不承认的父子关系，她们也只好不承认。他的出价或许会使女修会保住厄崔迪的基因，但她们永远不可能得到皇位。

她环视房间四周，研究每个人的表情：斯第尔格一脸恭顺等在那里；苏亡人一动也不动，若有所思；厄莉娅在观察苏亡人……而保罗，则一脸阴沉。

「这是你唯一的开价？」她问。

「没错。」

她瞟了一眼苏亡人，看到他脸颊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有情绪？「你，苏亡人。」她说，「这个开价合理吗？应不应该接受？用你的晶算师大脑为我们算一算。」

金属眼转向保罗。

「你可以直言不讳。」他说。

苏亡人将那双莹亮的眼睛投向圣母，脸上的笑容再度惊吓到她。「只要买到的东西物有所值，出价就是合理的。」他说，「但在这里，双方是用生命来买生命。这是更高等级的交易。」

厄莉娅轻轻拂了拂前额上的一缕红铜色头发：「那么，这笔交易的背后藏着什么东西？」

圣母不想看厄莉娅，但她的话使她五内如焚。是的，势必还有更深的意味。这名女修是个妖煞，这不假，但无可否认，她也是真正的圣母，身怀圣母这个头衔所应有的一切能力。此时此刻，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感到自己并不是一个人，她记忆中的所有圣母正聚在一起，潜入她体内。她们正在全神戒备，每位附在身上的圣母都变成了女修会的祭司。厄莉娅的情况也一定和她一样。

「别的什么东西？」苏亡人问，「人们会问，为什么贝尼·杰瑟里特的女巫不用忒莱素人的方法？」

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以及她体内的所有圣母意识都颤抖了。是的，忒莱素人的所作所为令人作呕。但如果人类罔顾人工授精的禁令，下一步会不会沦为忒莱素人一开始控制基因变异？

保罗观察身边每个人的情绪转变，突然觉得自己不再了解这些人。

他看到的只是一些陌生人，连厄莉娅也形同陌路。

厄莉娅说：「如果我们任由厄崔迪基因在贝尼·杰瑟里特的河流里漂浮，谁知道结果会如何？」

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猛地转头，迎向厄莉娅的目光。刹那间，两位圣母合而为一，脑中转着同一个念头：忒莱素人的行为后面藏着什么？这个苏亡人是忒莱素的作品。他是否已经把他们的计划放入保罗脑中？保罗会直接和忒莱素组织做交易吗？

她收回目光，感到无所适从，且无能为力。她提醒自己，贝尼·杰瑟里特训练的缺陷正藏在它赋予受训者的诸般力量中：力量会使人们骄傲自负，行使这些力量的人会渐渐受蒙蔽，以为这些力量可以克服任何障碍—包括自己的无知。

她告诉自己，对贝尼·杰瑟里特来说，只有一件事最为重要。那就是无数世代筑成的遗传金字塔，而这座金字塔在保罗·厄崔迪身上达到了巅峰—还有他那个妖煞妹妹。这次一选错，金字塔就不得不重建—另选一条缺乏许多上选特质的血缘，从头开始繁殖样品。

控制基因变异，她想，忒莱素人真的试过？多么巨大的诱惑！她摇摇头，最好赶紧抛开这个想法。

「你拒绝我的提议？」保罗问。

「我正在考虑。」她说。

她又一次看了看那个妹妹。最适合和这个厄崔迪交配的人已经死了……被保罗杀死了。但是，还有另一种可能，同样可以将各种想要的性状融成同一条基因。保罗竟敢将向贝尼·杰瑟里特提议这种动物式的繁殖！他准备为契妮的生命付出多大的代价？他会接受和他妹妹交配吗？

为了拖延时间，圣母说：「告诉我，世上最神圣无瑕的圣人，伊勒琅对你的提议有什么看法？」

「你的任何指令，伊勒琅都会遵守。」保罗喝道。

这是事实，莫希阿姆想。她绷紧下颔，丢出手上的棋子：「世上有两个厄崔迪人。」

保罗听懂这老巫婆的言外之意，血气上涌：「注意你的提议！」

「你只想利用伊勒琅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吗？」她问。

「难道她不是训练来被人利用？」保罗问。

而训练她的人正是我们，这就是他的意思，莫希阿姆想，好吧……伊勒琅成了双方都可以使用的货币。有没有别的方法花掉这枚货币呢？

「你要让契妮的孩子继承皇位？」圣母问。

「继承我的皇位。」保罗说。他望着厄莉娅，突然怀疑她是否明白这场交易将引发的种种可能性。厄莉娅站在那里，闭着眼睛，散发奇异的平静。她在跟内在的哪一股力量交流？看着妹妹的神态，保罗感到自己被抛下了，只能随波逐流，而厄莉娅站在岸上，离自己越来越远。

圣母有了主意，说：「事关重大，不能由我一个人决定。我必须向瓦拉赫星上的理事会咨询。您允许我传讯给她们吗？」

一副真的需要我允许的模样！保罗想道。

他说：「我同意。但不要拖延太久。我不会干坐在这里等你们争辩出结果。」

「您会和忒莱素人交易吗？」苏亡人突然插话道。

厄莉娅睁大眼睛，直直盯着苏亡人看，仿佛刚被危险的入侵者吓醒。

「我没打算这样做。」保罗说，「我将会安排好尽快回到沙漠。我们的孩子将在沙漠穴地出生。」

「明智的决定。」斯第尔格拉长声调说。

厄莉娅的目光别过斯第尔格。这是错误的决定，她全身的每个细胞都感应到这点。保罗一定也知道。为何他偏偏要踏上这条道路？

「忒莱素那边有这类表示吗？」厄莉娅问。她发现莫希阿姆正侧耳倾听答案。

保罗摇摇头。「没有。」他看了看斯第尔格，「斯第尔格，安排一下，把信息传到瓦拉赫去。」

「马上办，陛下。」

保罗转过身，在斯第尔格传唤卫兵时带着老女巫离开了。他感应到厄莉娅正在斟酌要不要向他提出更多问题，但最后还是转身朝苏亡人走去。

「晶算师，」她说，「忒莱素人会帮助我哥哥，借此向他示好吗？」

苏亡人耸耸肩。

保罗发现自己走神了。忒莱素人？不……至少不会是厄莉娅想像的那种方式。但她的问题也表明，她看不到别的选择。是啊……预象会因圣母而异，兄妹之间自然也会如此。走神……走神……他在恍惚间不时回神，偶尔听到身边的只言词组。

「……必须知道忒莱素人想怎么……」

「……充足的资料总是……」

「……还是要谨慎些……」

保罗转头看了看自己的妹妹，和她的目光相遇。他知道她会看见自己脸上的泪珠，会感到疑惑。疑惑就疑惑吧。在此刻，疑惑是一种好意。他瞟向苏亡人。尽管有那双金属眼睛，但他眼里只看到了邓肯·艾达荷。哀痛和怜悯在保罗心里激烈冲撞。这双金属眼睛会记下些什么？

世上有人目光如炬，也有人视而不见，保罗想。他想起《奥兰治合一圣书》上的一段话：「我们究竟缺乏何等见识，以致无法看到近在眼前的另一个世界？」

这双金属眼的见识，是否超越了视力？

厄莉娅朝兄长走去，感受到他的悲痛。她以弗瑞曼的敬畏手势轻轻抚摸他脸上的泪珠，说道：「至爱离我们而去之前，我们无需哀悼。」

「离我们而去之前。」保罗喃喃道，「告诉我，妹妹，什么是之前？」

「神祇和祭司什么的，我受够了！你以为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那些神话吗？再查查你的资料吧，海特。我已经把我那套仪礼迂回地渗入人类最基本的行为中。人们进餐时口中呼喊穆阿迪布！做爱时呼喊我的名字，生育时呼喊我的名字，穿越大街小巷时呼喊我的名字。没有穆阿迪布的祝福，即使在遥远的盖吉西瑞星上，连普通杂物间的顶梁都支不起来！」

——「海特纪事」，《檄文》



「你竟然在这时候擅离职守，跑来我这里！」艾德瑞克说，透过气槽怒视着幻脸人。

「你的想法何其软弱、狭隘啊。」司凯特利说，「瞧瞧来拜访你的人究竟是谁。」

艾德瑞克迟疑了一下，看了看对方那笨重的身形、沉重的眼皮，以及呆滞的表情。现在正是早上，美蓝极浓度不够，艾德瑞克的代谢循环还未从夜间休息中恢复。

「你该不会是用这具身体在大街上走来走去吧？」艾德瑞克问。

「我今天变化的某些身形，人们不会有兴致看第二眼。」司凯特利说。

这条变色龙以为改变一下身形就能掩人耳目了。艾德瑞克难得如此有见地。他猜想，自己是否真能帮他们瞒天过海？如今，皇帝的妹妹……

艾德瑞克摇摇头，在气槽中搅起阵阵橙红烟雾，开口问道：「你为什么来这里？」

「必须催促一下那件礼物，让他赶紧行动。」司凯特利说。

「不可能。」

「必须找到办法。」司凯特利坚持说。

「为什么？」

「事情的发展不如人意。皇帝打算离间我们。他向贝尼·杰瑟里特开价了。」

「哦，那个啊。」

「那个！你必须催促苏亡人……」

「制造他的人是你们，忒莱素人。」艾德瑞克说，「你更了解他，不该要求我做这件事。」他停了停，朝透明槽壁靠近些，「要不，就是关于这件礼物，你对我们撒了谎。」

「撒谎？」

「你说过，武器已准经备好，剩下的就只是瞄准和发射。苏亡人一送出去，我们就不可能动手脚了。」

「我们还是可以影响苏亡人的，」司凯特利说，「你只需要问问他的前身就行。」

「那会怎样？」

「会刺激他，之后他做的事就会正中我们的下怀。」

「他是晶算师，具有推算力。」艾德瑞克反对，「他可能会猜出我的用意……那个妹妹或许也能猜到。只要她把注意力集中到……」

「你到底能不能帮我们躲过那个女巫的预知力？」司凯特利问。

「我不怕预知力，」艾德瑞克说，「我担心的是推算，还有真正的密探、帝国的实力、对香料的控制，加上——」

「万物都有极限。只要记住这一点，你就能够平静地看待皇帝和他的力量。」司凯特利说。

领航员的身体不安地弹了弹，姿势奇特，四肢像诡异的蝾螈一样扭动着。司凯特利竭力压制心头的厌恶。这个宇航的领航员和平常一样，穿着深色紧身连衣裤，腰带上捆着各种鼓起的容器。可是……他移动时却给人一丝不挂的感觉。司凯特利觉得，这是因为游泳、伸展的动作。他再次感觉到他们这群密谋者的关系相当脆弱。他们不是和谐的团队，这就是他们的弱点。

艾德瑞克的动作渐渐平息下来，瞪着司凯特利。他赖以维生的橙红气体使他眼前一片红。为了保全自己，幻脸人有什么阴谋？艾德瑞克寻

思。这个忒莱素人做事总是出人意表。这是不祥之兆。

领航员声音和动作中的某种东西告诉司凯特利，他最害怕的是那个妹妹，而不是皇帝。这个念头像灵光一样闪现，令人不安。关于厄莉娅，他们是不是忽略了什么重要的事？苏亡人这件武器是否足以摧毁那两人？

「你知道人们是怎么说厄莉娅的吗？」司凯特利试探性地问了问。

「你指的是什么？」鱼人又扭动起来。

「世上没有哪种哲学、哪个文化拥有这样一位女守护神。」司凯特利说，「愉悦、美丽，融合成一」

「愉悦和美丽能持久吗？」艾德瑞克质问他，「我们要摧毁这两个厄崔迪人。文化！他们散布的只是方便他们统治的文化。美丽！他们的美丽是奴役人的美丽。他们制造了缺乏文化修养的人，这种人是最容易摆布的。他们竭尽所能，不留任何漏洞。锁链！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在锻造锁链，以奴役他人。可奴隶终究会起身反抗。」

「那个妹妹也许会结婚，并且繁殖后代。」司凯特利说。

「为什么你不停提到那个妹妹？」艾德瑞克问。

「皇帝可能要为她挑选伴侣。」司凯特利说。

「让他挑选好了。反正已经晚了。」

「即使是你，也没办法创造下一个瞬间。」司凯特利警告说，「你不是创造者……跟厄崔迪一样。」他点点头，「我们不能设想太多。」

「我们不是那种口口声声说要创造的人。」艾德瑞克反驳道，「也不是那伙想从将穆阿迪布捧成先知的暴民。你说的是什么废话？为什么提出这种问题？」

「因为这颗星球，」司凯特利说，「提出问题的，是这颗星球。」

「星球不会说话！」

「这颗会。」

「哦？」

「这颗星球诉说着创造。风在夜里流动，这就是创造。」

「风沙流动……」

「一觉醒来，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全新世界。一切都是新的，等着你留下痕迹。」

没有痕迹的沙地？艾德瑞克想，创造？他突然千头万绪，感到焦躁不安。密封的气槽、房间的摆设，一切都在朝他逼近，挤压着他。

沙地上的痕迹。

「你说起话来活像弗瑞曼人。」艾德瑞克说。

「这就是弗瑞曼人的思维，很启发人心。」司凯特利同意道，「他们说穆阿迪布的圣战在宇宙中留下痕迹，就像弗瑞曼人在沙地上留下痕迹。他们已经在人类的生命中划下记号。」

「那又怎样？」

「然后另一晚降临，」司凯特利说，「大风刮起。」

「是啊，」艾德瑞克说，「圣战有其极限。穆阿迪布利用了他的圣战，并且—」

「他没有利用圣战，」司凯特利说，「是圣战利用了他。我想，如果他能办到，他宁愿停止这场战争。」

「如果他能办到？他只需要—」

「喔，别动了！」司凯特利喝道，「精神的瘟疫是无法阻止的。它跨越了秒差距，从一人传染到另一人。它是势不可挡的传染病，会乘虚而入。谁能阻止？穆阿迪布手上没有解药。这种事植根于混沌，秩序的手能伸到那里去吗？」

「那么，你被传染了？」艾德瑞克问。他在橙红气体中慢慢转动，不明白司凯特利的声音为何如此惊恐。难道幻脸人已经退出这场密谋？现在没有办法窥视未来，查出这一点。未来已经变成一条泥流，挤满各种预言。

「我们都被传染了。」司凯特利说。他提醒自己，艾德瑞克的智力非常有限。该怎么解释才能让这个领航员理解呢？

「但等我们毁了他，」艾德瑞克说，「这些传染不就……」

「我真该让你就这么无知下去，」司凯特利说，「可惜我的职责不允许。再说，这样做还会危及我们大家。」

艾德瑞克又翻腾起来。为了稳住自己，一只长蹼的脚踢了一下，在大腿周围搅起一阵橙红气泡。「你说的话很奇怪。」他说。

「这件事就快爆开了，」司凯特利说，声音沉着了些，「就要炸成碎片了。而那之后，碎片将影响好几个世纪。难道你没看见？」

「宗教的事我们以前也处理过。」艾德瑞克争辩着，「如果这次……」

「这次不仅仅是宗教！」司凯特利说，心里想着圣母会对这个同谋的粗陋教育有何评论，「宗教性质的政权是另一回事。穆阿迪布的祁扎锐遍布世界各地，取代了过去的政府。但他没有永久性的公务体制，也没有互相串连的使节。他只有主教，只有一座座政权孤岛。每座岛屿的中心只有一个人，而这些人都学会了如何获取和握住个人权力，相互猜疑妒恨。」

「他们一分裂，我们就各个击破。」艾德瑞克洋洋得意地笑道，「只要把头砍下来，身体就会倒——」

「这具身体有两个头。」司凯特利说。

「那个妹妹……也许会结婚。」

「当然会结婚。」

「我不喜欢你说话的口气，司凯特利。」

「我也不喜欢你的无知。」

「如果她结了婚，会怎样？会动摇我们的计划吗？」

「会动摇整个宇宙。」

「但他们不是独一无二的。我，我本人也拥有这种力量，可以——」

「你只不过是婴儿。他们大步向前时，你还在摇摇晃晃学走路。」

「他们不是独一无二的！」

「你忘了吗，领航员，我们也曾制造出魁萨茨·哈德拉克，那个人能看见各种未来景象。你不可能威胁那样的人，你的任何威胁都会反过来威胁你自己。穆阿迪布也是这样，他知道我们会攻击他的契妮。我们必须加快脚步。你必须找到苏亡人，照我的指示催促他。」

「如果我不呢？」

「闪电就会落到我们头上。」

15

噢，满嘴利牙的沙虫，
你怎能拒斥那无可救药的欲望，
那些诱你窜出地面的肉身和呼吸？
吞食了在火焰之门扭动的魔王！
没有任何长袍，
能隐藏你身而为神的狂妄，
遮蔽你燃烧的渴望！

——〈沙虫之歌〉，《沙丘书》



保罗手持晶刃匕及短剑，在训练室跟苏亡人对打一番，出了一身大汗。他站在窗边，看着下方的神殿广场，试着想像契妮接受诊疗的情景。怀孕六周了，她早上感觉不舒服。医生都是最出色的，一有结果就会来报告。

黑暗的午后沙暴云使广场上的天空更加阴沉。弗瑞曼人称这样的天气为「恶天」。

医生会不会永远不通知他了？每一秒都过得极度缓慢，像在竭力挣扎，不愿踏入他的宇宙。

等待……等待……瓦拉赫上的贝尼·杰瑟里特还没有回音，显然是故意拖延时间。

其实，预象记录了这些时刻，但他有意屏蔽自己的意识，不愿看到这些。他宁愿做时间之鱼，随着水流任意漂往任何地方。这一刻，命运已定，无论如何挣扎都已无力挽回。

他听到苏亡人正在检查装备，叹了口气，一只手按住自己的腰带，解下屏蔽场，一阵刺麻感传遍他全身皮肤。

保罗告诉自己，等契妮一回来，无论出了什么事，他都要面对。时

候到了，应该接受事实，即使他向她隐瞒了一些事。若非如此，她无法活到今日。他想，自己宁愿保全契妮而不要子嗣，这是不是一种罪孽？他有什么权利代替她做决定？不，这么想是愚蠢的！面对这种情况，谁会犹豫？难道要他选择地牢、折磨、心碎……以及更可怕的遭遇。

门开了，契妮的脚步声传来。

保罗转过身。

契妮一脸杀气。她身着金色长袍，腰间缠上宽大的弗瑞曼腰带，水环像项链一样戴在脖项，一只手叉腰（这只手从不远离晶刃匕），两眼闪着走进任何房间搜寻时的锐利眼神。她的一切都只显示了暴风雨将至。

她走过来，他张开双臂搂住她。

「有人，」她哑着声，靠在他的胸前说，「有人长时间给我服用避孕药……直到我开始进行食疗。因为这种药，我这次生孩子会有问题。」

「可以补救吗？」他问。

「很危险。我知道这种毒药是从哪里来的！我要她的水。」

「我亲爱的希哈娅，」他低声说，把她搂得更紧，以平息她突然的颤抖，「你会生出我们想要的孩子，这还不够吗？」

「我的代谢变快了。」她说，紧紧搂着他，「现在，怀孕是我生命的一切。医生告诉我，胎儿生长的速度快得可怕。我必须吃了又吃……还要服用更多香料……吃香料、喝香料。为了这个，我一定要杀了她！」

保罗吻着她的面颊：「不，我的希哈娅，你不会杀任何人。」他心想：伊勒琅延长了你的生命，我的爱。孩子出生之日，就是你死亡之时。

不可言说的悲痛抽干了他的骨髓，掏空了他的生命，让他成为黑色的空瓶子。

契妮挣脱开：「我不会饶恕她！」

「谁说要饶恕她？」

「那我为什么不能杀了她？」

这是一个彻底的弗瑞曼问题，保罗差点爆出歇斯底里的大笑。为了

掩饰笑意，他说：「没有用的。」

「你看到了？」

保罗想起了预象，腹部一阵紧缩。

「我看到了……看到了……」他喃喃道。他早就知道，围绕在他四周的事件终将形成眼前的现实。现在，这个现实让他动弹不得。他感到未来的锁链牢牢困住了他，就像贪婪的魔鬼。这样的未来在他面前出现太多次了。他喉咙又紧又干。他想，难道他就这样一直受自己的预知力驱使，直到命运将他丢到最残酷的现实面前？

「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契妮说。

「我不能。」

「为什么我不能杀死她？」

「因为这是我的要求。」

他看出她接受了。她接受了，就像沙子吸收水，然后藏起了水。但他不知道，在那愤怒躁动的外表下，是否还有温顺。这一刻他发现，皇宫生活并未改变契妮。她只是暂时在这里停留，仿佛长途旅行时和自己的男人在某个中途站小憩。沙漠养成的所有品质都完好无损地保留了下来。

契妮从他身边走开，瞥了一眼苏亡人。他站在训练室门口，等着。

「你在和他比剑？」她问。

「而且略胜一筹。」

她的目光从地板上的圆圈转向苏亡人的金属眼。

「我不喜欢他。」她说。

「他没有伤害我们的意图。」保罗说。

「你看到了？」

「我没有看到！」

「那你怎么知道？」

「因为他不只是苏亡人，他还是邓肯·艾达荷。」

「制造他的是忒莱素人。」

「他们的成品超出他们的预期。」

她摇摇头，产子方巾的一角摩擦着长袍的衣领：「他是苏亡人，你无法改变这个事实。」

「海特，」保罗说，「你是摧毁我的工具吗？」

「如果此时此刻的实质改变了，未来也会因此改变。」苏亡人说。

「这不算答案！」契妮反驳。

保罗提高声音：「我会怎么死去，海特？」

人造眼里闪过一丝亮光：「陛下，据说您将死于金钱和权力。」

契妮僵住了：「他怎么敢这样对你说话？」

「晶算师只说真话。」保罗说。

「邓肯·艾达荷是真正的朋友吗？」她问。

「他为我献出了生命。」

「据说，」契妮低声说，「苏亡人不可能恢复原身。」

「你想转化我？」苏亡人问，眼睛直直望着契妮。

「他是什么意思？」契妮问。

「转化，就是翻转回去，」保罗说，「但世上没有回头路。」

「每个人都背负着自己的过去。」海特说。

「每个苏亡人也是？」保罗问。

「在某种程度上，陛下。」

「那么，你的肉身里藏着什么样的过去？」

契妮发觉这个问题让苏亡人十分不安。他的动作加快了，双手握拳。她瞥了一眼保罗，不知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刺探他。难道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个东西变成从前那个人？

「以前曾有苏亡人记起自己的过去吗？」契妮问。

「有过许多尝试。」海特说，眼睛看着脚边的地板，「但没有一个苏亡人恢复成前身。」

「但你渴望能回到前身。」

苏亡人那双木然的眼睛动了过来，死死盯着保罗：「是的！」

保罗轻声说：「如果有什么方法……」

「这具肉体，」海特说，左手放在前额上，像古怪的敬礼姿势，「不是我前身的血肉。它是……再生的，保留的只是外形。幻脸人也可以变化成我这副外形。」

「但不能做到这么天衣无缝。」保罗说，「再说你也不是幻脸人。」

「是这样没错，陛下。」

「你的形体是怎么来的？」

「从原来肉体的细胞上提取基因，进行复制。」

「也就是说，」保罗说，「在细胞、基因的某个地方还保存着某种东西，它记得邓肯·艾达荷的形体。据说巴特勒圣战之前，古人研究过这个领域。这种再生，能保存记忆到什么程度，海特？它从前身那里学到了什么？」

苏亡人耸耸肩。

「如果他不是艾达荷呢？」契妮问。

「他是。」

「你确定吗？」她问。

「他在各方面都是艾达荷。我想像不出有什么力量能强大到这种地步，可以让这个苏亡人和艾达荷这么相似，没有丝毫偏差。」

「陛下！」海特反驳道，「我们不能因为想像不出某种东西，就把它从现实中排除。有些事，身为苏亡人的我必须去做，但如果我是人，我绝不会做！」

保罗凝视契妮，说：「你懂了吗？」她点点头。

保罗转过身，竭力压下心头的悲伤，走到露台的窗户边放下帷幔。光线暗了下来。他系紧长袍的腰带，倾听身后的动静。

什么动静都没有。

他转过身。契妮站在那里，像中了邪，眼睛直直盯着苏亡人。

保罗发现海特已经缩回去，回到内在的洞穴，苏亡人的领域。

听到保罗的声音，契妮转过身来。她还未摆脱刚才那一幕对她的冲击。刚才那一瞬，这个苏亡人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那一刻，他成了不会让她恐惧的人，一个她喜欢而且钦佩的人。现在她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刺探他。他希望她能透过苏亡人的躯壳，看见藏在里面的那个人。

她望着保罗：「那个人就是邓肯·艾达荷吗？」

「曾经是邓肯·艾达荷。现在仍然是。」

「他会让伊勒琅继续活下去吗？」契妮问。

看来水在沙下沉得还不够深，保罗想。他说：「如果我下令的话。」

「我不明白。」她说，「你难道不愤怒？」

「我很愤怒。」

「你听起来不……愤怒。你听起来很悲伤。」

他闭上眼睛：「是的。愤怒的同时，我也很悲伤。」

「你是我的男人，」她说，「我了解你。但现在我突然不了解你了。」

突然间，保罗觉得自己仿佛正沿漫长的洞窟往下走。身体在移动，迈出一只脚，然后另一只脚，但思想却飘到别的地方。「我也不了解自己。」他低声道，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已经从契妮身边走开了。

她站在他后面的某个地方说：「亲爱的，我以后再也不问你看见什么了。我只知道我们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他点点头：「我一开始就知道。」他转过身，仔细端详着契妮。她仿佛离他非常遥远。

她走上前来，一只手放在腹部：「我饿了。医生说我必须吃平常的三到四倍。我很害怕，亲爱的。孩子长得太快了。」

太快了。他同意，胎儿也知道时间很紧迫。

穆阿迪布英勇无畏，这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结局，却仍坚定走在这条道路上。这一点，他说得非常清楚。「我要告诉你们，我已经到了检验自己的时刻，时间将证明，我是终极仆从。」他将一切编结成一体，让他的朋友和敌人都敬拜他。正因为这个原因，也只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使徒祷告说：「神啊，请拯救我们，别让我们走上穆阿迪布用他的生命之水为我们盖住的岔道。」人们一想到这些「岔道」，便会产生深深的厌恶。

——伊安·艾尔丁《裁决书》



信使是一名年轻女人，契妮熟悉她的相貌、名字和家庭背景，她因而通过了帝国的安全检查。

契妮没做什么，只是在安全官班奈吉的面前证实了她的身份，之后班奈吉便安排她和穆阿迪布会面。班奈吉这一举动是出于直觉。此外，在圣战之前，这名年轻女人的父亲曾经是皇帝麾下令人闻风丧胆的敢死队队员。若非如此，他可能会不管她的请求——她说她的信息只能亲口向穆阿迪布本人报告。

进入保罗的私人办公室之前，她自然接受了审查和搜身。即便如此，班奈吉仍然跟在她旁边，一手按刀，另一手按住她的手臂。

他们带她进屋时，几乎日正当中。这是奇异的空间，融合了沙漠弗瑞曼人和贵族家庭的气息。三面墙上覆着沙地帐，还有精致的挂毯，上面绘着弗瑞曼神话人物。第四面墙上镶着一大面银灰色荧幕。荧幕前方有张椭圆形书桌，上面只有一件东西：嵌入太阳系星仪的弗瑞曼沙钟。

保罗站在桌旁瞥了一眼班奈吉。这位保全官的姓氏表明他的祖先是走私贩，但他从弗瑞曼员警队一路晋升，靠着头脑和忠诚爬上如今的职位。他很结实，几近肥胖。几绺黑发垂过汗涔涔的深色前额，像某种异

星鸟的头冠。眼睛全蓝，目光坚定，无论眼前是欢笑的场面还是残暴的景象，表情始终如一。契妮和斯第尔格都很信任他。保罗知道，如果自己叫班奈吉立即杀死这女孩，他会立即照做。

「陛下，这就是那个送信的女孩。」班奈吉说，「契妮女士说她有消息要带给您。」

「好。」保罗点了点头。

奇怪的是，女孩并不看他。她的视线停在沙钟上。她中等身材，深色皮肤，罩着一袭深红色长袍，袍子质地华美，剪裁流畅，说明她家境优渥。她的蓝黑长发以一条细带束起，带子和长袍极为相衬。长袍遮住她的手。保罗怀疑她的手正紧紧握拳。很像样。她的一切都很像样，包括那件特地留在这一刻穿上的华服。

保罗吩咐班奈吉退到一旁。他犹豫一下，照令行事。女孩移动了，向前跨出一步。步态很优雅，眼神依然闪躲。

保罗清了清喉咙。

女孩终于抬起目光，睁大没有眼白的眼睛，只流露出恰到好处的敬畏。她脸庞小巧，下巴精致，紧闭的小嘴带着几分拘谨。脸颊瘦削，眼睛因而显得特别大。她有一股孤凄的气质，透露了她并不常笑，眼角甚至还残留着一片淡黄色痕迹，可能是因为灰尘的刺激，或者对塞木塔上瘾。

很有那么一回事。

「听说你请求见我。」保罗说。

这个化身为女孩的人，就要面临最大的考验了。司凯特利已经披上这副外形，还有习惯、性别，以及声音──他能掌握和设想的一切。然而这是穆阿迪布在穴地时期就认识的人。那时候她只是个孩子，但和穆阿迪布有许多共同的经历。他得小心，避免谈到某些回忆。这是他的冒险之举中最刺激的部分。

「我是奥辛之女莉绮娜，出身伯克·阿迪巴。」

女孩的声音细小而坚定，逐一报出自己的父□、名字和家族。

保罗点点头，明白契妮为何会被唬过去。女孩的音质复制得精确无比。如果保罗没有受过严格的贝尼·杰瑟里特声音训练，没有在预象中见识过各类肌肉神经的控制术，幻脸人的伪装术甚至可能骗过他。

训练使他看出了破绽：这女孩比她报出的年龄要大些，对声带的控制有些过头，脖子和肩膀的姿态缺乏几丝弗瑞曼人特有的高傲。但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华美的长袍遮掩了实际的体态……五官也无懈可击，说明幻脸人对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理解。

「在我家歇一歇，奥辛的女儿。」保罗以正式的弗瑞曼欢迎辞招呼她，「我们欢迎你，就像干渴的旅途后欢迎清水。」

女孩微微松了口气，一副因保罗的接纳而有了信心的模样。

「我带来了口信。」她说。

「见信使如见其主。」保罗说。

司凯特利轻轻吐了口气。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但接下来的任务更艰钜：必须将这个厄崔迪人带向那条特定之路。他必须失去情人，又不能怪罪任何人，失败只能归咎于无所不能的穆阿迪布。要让他不得不终究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从而接受忒莱素所提出的其他选择。

「我是驱走夜晚安眠的狼烟。」司凯特利说，用的是弗瑞曼敢死队的暗语，意思是：我带来了坏消息。

保罗竭力保持镇静，感觉自己全身赤裸。他摸索着未来，却看不到任何预象。强大的预知力遮蔽了这个幻脸人，他只能隐约瞥见时间的边缘，只知道有哪些事自己不能去做。他不能杀死这个幻脸人，那将加速未来的来临。他必须不惜一切推迟未来。无论如何，一定要设法进入黑暗的中心，改变未来那可怕的模式。

「说出你的信息。」保罗说。

班奈吉挪了个位置，站在可以观察女孩表情的地方。她似乎这才意识到他的存在，目光落在安全官按着的刀柄上。

「正直善良的人不相信邪恶。」她说，眼睛直视班奈吉。

啊哈，表演得不赖，保罗想，这是真正的莉绮娜可能说出的话。他感到心里一阵刺痛一奥辛真正的女儿已经死去，成为沙漠里的尸体。但现在不是悲伤的时候。他皱了皱眉头。

班奈吉仍然紧盯着女孩。

「我必须私下把信息说给您听。」她说。

「为什么？」班奈吉追问道，语调严厉。

「这是我父亲的意思。」

「班奈吉是我的朋友。」保罗说，「我不也是弗瑞曼人吗？别人告诉我的一切，我的朋友都能听。」

司凯特利稳住自己，维持着女孩的形貌。这真的是弗瑞曼人的习惯……还是一项测试？

「皇帝当然可以制定自己的规矩。」司凯特利说，「信息是这样的：我父亲希望您到他那里去，带上契妮。」

「为什么要带上契妮？」

「她是您的女人，也是塞亚迪娜。这件事跟水有关，按照我们部落的规矩，必须由她见证我父亲的做法符合弗瑞曼人之道。」

看样子，真的有弗瑞曼人加入那场阴谋，保罗想。这一刻确实符合他所预见的事态。他别无选择，只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你父亲想说什么？」保罗问。

「他想说，有一场反叛您的阴谋，弗瑞曼人的阴谋。」

「为什么他不亲自来跟我说？」班奈吉问。

她仍然盯着保罗：「我父亲不能来这里。阴谋分子已经对他起了疑心，他来的话只有一死。」

「他不能把那个阴谋透露给你吗？」班奈吉问，「为什么冒险让自己的女儿接下这个任务？」

「细节都锁在密波传信器里，只有穆阿迪布本人才能打开。」她说，「我只知道这么多。」

「那么，为什么不把密波传信器送来？」保罗问。

「这是一具人类密波传信器。」她说。

「好吧，我去。」保罗说，「但我要一个人去。」

「契妮一定要和您一起去！」

「契妮怀孕了。」

「弗瑞曼女人什么时候拒绝过……」

「我的敌人给她吃了慢性毒药，」保罗说，「分娩时会很困难。她的健康状况不允许她和我一起去。」

司凯特利没来得及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女孩脸上流露出挫败和愤怒。司凯特利的上司提醒过他，必须留条逃生之路给任何猎物，即使是穆阿迪布这样的猎物也不例外。但即使如此，他们的计划仍然不算失

败，这个厄崔迪人还在罗网里。他已经发展出一套稳固的模式，如果发现自己必须换到相反的模式，他会毁了自己。忒莱素人创造的魁萨茨·哈德拉克便走上那条路，而那也将是面前这个魁萨茨·哈德拉克要走的路。到那时……那个苏亡人。「我想问契妮本人，让她自己决定。」她说。

「我已经决定了。」保罗说，「你代替契妮，和我一起去。」

「这个仪式需要塞亚迪娜！」

「你难道不是契妮的朋友吗？」

出招了！司凯特利想，他会不会起了疑心？不会。只是弗瑞曼人的谨慎罢了。再说避孕药的事也的确是事实。好吧—另外想法子。

「父亲叫我不要回去。」司凯特利说，「他要我寻求您的庇护。他不愿意让我冒险。」

保罗点点头。漂亮的一记。他不能拒绝提供庇护。她的托词十分有力：弗瑞曼人必须听从父亲的命令。

「我让斯第尔格的妻子赫若和我一起去。」保罗说，「请告诉我，怎么去你父亲那里。」

「您怎么知道斯第尔格的妻子可信？」

「我知道。」

「但我不知道。」

保罗抿起嘴唇，接着问：「你母亲还好吧？」

「我生母已经去世。我继母还活着，在照顾我父亲。怎么了？」

「她是泰布穴地的？」

「是的。」

「我记得她。」保罗说，「她可以代替契妮。」他向班奈吉做了个手势，「传召侍卫，带奥辛的莉绮娜去休息。」

班奈吉点点头。侍卫，这个词表示这名信使必须小心看守。他拉着她的胳臂，她反抗着。

「您怎么去见我父亲？」她争辩道。

「你把路线告诉班奈吉就可以了，」保罗说，「他是我朋友。」

「不！我父亲吩咐过！我不能！」

「班奈吉？」保罗说。

班奈吉停下脚步。保罗看得出来，这人正在他那百科全书式的记忆

中飞快搜寻，正是这种记忆力帮助他晋升为亲信。「我知道一个向导，他能带您到奥辛那里去。」

「我一个人去。」保罗说。

「陛下，如果您……」

「奥辛希望我去。」保罗说，几乎无法掩饰冷笑。

「陛下，太危险了。」班奈吉反对。

「即使是皇帝，多少也得冒险。」保罗说，「就这样定了。照我的吩咐去做。」

班奈吉很不情愿地领着幻脸人走出房间。保罗转身朝向书桌后面空荡荡的荧幕，觉得自己仿佛正等着一块岩石从高处坠落。

该不该把这个信使的真相告诉班奈吉？他心想。不行！在他的预象中，他还不曾这么做过。偏离任何预知路径，都会导致突如其来的暴力。他必须找到某个支点，将他撬离他见到的预象。

假如真有这样的支点……

17

无论人类文明变得如何奇特，无论生命和社会如何发展，也无论人机接口进化到多么复杂，当人类的进程、人类的未来都取决于某个人相对单纯的作为时，孤独的力量总有上场的时刻。

—《忒莱素神书》



保罗在走出堡垒，跨过高挂天际的人行桥走向祁扎锐大楼时，故意走得一瘸一拐。太阳快落下了，他走在一道道阴影里遮掩行踪，但锐利的眼睛仍有可能从他的举止中认出他来。他带着屏蔽场，但没有打开。他的副手认为屏蔽场的微光可能会引起疑心。

保罗朝左了望。缕缕沙云飘浮在傍晚的天空，像百叶窗帘。穿透蒸馏服过滤层的空气非常干燥。

他不是真的独自外出，但自从他停止夜间孤身散步以来，安全措施从未像此时这般松懈。装有夜间监视器的几架扑翼机高高飘浮在上空，仿佛只是随意四散，实则通过一部藏在他衣服里的发射器追踪他的行踪。下方的街道上有精兵四处走动，另一些人则散布全城，以保护乔装成平民的皇帝。他一身弗瑞曼装扮，身着深色的蒸馏服和沙漠靴，面颊塞入强化石膏以改变脸形，下巴左侧挂着集水管。

走到人行桥对面时，保罗朝身后瞥了一眼，保护他寝宫的岩石城垛后方有人影晃动。一定是契妮。「在沙漠里搜寻沙子」，她这么形容这次冒险。

她不知道这是多么痛苦的抉择。在几种痛苦中比较、挑选，即使较轻的痛苦也变得难以忍受。

在撕心裂肺到失魂的那一刻，他再次经历分离之痛。到最后，契妮与他有瞬间的精神合一，感应到了他的痛，但她误以为那只是人们告别所爱投身未知险境时的情绪。

我不是不知道啊，他心中想着。

他穿过天桥，走进上层通道穿越教团大楼。到处都是固定式灯球，人们来去匆匆，忙着工作。祁扎锐从不入睡。保罗被门上的招牌吸引住了，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那是「流言压制与反击」「预言展望」「信仰考验」「宗教供应」「军备」……「信仰宣导」……

更诚实的名称是「官僚宣导」，他寻思。

在他统治的宇宙中，一种全新的宗教服务正在快速崛起。祁扎锐这种新人类更常是改宗的皈依者。他们极少取代关键职位上的弗瑞曼人，但几乎填满了所有空隙。他们使用美蓝极，原因除了延缓衰老，也是为了显示他们负担得起。他们脱离皇帝、宇航公会、贝尼·杰瑟里特、皇室或祁扎锐等统治层级。他们的神就是日常工作和档案。他们手下有许多晶算师，还有庞大的档案系统。他们教义问答集的第一个词汇是「权宜」，虽然他们经常在口头上应和巴特勒戒律。他们声称不可依照人类的外形制造机器，但实际上，他们早已背叛这个原则，所有行为都显示出他们更喜欢机器而不是人类，更喜欢统计数字而不是个体，更喜欢疏离且概括的观点，而不喜欢亲密的人际接触，因为这种接触需要想像力和主动精神。

保罗走上大楼另一侧的坡道时，厄莉娅神殿晚祷仪式的钟声刚刚响起。

钟声给人奇异的永恒感。

神殿在拥挤的广场对面，已修缮一新。宗教仪式也是最近设计的。神殿位于厄拉奇恩边缘的沙漠地带，风沙已经开始侵蚀神殿的石头和防火石膏，周围建筑的布局似乎很随意。这一切都形成了一种印象：这是相当古老的地方，充满传统和神秘事物。他走下去，来到拥挤的人群中间。安全部门能找到的唯一一个向导坚持要这么做。保罗同意了，他的安全官以为不妥，斯第尔格也不赞同。契妮当然反对得最厉害。

周围挤满了人，但即使人们摩肩擦踵，对他视而不见，从他身边匆匆走过，他也能自在移动。他知道，他们就是这样默默对待弗瑞曼人。此时的他是一个住在沙漠深处、脾气暴烈的男人。

他随着快速移动的人流走上神殿台阶，人群更加拥挤了。周围的人被迫推挤着他，他发现人人都在下意识向他道歉：「请原谅，大人。我

也不想这么粗鲁。」「失礼了，老爷，实在挤得太厉害了。」「真不好意思，圣民。有个蠢货撞到我。」

如此这般几次后，保罗开始对这些道歉充耳不闻。这些话里其实没什么歉意，只有下意识的畏惧。他不再想周围的人群，却回忆起从卡拉丹城堡少年时代以来的这趟漫漫长途。他究竟是从何处出发，离开卡拉丹踏上这颗星球，途经这座拥挤的广场，踏上脚下的这条路？他真的踏上了吗？他其实不能说自己曾在生命中某个时刻为了特定理由做过什么事。他的动机和冲突都太复杂了，可能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驱力都复杂得多。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仍然可以避开前方道路上他看得一清二楚的宿命。但汹涌的人潮拥着他向前走，恍惚中，他感到迷失了方向，无法主宰自己的生命。

人群拥着他走上台阶，站在神殿的门廊。众人安静下来，空气中有浓烈的酸臭味及汗味——那是敬畏的气息。

侍僧已经开始在殿内礼拜，简朴的吟唱盖过了所有声音——低语声、长袍的窸窣声、沙沙的脚步声、咳嗽声。圣歌讲述着某个远方的故事，女祭司在灵魂出窍时曾到过那里。

她乘上太空的沙虫！
前往微风吹拂的陆地游荡，
在满天风暴中引航。
在毒蛇的巢穴我们酣然入睡，
因为有她守护我们的灵魂在梦中徜徉。
她把我们藏在阴凉的洞穴，
避开沙漠的烈阳。
她洁白的牙齿莹莹发亮，
让我们在黑夜里有了方向。
她那美丽的发辫，
把我们荡上天堂！
只要有她，
到处是花儿的甜美芬芳。

巴拉卡！保罗想到一个弗瑞曼词汇。看！她也可能充满狂暴的激情。

神殿的门廊密布又高又细的灯管，仿真蜡烛的火焰。烛光摇曳，保罗仿佛回到古代。他知道这正是设计者追求的效果。整个场景都是在重现古代生活，有些造作，但效果绝佳。这其中也有他的手笔，为此他憎恨自己。

人群推着他经过几道高大的金属门，进入巨大的中殿。这里光线昏暗，闪烁的亮光从远远的高处投下，中殿尽头是灯火辉煌的祭坛。祭坛后方看似简朴的黑木上刻着弗瑞曼神话中的沙地图案。隐藏的灯光照在警戒门的能量场上，形成七彩极光。吟唱的侍僧在那面光幕下列成七排，形成一幅妖异的画面：黑袍、白脸，嘴巴和谐地一开一阖。

保罗观察着身边的朝圣者，突然间十分羡慕他们的专注，他们那种聆听真理的虔诚。他听不到什么真理。他们似乎在这里得到某种自己无法得到的东西，某种具有神奇疗愈力的东西。

他想慢慢朝祭坛走去，但一只手抓住了他的手臂，他不得不停下。保罗四下看了看，发现一位弗瑞曼长者探询的目光—蓝中带蓝的眼睛、浓密的眉毛，似曾相识。一个名字在保罗的脑海里闪过：拉西尔，一名穴地时代的伙伴。

保罗知道，在拥挤的人群中，拉西尔一动武，自己完全束手无策。

老人靠近了些，一只手放在暗淡的沙色长袍下，无疑正紧握着晶刃匕的刀柄。保罗选了一个最适合反击的位置。老人把头靠近保罗的耳朵，悄声说：「我们和其他人一起走。」

这句暗语确认了他的向导身份。保罗点点头。

拉西尔退了回去，面朝祭坛。

「她来自东方，」侍僧唱道，「太阳在她身后光芒万丈。在光明的照耀下，一切都无法躲藏，无论是光明，还是魍魉。」

如诉如泣的拉巴巴琴声响起，盖过了歌声。侍僧的吟唱戛然而止。人群像受了电击般突然猛往前挤几公尺，像块肉饼般紧紧相贴，呼吸和香料味使空气变得异常凝滞。

「在洁净的沙地上，沙胡罗写下圣言！」侍僧齐声大喊。

保罗感到自己的呼吸已和身边的人群融合无间。闪闪发光的警戒门

后方的阴影中，女声合唱开始幽幽响起：「厄莉娅……厄莉娅……厄莉娅……」声音越来越响，之后突然鸦雀无声。

声音再次响起—柔和的晚祷开始了：

她平息所有风暴—
她以双眼屠灭敌人，
对无信仰者施以惩罚。
在托诺盆地的尖顶，
在那个黎明的第一缕阳光升起，
清晨第一股清泉流下的山岬，
你能看见她。
在夏日照耀的酷暑中，
她送来了面包和牛奶—
沁凉，香料的芬芳四洒。
她用目光消融敌人，
对压迫者施以惩罚，
一切秘密都躲不过她的洞察。
她就是厄莉娅……厄莉娅……厄莉娅……

歌声越来越低，渐渐消失。

保罗感到厌倦。我们都做了些什么？他问自己。厄莉娅还只是一个小女巫，但她正在长大。他想：长大意味着更加邪恶。

神殿里众人一心的气氛啃噬着他的心灵。他可以感觉到融入周围的人群中，但他与他们的相异处构成了致命的矛盾。他淹没在人群中，却又因自己那永远无法偿还的罪孽而自觉格格不入。他能感受到神殿之外的宇宙，无边无际。怎能期望单靠一个人、一套宗教仪式，就能将如此浩瀚无垠的宇宙织成一件适合每个人穿的长袍？

保罗颤抖起来。

他每走一步，就受宇宙反制。宇宙制造无数假象来迷惑他，令他无从掌握。宇宙永远不会接受他所赋予的任何形式。

整座神殿落针可闻。

厄莉娅从虹光后方的暗处走了出来。她穿着黄色长袍，袍上镶着绿边，那是厄崔迪家族的颜色—黄色代表阳光，绿色代表创造生命的死亡。保罗心头一惊，突然有股想法：厄莉娅出现在这里，是为了他，也只为他。他的目光穿过神殿里的人群，投向自己的妹妹。她是他的妹妹。他熟知她的习惯和她的出身，但他以前从未站在现在这个位置，和朝圣者在一起，用他们的眼光观察她。在这里，在这个举行神秘仪式的地方，他目睹她和那个反制他的宇宙合而为一。

侍僧递给她一只黄金圣杯。

厄莉娅举起杯子。

凭着某种直觉，保罗知道圣杯里装着还未转化的美蓝极，一种微妙的毒药，为她带来神谕的圣餐。

厄莉娅盯着圣杯，开始说话，声音拂过耳际，似鲜花绽放，宛转如乐音。

「起初，我们是一片空无。」她说。

「对一切茫然臣服。」唱诗班吟唱道。

「我们不知道神力驻留于万物。」厄莉娅说。

「不分早午。」唱诗班吟唱道。

「神力在此。」厄莉娅说，轻轻举起圣杯。

「带给我们祝福。」唱诗班吟唱。

也带给我们痛苦，保罗想。

「神力唤醒了灵魂。」厄莉娅说。

「驱散了一切迷雾。」唱诗班吟唱。

「在尘世中，我们消逝。」厄莉娅说。

「在神力里，我们挺住。」唱诗班吟唱。

厄莉娅将圣杯举到唇边，喝了一口。

保罗愕然发现，自己竟然和人群中最普通的朝圣者一样屏住呼吸。尽管他比谁都清楚厄莉娅这时最细微的一切感受，他还是陷入了精神合一的网。剧毒在他体内奔流的经过在他记忆中复苏：在时间凝结的那一刻，意识化为一粒微尘，转化了毒药。他再次经历永恒的觉醒，时间不复存在，一切都有可能发生。他以为他了解厄莉娅此刻的经历，但现在他看出来了，他其实并不了解。有神秘事物蒙住了他的眼睛。

厄莉娅颤抖着，跪了下去。

保罗和如痴如狂的朝圣者一起吐气。他点点头，部分光幕开始从他身上飞升。他沉醉在预象带来的极乐中，完全忘记了其他预象正步步逼近，仍有可能成为现实。在厄莉娅的这个预象中，人类在黑暗中穿梭，无法区分真正的现实和幻想出来的偶发事件。人们渴求一种永远不可能出现的绝对性。

在渴望中，人们丧失了现在。

香料转化带来的迷醉令厄莉娅轻轻晃动。

保罗感到某个超自然的存在正对自己说：「看！看那里！看你都忽略了些什么？」刹那间，他感到自己借助另一双眼，看到了任何画家和诗人都无法描述的画面和韵律，生气勃勃且优美，像耀眼的灯，令一切渴望权力的欲望现形……包括他自己的贪欲。

厄莉娅说话了，增强的声量在大厅中隆隆回荡。

「光明的夜晚！」她呼喊道。

一阵呻吟像汹涌的波涛滚过朝圣者。

「在这样的夜晚，一切都无所逃离！」厄莉娅说，「这样的黑暗是灿烂的！令你无法逼视，也没有感官可以捕获，没有语言能够提及。」她的声音低了下来，「深渊还未消亡，还孕育着未来万物。啊，这样激烈的力量是多么诗意！」

保罗发现他期待妹妹给自己打一些暗号。可能是任何动作或言词、某种巫术及秘法，或者像弩箭扣在弓上那样适合他的意识流动。这一刻在他意识内动荡不止，像滚动的水银。

「未来会有伤痛。」厄莉娅吟道，「我提醒你们，一切都只是开始，永远都只是开始。世界等着人去征服。我话音中的某些声音将含有尊贵的天命。你们会嘲笑过去，忘记我现在告诉你们的话：所有差异都蕴含一致。」

厄莉娅低下头。保罗差点失望地叫出来—她没有说出他期待的东西。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像一具空壳，像沙漠昆虫蜕下的外壳。

别人一定也有类似的感觉，他想。他感到身边的人群骚动起来。突然间，一名站在保罗左方中殿远处的女人哭号了起来，一声无言的痛苦叫喊。

厄莉娅抬起头，保罗一阵晕眩。两人间的距离崩塌了，他直直看着厄莉娅玻璃般无机的眼睛，仿佛离她只有几寸远。

「谁在呼唤我？」厄莉娅问。

「是我，」女人喊道，「是我，厄莉娅。哦，厄莉娅，帮帮我。他们说我的儿子在莫利坦星上被杀死了。他真的走了吗？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儿子了……永远见不到了？」

「你在沙地里往回走过吗？」厄莉娅吟道，「没有东西会消失。一切都会在稍后回来，只是改变了形式，而你可能会认不出来。」

「厄莉娅，我不明白！」女人呜咽道。

「你生活在空气中，但你看不见空气。」厄莉娅严厉地说道，「难道你是没有大脑的蜥蜴吗？你说话带着弗瑞曼口音。弗瑞曼人会试图让死人复活吗？除了他的水，我们不需要死者的任何东西。」

中殿的正中央，一名穿披深红斗篷的男人举起双手，袖子滑落下来，露出白皙的手臂。「厄莉娅，」他大叫，「有人给我一件策划提案。我应不应该接受？」

「你像个乞丐一样来到这里，」厄莉娅说，「你想寻找金碗，但只会找到匕首。」

「有人请我杀一个人！」一声吼叫从右边响起，低沉，带着穴地的腔调，「我应不应该接受？如果接受的话，会不会成功？」

「开始和结束是同一件事。」厄莉娅厉声说，「我没有告诉过你们吗？你们不是来这里提出问题。你有什么不能相信的，以至于非得跑到这里来呼喊你的怀疑？」

「她今晚脾气很坏。」保罗身旁的一个妇女喃喃道，「你以前见过她这么愤怒吗？」

她知道我来了，保罗想，难道她在预象中看到了什么使她恼怒的东西？她是在生我的气吗？

「厄莉娅，」保罗前面的一个男人叫道，「告诉那些商人和胆小鬼，你兄长的统治还能维持多久！」

「你应该用脑袋好好想一想，」厄莉娅咆哮着，「你的话带着偏见！正因为我兄长驾驭着混沌之虫，你们才有住屋和水！」

厄莉娅一把抓住长袍，猛地转过身，大踏步穿过闪烁的光幕，消失

在后面的黑暗之中。

侍僧立即唱起收场的圣歌，但节奏失去往常的水准。很明显，仪式突然结束让他们措手不及。人群中四处传出低语。保罗感到身边的人们骚动起来，烦躁又不满。

「全怪那个提出愚蠢商业问题的傻瓜。」保罗身边的女人喃喃地说，「那个虚伪的家伙！」

厄莉娅看到了什么？发现了什么未来的轨迹？

今晚这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使神谕仪式变了味。平常，人们都会大声恳求厄莉娅回答他们那些可怜的问题。是的，他们像乞丐一样来到这里祈求神谕。他以前也来这里听了很多次，藏在祭坛后方的黑暗里。是什么使今晚如此不同？

那个老弗瑞曼人扯了扯保罗的衣袖，朝出口处点点头。人群开始朝那里涌去。保罗被迫跟着一起移动，向导的手一直抓住他的衣袖。此时此刻，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化身为某种他无法控制的力量。他成了躯壳，无声无息，会自行移动。而他本人便寄生在这具躯壳的内部，被别人领着走上街道，穿过他自己的城市，这路线是如此熟悉，他在许多预象中看见过。他的心脏因悲痛而冻结了。

我本该知道厄莉娅看到了什么，他想，因为我自己见过许多次。但她没有怒吼反抗……她同时还看到了其他的可能性。

在我的帝国，生产的增长和收入的提高不能脱节。这是我命令的要旨。帝国各势力范围之间将不会有收支无法平衡的问题，原因是，我已经下达命令，不允许这种状况。我要强调，我是这个帝国无上的力量吞噬者，无论活着还是死去，都将持续吞噬力量。我的政府就是经济。

—保罗 - 穆阿迪布皇帝在议会上的指示



「我就走到这里了。」老人说，手松开保罗的袖子。「那在右边，尽头那端的第二道门。跟着沙胡罗走吧，穆阿迪布……记住您还是友索的时候。」

保罗的向导迅速消失在黑暗之中。

他知道，他的安全人员正等在什么地方，准备抓住这个向导详细盘问。保罗希望这个弗瑞曼老人能够逃脱。

星辰高挂上空。远处，大盾壁的另一侧，一号月亮也发出了亮光。但这里不是开阔的沙漠。在沙漠里，人们可以在星辰的指引下找出方向。而在这里，保罗只能认出老人是将他带到某个新兴郊区。

街道上积满了厚厚一层沙子，是从侵占了城市的沙丘上吹过来的。街道尽头，一盏孤零零的公共悬浮灯球闪着昏暗的光，光线只够让人看清这是一条死巷。

回收的蒸馏器散发的味道四处弥漫。那东西肯定没有盖严，以至于恶臭四溢。水汽散逸到夜晚的空气中，极度浪费。保罗想着，他的人民已经变得多么满不在乎了。他们都是水的百万富翁，忘了过去这颗星球上的人会不惜为了水杀人，即使只能分到尸体内八分之一的水。

我为何犹豫？保罗寻思道，这就是尽头数过来的第二道门，一看就知道。但这件事必须演得分毫不差，所以……我犹豫了。

保罗左方的角落里突然响起一阵争吵。一个女人正在厉声斥骂什么人。「新修的侧屋漏灰，以为水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如果灰尘可以漏进来，水就可以跑出去。」

毕竟还有人记得节水，保罗想。

他沿着街道走下去，争吵声渐渐消失在他身后。

水从天上掉下来！保罗想。

一些弗瑞曼人在异星球见过那样的奇观。他本人也见过，还下令要让厄拉科斯也出现降雨。现在想来，这些记忆仿佛属于另一个人，与自己毫无关系。雨，他们这样称呼那种奇观。刹那间，他想起自己出生的星球曾有过的暴风雨。在卡拉丹，乌云密布，电闪雷鸣，空气潮湿，大滴大滴的雨点擂鼓般打在天窗上，像溪水一样从屋檐上流下。排水沟把这些雨水排进河里。浑浊暴涨的河水从皇家果园流过……光秃秃的树枝因淋湿而闪闪发光。

保罗在街上走着，双脚陷在浅浅的沙子里。一时间，沾在鞋上的仿佛是他童年时代的泥巴，但下一秒，他又回到沙地，置身于布满沙尘的黑暗中，耳边所闻，唯有风声。未来悬在他面前，发出嘲笑。他能感受到了无生意的生活包围着他，像在控诉他。这一切都是你做出来的！你让这个文明变得没血没泪，人们忙着监视、告密，用权势解决一切问题……更高的权势……没完没了的权势。

脚下是粗糙的沙石。他在预象中见过这一幕。右边出现一道深色的长方门，黑黢黢的。那是奥辛的房子，命运选中的房子。和周围别的房子完全一样，但时间掷下了骰子，选中了它，它便顿时不同于其他房子了。这是一个奇异的地方，将在历史上留下一笔。

他敲开屋门，门缝透出中庭暗淡的绿光。一名侏儒探出头来望了望，孩童的身躯上有张苍老的脸，是一道从未出现在预象中的幽灵。

「您来了。」幽灵开口了，朝旁边让开一步，神态中没有丝毫敬畏，只有一丝淡淡的笑意：「进来！进来！」

保罗顿了顿。预象中没有侏儒，但除此之外，所有东西都完全吻合。预象可能包含这样的微偏差，但仍会忠于原本的路径，投向永恒。正是这些偏差给了他勇气，使他心存希望。他看了一眼身后的街道上空。他的月亮正从重重阴影中露了出来，像一颗闪亮的乳白色珍珠。那

是他的心魔——月亮为何会陨落？

「进来。」侏儒再次邀请。

保罗进去了，只听身后的屋门「砰」的一声密合了，封住房内的水汽。侏儒的大脚板啪啪嗒踩在地板上，走到他前方带路，打开一道精巧的格栅门，走进覆有屋顶的中庭，手一指：「他们等着您呢，陛下。」

陛下，保罗想，他知道我是谁。

没等保罗多想，侏儒已经从一条侧廊悄悄走掉。希望像苏菲教派的旋舞，在保罗心中不停转动。他走过院子。这地方晦暗阴沉，有一股恶心的气味，气氛令人退避三舍。选择较轻微的罪也是一种失败吗？他自问。他在这条路上已经走了多远？

光线从院墙另一端的窄门洒落。有人在暗中观察着他，他忽视被人窥视的感觉，不理会那股不祥的味道，走进门廊，来到一个小房间。以弗瑞曼人的标准，这地方简直毫无装饰，只在两面墙上挂着幕帐。一名男子面朝门坐在洋红色坐垫上，左方光秃秃的墙上有道门，门后的暗处有个女子的身影。

预象攫住了保罗。未来正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但预象中为什么没有出现那个侏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偏差？

短短一瞥，感官已掌握房间的情况。这地方虽然陈设简单，却收拾得相当精心。一面墙上的挂钩和杆子表明那里曾有壁挂。保罗知道朝圣者愿意高价收购真正的弗瑞曼手工艺品。富有的朝圣者把沙漠挂毯视为珍宝，作为朝圣的纪念。

秃墙上新刷上的石膏仿佛在指控他。剩下两面墙壁披着破旧的壁挂，令他更加愧疚。

他右侧的墙边放着狭窄的架子，上面摆了一排肖像，大多是留着胡子的弗瑞曼人，有的穿着蒸馏服，挂着集水管；有的穿着帝国军服，背景是奇异的外星世界。最常见的景色是大海。

坐垫上的弗瑞曼人清了清喉咙，保罗回过头来看着他。这人就是奥辛，和他在预象中看到的一模一样：精瘦的脖子细长如鸟颈，显得过分虚弱，难以支撑那硕大的头颅。毁了容的脸极不对称——左脸颊上有横七竖八的疤痕，一颗眼睛下垂而湿润，另一边脸上的皮肤却完好无损，弗瑞曼人全蓝的眼睛直直盯着他。一管瘦长的鼻子将脸分成了两半。

奥辛的坐垫放在褐色地毯中央。地毯已经很旧了，露出许多褐紫色和金色的线头。坐垫上布满磨损和补丁，但垫子周围的每一小块金属都擦得锃亮—画框、架子的边框和支架、右方矮几的基座等，无不如此。

保罗朝奥辛完好的那半边脸点点头：「很高兴见到你，还有你的住所。」这是老友及穴地伙伴见面时的问候语。

「又见到你了，友索。」

叫唤保罗部落名的嗓门带着老年人的颤音。毁容的半边脸上，呆滞下垂的眼睛从羊皮纸般干涩的皮肤和疤痕中抬起来。这半边脸残留着灰色胡渣，下巴挂着粗糙的皮屑，说话的时候嘴巴扭动着，露出嘴里银色的金属假牙。

「穆阿迪布永远会回应弗瑞曼敢死队员的呼唤。」保罗说。

藏在房门阴影里的女人动了一下，说道：「斯第尔格是这么夸口的。」

她走到光线下。她的长相与那个幻脸人伪装过的莉绮娜十分相像，只是老了些。保罗想起来了：奥辛娶了一对姊妹。她一头灰发，巫婆般尖瘦的鼻子，食指和拇指像织布工人一样结满老茧。在穴地的日子，弗瑞曼女人会非常骄傲地展示手上的劳动痕迹，但现在当她发现保罗盯着自己的手时，却很快将手缩进淡蓝长袍下。

保罗记起了她的名字—杜丽。但让他吃惊的是，他记起的是孩提时的她，而不是出现在他预象中的此时的她。这是因为她声音里那股怨天尤人，保罗告诉自己，还是孩童时，她就喜欢抱怨。

「你们在这里见到了我。」保罗说，「如果斯第尔格不同意，我能来这里吗？」他转身对着奥辛：「我身上有你的水债，奥辛。下指令给我吧。」

这是穴地中弗瑞曼弟兄间的直来直往。

奥辛虚弱地点点头，他细瘦的脖子几乎无法承受这动作。他抬起沧桑的左手，指着自己毁容的那半边脸，「我在塔拉黑西星染上了裂皮病，友索。」他喘息着说，「就在胜利之后，当我们所有……」一阵剧烈的咳嗽使他停了下来。

「部族的人很快就要来收他身体里的水了。」杜丽说。她走近奥辛，把枕头塞在他身后，扶住他的肩头，直到他咳完。保罗发现，她还

不是很老，但唇边有一圈颓丧的皱纹，眼中饱含哀凄。

「我会传召医生过来。」保罗说。

杜丽回过头，单手叉腰。「我们有医生，和您的医生一样好。」她下意识朝左边光秃秃的墙上瞥了一眼。

医生是非常昂贵的，保罗想。

他心神不宁，被预象紧紧困住，但仍然意识到现实与预象悄悄出现了细微的偏差。他该如何利用这些偏差？未来盘根错节，总带着微妙的变化，但背景的结构不变。他心知肚明，如果他试图打破此时这个封闭的模式，将会酝酿出可怕的暴力。这个觉悟令他心惊肉跳。时间看似缓缓向前开展，却挟着万钧之力，压迫着他。

「说吧，你要我做什么？」他大声说。

「在这种时刻，奥辛不能要求朋友站在他的身边吗？」杜丽问，「弗瑞曼敢死队员非得把遗体交给陌生人不可吗？」

我们是泰布穴地的战友，保罗提醒自己，她有权斥责我表现出来的冷漠无情。

「我会尽我所能。」保罗说。

奥辛又爆出一阵咳嗽。平息后，他喘着气说：「有人背叛你，友索。弗瑞曼人阴谋推翻你。」然后，他嘴巴大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嘴角涌出阵阵白沫。杜丽用长袍的一角擦拭他的嘴。保罗看出她脸上的恼怒：这些水分都被浪费掉了。

保罗心头一股排山倒海的愤慨。奥辛竟落得如此下场！弗瑞曼敢死队员理应受到更好的照顾。但现在别无选择，无论是敢死队员或他的皇帝，都别无选择。屋内正在上演奥坎的剃刀[5]。稍有偏差便会使恐怖加倍——不仅仅是针对他们，还针对全人类，甚至包括一心想摧毁他们的人。

保罗力持镇定，望着杜丽。她凝视着奥辛，一脸痛不欲生的心疼令保罗心头一紧。绝不能让契妮用这种眼神看我，他告诉自己。

「莉绮娜提到一则消息。」保罗说。

「我那个侏儒，」奥辛喘息着，「我买了他，在……在……在一颗星球上……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他是人类密波传信器，一件被忒莱素人丢弃的东西。他身上记录了所有名字……反叛者的……」奥辛停下来，浑身打颤。

「你提到莉绮娜，」杜丽说，「你一到这里，我们就知道她已经平安到达你那里。如果你认为你亏欠了奥辛，那么莉绮娜就是弥补这笔亏欠的全部金额。这是一笔公平交易，友索，带上那个侏儒，走吧。」

保罗勉强压下颤抖，闭上双眼。莉绮娜！那个真正的女儿已经在沙漠中风干，遭塞木塔毒害，被遗弃在风沙之中。

保罗睁开眼，说：「你们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无论什么事……」

「奥辛离你远远的，这样一来，别人或许会以为他很恨你，友索。」杜丽说，「在我们屋子的南面，巷子的尽头，就是你的敌人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才选择住在这间简陋的屋子。」

「那么叫上那个侏儒，我们一起走，马上离开。」保罗说。

「看来你没有听明白我的意思。」杜丽说。

「你必须把侏儒带到安全的地方。」奥辛说，声音里突然爆发出一股奇异的力量，「他身上带着反叛者的记录，世上只有这一份。没人猜到他还有这样的作用。他们以为我留着他只是好玩。」

「我们不能走，」杜丽说，「只有你和这个侏儒可以走。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多么穷。我们已经放出风声说要卖掉侏儒。他们会把你看成买家。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保罗检视着自己记忆中的预象：在预象中，他带着反叛者名单离开了这里，但他始终看不到这名单记录在什么东西上。很明显，有某种预知力在保护这个侏儒，使他无法看到。保罗想，所有生物一定都背负某种天命，但种种力量、修练、性格，都在压抑这种天命。从圣战选择了他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感到自己被一股群众的力量给围住，他们心志坚定，控制着他前进的方向。他误以为自己还拥有自由意志，但那不过是囚徒在无望地摇晃牢笼的铁栏。他所受的诅咒就是，他看到了这个牢笼。他看到了！

他侧耳倾听屋内的动静。只有四个人—杜丽、奥辛、侏儒，还有他自己。他吸入了同伴的恐惧和紧张，意识到监看者的存在—远远地盘旋在空中的扑翼机……还有别的人……就在隔壁。

我错了，我不该怀抱希望，保罗想。但对希望的想像给他带来扭曲的希望感。他觉得自己或许还能抓住机会。

「叫那个侏儒来。」他说。

「彼加兹！」杜丽叫道。

「你叫我？」侏儒从后院走了进来，一脸担忧警惕。

「你有了新主人，彼加兹。」杜丽说，她盯着保罗，「你可以叫他……友索。」

「友索，柱子的底部。」彼加兹翻译道，「友索怎么可能是底部呢？我才是生命的最底层。」

「他总是这样说话。」奥辛带着歉意说。

「我不说话。」彼加兹说，「我只是操纵一部名叫语言的机器。这部机器虽然吱嘎作响，但总是我自己的机器。」

忒莱素人的玩具，却博学又机警，保罗想，忒莱素人从不丢弃这么贵重的东西。他转过身，琢磨着这名侏儒，对方那双圆滚滚的美蓝极眼睛回视着他。

「你还有什么才能，彼加兹？」保罗问。

「我知道我们应该在什么时候离开。」彼加兹说，「很少有人具备这种才能。任何事情都有结束的时候—知道才能带来好的开场。让我们开始吧，该上路了，友索。」保罗检视自己记忆中的预象：没有侏儒，但这小个子的话很明智。

「刚才在门口，你叫我陛下。」保罗说，「也就是说，你知道我是谁？」

「您早已登基，陛下。」彼加兹说着，咧嘴笑了，「您不只是基座友索。您是厄崔迪皇帝，保罗-穆阿迪布。而且，您还是我的手指。」他伸出右手的食指。

「彼加兹！」杜丽厉声说，「不要玩命。」

「我只是在玩我的手指头啊。」彼加兹抗议，声音尖利。他指着友索道：「我指着友索。我的手指难道不是友索本人吗？或者，它代表某种比基座更低的东西？」带着嘲弄的笑意，他把手指伸到眼前细细查看，先看一面，再看另一面：「啊哈，原来它只不过是手指而已。」

「他常这样疯疯癫癫。」杜丽说，声音里带着忧虑，「我想，就是因为这样，忒莱素人才会丢弃他。」

「我不用别人庇护我，」彼加兹说，「但我现在却有了新主人。这根手指真是妙用无穷。」他瞟了瞟杜丽和奥辛，眼睛奇异地炯炯发亮，

「脆弱的黏合剂将我们黏在一起。几滴眼泪，我们就分开了。」侏儒转向正后方，面朝保罗，大脚板踩得地板吱嘎作响。「啊，我的主人！我走过多么漫长的道路，总算找到您了。」

保罗点点头。

「您会很仁慈吗，友索？」彼加兹问，「我是人，您也知道，人的模样、块头各不相同，而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我的肌肉不发达，但嘴巴很厉害。我不挑食，但食量很大。随您的意使唤我吧，我肚子里的东西比创造我的人放进去的还多。」

「我们没时间听你那些莫名其妙的蠢话。」杜丽厉声说，「你们该离开了。」

「我的话都是哑谜，」彼加兹说，「而且也不完全是愚蠢的。『离开』，友索，就是成为过去。是吗？那就让过去成为过去吧。杜丽说出了真相，而我正好有听出真相的才能。」

「这么说，你有真言感应力？」保罗问。他决心要等到预象中自己动身的那一刻。无论做什么，都比打破时间线、制造新结局还要好。在他的预象中，奥辛还有话要说，除非时间线已经改变，钻进更可怕的隧道。

「我能感知现在。」彼加兹说。

保罗注意到侏儒变得更加紧张。难道这小个子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彼加兹会不会也有预知力，他才因此没有出现在自己的预象中？

「你问过莉绮娜的情况吗？」奥辛突然问，用他的一只好眼睛注视着杜丽。

「莉绮娜很安全。」杜丽说。

保罗低头隐藏自己的表情，以免两人看出自己在撒谎。安全！莉绮娜已经变成灰，埋在秘密墓穴里。

「那就好。」奥辛说，误将保罗的低头看成了附和，「这么多罪孽中，总算有件好事，友索。我不喜欢我们创造的这个世界，你知道吗？我们住在沙漠孤立无援的时候还比现在好，那时我们的敌人只有哈克南家族。」

「朋友和敌人，只有一线之隔。」彼加兹说，「线一画好，就没有什么开始，也没有什么结束了。就让我们在这里结束吧，我的友人。」

他走到保罗旁边，两只脚紧张地挪动着。

「你刚才说你能感知现在，那是什么意思？」保罗问。他想尽量拖延时间，刺激这个侏儒。

「现在！」彼加兹颤抖着说，「现在！现在！」他拉着保罗的长袍，「我们现在就走吧！」

「他总是吵吵闹闹，不过没什么恶意。」奥辛说，声音中充满怜悯，那只好眼睛凝视着彼加兹。

「就算吵闹也能发出启程的信号，」彼加兹说，「眼泪也行。趁现在还有时间，我们出发吧。」

「彼加兹，你在害怕什么？」保罗问。

「我害怕正在搜寻我的幽灵。」彼加兹喃喃道，前额渗出汗水，脸颊扭曲着，「我害怕那个什么都不想、谁都不要，却一心只想要抓我的东西—那东西又缩回去了！我害怕我看得见的东西，也害怕我看不见的东西。」

这个侏儒确实拥有预知力，保罗想。彼加兹和他一样，也看到骇人的未来。他的命运也和自己一样吗？这个侏儒的预知力是强是弱？是和那些玩沙丘塔罗牌的人一样半吊子？或者更强大？他看到了多少？

「你们最好赶紧走。」杜丽说，「彼加兹是对的。」

「我们逗留的每一分钟，」彼加兹说，「都是在拖延……在拖延现在！」

但每拖延一分钟，就能延后我的罪，保罗想。他想起许久以前的往事：沙虫呼出阵阵毒气，沙子从虫牙上落下。他的鼻端又嗅到了记忆中的气息：又辛辣又苦涩。命中注定的那只沙虫正等着他，他能感应到，感应到那所谓的「沙漠中的葬身之处」。

「艰难的时代啊。」他说，以此向奥辛致意，他刚说过，这个时代有太多罪孽。

「弗瑞曼人知道在艰难的时代该做什么。」杜丽说。

奥辛无力地点点头，表示赞同。

保罗瞥了一眼杜丽。他并不期待世人感恩戴德，他的负担已经够重，无法再承受感激。但是，奥辛的沉痛和杜丽眼中的愤慨动摇了他的决心。有任何事值得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去完成吗？

「拖延没有意义。」杜丽说。

「做你必须做的事吧，友索。」奥辛喘着气说道。

保罗叹了口气。在他的预象中，这些话出现过。「一切总归会有个了结。」他说完结语，转过身，大步走出房间，只听彼加兹劈啪劈啪的脚步声跟在身后。

「让过去成为过去。」彼加兹边走边咕哝，「就让一切尘埃落定吧。这一天真够糟糕的。」

5

奥坎的剃刀：当两个理论的解释力相当时，简单的那个较好，也就是应剔除理论中庞杂、非必要的假定及缺省。—编注

19

信奉律法的人所用的迂回修辞，是为了向我们自己掩饰我们想对彼此施加的暴力。剥夺某人一小时生命，和剥夺他的整个生命，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无论哪一种，你都是在对他施暴，将他的力量占为己有。精妙而委婉的说辞或许能隐藏你杀人的意图，但以力逼人的背后都有个终极想法：「我要吞食你的力量。」

—保罗 - 穆阿迪布皇帝议会命令的附录



保罗走出死巷子时，一号月亮正高挂天际。屏蔽场已经启动，在他周身隐隐闪烁。山丘那边吹刮来一阵狂风，挟带着沙子和灰尘掠过狭窄的街道。彼加兹眨了眨眼，双手挡在眼前。

「我们要快。」侏儒咕哝着，「快！快！」

「你感应到危险了？」保罗问，想知道究竟。

「我知道危险！」

危险立即来临。一道门中突然闪出一个人影，来到两人面前。

彼加兹往下一蹲，发出一声哽咽。

但那只是斯第尔格，他像战争机器一样快步走来，脑袋向前探，双脚重重踩在街道上。

保罗把侏儒交给斯第尔格，用几句话让他知道这小个子的价值。在预象中，此时的事态变化相当快。斯第尔格带着彼加兹迅速离开，护卫队围到保罗身旁，保罗下令要队员沿着巷道赶到奥辛家旁边的那座房子。队员急忙遵命，一时间人影晃动。

更多牺牲者，保罗想。

「抓活的。」一个卫队军官悄声吩咐。

这声音听在保罗耳中，就像预象的回音。预象与现实叠在一起，分毫不差。扑翼机从月亮前飞掠而过。

这个夜晚，帝国军队四处出击。

一阵轻微的嘶声在各种声响中冒出，越来越激烈，最后变成阵阵轰鸣，但仍能听出其中的摩擦音。天边燃起暗橙色的火光，遮蔽了星辰，吞没了月亮。

保罗在最早的噩梦中恍惚经历过这样的声音和火焰。他有一种奇异的感觉：一切终于实现了。一切都按照应有的态势在进行。

「燃岩弹！」有人惊呼。

「燃岩弹！」喊声四起。「燃岩弹……燃岩弹……」

保罗顺势伸出手臂遮住自己的脸，扑倒在路边。太迟了，当然。

奥辛的房子所在处现在是一根火柱，令人目眩的火焰轰隆隆喷向天空，散发出黄浊亮光，照在打斗、逃窜的众人身上，一具具身影清晰如同浮雕，动作纤毫毕露，仿佛上演芭蕾舞剧。倾斜后退的扑翼机同样暴露无遗。

对疯狂逃窜的人群来说，一切都来不及了。

保罗身下的地面变得滚烫。他听到跑动的声音停止了，人们在他周围扑倒。现在，所有人都明白过来，奔逃是没有用的。一切都完了，只能等待燃岩弹能量烧尽。这种武器发出的辐射已经穿透了他们的皮肤，开始在他们身上发挥作用，没有人能逃过。至于燃岩弹还会不会造成别种伤害，就端看不惜违反大公约禁核武协定的使用者有什么打算了。

「神哪……燃岩弹。」有人哀号，「我……不……想……成……为……瞎子……」

「这是谁干的？」远处一个士兵嘶喊道。

「忒莱素人又可以卖出很多眼睛了。」某个站在保罗身边的人发出怒吼，「好了，都闭嘴，等着！」

他们全都等待着。

保罗一声不吭，想着这种武器代表什么。燃岩弹的燃料若太多，威力甚至可以直达星球地核。沙丘星的融熔层位于极深处，但越是这样，危险就越大。压力一旦不受控制释放出来，可能轰开整颗星球，将毫无生气的碎片撒满太空。

「爆炸好像小了一点。」有人说。

「只是往地下炸得更深了。」保罗警告他们，「所有人待在原地不

动。斯第尔格会来增援的。」

「斯第尔格躲过了爆炸？」

「对。」

「地面好烫。」有人抱怨。

「他们竟敢用原子武器！」保罗附近的队员愤慨道。

「爆炸声减弱了。」街那边一个人说。

保罗听而不闻，全神感受抵着地面的指尖。他能感觉到某种东西在隆隆翻滚——很深……很深……

「我的眼睛！」有人哭喊，「我看不见了！」

他比我更接近爆炸中心，保罗想。抬起头时，虽然隔着一层浓雾，他仍然可以看到死巷的尽头。奥辛的家和相邻的房子都成了一片黄红火光，相邻的几幢建筑渐渐塌入火海，形成一道道黑色图形。

保罗爬了起来。燃岩弹似乎已经烧完，脚下的大地平静了。紧贴着蒸馏服滑溜内衬的身体汗水淋漓——汗流太多，蒸馏服竟来不及回收。吸进肺里的空气带着爆炸的灼热和刺鼻的硫黄味。

他望着身边的士兵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就在此时，保罗眼中浓雾渐渐化为黑暗。他唤出这些时刻的预象，然后转身朝时间为他开拓的路线大步走去，一步步毫无偏差，让预象无从逃逸。他感到自己越来越能感知周围的一切。现实和预象结合起来了，严丝合缝。

周围的士兵发出痛苦的呻吟和哭号，他们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

「坚持！」保罗喊道，「援兵就要到了！」但哀鸣声依然不绝于耳。他说：「我是穆阿迪布！我命令你们坚持住！援兵快到了！」

鸦雀无声。

然后，恰如预象所示，身边的一名卫兵说：「真的是皇帝吗？你们谁能看见？告诉我！」

「我们都没有了眼睛。」保罗说，「他们同样取走了我的眼睛，但没有取走我的预象。我能看见你站在那里，左手一伸，就可以摸到一道肮脏的墙。挺住，在这里等着。斯第尔格会带着队友过来的。」

附近扑翼机的噗噗声越来越响，还有急促的脚步声。保罗看见他的朋友们来了，声音完全吻合他的预象。

「斯第尔格！」保罗大喊，挥舞着一只手臂，「在这里！」

「感谢沙胡罗。」斯第尔格叫道，朝保罗冲过来，「您没有……」他突然沉默了。保罗的预象向他显示出，斯第尔格正一脸痛苦地盯着他的皇帝、他的朋友那双被毁的眼睛，「哦，陛下。」斯第尔格哀号着，「友索……友索……友索……」

「燃岩弹的情况怎么样？」一个新来的人吼道。

「能量已经烧完了。」保罗抬高声音说，手一指，「快去那里，援救靠近爆炸中心的人。竖起路障。赶快行动！」他回过头，对着斯第尔格。

「您看见我了，陛下？」斯第尔格迷惑地问道，「您怎么能看见呢？」

作为回答，保罗伸出一根手指，碰了碰斯第尔格蒸馏服嘴罩上方的脸颊，感觉到上面的泪水，「你不必把这些水给我，老朋友。」保罗说，「我还没死。」

「但您的眼睛！」

「他们可以毁掉我的眼睛，但毁不掉我的预象。」保罗说，「啊，斯第尔格。我活在世界末日的梦境中。我走过的每一步都和这个梦完全一致，我最担心的是我会感到厌倦，因为生活只是梦境的重演。」

「友索，我不，我不……」

「用不着试图理解，只要接受。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对我来说，这两个世界完全一样。我不需要别人为我指路，我能看见周围的每一个动作，我能看见你脸上的每一个表情。我没有眼睛，但我看得见。」

斯第尔格使劲摇摇头：「陛下，我们必须隐瞒您的不幸……」

「我们不必向任何人隐瞒。」保罗说。

「但律法……」

「我们还在实施厄崔迪家族的律法，斯第尔格。弗瑞曼人的律法规定要将瞎子遗弃在沙漠里，但这只适用于瞎子。我不是瞎子。我活在善恶决战的循环中。现在正是时代交替的转捩点，我们都有自己的任务。」

斯第尔格一言不发。在这突如其来的沉默中，保罗只听到一个伤患

被人扶着从自己身边走过。「太可怕了。」伤患呻吟着，「那么猛烈的火焰，铺天盖地。」

「不要把这些人遗弃在沙漠里。」保罗说，「你听到了吗，斯第尔格？」

「听到了，陛下。」

「给他们全部装上新眼睛，费用我来付。」

「是，陛下。」

保罗听出斯第尔格声音里的敬畏，这才接着说：「我到扑翼机的指挥舱去。这里你来负责。」

「是，陛下。」

保罗绕过斯第尔格，大步走下街道。他的预象告诉他周围的所有动静、脚下的每一道凸凹不平、他遇到的每一张脸。他边走边发出命令，指着他的随从，叫出他们的名字，召见政府机要。他能感觉到人们的恐惧和害怕的低语。

「他的眼睛！」

「但他直直看着你，还叫出你的名字！」

在指挥舱里，他关闭了自己的屏蔽场，走进驾驶舱，从目瞪口呆的通信官手中拿过话筒，迅速发布一连串命令，然后又将话筒塞给通信官。保罗召来一名武器专家，此人是积极有为、相当优秀的新生代，这批人对穴地只有隐隐约约的记忆。

「他们用了一颗燃岩弹。」保罗说。

短暂的沉默后，这人说：「我已经知道了，陛下。」

「你自然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燃岩弹的能量只可能是原子。」

保罗点点头，这人的大脑一定正在飞速运转。原子武器，大公约明令禁用这类武器，违禁者将遭到大氏族的联合惩罚。大家将抛弃世仇，共同对付核武引发的恐怖和威胁。

「制造这种东西不可能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保罗说，「你带齐适当的装备，找到燃岩弹的制造地点。」

「我马上去，陛下。」这人用惊恐的眼神看了保罗一眼，赶紧离开。

「陛下，」通信官在他后面怯怯地说，「您的眼睛……」

保罗转头望入舱内，将通信装置调到自己的频段，「把契妮找来，」他命令道，「告诉她……告诉她，我还活着，马上就会和她见面。」

现在，各方势力量都到齐了，保罗想。他在周围浓重的汗味中闻到了恐惧。

他离开了厄莉娅，
天国的源头！
圣洁至善！
火与沙结盟
对抗我们的主。
没有眼睛，
他仍能看见！
恶灵降下了灾祸！
圣洁至善！
为了殉难，
他解开了。
此一等式！

——《穆阿迪布之歌：月亮的陨落》



经历了七天的狂乱之后，堡垒迎来不合常理的平静。早晨，人们踮着脚悄悄走动，聚在一起窃窃私语。也有人匆匆来去，鬼鬼祟祟的样子相当古怪。一支警卫队从前院走进来，大家面面相觑，皱起眉头看着这些新来者踩着重重的步伐扛来成堆的武器。但没多久，新到的人也感染了堡垒内的气氛，开始轻手轻脚起来。

燃岩弹仍然是人们议论不休的话题。

「他说，那种火焰是蓝绿色的，还带着地狱的气味。」

「艾尔帕是傻瓜！他说宁愿自杀也不要忒莱素人的眼睛。」

「我不想谈论眼睛的事。」

「穆阿迪布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叫出了我的名字！」

「没有眼睛，他是怎么看见的？」

「大家正打算离开这里，你听说了吗？大家都很怕。耐巴们说要去梅克布穴地召开大会。」

「他们对那个颂词家做了什么？」

「我看见他被带进耐巴开会的房间。想想看，柯巴居然成了囚犯！」

契妮一大早就被堡垒的寂静惊醒。她发现保罗正坐在自己身旁，失去眼球的眼窝盯着卧室墙壁的某个地方。燃岩弹对眼睛组织的伤害尤其大，只能挖去所有受损的肌肉。注射剂和药膏挽救了眼窝周围较强健的肌肉，但她觉得辐射已经入侵更深的部位。

她坐了起来，感到饥肠辘辘，开始狼吞虎咽床边的香料面包和一大块奶酪。

保罗指指食物：「亲爱的，不会让你没东西吃的，相信我。」

直到现在，那双空空的眼窝对着契妮的时候，她还是禁不住惊吓。她已经不期望他的解释了。他那些话太古怪：「我在沙漠上受洗，代价就是再也无法信神。现在谁还做信仰这种生意？谁会买，谁又敢卖？」

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他慷慨地为所有和他同遭不幸的士兵买了忒莱素人的眼睛，但他自己不用，甚至想都不想。

契妮吃饱了，从床上滑下来，瞥了一眼身后的保罗。他看起来很疲惫，嘴唇紧抿，深色的头发立起，凌乱不堪，显然没睡好觉，表情阴郁而冷淡。来回踱步和睡眠显然也无法令他放松。她强迫自己将脸别开，低声说：「亲爱的……亲爱的……」

他弯下腰，将她拉回床上，吻着她的脸颊。「快了，就要回到我们的沙漠了。」他悄声说，「只要办完这里的几件事就行了。」

他话里的坚决令她战栗。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呢喃着：「不要怕我，我的希哈娅。忘掉种种神秘，接受我的爱吧。爱不神秘，它来自生活。你没有感觉到吗？」

「我感觉到了。」

她一只手掌按在他的胸脯上，数着他的心跳。他的爱呼唤着她体内的弗瑞曼灵魂，猛烈、汹涌、不羁的灵魂。她心荡神驰。

「我答应你一件事，亲爱的，」他说，「我们的孩子将统治一个伟

大的帝国，相形之下，我的帝国也会黯然失色。那样的生活水平，那样的艺术成就，那么雄伟的—」

「但我们只能拥有现在！」她反驳道，竭力压下无泪的呜咽，「还有……我觉得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永远在一起，我们拥有永恒，亲爱的。」

「你或许会拥有永恒，但我只有现在。」

「现在就是永远。」他抚了抚她的前额。

她紧紧依偎着他，嘴唇吻着他的脖子。母亲的压力惊动了子宫里的胎儿。她感受到孩子在踢她。

保罗也感受到了。他把手放在她的腹上：「啊哈，宇宙的小统治者，再耐心等等，你的时代就要到了。但现在是属于我的。」

提起她肚中的孩子时，他为什么总用单数？医生没有告诉他吗？她努力回想，惊奇地发现两人还没谈过这件事。但他一定知道她怀的是双胞胎。她犹豫着，想提出这个问题。他一定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他知道她的一切。他的手，他的嘴……他浑身上下都知道她。

隔了一会，她说：「是的，亲爱的，现在就是永远……现在是真实的。」她紧紧闭上眼睛，以免看到他那对空洞的黑眼窝，那会将她的灵魂从天堂拉到地狱。无论有多少神奇事迹神化两人的生活，他的肌肤都是真实的，他的爱抚也是真实的。

起床穿衣，迎接新的一天时，她说：「要是人民知道你心中的爱……」

但他的心境已经变了。「政治不能以爱为基础。」他说，「人民不关心爱。爱缺乏秩序，他们更喜欢专制。太多的自由会滋生混乱。我们不能混乱，对吗？而你是无法把专制变得可亲可爱的。」

「但你不是专制君主！」她一边抗议，一边系上头巾，「你的律法是公正的。」

「啊，律法。」他说。他走到窗前，拉开帷幔，好像能看见外面似的，「什么是律法？控制吗？律法过滤了混乱，滤出的又是什么？祥和？律法既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又是我们最根本的天性。律法禁不起细看，认真琢磨的话，你会发现律法只不过是一套合理化的阐释、合法的诡辩、一些方便的惯例。对，还有祥和，但那不过是死亡的代名词。」

契妮的嘴抿成一条线。她不否认他的智慧和博学，但他的语气令她惊恐。他在攻击他自己，她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冲突。他仿佛正将一句弗瑞曼格言用到自己身上：永不饶恕—永不遗忘。

她走到他身边，视线越过他朝外望去。热能正在积蓄，将北风从高纬度地区吸过来。风在虚幻的天空画满赭色羽毛和一条条水晶，以飞涌的金色和红色设计出怪诞的图案。寒冷的高处，狂风挟着一股股沙尘，鞭打着大盾壁。

保罗感受到身旁契妮的热气。他在心中暂时拉下一道遗忘的帘子，隔断预象。他可以就这样站着，闭上眼睛，但时间却不会因他而停止。他吸了一口黑暗—没有星星，也没有眼泪。声音压缩了他的整个字宙。他凭借仅有的听觉感知周边的一切，只有触摸到物体时，世界才重新回到他的身边—帷幔，还有契妮的手……他发现自己正侧耳聆听契妮的呼吸。

当一件事仅仅只是可能发生时，这件事情的危险性是从何而来？他问自己。他的大脑保存了太多支离破碎的记忆，每个现实的瞬间都有无数的投影，那是注定了永远不会实现的事件。他身体内部无形的自我记住了这些虚妄的过去，那些沉重负荷不时威胁着要颠覆现在。

契妮倚着他的手臂。

她的抚触使他感受到自己的身体：一具在时间的旋涡中沉浮的行尸走肉，体内充满无数一窥永恒的记忆。窥见永恒，就是暴露在永恒的反复无常之下，被无数维度挤压着。预知似乎能让人超凡入圣，但那有其代价：过去和未来变成了同一刻。

预象再次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紧攫着他不放。预象是他的眼睛，驱使着他的肌肉，指引他进入下一瞬间、下一小时、下一天……直到他觉得自己将一直都在未来！

「我们该出去了。」契妮说，「议会……」

「厄莉娅会代替我出席。」

「她知道该怎么做吗？」

「她知道。」

一队卫兵涌入厄莉娅住所下方的阅兵场，由此打开她新的一天。她朝下俯瞰，那是一幅疯狂混乱的景象：人们在大喊大叫，不停恫吓。她

最后终于明白他们在干什么，因为她认出了那个囚犯：柯巴，那个颂词家。

她开始洗漱，不时走到窗边瞧瞧事态的发展。她的视线不断落到柯巴身上，竭力将此时的这个人与第三次厄拉奇恩战争中那位满脸大胡子的剽悍指挥官链接起来。那太难了。柯巴早已变成外表光鲜的纨绔，身上一袭剪裁精致的帕拉图丝质长袍，一路敞到腰间，露出一尘不染的毛领和缀着绿宝石的刺绣上衣，腰间系有紫腰带，长袍的衣袖以深绿色及黑色天鹅绒裁成，精心缝出一道道褶裥。

几位耐巴前来监视他们的弗瑞曼同胞是否受到公正对待，抵达时引起一阵喧哗。柯巴情绪激动，高喊自己是无辜的。厄莉娅的目光扫视着一张张弗瑞曼面孔，试图回想这些人过去的模样。但那实在太难，这些人都忙着享受大多数人难以想像的种种欢愉，只剩一张张纵情声色的脸。

她发现，这些人经常心绪不定地望着一扇门，门内就是他们即将召开会议的地方。他们不停想着穆阿迪布失明了，而那只是再次显示他的神秘力量。根据他们的律法，他们应该将盲人遗弃在沙漠里，让沙胡罗取走他体内的水分。可是，失去眼睛的穆阿迪布却能看见他们。另外，他们也不喜欢屋子，觉得盖在地面上的建筑毫无保护作用。合适的岩洞才能让他们放松。不论是堡垒，或等在里面的那位新穆阿迪布，都令他们惶惶不安。

她转身朝下面走，准备参加会议。就在此时，她看到自己放在门边桌上的一封信：母亲最近的一封来信。尽管卡拉丹星球作为保罗的出生地一直享有崇高地位，杰西卡女士仍然拒绝信徒前往朝圣。

「无疑，我的儿子代表历史的新纪元，」她写道，「但我无法坐视此事成为无知人士入侵的借口。」

厄莉娅摸了摸这封信，油然生出一种奇特的感受，仿佛在与母亲交流。这张纸曾经放在母亲的手中。信笺，过时的通信形式，却有任何录制品无法取代的私密感。这封信是以厄崔迪家族的战时密码写成，保密性几乎万无一失。

和以往一样，一想到母亲，厄莉娅的内心便一片恍惚。香料的转化力将母亲和女儿的灵魂融为一体，难分你我，以至她不时会将保罗想成

自己分娩生出的儿子，把父亲想成自己的爱侣。无数幽灵幻影在她的大脑中跃动，她一边走下坡道，一边回想这封信的内容。保护她的女战士正在接待室里等着她。

「你们制造了一个致命的悖论。」杰西卡写道，「政府不能既是宗教，又独断专行。宗教体验必须是自发的，而律法势必会压制这种自发。但没有律法，政府就无法统治。你们的律法最终注定会取代道德、良知，甚至取代你们认为可以用于统治的宗教。宗教仪式必须源于对神的赞美和对至善的向往，而这两者能锤炼出道德感。另一方面，政府是一种文化有机体，对疑虑、问题和争执情有独钟。我相信仪式总有一天会取代信仰，符号也会取代道德。」

接待室传来香料咖啡的味道。见她进来，四名身穿绿色卫兵长袍的女战士转身立正敬礼。她们跟在她身后，离她一步远，坚定的步伐透出青春的大胆无畏，眼神警惕，脸上狂热的表情不因敬畏而有稍减。她们浑身散发弗瑞曼人的好斗特质，杀人绝不手软。

在这方面，我是异类，厄莉娅想，即使手上没沾血，厄崔迪家族也以血腥闻名。

她下楼的消息已经传出去，等她走进下面的走廊时，一个等在那里的侍从飞奔出去，召集外面的所有侍卫队。走廊没有窗户，非常幽暗，仅靠几盏朦胧的灯球照明。走廊远处，通往阅兵场的门猛地打开，一束耀眼的日光射了进来。阳光中，一队士兵押着柯巴走进视野。

「斯第尔格在哪里？」厄莉娅问。

「已经在里面了。」一名女战士说。

厄莉娅领头走进议事厅。这是堡垒内几间较为华丽张扬的开会场所之一。一侧是高高的楼座，放着一排排软椅。楼座对面是橙红帷幔遮住的落地长窗。明亮的阳光从一处带有花园及喷泉的开放空间射入。她右侧快到议事厅尽头的地方立着一座讲台，上面孤零零放着一张大型座椅。

厄莉娅朝椅子走去，眼睛来回扫视，看到楼座上挤满了耐巴。

楼座下的空地上挤满皇室卫兵，斯第尔格在他们中间走来走去，不时到这里轻声低语、到那里发布命令，似乎没有看见厄莉娅走进来。

柯巴已被领来，坐在讲台下方的一张矮几边，一旁的地板上放着靠

垫。尽管衣饰华丽，颂词家现在却只是阴沉、倦怠的老人，蜷缩在长袍中抵御屋外寒气。两个押解卫兵站在他身后。

厄莉娅坐下，斯第尔格也来到讲台边。

「穆阿迪布在哪里？」他问。

「我兄长委派我以圣母的身份主持会议。」厄莉娅说。

听到这话，楼座里的耐巴开始高声抗议。

「安静！」厄莉娅命令道。在突如其来的寂静中，她说：「当讨论涉及生死的问题时，可以由圣母主持会议。弗瑞曼律法难道不是这样说的吗？」

她的声明镇住全场，众耐巴闭上了嘴。但厄莉娅仍旧怒视着那一排排脸庞。她在心里默默记下他们的名字，准备在议会上谈谈这些人——霍巴斯、拉吉非里、泰斯敏、萨吉德、尤布、雷格……这些名字都跟沙丘星的某个地方有关：尤布穴地、泰斯敏凹地、霍巴斯隘口……

她将视线转向柯巴。

柯巴发现她望着自己，于是抬起头说：「我抗议，我是无辜的。」

「斯第尔格，宣读起诉书。」厄莉娅说。

斯第尔格取出一只褐色的香料纸卷轴，向前跨出一步，开始宣读，声音郑重庄严，仿佛刻意压下语调起伏，让起诉的字句显得斩钉截铁、清晰、公正：

「……你与反叛者密谋推翻吾等之皇帝暨领主，秘密会见帝国境内多股反叛势力……」

柯巴不断摇头，一脸悲愤。

厄莉娅边听边沉思，下巴支在左拳头上，头向左倾，另一只手臂搭在椅子扶手上。心中的忧虑已经让她开始对琐碎的正式程序感到不耐。

「……珍贵的传统……支撑着军团和各处的弗瑞曼人……根据律法，以暴制暴……帝国子民凛然不可犯……剥夺你的一切权利……」

这是废话，她想。废话！一切都是——废话……废话……废话……

斯第尔格开始结尾：「因此提交该案，以供裁决。」

接下来是一片沉默，然后，柯巴向前倾身，双手紧握膝盖，青筋暴绽的脖子直挺，像正准备向前一跃。他开始说话，从牙齿间能看到他舌头的轻弹。

「没有只字词组和事实证明我背叛了我的弗瑞曼誓约！我要求与我的原告对质！」

简单而有力的反驳，厄莉娅想。

她看得出来，这句话对耐巴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了解柯巴，他是他们中的一员。为了成为耐巴，他早已证明自己兼具弗瑞曼人的勇气和谨慎。柯巴，不是最杰出的，但是可靠；缺乏指挥作战的能力，但足以胜任后勤职务；无法振臂一呼，却拥有古老的弗瑞曼美德，将部族的利益置于一切之上。

厄莉娅脑海中闪过保罗转述的奥辛生前遗言，字字泣血。她扫视楼座。这些人每一个都可能设身处地将自己想像成穷途末路的柯巴—其中有些人确实罪有应得。即使是完全清白的耐巴，也和不那么清白的耐巴同样危险。

柯巴也感觉到众耐巴的情绪。「谁指控我？」他质问道，「我是弗瑞曼人，有权知道我的原告是谁。」

「也许是你指控你自己。」厄莉娅说。

柯巴一时来不及掩饰，脸上霎时露出对神秘事物的惊恐。每个人都看清了他的表情：身怀神力的厄莉娅竟然亲自出面谴责他，声称她从形象界，那个阴幽地域中带回了证据。

「有弗瑞曼人投入我们的敌营。」厄莉娅继续说，「捕水器遭破坏，地下水渠被炸毁，作物毒死，低地蓄水也被掠劫了……」

「现在—他们还从沙漠中偷走沙虫，带到另一颗星球！」

在场的人十分熟悉这个突如其来的声音—穆阿迪布。保罗从大厅门口走了进来，侍卫兵纷纷让开。他走到厄莉娅身旁。契妮陪着他，但只是旁观。

「陛下。」斯第尔格不忍心看保罗的脸。

保罗空空的眼窝对准楼座方向，然后转向柯巴：「怎么了，柯巴？不说点颂词？」

楼座里一阵交头接耳，声音越来越响，能听出一些只言词组：「……对瞎子的律法……弗瑞曼传统……遗弃在沙漠里……谁破坏……」

「谁说我是瞎子？」保罗问道，将脸转向楼座，「你，拉吉非里？

我看见你今天穿了件金色长袍，里面是蓝色的衬衣，还沾有街上的灰尘。你总是不修边幅。」

拉吉非里伸出三根手指，做了个抵挡邪魔的手势。

「把那几根手指头对准自己吧！」保罗喝道，「我们知道邪恶在哪里！」他又转向柯巴：「你脸上写着罪咎，柯巴。」

「不是我的罪！我也许和罪案有关，但没有……」声音突然中断，他恐惧地朝楼座方向望去。

在保罗的暗示下，厄莉娅站起身来，从讲台走了下来，走到柯巴桌边，离他不足一公尺，默默地逼视着他。

柯巴在眼神的重压下退缩了，开始坐立不安，朝楼座投去焦虑的一瞥。

「你在找谁？」保罗问。

「你看不见！」柯巴脱口而出。

保罗强忍住那瞬间对柯巴的悲悯。这个人已经陷入预象的罗网，跟现场的所有人一样动弹不得。而他在其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仅此而已。

「我不用眼睛也能看见你。」保罗说。他开始描述柯巴，描述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阵痉挛，投向楼座的每一个惊恐、恳求的眼神。

柯巴绝望了。

厄莉娅观察着他，知道他随时可能崩溃。楼座里的某个人一定同样知道他是多么接近崩溃边缘，她想。是谁？她一个个琢磨着那些耐巴的脸，在这些虚伪的脸上搜寻蛛丝马迹：愤怒……恐惧……半信半疑……心虚。

保罗不说话了。

柯巴徒劳无功地装出傲慢的神情，抗辩道：「谁指控我？」

「奥辛指控你。」厄莉娅说。

「奥辛已经死了！」柯巴抗议道。

「你怎么知道？」保罗问，「通过你的密探系统吗？哦，是的！我们知道你的密探和情报员，我们也知道把燃岩弹从塔拉黑酉星带到这里的人是谁。」

「那是为了保护祁扎锐！」柯巴脱口而出。

「那怎么会落入反叛者手中？」保罗问。

「被偷了，而且我们……」柯巴沉默了，咽下想说的话，目光飘忽不定，「人人都知道，我一直是向穆阿迪布表达敬爱的声音。」他瞪着楼座，「死人怎能指控一个弗瑞曼人？」

「奥辛的声音并没有死。」厄莉娅说，在保罗碰了碰她的手臂时闭上了嘴巴。

「奥辛把他的声音交给了我们。」保罗说，「它指出了名字、通敌的行动，还有会面的地点和时间。柯巴，你发现耐巴委员会里少了几张熟悉的脸，对吗？梅柯尔和费许在哪里？跛脚柯克今天不在。还有泰金，他在哪里？」

柯巴连连摇头。

「他们已经带着偷到的沙虫从厄拉科斯逃走了。」保罗说，「就算我放了你，沙胡罗也会因为你参与这件事而惩罚你，取走你身上的水。我还是干脆放了你吧，柯巴，如何？想想那些失去眼睛的战士。他们不像我，没有眼睛也能看见世界。他们有家人，有朋友。柯巴，你躲得过他们吗？」

「那是意外。」柯巴争辩，「再说，他们会从忒莱素人那里……」他又一次颓然坐下。

「谁知道那些金属眼睛会不会反而控制了他们？」保罗问。

楼座上的耐巴开始互换眼色，捂着嘴窃窃私语。现在他们盯着柯巴的眼神已经变得冰冷。

「保护祁扎锐。」保罗喃喃道，回到柯巴的辩解上，「这么一种或者会毁掉行星，或者会制造J射线造成失明的武器，柯巴，这种威力，你居然会以为可以当作防御武器？祁扎锐非得将所有人的眼睛都弄瞎，才能感到安全吗？」

「那是一种古老珍品，陛下。」柯巴辩解道，「我们知道古老的律法规定只有各大氏族才能拥有原子能，但祁扎锐服从……服从……」

「服从你。」保罗说，「一种古老珍品？哼！」

「即使是原告的声音，您也必须让我亲耳听到！」柯巴说，「这是弗瑞曼人的权利。」

「他说的是事实，陛下。」斯第尔格说。

厄莉娅向斯第尔格投去严厉的一眼。

「律法就是律法。」斯第尔格说。他察觉了厄莉娅的不满，于是开始引述弗瑞曼律法，不时针对适用性加入自己的评论。

厄莉娅有一种怪异的感受—斯第尔格每讲一句话，她就能猜到下一句。他怎么会如此容易上当？斯第尔格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爱打官腔、保守，也从没这么拘泥于沙丘法典。只见他下巴凸出，一脸激昂，嘴唇激动地蠕动着。他就只剩令人反感的自负了吗？

「柯巴是弗瑞曼人，因此，必须根据弗瑞曼律法进行判决。」斯第尔格总结说。

厄莉娅转身望着窗外，花园上空的云朵将阴影投到室内墙壁上。沮丧压倒了她。早上已过了一半，他们为这件事情耗了这么久，结果如何？柯巴已经放松下来，一副受到不公正指控的模样，似乎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表达对穆阿迪布的敬爱。她瞥了一眼柯巴，意外看到他脸上掠过一抹诡秘的自大。

他几乎确信了一件事，她想。他就像听到了朋友在叫喊：「挺住！援兵就要到了！」

有那么一刻，他们确实掌控了这件事—侏儒提供的信息、还有别人参与密谋的线索、告密者的名字，这些全在他们手中。但他们让最关键的一刻溜了。一定不是斯第尔格。她转过身，瞪着这位弗瑞曼长者。

斯第尔格毫不露怯地迎着她的目光。

「谢谢你提醒我们注意律法，斯第尔格。」保罗说。

斯第尔格低头致敬。他靠近了些，用只有保罗和厄莉娅才能看见的口形说：我先榨干他，再处理这件事。

保罗点点头，朝柯巴后面的卫兵打了个手势。

「把柯巴带到看守最严密的牢房去。」保罗说，「除了律法顾问，不许其他人探视。我指派斯第尔格做你的顾问。」

「我要自己选择顾问！」柯巴大叫。

保罗猛地转过身来：「你否认斯第尔格的公正和判断力？」

「哦，不，陛下，可是……」

「把他带走！」保罗喝道。

卫兵将柯巴从坐垫上拉起，押着他出去了。

耐巴又是一阵窃窃私语，然后开始离开楼座。侍卫也从楼座下方走到窗户边，拉下橙红的帷幔，厅内顿时染上幽暗的橙红。

「保罗。」厄莉娅说。

「不要急着激化事态，」保罗说，「除非我们有全然把握。谢谢你，斯第尔格，你的戏演得很好。厄莉娅，我已经确定哪些耐巴是柯巴的同伙。他们按捺不住，已经露出了马脚。」

「你和斯第尔格事先套好的？」厄莉娅问道。

「即使我宣布处死柯巴，所有耐巴也都能理解。」保罗说，「不过，像这样就没有严格遵循弗瑞曼律法的处置……他们会觉得自己的权利受到了威胁。有哪些耐巴支持他，厄莉娅？」

「肯定有拉吉非里。」她说，声音压得很低，「还有萨吉德，可是……」

「将完整名单交给斯第尔格。」保罗说。

厄莉娅只觉得喉咙发干，不由得咽了口唾沫。此时，她和其他人一样，对保罗产生了畏惧。保罗没有眼睛，却活动自如，她当然知道他是如何做到，但高明到这种程度仍令她不寒而栗。保罗在自己的预象中感觉到他们的身形举止！她觉得自己的人也在恒星时间中为他的预象闪现微光，而他的一言一行都决定了预象中的人是否按照现实的轨迹走。他用预象牢牢掌握了现场所有人！

「您的晨间接见时间早就到了，陛下。」斯第尔格说，「许多人——……感到好奇……害怕……」

「你害怕吗，斯第尔格？」

声音很低，几乎无法听清：「是的。」

「你是我的朋友，无需害怕。」保罗说。

斯第尔格咽了口唾沫：「是的，陛下。」

「厄莉娅，开始晨间接见。」保罗说，「斯第尔格，传召吧。」

斯第尔格遵令行事。

大门口顿时一片骚乱。人群往后挤，让出一条通道给官员。那一瞬间，场面像炸了锅：皇家卫兵用手肘顶住并推开千方百计想挤进来的陈情者，而身穿华丽长袍的陈情者或叫嚷或咒骂，手里晃动着他们的召见书。卫兵清出的通道上，晨会书记大踏步走在官员的前方。他手里拿着

优先名单，上面列出哪些人可以接近皇帝。他名叫泰克鲁布，是精瘦的弗瑞曼人，一脸不耐烦的讥诮，顶着光头和浓密的胡须沿途招摇。

厄莉娅上前挡住他，让保罗有时间带着契妮从高台后方的私人通道迅速离开。泰克鲁布窥探着保罗的背影，表情令厄莉娅顿时起了疑心。

「今天由我代表我兄长。」她说，「一次放一个陈情者进来。」

「是，女士。」他转身安排。

「我记得你从前绝不会误解你哥哥的意思。」斯第尔格说。

「我当时分心了。」她说，「但你不是也变了吗，斯第尔格？而且是戏剧性的变化。」

斯第尔格心头一凛，挺直了身体。人难免会改变，但戏剧性？他自己从来没想过。戏剧是不可靠的东西，品德和忠诚都相当可疑的外星球表演者才有戏剧性。帝国的敌人才会用戏剧来煽动浮躁的百姓。还有柯巴，背弃了弗瑞曼品德，把戏剧那一套用在祁扎锐上。他将为此丢掉性命。

「你有些反常。」斯第尔格说，「你不信任我了吗？」

他声音里的辛酸使她神色一缓，但语调没变：「你也知道，我不是不信任你。我哥哥向来认为，任何事只要交给斯第尔格，我们都可以放心。这一点，我向来同意。」

「那你为什么说我……变了？」

「你准备违抗我哥哥的命令。」她说，「我看得出来。我只希望那不会毁了你们两个人。」

第一批哀求者、陈情者来了。不等斯第尔格回答，她已经转过身去。她看到了他的表情，也知道他的感受。从母亲的信上，她读到了同样的感受—用律法取代道德和良知。

「你们制造了致命的悖论。」

21

帝瓦纳是苏格拉底基督教哲学的辩护者，很可能是安布斯四号星上的原住民，生活在柯瑞诺之前的八到九世纪之间，达拉玛克皇朝的第二代统治。他的著作只有部分留存下来，包括这句话：「每个人的心都栖息在同样的荒野。」

——伊勒琅《沙丘论》



「你就是彼加兹吧。」苏亡人说，踏入侏儒那间有卫兵看守的小房间，「我叫海特。」

和海特一起进来的还有一队换岗值夜班的皇家卫兵。穿过外面的院子时，傍晚暴风卷起沙尘，打在他们脸颊上，扎得他们眼睛直眨，加快了脚步。外面通道里互相取玩笑的声音、换岗的动静一一传入房内。

「你不是海特，」侏儒说，「你是邓肯·艾达荷。他们把你的尸体放进气槽的时候，我正好在那里。他们把尸体抬出来复活、准备训练的时候，我也在那里。」

苏亡人突然一阵口干舌燥，咽了口唾沫。灯球明亮的黄光投在屋内的绿色帐幔上，颜色减了几分。灯光照亮了侏儒前额的汗水，让彼加兹看上去十分古怪，像胡乱拼凑起来的生物，忒莱素人制造他的意图似乎就要穿透他的皮肤迸射出来。怯懦、轻浮的外表下，这个侏儒藏着某种力量。

「穆阿迪布派我来问你，忒莱素人把你送到这里来的目的是什么？」海特说。

「忒莱素人，忒莱素人。」彼加兹念叨着，「我就是忒莱素人，你这个笨蛋！说到这个，你不也是忒莱素人吗？」

海特瞪着侏儒。这个彼加兹散发一股超凡的机警，让人不禁想起古代的精神偶像。

「你有听见外面的卫兵吗？」海特问，「只要我一下令，他们会立即绞死你。」

「嘿！嘿！」彼加兹叫道，「你可真是的，变成了这么一个麻木不仁的家伙。绞死我？你不是刚说你来是为了找出真相吗？」

海特发现自己不喜欢侏儒脸上那种神秘的安详。「也许我只想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他说。

「说得真妙。」彼加兹说，「现在我们互相认识了。两个贼碰面时不需要自我介绍，各自心照不宣。」

「这么说，我们都是贼。」海特说，「我们偷什么东西？」

「不是贼，是骰子。」彼加兹说，「你来这里，是想瞧瞧我的点数。反过来，我也想瞧瞧你的。但你却戴上了面具。瞧啊！这人有两张脸！」

「你真的亲眼看见我被放进忒莱素人的箱子里？」海特问，其实他非常不愿意问这个问题。

「我不是说过了吗？」侏儒跳了起来，「我们当时很是费了一番力。你的肉体不想活过来。」

海特突然感到自己仿佛活在梦境中，受控于别人的意识，而他可能会暂时忘掉这一点，迷失在那人的意识回旋中。

彼加兹狡黠地侧着头，围着苏亡人踱步，不时抬头看看他。「激动会激发你体内的古老模式。」彼加兹说，「你呀，你是一个不想知道自己在追捕什么的追捕者。」

「而你是一具瞄准穆阿迪布的武器，对吗？」海特说，随着侏儒转动身体，「你到底想干什么？」

「什么也不干！」彼加兹说着，停了下来，「你随便问，我就随便回答。」

「这么说，你是冲着厄莉娅来的。」海特说，「她是你的目标吗？」

「在外星球，他们管她叫鱼妖。」彼加兹说，「为什么一说起她，我就听到你的血液在翻腾？」

「唔，他们叫她鱼妖。」苏亡人说，同时琢磨着彼加兹的表情，想知道他究竟有什么意图。侏儒的回应很怪异。

「她是处女，也是娼妇。」彼加兹说，「她粗俗，但机智，博学到令人心惊胆战，在最仁慈的时候给人残酷一击；在思考时放空内心，在想要创建什么东西的时候，破坏力大得像风暴。」

「原来你到这里来，是为了痛斥厄莉娅。」海特说。

「痛斥厄莉娅？」彼加兹一屁股坐到墙边的垫子上，「我来这里，是因为我被她的美貌迷住了。」他咧开嘴笑，那张大鼻子大嘴的脸上，表情活像蜥蜴。

「攻击厄莉娅，相当于攻击她兄长。」海特说。

「这一点很明显，明显到人人视而不见。」彼加兹说，「实际上，皇帝和他妹妹就是背对背的同一人，半男半女的人类。」

「这种话我们听过，最深的沙漠有些弗瑞曼人就这么说。」海特说，「就是这伙人重启了活人血祭沙胡罗的仪式。你怎么会跟他们一样胡言乱语？」

「你竟敢说这是胡言乱语？」彼加兹问，「就凭你，一个半死不活的东西？啊哈，我忘了，骰子看不到自己的点数，而你的困惑更比其他人多了一倍，因为你为厄崔迪家族那个双身人效力。其实你的大脑已经快找到答案了，但你的意识却拒绝接受。」

「你在向看守宣扬这一套谬论，对吗？」海特低声问。他觉得自己的思绪已被侏儒的话打乱。

「是他们向我宣扬！」彼加兹说，「他们还祷告神明保佑。为什么不呢？我们大家都该好好祷告。毕竟，我们活在宇宙史上最危险的人物的阴影下。」

「最危险的人物？」

「连他们的母亲都拒绝和他们生活在同一颗星球上！」

「为什么你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海特问，「要知道，我们大可以用别的方式拷问你。我们会得到答案的……不管用什么手段。」

「但我已经回答了！我不是已经告诉你，传说是真的？我是挟带死亡的风暴吗？不！我只是话语！我的话像划破沙漠上空阴沉天幕的闪电。我已经告诉你：『把灯吹灭，白昼来了！』你却不断说：『给我一盏灯，让我能找到白昼。』」

「你在跟我玩危险的把戏。」海特说，「你是不是以为我理解不了

这些禅逊尼观念？其实，你留下的线索很明显，就像鸟在泥地留下的走迹。」

彼加兹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海特问。

「我笑自己有牙齿却又希望没有。」彼加兹好不容易边笑边吐出这句话，「没有牙齿的话，我就不会气得咬牙切齿了。」

「现在我已经知道你的目标，」海特说，「你是针对我。」

「而且我已经正中靶心！」彼加兹说，「你把自己弄成这么大一个活靶，想射不中都难。」他自顾自地点点头，「现在，我要为你唱首歌。」他开始哼唱，那是哀痛悲泣的单调旋律，一遍遍重复着。

海特僵住了，体内一股奇异的痛苦沿着背嵴往上窜。他瞪着侏儒，在那张衰老的脸庞上看到一双年轻的眼睛，密密麻麻的浅色纹路从眼睛一路延伸到两处太阳穴。多么巨大的脑袋！那张大脸上的五官仿佛都汇聚到正呜呜发出单调声音的突起嘴唇上。声音使海特想到古老仪式、民间记忆、旧时的话语和习俗、佚失的呢喃中半湮没的意义。一场跨越时空的思想对决正血淋淋展开。亘古思维在侏儒的歌声中缭绕，像远处一点璀璨亮光，越来越近，照亮了沿途数百年的生命。

「你在对我做什么？」海特喘着气说。

「你是一部乐器，而我则是被训练来弹奏你。」彼加兹说，「我正在弹奏你。我把耐巴中另外一些反叛者的名字告诉你吧。他们是拜克诺斯和卡胡伊特，还有柯巴的秘书狄杰迪达，班奈吉的副手阿布莫坚迪斯。就在这一刻，他们之中的某个人或许正把尖刀刺入你那位穆阿迪布的胸膛。」

海特摇着头，发现自己说不出话来。

「我们就像兄弟，」彼加兹又一次中断那单调的哼唱，「我们在同一个再生箱长大。我最早，然后是你。」

突然间，海特的金属眼睛传来一阵烧灼的疼痛，眼前所见，无不蒙上闪烁的红色薄雾。他只觉得自己的感官都丧失了切身感受，只剩这股疼痛。他可以感受到外物，但感官与外物之间仿佛隔着轻飘飘的薄纱。外界的一切都成了偶发，是无生命物质的偶然介入，就连他自己的意志也只是某种难以捉摸、不停变幻的东西，缺乏生气，只有作为内在灵光

时才能为人所见。

一股清明从绝望中生出。感官中仅存的视力穿透这层薄纱，凝聚的心神像一束炽烈的亮光，由下往上照亮彼加兹。海特感到自己的目光一层层切穿了侏儒：起初，他是听命于人的智能生命，这一层之下是被贪婪困住的生物，欲望全写在那双眼睛上—外壳一层层剥离，最后是受某种符号操纵的实体。

「我们是在战场上。」彼加兹说，「说出你的想法。」这个命令让他找回自己的声音。

海特说：「你不能强迫我杀害穆阿迪布。」

「我听过贝尼·杰瑟里特的名言。」彼加兹说，「宇宙中没有什么是牢固的、平衡的、持久的—没有任何东西能维持自身的形态。每一天，有时是每小时，都在变化。」

海特摇摇头，一言不发。

「你以为那个糊涂的皇帝就是我们追求的奖赏，」彼加兹说，「你太不了解我们的主人忒莱素了。宇航公会和贝尼·杰瑟里特认为我们创造的是加工品，但实际上，我们创造的是工具和服务。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工具—贫穷、战争。战争很有用，能影响许多领域。战争会刺激新陈代谢、强化政府、分散基因血缘。宇宙间没有任何东西的生命力比得上战争。只有看出且实现战争价值的人，才能做到真正的自决。」

海特用温和到显得古怪的声音说：「你这么奇特的思想，几乎使我相信宇宙是邪恶的，存在某种复仇的天意。为了创造你，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你的经历一定是非常精彩的故事，无疑还会有更加精彩的结局。」

「太棒了！」彼加兹得意地大笑起来，「你在反击—这就是说，你还有意志力，正在实现自决。」

「你想唤醒我体内的暴力。」海特喘着气说。

彼加兹摇头否认道：「唤醒，是的；暴力，不对。你自己也说过，你接受的训练使你成为意识的信徒。而我的意识则是唤醒你体内的那个人，邓肯·艾达荷。」

「我是海特！」

「你是邓肯·艾达荷，顶尖的杀手，无数女人的情人，剑客，厄崔迪

家族战场上的战士。邓肯·艾达荷。」

「过去不可能被唤醒。」

「不可能？」

「从来没有人成功过！」

「不错。但我们的主人不认为世上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们会一直寻找合适的工具、正确的施力方法，以及适切的服务……」

「你言不由衷！讲得天花乱坠，但都是空话！」

「你体内有一个邓肯·艾达荷。」彼加兹说，「他是会受制于感情，还是冷静的审视？新的意识终究压抑不住，会从紧追着你不放的黑暗过去中冒出。即使是现在，那股意识也在阻挡你的同时刺激你。你体内的那个东西，必定会吸聚所有意识，也必定会收服你。」

「忒莱素人以为我还是他们的奴隶，但我—」

「安静，奴隶！」彼加兹用哼哼唧唧的语调说道。

海特不由自主闭口了。

「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事了。」彼加兹说，「我想你自己也感觉到了。接下来就是用来操纵你的口令……我想应该足以扭转全局。」

海特感到汗珠从脸颊上一滴滴流下，胸部和手臂颤抖着，却无法移动。

「有一天，」彼加兹说，「皇帝会来找你。他会说：『她走了。』他会一脸生不如死。他会将水献给死者，也就是这里的人所说的流泪。而你会用我的声音说：『主人！哦，主人！』」

海特的下颔和喉咙因绷得太紧而开始发痛，只能极其轻微地摇头。

「你会说：『我从彼加兹那里带来了一则讯息。』」侏儒做了个鬼脸，「可怜的彼加兹，他没有思想……可怜的彼加兹，一只塞满信息的圆桶，专供别人使用的东西……敲彼加兹一下，他就会发出声音……」

他又做了个鬼脸：「你认为我惺惺作态，邓肯·艾达荷。我不是！我也会悲伤。但是，时间到了，该用利剑代替言辞了。」

海特打了个嗝。

彼加兹咯咯笑起来：「啊，谢谢你，邓肯，谢谢你。你的生理反应省了我们一堆时间。就像皇帝去不掉他血管中的哈克南血脉，他也无法不听命于我们。他会变成吐话的机器，用动听的声音向主人提出难以抗

拒的诱惑。」

海特眨眨眼，心中想着这侏儒看起来多么像居心不良的鬼机灵。厄崔迪人身上流着哈克南人的血？

「一想到『野兽拉班』，那个邪恶的哈克南人，你的眼中便喷出了怒火。」彼加兹说，「在这点上，你很像弗瑞曼人。好啊，言辞不管用时，手边也总是会有利剑，是吧？想想哈克南人对你家人的折磨。告诉你，你捧在手心的那位保罗也是哈克南人，那血缘是他母亲传给他的！杀一个哈克南人，并不会太难，对不对？」

苏亡人心里一阵冷意。这是愤怒吗？可自己为什么会愤怒？

「噢，」彼加兹说，「啊，哈！卡嗒卡嗒。还有更多讯息要让你转达。忒莱素愿意和你捧在手心的保罗·厄崔迪做笔交易：我们的主人可以复活他心爱的情人。你会有个妹妹—另一个苏亡人。」

海特突然觉得全世界只剩自己的心跳。

「一个苏亡人。」彼加兹说，「将拥有他爱人的肉体。她将替他生孩子，她将只爱他一人。如果他想，我们甚至可以改良原身。让一个人重新获得失去的东西，这机会可不多。这是一桩他求之不得的交易。」

彼加兹点点头，眼睛下垂，像是厌倦了。然后他说：「他会心动……趁他分心的时候，你将接近他，出其不意地给他狠狠一击！两个苏亡人，而不是一个！这就是主人要我们做的事！」侏儒清了清喉咙，再次点点头：「说吧。」

「我不会做的。」海特说。

「但邓肯·艾达荷会。」彼加兹说，「别忘了，对那个哈克南后裔来讲，这将是他最脆弱的一刻。你还会建议改良他爱人的身体，也许是永远不停止跳动的心脏，或者更温柔一些。当你接近他的时候，你还要提出给他一个庇护所，一颗他选择的星球，在远离帝国的某个地方。想想吧！他爱的人又回来了，不再有眼泪，还有宁静的地方度过余生。」

「整箱的珍宝。」海特追问道，「他会问价格的。」

「告诉他，他必须宣布放弃自己的神格，走下神坛，同时诋毁祁扎锐。他必须诋毁自己，还有他妹妹。」

「就这些？」海特问，发出一声冷笑。

「他还必须放弃钜贸联会的股份，这是当然。」

「这是当然。」

「如果你离他不够近，无法出手，你可以先聊聊忒莱素人是多么敬重他，他让他们领会宗教的种种可能。你告诉他，忒莱素人有个宗教工程部，能针对特定需求设计宗教。」

「多么高明。」海特说。

「你觉得自己可以随意讥讽我，违抗我的命令。」彼加兹说，他再一次狡黠地歪着头，「用不着否认……」

「他们把你制造得很好，小动物。」海特说。

「你也不错。」侏儒说，「你还要告诉他动作得快。肉体会腐烂，必须低温保存。」

海特感到自己在挣扎，周围全是他不认识的东西。侏儒看起来是那么有把握！忒莱素人的逻辑一定有缺陷。他们在制造苏亡人时做了特殊设定，让他听命于彼加兹的声音。但……是什么设定……逻辑／母体／受体，清晰的推理是多么容易被误认为正确的推理！忒莱素人的逻辑扭曲了吗？

彼加兹面露微笑，仿佛在倾听某种隐秘的声音。「现在，你将忘记。」他说，「时机一到，才会记起。他将说：『她走了。』到那时，邓肯·艾达荷将会觉醒。」

侏儒拍手。

海特嗯了一声，觉得自己似乎在想着什么，但思路却被打断了……也许是一个句子被打断了。是什么句子呢？关于什么……目标？

「你想迷惑我，从而操纵我。」他说。

「你说什么呀？」彼加兹问。

「我就是你的目标，你无法否认。」海特说。

「我并不想否认。」

「你想对我做什么？」

「向你示好，」彼加兹说，「仅此而已。」

除非在极为特殊的情形下，否则预知力无法长期显示事件实际发生时的连续性。先知抓住的只是历史链中的片段，而事物永远在变动，这一点会干扰先知及求神问卜的人。就让穆阿迪布的臣民怀疑他的至高权威和预象，就让他们否认他的神力。

——《沙丘福音书》



海特看见厄莉娅走出神殿，穿过露天广场。卫兵彼此离得很近，脸上凶残的表情掩盖了平日的养尊处优及目中无人。

扑翼机翼上的日照计在下午明亮的阳光下闪闪发亮，机身上隐约可见皇家卫队的穆阿迪布之拳标志。

海特把目光转向厄莉娅。她看上去与这个城市格格不入，他想，她应该在沙漠，那个广阔而自由的地方。看着她走过来，他突然想，厄莉娅只有面露微笑时才像在沉思。全是因为那双眼睛。他想起一件历历在目的往事，那时她出面招待宇航大使，四周都是音乐、闲聊，宾客都穿上华丽的礼服及军装，而厄莉娅穿的是象征贞洁的白长袍，白得耀眼。他从窗户俯瞰，凝视她走在内庭花园上，穿过几何水池、喷泉、一丛丛随风摇曳的蒲苇，还有一座白色的观景楼。

全错了……一切都错了。她属于沙漠。

海特粗喘一口气。和上次一样，厄莉娅离开了他的视线。他等着，拳头捏紧又松开。上次和彼加兹会面后，他一直感到烦躁不安。

他听到厄莉娅的随从越过了自己所在的屋子，她则走进民宅区。他努力专注回想她为何令他烦忧。走在露天广场上的姿态？是的。她的步伐像一只被追踪的猎物，想逃离凶猛的掠食者。他从屋子出来，在露台上走在遮阳幕后方，在阴影的尽头停下脚步。厄莉娅正站在护栏边，下方就是她的神殿。

他将目光投向城市，朝她看的地方望去，看到了矩形屋子、一块块颜色，以及喧嚣熙攘的居民。建筑物在酷暑中晃动、发亮，热气盘旋着从屋顶升起。一个男孩正在死巷的墙边踢球，那条巷道正对着一座山丘，刚好在神殿的转角。球来回弹跳。

厄莉娅也看着那颗球，难以自抑地想着自己也正如那颗球，来回弹跳……在时间的巷道来回弹跳。

离开神殿前，她喝下了最大剂量的美蓝极。她以前从未服用这么多，远远超量了。没等美蓝极药力发作，那剂量就吓到了她。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她问自己。

「人在危险中作出抉择。」是这样吗？只有这样，才能穿透那些该死的沙丘塔罗牌在未来布下的重重迷雾。一道屏障矗立在那里，必须打破。她只能这么做。她必须看到未来，必须知道她失去眼睛的哥哥正阔步走向何处。

熟悉的美蓝极出神状态开始了。她深深吸了口气，渐渐进入平和、静止、忘我的境界。

拥有第二视野很容易使人成为宿命论者，她想。不幸的是，世上没有演算法可以推算未来，探知未来的预象没有数学公式可套。先知只冒着失去生命和健全心智的风险，亲身踏入未来。

相邻露台的阴影中有动静，是道人影。那个苏亡人！厄莉娅用自己大幅强化的感知力注视着他。生气勃勃的深色面庞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那双闪烁的金属眼睛。他身上融合了几种极端的特质—是影子，也是炽烈的光，制造他的过程复活了他死去的肉身……也复活了某种极度纯粹的东西……纯真。

他体内的纯真正受到重重围困！

「你在那里很久了吗，邓肯？」她问。

「所以我现在是邓肯了。」他说，「为什么？」

「不要质疑我。」她说。

她看着他，心想：忒莱素人做的苏亡人真是完美无缺。

「只有神才敢创造完美。」她说，「对人来说，完美是危险的。」

「邓肯死了。」他说，不希望她这么称呼他，「我是海特。」

她打量他那双人造眼睛，揣测他都看到了什么。细看之下，会发现

闪亮的金属表面上有许多小小的黑色凹痕，像闪亮金属上的幽深小井。复眼！周围的世界忽然一亮，摇晃起来。她一只手抓住晒热的栏杆，竭力稳住自己。啊，美蓝极的药力好猛烈。

「你不舒服吗？」海特问。他靠近了些，金属眼睛睁得大大的，注视着她。

是谁在说话？她疑惑了。是邓肯·艾达荷？是晶算师苏亡人或禅逊尼哲学家？或是比任何公会的领航员都更加危险的忒莱素爪牙？她兄长知道。

她再次打量苏亡人。他体内有某种蛰伏的东西。他正蓄势待发，蕴藏的力量远远超越寻常生命。

「因为我母亲的缘故，我很像贝尼·杰瑟里特。」她说，「你知道吗？」

「我知道。」

「我有她们的力量，我像她们一样思考。我体内的某个部分了解育种计划的庄严及紧迫……也了解这个计划的成品。」

她的眼睛眨了一下，感到自己的部分意识开始在时间中自由流动。

「据说贝尼·杰瑟里特永远不会松手。」他说。他紧紧盯着她，留意到她抓着露台边缘的手指异常苍白。

「我绊倒了吗？」她问。

他注意到她的呼吸是多么深，每个动作都紧张不安，眼神开始呆滞了。

「要绊倒的时候，」他说，「你可以跳过绊住你的东西，重新恢复平衡。」

「贝尼·杰瑟里特绊倒了，」她说，「她们现在就想跳过我哥哥，重新恢复平衡。她们想要契妮的孩子……或者我的。」

「你有孩子了？」

她竭力调整，将自己调整到与这个问题对应的时空中。有孩子？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看见了……我的孩子。」她悄声说。

她离开露台栏杆，转身看着苏亡人。他一脸谨慎，眼神悲伤。当他随着她转身时，那两片金属闪烁了一下。

「你用这样的眼睛能看见……什么？」她低声问道。

「别的眼睛能看见的所有东西。」他说。

他的声音在她耳中回荡，延伸了她的意识。她感觉自己像在跨越宇宙。不停延伸……向外……向外。无数时空纠缠着她。

「你服用了美蓝极，剂量非常大。」他说。

「为什么我看不到他？」她喃喃道。宇宙万物的子宫困住了她，「告诉我，邓肯，为什么我看不到他？」

「你看不见谁？」

「我看不见孩子的父亲，我迷失在塔罗牌的雾中了。帮帮我。」

他运用晶算师的能力算出最有可能的答案，然后说：「贝尼·杰瑟里特想让你和你哥哥交配，这样就可以留下基因……」

她哀鸣一声，「体内的卵」。她粗喘一口气，一阵寒战窜过全身，接着全身滚烫。那场在她最隐秘的梦境中的交配，那个预知力都无法揭露的人——真的会发生吗？

「你是不是冒险服用了大剂量的香料？」他问，同时竭力压制内心涌现的极度恐惧：某个厄崔迪女人可能会死去，保罗有可能被迫面对某位皇室女子离他而去的事实。

「你不知道搜索未来意味着什么。」她说，「有时候，我也能瞥见未来的自己……但我自己的预知力干扰了我。我无法看清自己的未来。」她低下头，来回摇着头。

「你服用了多少香料？」他问。

「大自然憎恶预知。」她抬起头，「你知道吗，邓肯？」

他像对小孩子说话般循循善诱：「告诉我，你服用了多少。」他伸出左手，揽住她的肩膀。

「言语这种手段太简陋了，太原始，而且模棱两可。」她挣开他的手。

「你必须告诉我。」他说。

「看看大盾壁吧。」她吩咐道，手指前方，目光也朝相同方向去。预象翻天覆地涌向她，大地崩裂了，像被无形的潮水冲毁的沙堡。她浑身一颤，转头望着苏亡人，被苏亡人脸上的表情吓呆了。他的五官皱在一起，变得苍老，然后又变年轻……变老……变年轻。他成了生命本

身，坚定、连续不断……她转身想逃，但他一把抓住她的左手。

「我去叫医生。」他说。

「不！你必须让我看清这预象！我必须知道！」

「你已经看到了。」他说。

她低下头，盯着他的手。肌肤相触处有股电流，令她既迷醉又惊恐。她猛地甩开他，喘着粗气：「人是抓不住旋流的！」

「你需要医生！」他厉声说。

「你还不明白？」她质问道，「我的预象不完整，只有一些碎片。我必须记住这个未来。你不懂吗？」

「要是你因此送命，未来又在哪里？」他问，轻轻把她推进卧室。

「言语……言语。」她喃喃道，「我无法解释。一件事引发了另一件事，却并没有因……也没有果。我们不能这样放任世界万物。我们再怎么努力，都还是有缺口。」

「把意识延伸过来。」他命令着。

他多么迟钝！她想。

沁凉的阴影包裹了她。她感到自己的肌肉蠕动着，像沙虫的运动。身下是一张稳固的床，但她知道，床不具实质。只有空间是永恒的，此外没有任何事物具有实质。床跟着许多身体一起飘浮，都是她自己的身体。时间成了一种复合感受，难以负荷，并同时引发多重反应留待她去提取。这就是时间，无时无刻不在动。整个宇宙都在向后、向前、向两侧滑动。

「那道缺口不像其他物体。」她解释说，「你无法从下面过去，也不可能绕过。没有地方能让你找到支撑点。」

有一群激动的人围绕着她，许多人握住她的左手。她看着自己移动的身体，目光随着那只搂着人的手臂，看到了那张不断变幻面容的脸：邓肯·艾达荷！他的眼睛……不对劲，但这的确是邓肯。邓肯是孩子—成人—青少年—孩子—成人—青少年……他脸上的每根线条都流露出对她的担心。

「邓肯，别害怕。」她耳语道。

他握紧她的手，点点头。「躺着别动。」他说。

他想：她不会死！她不能死！不能让任何厄崔迪女人死去！他猛烈

摇头。这样的想法有违晶算师逻辑。死亡是必然，唯有如此，生命才能延续。

这个苏亡人爱我，厄莉娅想。

这个想法成了一块基岩，她终于有了依靠。这是一张熟悉的脸，脸后方是一间确实的屋子。这是保罗居室的一个房间。

有道固定不变的人影正用一根管子在她的喉咙里动作，她一阵作呕。

「幸好抢救及时。」一个声音说，她听出是皇家医生，「你应该早一点叫我的。」医生听上去像是起了疑心。她感到管子从喉咙里滑了出来——一条蛇，一条闪亮的线。

「这一针会让她入睡的。」医生说，「我叫她的随从去——」

「我守着她。」苏亡人说。

「不行！」医生断然拒绝。

「留下来……邓肯。」厄莉娅低声道。

他抚着她的手，让她明白他听到了她的话。

「小姐，」医生说，「最好……」

「不用告诉我什么最好。」她喘着粗气，每发出一个音节，喉咙都疼痛不已。

「小姐，」医生说，声音里带着责备，「你知道服用过多美蓝极会有危险。我只能假定是某人给了你美蓝极，没有经过——」

「你真是傻瓜。」她用嘶哑的嗓音说，「你不想让我看到预象，是吗？我知道自己服用了什么，还有为什么服用。」她一只手放到喉咙上，「退下。马上！」

医生退出她的视线，说：「我会向你的兄长禀报此事。」

她凭感觉知道他离开了，将注意力转向苏亡人。现在，她意识里的预象更清晰了，此时此地的现实正从预象这片培养基向外生长。她感受到苏亡人在变幻的时间中移动，但身形已在清晰的背景中固定下来，不再影影幢幢。

他是对我们的严峻考验，她想，他是危险，也是拯救。

她打了个寒颤，知道自己看到了兄长看过的预象。眼眶发热，流下不争气的泪水。她猛地摇摇头。不要流泪！流泪不仅浪费水分，更糟糕

的是会进一步扰乱险恶的预象之流。一定要阻止保罗！哪怕只有一次，就这一次。她越过了时间，将自己的声音放在他的必经之路上。但压力和变化频生，那声音未必能留在原地。时间之网越过了她兄长，就像光穿透了镜头。他很清楚，自己正站在焦点上。他已经将所有时间线都拉到自己身上，不允许未来逃离他的掌握或发生丝毫改变。

「为什么？」她喃喃道，「是因为仇恨？时间伤害了他，所以他想打击时间？这是……仇恨吗？」

苏亡人以为她在叫他：「小姐？」

「我为什么不能将体内的东西烧毁！」她哭叫道，「我不想与众不同。」

「厄莉娅，厄莉娅。」他在她耳道哄道，「睡吧。」

「我希望自己能够放声大笑。」她喃喃道，眼泪从双颊簌簌落下，「可我是皇帝的妹妹，一位被尊为神祇的皇帝。人们怕我，但我从来不想成为别人害怕的对象。」

他拭去她脸上的泪水。

「我不想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她低语着，「我只想被爱……爱人。」

「大家都爱你。」他说。

「哈，忠心耿耿，忠心耿耿的邓肯。」她说。

「别，别这么说。」他恳求道。

「但你确实忠心耿耿。」她说，「忠诚是价值连城的商品。可以出售……但无法买，只能卖。」

「我不喜欢你这样质疑一切。」他说。

「你该死的逻辑！我说的是真的！」

「睡吧。」他说。

「你爱我吗，邓肯？」她问。

「我爱你。」

「又是一句谎言？」她问，「一个比真相更容易让人相信的谎言？我害怕相信你，为什么？」

「你害怕我的与众不同，就像你害怕自己与众不同。」

「做一个男人吧，别总是拿出晶算师那一套！」她吼道。

「我是晶算师，也是男人。」

「你会让我做你的女人吗？」

「我会做爱所要求的一切。」

「爱，还有忠诚？」

「还有忠诚。」

「而这正是你的危险之处。」她说。

她的话使他不安。他的脸没有流露丝毫忧虑，肌肉没有抽动，但她知道，她记下的预象清楚显示了他的不安。然而，她觉得自己忘了部分预象，一些她应该要记住的事──她在未来中察觉了什么，不完全是透过感官意识，而是和预知力一样无端出现在她的脑海。但那却被时间的阴影遮住了──无边的痛楚。

情感！没错──情感！预象中出现了情感。不是直接出现，而是某种东西的产物，而她其实能够猜出那东西背后躲着什么。她被情感困住了──一种由恐惧、悲伤和爱形成的网罗。这一切就在她的预象中结合成瘟疫的实体，既原始，又所向披靡。

「邓肯，不要离开我。」她悄声说。

「睡吧，」他说，「别硬撑。」

「我必须……我必须。他被当成饵，放在为他而设的陷阱里。他是权力和恐惧的奴隶。暴力……神坛是囚禁他的牢笼。他将失去……一切。他会被撕成碎片。」

「你是说保罗吗？」

「他们挥打鞭子，逼他摧毁自己。」她喘息着弓起后背，「太多压力，太多不幸。他们引诱他远离了爱。」她躺到床上，「他们在创造一个他绝不容许自己活在里面的宇宙。」

「谁在做这些事？」

「是他！啊，你真是迟钝。他是这个模式的一部分。一切都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她说着说着，感到自己的意识在下降，一层又一层，最后降在肚脐正后方。身体和意识已经分离，融入无数预象碎片之中──移动，移动……她听到了一声胎儿的心跳，一个未来的孩子。美蓝极的药力仍在，她继续在时间中漂流。她知道自己已经感受到孩子的生命，一个尚

未怀上的孩子。而她确定，这个孩子将经历她所经历的痛苦——和她一样在子宫中觉醒。不等出生，就将是有意识、能思考的生命。

23

力有其极限，即使最有权力的人，也无法免于力的攻击。政府的统治艺术就是判断极限在哪里。滥用权力是致命之罪。律法不能是复仇的工具。威吓任何人，都必须承受后果。

——由斯第尔格作注的《穆阿迪布论律法》



契妮透过泰布穴地低处的裂口远眺清晨的沙漠。她没有穿蒸馏服，这让她在沙漠中缺乏安全感。穴地的入口隐藏在她身后高耸的峭壁中。

沙漠……沙漠……无论走到哪里，她心心念念的都是沙漠。回到沙漠与其说是回家，不如说是转了个身，看见始终在那里的东西。

一阵疼痛从腹中传来。分娩在即。她忍住疼痛，想独自和自己的沙漠分享这一刻。

正是黎明时分，大地一片静谧。云影在沙丘和大盾壁台地间飞掠。阳光从高耸的断崖上泻下，将她的目光引向如洗碧空下一望无尽的荒凉沙漠。这片风景正切合保罗瞎眼后她心头挥之不去的入骨愤恨。

为什么我们要来这里？她心想。

这不是哈伊拉，探寻之旅。除了为她找到生子之所，保罗在这里无所追求。这次远行还有一些奇怪的旅伴：彼加兹，那个忒莱素侏儒；苏亡人，海特，也可能是死后复生的邓肯·艾达荷；艾德瑞克，公会的领航员、大使；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他显然很憎恨的贝尼·杰瑟里特圣母；莉绮娜，奥辛那奇怪的女儿，在卫兵的监视下无法自由走动；斯第尔格，她的耐巴舅父，还有他最受宠的妻子赫若……以及伊勒琅……厄莉娅……

风声随着她的思绪穿过岩石。沙漠上的白天，天地的颜色都变得更浓烈，黄的更黄、褐的更褐、灰的更灰。

为何要有这么奇特的同伴组合？

「我们已经忘了『同伴』一词的原意，」保罗解释道，「同伴原本是指『旅行之伴』。我们是一体的。」

「但他们有什么价值？」

「你瞧！」他那双可怕的眼窝对着她，「我们已经失去清晰单纯的生活。任何东西只要不能装入瓶子中，不能击打、刺戳或者储存，我们就觉得没有任何价值。」

她委屈地说：「那不是我的意思。」

「啊，我最亲爱的。」他安抚着她，「我们在金钱上是如此富裕，生活上却非常贫乏。我真是个邪恶、固执而愚蠢的……」

「你不是！」

「我是，但你这话同样是真的。我的双手已被时间染脏了，我想……我试图创造生命，却不知道生命已经被创造出来了。」

然后，他轻抚她的孕肚，感受腹中的生命。

她边回想，边将双手放到肚子上，颤抖着。她后悔恳求保罗带自己到这里来。

沙漠狂风搅起一股恶劣的气味，是断崖底部的固沙植物发出来的。弗瑞曼人的迷信攫住了她：恶劣的气味，不祥的时刻。她面朝狂风，发现固沙植物的外侧冒出了一条沙虫，就像幽灵船的船首从沙丘间窜出，一路拍打着沙砾，接着它闻到了致命的水汽，于是一头钻入沙下，拱出一道道隆起。

沙虫对水的畏惧勾起她对水的愤恨。水曾经是厄拉科斯星的精魄，现在却变成了毒药。水带来了瘟疫。只有沙漠是干净的。

下方来了一队弗瑞曼工人。他们往上爬，走进穴地的中门，脚上沾着泥浆。

脚上沾着泥浆的弗瑞曼人！

穴地的孩子开始朝着她上方的朝阳唱起晨歌，歌声从高处的入口往下送，令她想起岁月的流逝有多像率风远飏的鹰，不由得浑身一颤。

凭他不需要眼睛的视力，保罗看到了什么风暴？

她感受到他身上那股凶狠的疯狂，一个厌倦了歌声及口舌之争的人。

她发现天空已经变成透明的灰色，布满光洁雪白的光束。狂风挟带

沙粒划过天际，镂刻出一道道奇异的图案。南面有一线灼亮的白引起了她的注意，她顿时警觉了起来：南方天空的白，沙胡罗的嘴。那是风暴的前兆，巨大的风暴。不祥的微风扬起沙尘打上她的脸颊。风中有股死亡的气息，那是地下水渠、潮湿的沙地、燧石的气味。水！沙胡罗正是因为水，才会送出这阵信风。

鹰也飞进她所在的岩缝躲避风沙，身上的褐色和岩石几无二致，翅膀则是深红色。她向往眼前的鹰—它们有地方可躲，而她却没有。

「女士，风沙来了！」

她转过身，发现苏亡人站在穴地高处入口的外侧叫唤她，心里涌起弗瑞曼人的恐惧。死得干净俐落能把肉体的水留给部族，这她可以理解。可是……死而复活的东西……

风沙抽打着她，她的脸庞一片胭红。转头一看，只见可怕的沙尘直冲天际。风沙肆虐下的沙漠变成了黄褐色，沙丘一副躁动不安的模样，像保罗向她形容的大海浪涛。

对她而言，眼前的风暴也已变成平凡的事物。以有限与永恒相比，哪怕沙浪在悬崖上拍得再响，也不过像一口煮开的小锅。

但对她来说，沙暴已经充斥整个宇宙。动物全躲着沙暴……沙漠上没有任何东西，只剩沙漠的私语：风卷起的沙砾刮擦着岩石、汹涌的呼啸、巨石突然从丘顶滚落—然后，从某个看不见的地方，一条沙虫翻覆了，一路发出砰砰巨响，连翻带爬逃回自己干燥的地底深处。

那不过是短短的一刻，就像在时间长河中她命如蜉蝣。但就在这一刻，她觉得这颗星球都快被狂风吹走了，变成宇宙的尘埃，融入其他波动中。

「我们必须快点。」苏亡人来到她身边。

她觉察到他的惊慌—他担心她的安危。「沙暴会把你的肉从骨头上撕下来的。」他说，仿佛需要向她解释什么是沙暴。

他的关切驱散了她对他的畏惧。契妮让苏亡人扶着自己一步步跨上岩阶，进入穴地，穿过曲曲折折的屏障，随从打开封闭水汽的密封罩，两人进去后，密封门立刻阖上。

穴地的臭气扑鼻而来。这里混合了各种气味，人群的体味、蒸馏服的酸败味，还有熟悉的食物香气，以及机器运转时的燃烧味……最浓烈

的则是无处不在的香料味——到处都是美蓝极。

她深深吸了口气：家。

苏亡人松开拽住她手臂的手，站在一旁，变得温顺，几乎像是关掉了开关暂停运转的机器。只不过……他仍然全神戒备。

契妮在门口顿了顿，这里有某种东西让她感到说不出的迷惑。这里确实曾是自己的家。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点着灯球在这里捉蝎子。尽管如此，有些东西却变了……

「您不想进屋吗，女士？」苏亡人问。

她感到腹内一波波紧缩，像是被他的话惊醒了。她竭力掩饰，不露出异状。

「女士？」苏亡人说。

「为什么保罗担心我怀上我们自己的孩子？」她问。

「他忧虑您的安危，这很自然。」苏亡人说。

她一只手摸了摸自己发红的脸颊：「他就不忧虑孩子的安危吗？」

「女士，他一想到孩子，就会想起萨多卡杀死的长子。」

她打量着苏亡人——扁平的脸，晦涩难解的机器眼。他真的是邓肯·艾达荷吗，这个生物？他对所有人都这么友善吗？他说的是真话吗？

「您应该有医生陪伴。」苏亡人说。

她再一次从他的话中听出他对她的担忧。她突然觉得自己的思想仿佛全无防备，随时可能被人洞悉。

「海特，我很害怕。」她低声说，「我的友索在哪里？」

「他在处理国家事务，暂时脱不开身。」苏亡人说。

她点点头。政府各部门也搭乘扑翼机浩浩荡荡来到这里。她突然明白穴地有什么东西让她迷惑：异世界的气味。那是从职员和副手身上发出的香水味，还有食物和衣物、外星球的化妆品，弥漫了整个穴地，构成了气味的暗流。

契妮摇摇头，克制住冷笑的冲动。只要穆阿迪布在场，连气味都会变得不同！

「有些紧迫的事需要他处理。」苏亡人说，他误解了她的迟疑。

「是……是，我懂。我和那群人一起来的。」

她回想从厄拉奇恩出发的航程，现在她承认，当时她并不指望自己

能活下来。保罗坚持亲自驾驶扑翼机，失去眼睛的他居然能开到这里。她知道，此后无论他做出什么事，她都不会再感到惊讶。

又一阵疼痛从腹部扩散开来。

苏亡人发现她呼吸急促、脸颊绷紧，问道：「您要生了？」

「我……是的，是的。」

「快，不能耽误了。」他说，拉着她的手臂，催促她往下方的大厅走去。

她发现他很惊慌，说道：「还有时间。」

他仿佛没听见。「禅逊尼派生孩子的方法，」他说，扶着她走得更快了，「就是在紧张的状况下无所求地等待。不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对抗。对抗就得等着失败。不要一心想着要完成什么。只有忘记目标，才能完成一切。」

说话时，两人已经走到卧室门口。他扶着她穿过帷幔，大喊：「赫若！赫若！契妮要生了。快去叫医生！」

他一喊，侍从立即动了起来。在匆匆奔走的众人间，契妮觉得自己像平静的孤岛……直到另一轮疼痛向她袭来。

海特退到外面的走道，镇定下来之后，他才有时间思索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他对某些时刻难以释怀，一切真相在那些时刻都只是暂时的。他知道自己惊慌了。不仅因为契妮可能死去，还因为契妮死后，保罗会来到他身边……撕心裂肺……他心爱的人走了……走了……走了……

无中不可能生有，苏亡人告诉自己，那么，这恐慌是从哪里来的？

他觉得自己的晶算师技能变迟钝了。他颤抖着，长长吐了口气。一道精神幽影从他身上掠过，他发现自己正在情感的死荫之地等待某种清晰明确的声音—丛林中树枝断裂的劈啪声。

一声叹息传来，他浑身一震。危险过去了，没有爆发。

他缓缓蓄力，一点点摆脱压制，沉入晶算师的意识中。他勉强进入了，虽不是最佳状态，却必须这么做。他不再是人，而是在自己脑中移动的幽灵。他是转运中心，一一分派他所拿到的每笔资料。他体内栖息着众多代表机遇的产物，正依次而过，等着他比较、判断。

汗珠在他的前额迸出。

许多模糊的想法轻轻飘入黑暗中—未知。无限的系统！晶算师必须明白，他是在无限的系统中运作。确定的资料无法概括无限。有限的视野容不下所有地方，因此，他必须化为无限，即便只是暂时。

一阵抽搐，他做到了，看见彼加兹坐在面前，像团火光，被体内火焰照亮。

彼加兹！

那个侏儒对他做了什么！

海特觉得自己正在致命的深渊边缘摇摇欲坠。他将晶算师的运算放映出来，计算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影响。

「强烈冲动！」他喘息道，「有人在操纵我，在我体内植入强烈的冲动！」

海特说话的时候，一个身着蓝色长袍的信使从他身边走过，迟疑地问：「你在说什么吗，先生？」

苏亡人并不看他，点点头说：「我说出了一切。」

曾有一个英明的人，
掉进了大沙坑。
两只眼睛都烧掉了，
只是咬牙吞忍。
他召出未来的画面，
终于成了圣人。

—童谣，《穆阿迪布史》



保罗站在穴地外的暗处。先知的视野告诉他此时是夜晚，告诉他月光正照出他左侧岩壁上方圣坛的轮廓。这里充满回忆，是他的第一个穴地，他和契妮……

我不能想契妮，他告诉自己。

他稀薄的预象告诉他周围的变化：右侧远处有一丛仙人掌，还有井渠的一条银黑色水流正潺潺淌过早上风暴堆起来的沙丘。

在沙漠流动的水！他想起了另一种水，他的出生地卡拉丹星球的河水。那时他还没意识到这样的水流是何等珍贵，即使是流过沙漠盆地的浊水也是珍宝。

一名副手轻咳一声，从后面走了出来。

保罗伸出双手，取过吸附着一张金属纸的磁板，动作缓慢一如井渠的水流。预象向前流动，但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愿意跟着前进了。

「打扰了，陛下。」副官说，「塞布利条约……需要您签署。」

「我看得见！」保罗斥喝道。他在签名处潦草写上「厄崔迪皇帝」，将磁板朝副官手中一塞，看到了副官脸上的惊恐。

副官快步离开了。

保罗转过身。险恶、贫瘠的大地！他想像阳光烧烫的大地，燠热难

当，四处是流沙及黑压压的沙坑，风魔沿着岩石席卷无数小沙丘，腹中吸饱赭色岩晶。但这里又是富庶的地方。在沙暴肆虐的不毛之地上、绝壁断崖和嶙峋山嵴的夹缝间，巨大的希望正在迸发。

这一切都需要水……以及爱。

生命会将狂暴的荒地变得优雅、活跃，他想，这就是沙漠传达的讯息。他很想转身朝那群挤在穴地入口的副手叫喊：如果你们一定要崇拜某种东西，就崇拜生命吧━所有生命，哪怕最低贱的生命！我们全都属于这个美丽的整体！

他们不会明白。在沙漠上，他们是无边无际的沙子。勃发的生命不会为他们献上绿色之舞。

他握紧拳头，试图阻止预象。他想逃离自己的意识。那是吞噬他的怪兽！他的意识躺在他体内，像海绵吸饱了周边一切生命，湿淋淋、沉甸甸。

保罗在绝望中拼命将思绪向外挤。

星辰！

意识飘向群星，无垠的星河。只有近乎疯狂的人才敢想像自己有能力统治其中哪怕最微小的一撮。自己的帝国有多少臣民，他甚至不敢想。

臣民？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崇拜者和敌人。他们之中是否有人见识过教义之外的思想？有没有人摆脱了狭隘的偏见？没有，甚至皇帝也摆脱不了。他的生活就是「夺取一切」，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世界。然而，这个欢腾的宇宙终究以无声的波涛冲刷过他。

把唾沫啐在沙丘上吧！他想，把我的水分给沙丘吧！

是自己用错综复杂的变动和想像，用月光和爱，用比亚当还古老的祷词，用灰色的岩石、绯红的影子、悲伤、无数的殉道者，铸造了这个神话━神话最终的结局会如何？波浪消退时，时间的河岸将一片洁白，除了璀璨的记忆结晶，几乎空无一物。这就是人类兴起的全盛时代？

砂粒擦过岩石声音告诉他，苏亡人来了。

「你今天一直在回避我，邓肯。」保罗说。

「您这样称呼我很危险。」苏亡人说。

「我知道。」

「我……来是想提醒您，陛下。」

「我知道。」

苏亡人全盘托出彼加兹在他身上做了什么手脚。

「那种强烈的冲动是什么，你知道吗？」保罗问。

「暴力。」

保罗觉得自己终于来到一开始便在召唤他的地方。他一动也不动。圣战已经控制住他，把他固定在一条滑道上，让他永远摆脱不掉未来那股骇人的重力。

「不会有任何来自邓肯的暴力。」保罗喃喃道。

「可是，陛下……」

「告诉我，你在我们身边看到了什么。」保罗说。

「陛下？」

「沙漠——今晚的沙漠如何？」

「您看不见？」

「我没有眼睛，邓肯。」

「可是……」

「我只有预象。」保罗说，「但我希望自己没有。预知正逐渐榨干我，你知道吗，邓肯？」

「也许……您担忧的事不会发生。」苏亡人说。

「什么？否定自己的预知吗？我看到预知成真已有几千次，要如何否定。人们称这种力量为神力、天赋。但实际上，那是种折磨！我从此再不能有自己的生活！」

「陛下，」苏亡人喃喃地说，「我……那不是……少爷，你不要……我……」他沉默了。

保罗察觉了苏亡人的迷茫：「你叫我什么，邓肯？」

「什么？我怎么……等等……」

「你刚才叫我『少爷』。」

「我叫了，是的。」

「邓肯过去一直是这么叫我的。」保罗伸出双手，轻抚苏亡人的脸，「这也是忒莱素训练的一部分？」

「不是。」

保罗把手放下来：「那么，那是什么？」

「那来自……我。」

「你侍奉两个主人？」

「也许。」

「将自己从苏亡人中释放出来，邓肯。」

「怎么释放？」

「你是人。做人该做的事。」

「我是苏亡人！」

「但你的肉体是人类。邓肯就在那里面。」

「『某种东西』在那里面。」

「我不在意你怎么做。」保罗说，「但你必须做。」

「你看到了？」

「见鬼的看到了！」保罗转过身。他的预象开始向前冲了，中间还有许多缺口，但那挡不住预象。

「陛下，如果你已经……」

「安静！」保罗举起一只手，「你听到了吗？」

「听到什么，陛下？」

保罗摇摇头。邓肯没听见。难道那只是他的幻听？有人在沙漠那边叫唤他的部落名—从遥远的地方，「乌……苏尔尔尔。」

「陛下，那是什么？」

保罗摇摇头。他觉得有人在注视这里，在漆黑的暗处，有什么东西知道他在这里。什么东西？不—是人。

「最美好的，」他喃喃道，「你是这世上最美好的。」

「您说什么，陛下？」

「那是未来。」

那边，那道形状不定的人形猛地一跃，随着他的预象变幻着，击出最强烈的音符，回声久久不绝。

「我不明白，陛下。」苏亡人说。

「弗瑞曼人离开沙漠太久就会死去，」保罗说，「那有个名称，叫『水病』。这不是很古怪吗？」

「非常古怪。」

保罗竭力搜索自己的记忆，试图想起夜里契妮依偎在他身侧的呼吸。哪里还有慰藉？他怀疑。他只记起一件事：出发前往沙漠的那一天，契妮坐在早餐桌旁，焦躁又不安。

「你为什么要穿那件旧外衣？」她问道，眼睛盯着他穿在弗瑞曼长袍下的那件黑色军服，军服上别着红鹰家徽，「你是皇帝！」

「就算是皇帝，也有特别钟爱的衣物。」他说。

这句话居然让契妮流出了泪水，他想不出其中缘由。这是她一生中第二次落泪。

如今，在黑暗中，保罗擦了擦自己的脸颊，那上面已经湿成一片。是谁把水给了死者？他想。但这是他自己的脸呀，但又好像不是。风吹过湿漉漉的皮肤，带来一阵沁凉。一场飘忽的梦出现了，又破灭了。胸口为什么发胀？是吃了什么东西吗？是他的另一个悲痛的自我把水给了死者吗？暴风挟带沙尘四处呼啸，皮肤被吹干了，那是他自己的皮肤。但那股久久不去的战栗又是谁的？

然后，一阵哀号传来，远远的，在穴地深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响……

灯光突然亮起，苏亡人猛地转身，双眼大睁。有人拉开了入口的密封罩。灯光下，他看到一张落拓不羁的笑脸——不！不是笑脸，是哀恸的哭脸！这是一个名叫谭迪斯的弗瑞曼敢死队军官，身后跟着黑压压的一大群人，见到穆阿迪布以后，所有人都沉默了。

「契妮……」谭迪斯说。

「死了。」保罗低声说，「我听见了。」

他转身朝向穴地。他熟悉这里，知道他在这里无处可躲。汹涌的预象让他看到了所有弗瑞曼民众。他看到了谭迪斯，感受到这个弗瑞曼敢死队员的悲伤、恐惧和愤怒。

「她走了。」保罗说。

苏亡人听到了，这句话仿佛从炽热的烛火中传出，灼烧着他的胸膛、背嵴和金属眼窝。他感到自己的右手慢慢移向腰带上的晶刃匕。他的思维变得非常陌生，已经不属于自己。他成了一具木偶，由那道可怕的烛火垂下的丝线操控，随着另一人的命令、另一人的意志而动。丝线猛地牵动他的双臂、双腿，以及下颔。某种声音从他嘴里冒出来，一种

骇人、重复的叫喊——

「赫拉克！赫拉克！赫拉克！」

晶刃匕就要挥出。就在那一瞬，他夺回了自己的声音，嘶喊道：「快逃！少爷，快逃！」

「我们不会逃。」保罗说，「我们保持尊严，做必须做的事。」

苏亡人肌肉紧绷，浑身颤抖，摇摇欲倒。

「……必须做的事！」这句话在他脑中翻涌，像在水面扑腾的巨鱼。「必须做的事！」啊，这话听上去像老公爵，保罗的祖父。少爷遗传了老公爵，「……必须做的事！」

这几个字让苏亡人豁然开朗。他渐渐意识到，自己体内同时有两个生命：海特／艾达荷／海特／艾达荷……过去的记忆如洪水般涌现，他一一记下，得到新的认知，开始整合全新的意识。新人格暂时独断一切，而这雄浑的意识随时可能崩溃。但事态迫使他紧急调整：少爷需要他。

接着，完成了。他知道自己是邓肯·艾达荷。他仍然记得海特的一切，但烛火消失了。他终于摆脱了忒莱素人的指令。

「到我身边来，邓肯。」保罗说，「我有许多事需要你做。」见艾达荷仍恍恍惚惚地站在那里，又说：「邓肯！」

「是，我是邓肯。」

「当然是！你终于清醒了。我们进去吧。」

艾达荷走在保罗身后。一切仿佛回到过去，但又和过去不一样。挣脱忒莱素的控制之后，他开始适当评价他们灌输给他的能力：禅逊尼的修练使他得以面对事件的冲击，晶算师的造诣又形成一股平衡。他摆脱了所有恐惧，超然物外，全副意识都从一个永远好奇、求知的角度向外观看。他曾经死了，可仍然活着。

「陛下，」他们走过去时，弗瑞曼敢死队员谭迪斯说，「那个女人，莉绮娜，说她必须见您。我叫她等一等。」

「谢谢你。」保罗说，「孩子……」

「我问了医生，」谭迪斯跟在保罗身后，「他们说您有两个孩子，都活着，很健康。」

「两个？」保罗脚下一绊，伸手抓住艾达荷的手臂。

「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谭迪斯说，「我看过了，都是漂亮的弗瑞曼孩子。」

「怎么……怎么死的？」保罗低声说。

「陛下？」谭迪斯弯身靠近。

「契妮。」保罗说。

「是因为分娩，陛下。」谭迪斯哑着嗓子说，「他们说孩子长得太快，她的身体被耗尽了。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但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带我去看看她。」保罗轻轻说。

「陛下？」

「带我去！」

「我们正在朝那里走，陛下。」谭迪斯凑近保罗，悄声说，「您的苏亡人为什么把刀握在手里？」

「邓肯，收起刀子。」保罗说，「风暴过去了。」

说话时，保罗觉得自己的声音就在耳畔，发出声音的身体却离自己很远很远。两个孩子！预象中只有一个。但这一切很快就过去了，只留下一个满怀悲伤和愤怒的人，另一个不是他的人。他的意识不断原地踏地，再三重演自己的一生。

两个孩子？

他再次踉跄。契妮，契妮，他想，没有别的办法。契妮，我的爱，相信我，对你来说，这样的死更快……更慈悲。若非如此，他们或许已经挟持了我们的孩子，将你关入牢房和奴隶营，怪罪你，要你为我的死负责。现在这条路……这条路摧毁了他们的阴谋，救了我们的孩子

孩子？

他脚下再次不稳。

我默许这一切，他想，我有罪。

前方的岩洞人声嘈杂，声音越来越大，和他记忆中的预象一模一样。是的，就是这个模式，这种毫不留情的模式，甚至对两个孩子也同样狠心。

契妮死了，他告诉自己。

在遥远过去的某个时刻，这个未来就已经向他伸出魔手，追逐着

他，将他赶入岩缝，而且两侧岩壁越来越窄。他能感觉到岩缝正在他身后轰然闭合。预象中，一切就是这样发生的。

契妮死了。我应该允许自己心碎。

但预象之中，他并没有这么做。

「通知厄莉娅了吗？」他问。

「她和契妮的朋友在一起。」谭迪斯说。

他感到人群在后退，为他让道。他们的沉默像浪潮涌到他眼前。嘈杂开始消退。穴地一片压抑。他想将这些人从预象中驱逐，却发现他无法办到。每张脸都带着特殊的印痕转向他，紧紧尾随。这些面孔都带着赤裸裸的好奇。他们也感到悲伤，没错，但他知道他们骨子里的残忍。他们会眼睁睁看着口齿伶俐的人变成哑巴，聪明人变成傻子。对残忍的人来说，出丑难道不总是有无穷的吸引力吗？

与其说这是守灵，不如说是在看守死囚。

保罗发现自己的灵魂在乞求喘息，但预象仍推着他前进。不远了，他告诉自己。黑暗，没有预象的黑暗就在前方等着他。就在前方，悲伤和罪疚将撕裂预象。前方就是他的月亮陨落的地方。

他跌跌撞撞走进了这片黑暗。如果不是艾达荷紧紧抓住他的手臂，他一定会跌倒。这个可靠的人知道如何默默分摊他的悲痛。

「就是这里。」谭迪斯说。

「小心脚下，陛下。」艾达荷说，扶着他走进入口。帐幔拂上保罗的脸。艾达荷扶着他站定。保罗透过脸颊和耳朵接收的反射，感觉到前方就是房间。房间的四壁都是岩石，墙上挂着帐幔。

「契妮在哪里？」保罗轻声问道。

赫若的声音回答说：「她就在这里，友索。」

保罗颤抖着，吐出一口气。他担心她的遗体已经被转移到蒸馏器去。弗瑞曼人用这种东西回收尸体的水分，留给部族用。预象是这样的吗？他感到自己被遗弃在黑暗之中。

「孩子呢？」保罗问。

「也在这里，陛下。」艾达荷说。

「您有一对漂亮的双胞胎，友索。」赫若说，「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看见了吗？我们把孩子放在婴儿床。」

两个孩子？保罗大惑不解。预象中只有一个女儿。他推开艾达荷搀扶的手臂，朝赫若说话的方向走去，绊在一道坚硬的表面上。他用手摸索，是婴儿床的超晶玻璃外缘。

有人拉住他的左手。「友索？」是赫若。她把他的手放到婴儿床上。他摸索到又细又软的肌肤。如此温暖！还有小小的肋骨，在一上一下地呼吸。

「这是您的儿子。」赫若低声说。她牵着他的手，「这是您的女儿。」她的手紧紧抓住他，「友索，您现在真的瞎了吗？」

他知道她在想什么。必须将瞎子遗弃在沙漠。弗瑞曼部族不会带着累赘。

「带我去看契妮。」保罗说，并不回答她的问题。

赫若让他转过身，领着他朝左方走去。

现在，保罗感到自己终于接受了契妮死去的事实。他在宇宙中有自己的角色，虽然他不想要这个宇宙，不想要这具不适合自己的肉身，每一道呼吸都是一次心碎。两个孩子！他怀疑自己走上了一条预象永远无法返回的道路。不过这似乎也不重要了。

「我哥哥在哪里？」

厄莉娅的声音在后面响起。他听出她冲了进来，急切地从赫若手里接过他的手臂。

「我必须和你谈谈。」厄莉娅低声说。

「等一下。」保罗说。

「就现在！关于莉绮娜。」

「我知道。」保罗说，「等一下。」

「你没有一下可以等了！」

「我还有许多。」

「但契妮没有！」

「安静！」他命令道，「契妮死了。」她想反□，他把一只手按到她的嘴唇上，「我命令你安静！」他感到她平静下来，于是放开手，「说说你看见了什么。」他说。

「保罗！」声音带着受挫的哭腔。

「不用担心。」他说，同时竭力保持内心平静。就在这时，预象的

眼睛睁开了。是的，预象还在。一圈灯光下，契妮的身体躺在板子上，有人将她身上的白色长袍拉直、抚平，试图遮掩分娩的血迹。他无法强迫自己的意识别开，不看预象中的那张脸：那张平和安宁的脸，像镜子般映射出永恒！

他转过身，但预象仍然追随着他。她走了……永远不回来了。这空气，这宇宙，却是空的——每个地方都是空的。这就是对他的惩罚吗？他想流泪，却没有眼泪。他以弗瑞曼人的身份活得太久了吗？眼前的死者需要他的水。

不远处，一个婴儿嚎啕大哭，但马上被哄得安静下来。这声音在他的预象中拉下一片帘幕。保罗喜欢黑暗。这是另一个世界，他想，两个孩子。

保罗从迷茫的预知恍惚状态中醒来，试图重新抓住美蓝极带来的心智扩张，但意识力有未逮。未来并没有冲入这片新意识。他感到自己在排拒未来，一切未来。

「再见了，我的希哈娅。」他悄声说。

厄莉娅的声音在他身后某处响起，严厉而紧迫：「我把莉绮娜带来了！」

保罗转过身。「那不是莉绮娜。」他说，「那是幻脸人。莉绮娜死了。」

「你可以听听她怎么说。」厄莉娅说。

保罗慢慢朝妹妹声音的方向走去。

「你还活着，我并不惊讶，厄崔迪。」声音像莉绮娜，但仍然有细微差别。说话的人使用了莉绮娜的声带，但不再刻意控制发音。奇异的是，这个声音里透着真诚，保罗相当意外。

「你不惊讶？」保罗问。

「我叫司凯特利，是忒莱素幻脸人。在我们开始交易之前，我想知道一件事。你身后的那个人是苏亡人，还是邓肯·艾达荷？」

「是邓肯·艾达荷。」保罗说，「我不想和你交易。」

「我想你会的。」司凯特利说。

「邓肯，」保罗说，声音越过肩膀传过去，「如果我要求你，你会杀死这个忒莱素人吗？」

「我会的，陛下。」邓肯的声音里有一股竭力压制的狂怒。

「等等！」厄莉娅说，「你还不知道你要拒绝的是什么。」

「但我确实知道。」保罗说。

「那么，它真的变成厄崔迪家族的邓肯·艾达荷。」司凯特利说，「我们找到关键了！一个能够重拾过去的苏亡人。」保罗听到脚步声，有人从他左侧擦身而过。司凯特利的声音现在来自他身后：「你记起了过去的什么，邓肯？」

「一切。从童年时代开始。我甚至记得你，他们把我从箱子里抬出来的时候，你就站在箱子旁边。」艾达荷说。

「太神奇了，」司凯特利吸了口气，「非常神奇。」

保罗听到声音在移动。我需要预象，他想。黑暗让他束手无策。他受过的贝尼·杰瑟里特训练提醒他，这个司凯特利相当阴险。但这家伙始终只是一个声音，一道他无法掌握的影子。

「这就是厄崔迪家的孩子吗？」司凯特利问。

「赫若！」保罗叫道，「把这人赶离那里！」

「别动！」司凯特利喝道，「所有人！我警告你们，幻脸人的速度比你们以为的还要快。我的刀可以在你们碰到我之前了结这两个生命。」

保罗感到有人在拉他的右手，于是朝右侧靠了靠。

「这个距离可以了，厄莉娅。」司凯特利说。

「厄莉娅，不要。」保罗说。

「都是我的错。」厄莉娅悲痛地说，「我的错！」

「厄崔迪，」司凯特利说，「现在我们可以交易了吧？」

保罗听到身后传来一声嘶哑的咒骂。艾达荷的喉头紧缩，嗓音充满了强行压抑的狂暴。艾达荷，一定要控制住！司凯特利会杀死婴孩！

「要交易，就要拿出可卖的东西。」司凯特利说，「不是吗，厄崔迪？你希望你的契妮回来吗？我们可以把她还给你。一个苏亡人，厄崔迪。一个有着所有记忆的苏亡人！不过我们必须要快。叫你的朋友带一个冷冻箱来保护这具肉体。」

再次听到契妮的声音，保罗想，再次感受到她的存在，在我身边。啊哈，这就是他们给我艾达荷苏亡人的原因，为了让我知道再生的人和

原身有多么相像。完美的复原……但必须答应他们的条件。这样一来，我就会永远成为忒莱素的工具。还有契妮……为了保护孩子，她也会被锁在相同的命运中，再次面临祁扎锐的算计……

「你们打算怎么恢复契妮的记忆？」保罗问，尽力保持平静，「你们要控制她来……杀掉她的一个孩子吗？」

「用我们需要的任何方法。」司凯特利说，「你怎么说，厄崔迪？」

「厄莉娅，」保罗说，「你来和这东西交易。我不能和我看不见的东西谈判。」

「聪明的选择。」司凯特利满意地说，「那么，厄莉娅，作为你兄长的代理人，你准备开什么价？」

保罗低下头，让自己深入平静的内在。然后，他瞥见了什么东西——似乎是预象，但又不是。是一把靠近自己的刀。就在那里！

「给我点时间想想。」厄莉娅说。

「我的刀有耐心等，」司凯特利说，「但契妮的肉体不能等。别想太久。」

保罗感觉自己在眨眼。这不可能……可确实如此！他感觉到自己的眼睛！视角很奇怪，视线飘忽不定。那里！那把刀飘入他的视野。保罗惊骇地屏住呼吸。他认出了这个视角，那出自他的一个孩子！那孩子正从婴儿床上望着司凯特利的刀！闪闪发光，离孩子只有几寸。是的，他还能看见站在房间另一侧的自己——低着头，静静站在那里，没有能力伤人，其他人都不留意。

「首先，你可以让出钜贸联会的所有股份。」司凯特利提议。

「所有股份？」厄莉娅抗议。

「所有股份。」

透过婴儿床上的眼睛，保罗看着自己从腰带上的刀鞘中拔出晶刃匕。这个动作使他产生一种奇特的双重感。他估算着距离和角度。只有一次机会。他用贝尼·杰瑟里特的方式调整好身体，像一根弹簧，把心力全放在一个动作上，所有肌肉共同形成一具平衡而精巧的机关。

晶刃匕从他的手中飞了出去，发出莹白刀光，闪电般刺进司凯特利的右眼，再从后脑穿出。司凯特利猛地举起双手，一阵踉跄，向后撞到

墙上。手中的刀当啷一声飞向天花板，然后掉到地板上。司凯特利从墙上反弹，脸朝下倒地，没等着地就已经断气了。

保罗继续经由婴儿床上的眼睛，看见房间里的脸都转了过来，盯着他这个没有眼睛的人，目瞪口呆。随后，厄莉娅冲到婴儿床旁，弯下身子。他的视线被挡住了。

「啊，没事。」厄莉娅说，「孩子都没事。」

「陛下，」艾达荷低声说，「那也是您预象的一部分吗？」

「不是，」他朝艾达荷挥挥手，「就这样了。」

「原谅我，保罗。」厄莉娅说，「但那家伙说他们能够……复活……」

「厄崔迪家付不起这样的代价，」保罗说，「这你也知道。」

「我知道，」她叹了口气，「但我还是受了诱惑……」

「谁能不受诱惑？」保罗问。

他转身走开，摸索着走到墙边，倚着墙，试着理解自己做了些什么。怎么做到的，那双婴儿床上的眼睛！他感觉惊人的真相就在前方了。

那是我的眼睛，父亲。

这几个字在他黑暗的视野中闪现微光。

「我的儿子！」保罗喃喃道，声音低到没有任何人能听见，「你……有意识。」

是的，父亲。看！

保罗一阵头晕目眩，紧紧倚在墙上。他感到自己仿佛被倒吊起来风干。自己的生命飞快从身旁掠过。他看到他的父亲。他就是他的父亲，还有祖父、祖父的祖父。他的意识跌跌撞撞闯入一条意识碎裂的通道，看到了他所有的男性祖先。

「怎么会这样？」他无声地问。

朦胧的字句又出现了，随即淡去，最终消失无踪，仿佛承受了太大的压力。保罗揩去嘴角的唾沫。他记起厄莉娅在母亲的子宫中觉醒的事。但这次没有生命之水，也没有服用过量美蓝极……或者服用了？契妮怀孕时食量惊人，会不会就是在摄入美蓝极？或许这是他的基因产物，就像盖乌斯·海伦·莫希阿姆圣母所预见的那样？

保罗感到自己就在婴儿床上。厄莉娅在他上方叽叽咕咕，轻抚着他，脸庞朝他逼近，像巨大的物体笼罩着他。她将他翻了个身。他看见身旁的同胞，一名瘦可见骨的女婴，带着沙漠民族天生的强健，一头红褐色的胎发。他盯着她看，就在这时，她睁开了眼睛。那眼睛！凝视着自己的是契妮的眼睛……还有杰西卡女士的眼睛。许许多多人，都从那双眼睛里向外凝视。

「看那里，」厄莉娅说，「孩子在对看呢。」

「这个年纪的小婴儿眼睛还没办法聚焦。」赫若说。

「我那时候就有办法。」厄莉娅说。

慢慢地，保罗感到自己挣脱了无数人的意识，终于回到墙边，紧紧倚着墙。艾达荷轻轻摇晃他的肩膀：「陛下？」

「我的儿子取名为雷托，为了纪念我父亲。」保罗说，站直了身子。

「命名的时候，」赫若说，「我会站到你身边，作为孩子母亲的朋友，为他赐名。」

「另外，我的女儿，」保罗说，「取名为珈尼玛。」

「友索！」赫若反驳，「珈尼玛这名字不吉利。」

「这个名字救了你一命，」保罗说：「就算厄莉娅拿这名字取笑你，又怎么样？我的女儿是珈尼玛，一件战利品。」

保罗听到身后传来轮子滚动的吱嘎声，放着契妮遗体的板子在移动。取水仪式的圣歌诵唱开始了。

「终于！」赫若说，「我得走了，我必须在最后的时刻站在我朋友身旁见证这场神圣仪式。她的水属于整个部族。」

「她的水属于整个部族。」保罗喃喃道。他听见赫若离开了，开始摸索着向前，拉住艾达荷的衣袖：「带我回房间去，邓肯。」他进入自己的房间，完全放松下来。这是属于他一个人的时间。但没等艾达荷离开，门口就响起一阵骚动。

「主人！」是彼加兹在门口呼喊。

「邓肯，」保罗说，「让他向前走两步。再近，就杀死他。」

「好的。」艾达荷说。

「是邓肯吗？」彼加兹说，「真的是邓肯·艾达荷？」

「是的，」艾达荷说，「我记得所有往事。」

「那么，司凯特利的计划成功了！」

「司凯特利死了。」保罗说。

「但是我没有死，计划也没有死。」彼加兹说，「我凭那个培育我的再生箱起誓！计划成功了！我也将拥有自己的过去—过去的一切。只需要有合适的启动器。」

「启动器？」保罗问。

「就是杀死你的强烈冲动。」艾达荷说，声音充满愤慨，「他们发觉我把你当成我从未有过的儿子。他们知道，苏亡人不会杀死你，只会被真正的邓肯·艾达荷取代—这才是他们的计划。可是……这个计划有可能会失败。告诉我，侏儒，如果你的计划失败了，如果我杀死了他，会怎样？」

「哦……那我们会和妹妹交易，救回她的兄长。但现在这种交易更好。」

保罗颤抖着吸了口气。他能听见悼亡者走过最后一条通道，正朝放着蒸馏器的房间走去。「还来得及，陛下。」彼加兹说，「想要您的爱人回来吗？我们可以把她还给您。一个苏亡人，是的。而现在—我们可以提供完美的复原。您看，是不是叫仆从抬来冷冻箱，把您爱人的肉体保存起来……」

越来越难了，保罗想。他耗尽了心力去抵御忒莱素的第一次诱惑，而现在那一切都毫无意义了！再次感受到契妮的存在……

「让他闭嘴。」保罗告诉艾达荷，用的是厄崔迪家族的战时密语。他听到艾达荷朝门口走了过去。

「主人！」彼加兹尖叫道

「如果你还敬爱我，」保罗说，仍然用战时密语道，「帮我做一件事：在我向诱惑屈服之前杀死他！」

「不……」彼加兹惨叫道。

一声可怕的咕噜，声音突然中断。

「我让他死得很痛快。」艾达荷说。

保罗低下头，听着。听不到悼亡者的脚步声了。他想，古老的弗瑞曼仪式此刻正在穴地展开。在远处的亡者蒸馏器里，部族取走了死者的

水分。

「我别无选择。」保罗说，「你懂吗，邓肯？」

「我懂。」

「有些事，人类是无力承受的。我干预了所有我能开创的可能未来，直到最终，未来也创造了我。」

「陛下，你不该……」

「这个宇宙中，有些问题是没有解答的。」保罗说，「没有，你无计可施。」说话时，保罗感到自己和预象之间的链接开始啪啪作响。无限的可能性排山倒海而来，意识畏缩了。他错失的预象像风一般，随意四处漫飞。

25

> 我们说，穆阿迪布已经走了，踏上旅途，前往我走过却从未留下足迹的大陆。
>
> ——《祁扎锐教义》导言



沙地旁边有一道水渠，这是穴地植被的边界。后方是一道岩嵴，之后，在艾达荷脚下的，就是无垠的沙漠了。泰布穴地所在的高地在他的身后，耸立在夜空中。两轮月亮的月光为穴地镶上了银边。一片果园蔓延到水畔。

艾达荷在沙漠边缘停下，回头眺望无声的水流和开满鲜花的树枝，还有月亮，加上水中的倒影，一共四轮月亮。皮肤传来蒸馏服滑溜的触感。潮湿的燧石味穿透过滤器扑向他鼻端。吹过果园的风像一阵阵不好怀意的冷笑。他静静倾听夜的声音：水畔草地有沙鼠栖息，鹰枭的尖啸不停在断崖的暗处回荡，广袤的流沙漠上，沙粒滑落的嘶嘶声被风吹得断断续续。

艾达荷朝发声的方向转过身去。

月光下，沙丘上没有任何动静。

谭迪斯就是将保罗带到这里，然后折返报告他的情况。从那里，保罗像弗瑞曼人一样，毅然决然走入沙漠。

「他瞎了，真的瞎了。」谭迪斯说，好像在解释什么，「在这以前，他还有预象可以告诉我们……可是……」

他耸了耸肩。盲眼的弗瑞曼人应该被丢在沙漠里。穆阿迪布虽是皇帝，但也是弗瑞曼人。他已经和弗瑞曼人说好，他们会保护、养育他的孩子。他是弗瑞曼人。

艾达荷发现，这是片瘦骨嶙峋的沙漠。沙地透出一道道镀上银白月光的岩棱，之后就是绵延不绝的沙丘。

我不该丢下他的，一分钟都不应该，艾达荷寻思，我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他告诉我，未来已经不再需要他这个人了。」谭迪斯报告说，「他离开我的时候，回头喊了一句：『现在我自由了。』就是这句话。」

这些人真该死！艾达荷想。

弗瑞曼人拒绝派出扑翼机或任何形式的搜救。救援有违他们的古老习俗。

「会有一条沙虫等着穆阿迪布。」他们说，然后开始吟唱祷词，为被遗弃在沙漠中、准备将水交给沙胡罗的人祈祷，「沙地之母，时间之父，生命之源，让他过去吧。」

艾达荷坐在平滑的岩石上，紧盯着沙漠。夜晚遮蔽了一切，没有任何方法知道保罗去了哪里。

「现在我自由了。」

艾达荷大声说着这句话，被自己发出的声音吓到。有那么一会，他任凭自己的思绪自由飘荡。他想起他带着儿时的保罗到卡拉丹海滨市集的那一天。太阳照在水面上，发出耀眼光芒。大海丰饶的渔获静静摆在那里出售。艾达荷还记起经常为他们弹奏巴利斯九弦琴的哥尼·哈莱克。那些欢笑，那些快乐时光。音乐的旋律在他的脑海中跃动，引领着他的意识像奴隶般走进快乐回忆的通道。

哥尼·哈莱克。哥尼一定会为这个悲剧责怪他。

记忆中的音乐渐渐远去。

他想起保罗的话：「宇宙中，有些问题是没有解答的。」

艾达荷开始想像，在沙漠深处，保罗会如何死去。很快被沙虫咬死？或是慢慢死于烈日之下？穴地里有些弗瑞曼人说穆阿迪布永远不会死，他已进入了神秘的形象界，那里集合了一切可能发生的未来，说他会从此在形象界永生，即使肉体已消亡，灵魂也会在那里徘徊不去。

他将死去，而我却无能为力。艾达荷想。

但他渐渐意识到，不留痕迹地死去，或许是难得的礼遇──没有尸骸，什么都没有，整颗星球都是他的墓地。

晶算师，解决自己的问题吧。他想。

有句话突然从记忆中冒出。那是受命保护穆阿迪布儿女的敢死队军官在站岗时所说的话：「身为军官，这是神圣的职责，负责……」

这些单调乏味、自以为是的话激怒了他。这句话诱骗了弗瑞曼人，诱骗了所有人。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在那里默默死去，但这些废话却在不痛不痒地说个没完没了……没完没了……

他想知道，废话过滤之后，留下的清晰语义会有什么作用？在某个地方，在帝国创造的某个失落之地，清晰的语义被人封住了，以防有人意外发现。他的意识以晶算师的方式搜寻解答。在那里，知识正在微微闪烁，河中女妖的头发也会这样发光。她以歌声召唤……引诱痴迷的水手进入她的碧绿洞穴……

艾达荷猛地一惊，从意识的忘我状态中回神。

原来如此！他想，换了我的话也会这样。与其面对失败，还不如让自己消失！

刚才那几乎堕落的一刻仍留在他的记忆里。他仔细审视，发现自己的生命就跟宇宙一样久远。真实的肉体囚禁在意识那有限的碧绿洞穴里，无限的生命却永存不绝。

艾达荷站了起来，觉得身心都因沙漠而焕然一新。风中的沙尘子开始飞舞，劈劈啪啪击打在身后的果树叶上。夜晚的空气弥漫着一股粗糙而干燥的尘土味，身上的长袍也随风拍动。

艾达荷意识到，遥远的沙漠深处，一股母亲级的沙暴正在生成，带着沙尘，卷起阵阵旋涡，发出猛烈的呼啸。飞沙滚滚，像无比巨大的沙虫，足以将人的皮肉从骨胳上撕去。

他就要和沙漠合而为一了，艾达荷想，沙漠将使他成就自己。

禅逊尼的思想像纯净的溪水洗刷着他的灵魂。保罗会一直前进，直到走入沙暴，他知道。厄崔迪家族的人不会全然将自己交给命运，即使彻底明白自己躲不过，也不会。

一瞬间，隐约的预象出现在艾达荷脑中，他看到未来的人用谈论大海的语气谈论保罗。他一生都与尘土为伍，但水一直跟在他身后。「他的肉体沉没了，」人们会说，「但他继续向前游。」一个人在艾达荷身后清了清喉咙。

艾达荷一转身，认出了那道人影。是斯第尔格，他正站在水渠上方

的桥上。

「没人能找到他，」斯第尔格说，「但每个人终究都会找到他。」

「沙漠夺去了他的生命——又将他奉为神明。」艾达荷说，「但说到底，他仍是侵入者。他为这颗星球带来了不属于这里的物质——水。」

「沙漠自有其节奏。」斯第尔格说，「我们欢迎他，称他为我们的穆阿迪布，还给了他私下的名字，柱子的基石：友索。」

「但仍不是天生的弗瑞曼人。」

「那并不会改变事实，我们得到他……而且彻底得到他。」斯第尔格把一只手搭在艾达荷肩膀上，「所有人都是侵入者，老友。」

「你很深沉，对吗，斯第尔格？」

「够深吧。我很明白我们的移民是如何将宇宙搞得乱七八糟。穆阿迪布给我们带来了某种秩序。至少为了这个，人们会记住他的圣战。」

「他不会把自己遗弃在沙漠里。」艾达荷说，「他瞎了，但不会放弃。他会守护荣誉和节操。他身上流淌着厄崔迪家族的血液。」

「他的水会洒在沙地上。」斯第尔格说，「来吧。」他轻轻抓住艾达荷的手臂，「厄莉娅回来了，她在找你。」

「她和你去玛卡布穴地了？」

「是的，她帮忙整治了那些懦弱的耐巴，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他们听从她的命令……我也是。」

「什么命令？」

「处决叛徒。」

「哦。」艾达荷抬头望向岬角，一阵头晕目眩，「哪些叛徒？」

「宇航公会的人、圣母莫希阿姆、柯巴……还有其他一些人。」

「你杀了一位圣母？」

「是的。穆阿迪布留下话说不要杀她。」他耸耸肩，「但我违背他的话，厄莉娅知道我会杀死她。」

艾达荷再次凝视沙漠，感觉自己终于变成完整的人，能够清楚地看见保罗所缔造的模式。决断的策略，厄崔迪家族的训练手册这么形容这种模式。人民服从政府，但受统治的人也影响统治者。他怀疑受统治的人是否意识到自己在这里也推动了什么？

「厄莉娅……」斯第尔格清了清喉咙，声音听上去有些尴尬，「她

需要你在她身边安慰她。」

「但她是女王。」艾达荷喃喃地说。

「摄政女王，如此而已。」

「财富碾压一切！她父亲过去经常这么说。」艾达荷咕哝着。

「你来吗？我们需要你回来。」斯第尔格困窘地说，「她……心神狂乱了。一下哭着骂自己的兄长，一下又哀悼他。」

「我马上就去。」艾达荷答应了他。听到斯第尔格离开后，他站在那里，迎着越来越猛的狂风，任沙粒击打在自己的蒸馏服上，发出劈啪声。

晶算师意识将未来的走向投射出来，种种可能性使他目眩神迷。保罗推动了一道巨大的旋涡，旋涡所经之处，任何东西都无法留在原地。

贝尼·杰瑟里特和宇航公会手伸得太长，因此损失惨重，声名扫地。祁扎锐因为柯巴和其余高层人员的叛变而摇摇欲坠。保罗最后自愿离去，充分显示了对弗瑞曼习俗的尊重和认同，最终赢得了弗瑞曼人对他及厄崔迪家族的忠诚。他现在已经永远成为他们的一员。

「保罗走了！」厄莉娅哽咽了。她悄无声息地走到艾达荷身边。「他是傻瓜，邓肯！」

「不要那样说！」他呵斥道。

「在我说累之前，整个宇宙都会这么说。」她说。

「为什么？为了对天神的爱？」

「是对我兄长的爱，不是天神。」

禅逊尼洞察力使他的意识扩张开来。他察觉到她已经失去预知力——契妮去世后就没有了。「你爱的方式很奇怪。」他说。

「爱？邓肯，他挥挥手，就这么离开了，哪管身后的世界会裂成碎片！他原本可以平平安安……而且有契妮陪着他！」

「那么……为什么他不这么做？」

「为了对天神的爱。」她喃喃道，然后又提高音量说：「保罗一生都在逃避圣战，避免被神化。至少，他如愿了。这是他的选择！」

「啊，对——还有那个预象。」艾达荷迷惑地摇摇头，「预象显示了契妮的死。他的月亮陨落了。」

「他生前是个傻子，对吗，邓肯？」

艾达荷的喉咙因为悲哀而紧缩。

「多傻啊！」厄莉娅喘着气，崩溃了，「他得到了永生，我们却必须死！」

「厄莉娅，别这么说……」

「我只是在哀悼，」她声音很低，「只是哀悼。你知道我还得为他做什么吗？我要救那个伊勒琅公主的命。那个人！你该去听听她的哀号。她号啕大哭，把水献给死者。她发誓她是爱他的，只是自己不知道。她咒骂贝尼·杰瑟里特，说自己要付出一生来养育保罗的孩子。」

「你相信她？」

「她听起来很可信！」

「啊。」艾达荷轻声说。最后的发展模式像织品的图案在他的意识中摊开。伊勒琅公主与贝尼·杰瑟里特的决裂是最后一步，那使女修会丧失了任何对抗厄崔迪继承人的资本。

厄莉娅开始抽泣，身子依偎着他，脸埋在他的胸前：「哦，邓肯，邓肯！他走了！」

艾达荷轻吻她的头发。「别难过。」他在她耳畔呢喃，感到她的悲哀和自己的混合在一起，像两条小溪汇入同一座水池。

「我需要你，邓肯。」她呜咽着，「爱我！」

「我爱你。」他悄声道。

她抬起头，月光照着他的脸庞：「我知道，邓肯。爱能认出爱。」

他闻言浑身一震，他的旧自我中生出一股陌生的感受。他来到这里寻找一件事，却发现了另一件事。就好像他跌跌撞撞闯入一间都是熟人的屋子，却太晚发现自己其实一个人都不认识。

她推开他，握住他的手：「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邓肯？」

「无论你去哪里。」他说。

她领着他，穿过水渠，消失在山陵底部的黑暗之中。那里是安全之乡。

尾　声

穆阿迪布走了，
没有蒸馏葬礼的恶气，
没有丧钟
也没有庄严的仪式让灵魂摆脱贪婪的阴影。
他是痴傻的圣人，
贵重的陌生人，永远活在理智的边缘。
放下戒备，他就在那里！
从茂密的星辰丛林中走出。
神秘而危险，没有眼睛的先知，
预言的使者，他的声音永不消失！
沙胡罗，他在水畔等着你。
在那里，情侣携手相随，含情凝视，
美好而乏味的爱。
而他阔步穿过时间的漫长地穴，
驱散梦中的愚钝自己。

——《苏亡人赞美诗》

跋

布莱恩·赫伯特（**Brian Herbert**）

《沙丘：救世主》是法兰克·赫伯特的小说中最受误解的一本。而受到误解的原因，就跟声誉卓著的作者本身一样有趣而复杂。

这是《沙丘》的第一本续集，它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以前，已在科幻杂志《银河》（Galaxy）中连载过。毒舌的《国家讽刺》（National Lampoon）杂志将连载的《沙丘：救世主》封为「年度失望之最」。先前，这个故事已被《模拟》（Analog）杂志的编辑约翰·W·坎贝尔（John W. Campbell）打了回票。他和《国家讽刺》那些人一样，很爱《沙丘》气势磅礴、英勇热血的一面，因而痛恨续集中与之相反的元素。他说，他的读者要的是成就伟大功业的英雄故事，而不是主角有人格缺陷的故事。

这些批评者并不明白，《沙丘：救世主》是一本承先启后的「桥梁书」，衔接《沙丘》与三部曲中尚未完成的第三集。为了把故事往那个方向带，系列中的第二集把精心打造的保罗 - 穆阿迪布的英雄神话翻转过来，揭露在《沙丘》中看似如此辉煌的救世主现象，其实有其黑暗面。许多读者并不想这样认清现实；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心爱的、充满魅力的主角就此沉沦，尤其是作者已经在《沙丘》中让两个受欢迎的角色丧命，包括忠心的厄崔迪剑术大师邓肯·艾达荷[1]，以及充满理想的行星生态学家列特 - 凯恩斯。

但他们忽略了法兰克·赫伯特沿路留下的重要线索。在《沙丘》里，当列特 - 凯恩斯躺在沙漠里等死，他想起他父亲帕道特几年前说的话，那些话一直被他放逐到记忆的角落：「不要让你的人民落进某个英雄的手里，没有比这更可怕的浩劫。」在小说接近尾声时，伊勒琅公主在一段预示意味浓厚的题词中，以多变而有时自相矛盾的词汇形容胜利的穆阿迪布，说他是「武士，也是秘教徒；既是魔鬼，也是圣人；既狡猾，也单纯；既仁义，也无情；他尚未成神，却也超越了人」。此外在《沙丘》的附录里，法兰克·赫伯特写道，对于这座沙漠星球，他是「带来苦难的英雄」。

《沙丘》中的这些星星点点都是指标，显示法兰克·赫伯特盘算着什么走向，让一个乌托邦文明转换成暴戾的反乌托邦。事实上，系列作第二集原本暂订的书名是《痴傻的圣人》（Fool Saint），后来他又改了两次，才终于敲定为《沙丘：救世主》。不过在出版的小说中，他是这么形容穆阿迪布的：

他是痴傻的圣人，
贵重的陌生人，
永远活在理智的边缘。
放下戒备，他就在那里！

作者认为英雄式的领导者经常会犯错……而因为被个人魅力征服的追随者数量之众，这些错误会被放大。爸爸于一九五○年代是政治演说的拟稿人，曾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他见过领导众人会如何让人权欲熏心，也知道追随充满吸引力和魅力的政治人物有什么隐藏危机。他在《沙丘》中埋下的另一颗有趣种子是：「据说，在沙漠拥有大量的水会使人轻忽大意，最后因而丧命。」这是引用希腊悲剧中「傲慢」概念的重要句子。极少有读者意识到，保罗·厄崔迪的故事不光是在个人及家庭层面上类似希腊悲剧，还有另外一个更广泛的层面，法兰克·赫伯特想在此示警：英雄可能把整个社会都带向毁灭。在《沙丘》和《沙丘：救世主》中，他告诫人们避免骄傲和过度自信，希腊悲剧里的自恋情结总是会导向重大的挫败。

在人类历史上危险的领导者中，我父亲有时候会提起乔治·巴顿将军（General George S. Patton），提起他极具魅力的特质。不过他更常举的例子是肯尼迪总统。肯尼迪身边形成了一股亚瑟王和卡美洛[2]的迷思。这位年轻英俊的总统的追随者并不会质疑他，真可谓他要带他们去哪里，他们就会跟到哪里。我们当然看得出某些案例的危险，例如拥有强大吸引力的希特勒就把他的国家带向毁灭。然而换作本身并不疯狂或邪恶的人——例如肯尼迪，或是小说中的保罗－穆阿迪布，就没那么明显了，因为他的危险藏在围绕他的宗教迷思结构里，以及别人会以他的名义做出什么事来。

我父亲想传达的最重要的讯息，包括政府会用谎言保护自己，还有他们会作出愚蠢到不可思议的决定。《沙丘》出版多年后，尼克森总统就成了充分的证明。爸爸说尼克森试图掩盖水门案，等于帮了美国人民一个大忙。虽然是无心插柳，但美国第三十七任总统借由夸张的示范，教导了人民要质疑他们的领导者。法兰克·赫伯特在全国各地的大学校园里，借着访谈和慷慨激昂的演说警告年轻人不要信任政府，告诉他们美国的开国元勋深谙这个道理，所以才试着在宪法中创建防护网。

从《沙丘》过渡到《沙丘：救世主》的过程中，爸爸像是变了巧妙的戏法。在续集中，作者像在《沙丘》中一样强调英勇的保罗 - 穆阿迪布的行动，不过同时也安排了大量的背景变化以及危机，因为围绕在领导者身边的人都各怀鬼胎。有好几个人为了成为保罗的心腹而争权夺位，在这过程中，他们会尽可能抓紧权力，有些人会滥用权力，导致可怕的后果。

「沙丘」系列走红之后，许多书迷开始用特定角度看待法兰克·赫伯特，而那既非他的本意，他也并不乐于接受。某段叙述他的文字中说他是「科幻小说的宗师」，其他人也用一些堂皇的词汇形容他。法兰克·赫伯特给予了回应，他用符合保罗·厄崔迪角色设定的口吻告诉访谈者，说他并不想被视为英雄，有时候他还会用能消除敌意的谦卑口气说：「我只是个小人物。」

我父亲当然不是个小人物。在我为他撰写的传记《沙丘的梦想家》（Dreamer of Dune）中，我说他是个传奇作家，但他终其一生都努力避免这样的标榜。法兰克·赫伯特就像对着自己的耳朵说悄悄话，时时提醒自己他只是个凡人。要是他从政，毫无疑问他会是个正直清廉的政治人物，甚至可能是我们最了不起的美国总统之一。要是他下定决心，不管是总统大位，或任何其他崇高的目标，他都有可能实现。不过身为科幻迷，我很庆幸他选择的是作家之路。由于他是个伟大的作家，他殷殷的告诫会流传下来，并且有望影响身在决策者位置的人，促使他们创建防护网，避免领导者和他们的追随者滥用权力。

在阅读《沙丘：救世主》的时候，请尽情享受冒险情节、悬疑、美妙的角色性格和充满异世界风情的场景描写吧。然后回头再读一遍。每次翻过书页，你都会有新发现。然后你会更了解法兰克·赫伯特这个人。

布莱恩·赫伯特

华盛顿州西雅图

二○○七年十月十六日

（译／闻若婷）

1

法兰克·赫伯特并没有完全把读者的意见当耳边风。在《沙丘：救世主》中，他会以另一种形式让邓肯·艾达荷重生━名为海特的「苏亡人」，他是用死者的细胞复制出来的，这样的生物并不会拥有本尊的记忆。━作者注

2

卡美洛：传说中亚瑟王的宫殿名称。━译注

fiction 11
沙丘：救世主
DUNE MESSIAH

作　　者　法兰克·赫伯特（Frank Herbert）
译　　者　苏益群、闻若婷
校　　对　魏秋绸
责任编辑　赖淑玲
编辑协力　杨琇茹
内页排版　黄暐鹏
行销企画　陈诗韵
总 编 辑　赖淑玲

社　　长　郭重兴
发行人暨出版总监　曾大福
出　　版　大家／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　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31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108-2号9楼
电　　话　(02) 2218-1417
传　　真　(02) 8667-1065
划拨帐号　19504465　户名·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华洋法律事务所　苏文生律师
初版一刷　2021年9月

定　　价　350元
ISBN　978-986-5562-15-1
ISBN　978-986-5562-28-1 (EPUB)

本简体中文版翻译由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授权

有著作权·侵犯必究
本书仅代表作者言论，不代表本公司／出版集团之立场与意见

Dune Messiah by Frank Herbert
Copyright © Herbert Properties LLC 1969.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Trident Media Group, LLC,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Complex Chinese copyright © 2021 by Walkers Cultural Enterprise, Ltd (Common Maste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